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八册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　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建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建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八冊 目錄

第十二卷 唐代（上）

附圖（計二十五幅）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八册

第十二卷　唐　代（上）

第一章　唐代全般形勢（附圖八——二八二）

第一節　唐代一般大勢

隋自大業七年（西元六一一）竇建德等起兵，羣雄相繼並起，紛紛割據，天下大亂，其事已詳前卷。

唐高祖李淵，自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起兵克長安，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代隋稱帝，至天祐四年（西元九〇七）第二十代昭宣帝祝爲朱溫所篡，共歷時二百九十年。茲依其政局及盛衰狀況分二期概述於下。

一、第一期——開國及全盛時期㈠唐初開國

李淵自大業十三年太原起兵，至武德五年（西元六二二）統一全國。統一之初，內憂外患仍多。及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李靖滅東突厥後，太宗被諸胡推尊爲天可汗，國威從此遠播。高宗顯慶初（西元六五七）蘇定方滅西突厥，國威遠達於波斯（今伊朗）。總章初年（西元六六八）李勣滅高麗，武功之盛達於顛峯。其後雖經武后、韋

8—2447

后兩度宮廷權力鬥爭，及中宗睿宗之萎靡不振，而强盛之國威稍損，至英武之玄宗繼之，國威復趨盛大。在此一百二十餘年間，是爲唐之全盛時期。

李淵在太原起兵，由於彼本人之深謀遠慮，及其三子建成、世民、元吉皆英武出衆，又有劉文靜、李靖、徐世勣、裴矩、蕭瑀、封德彝等諸人，皆一時之傑，爲之輔翼，故能至武德五年（西元六二二）之五六年間，平定羣雄，復中國於大一統之局。

㈠**進克長安**——大業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太原，北臣於突厥，東結於李密（時攻洛陽王世充），西平稽胡（今山西離石等地），軍沿汾水兩岸而下，疾趨長安，至十一月遂克之。

長安爲當時中國中樞，地處關中戰略重地，淵既得之，即效秦漢之戰略先取隴、蜀（今甘肅、四川），利其人馬與資財以擴充戰爭之潛力，然後東向以爭中原，南下江淮。李淵之戰略與雄圖，於此可以概見。

㈡**西取隴蜀**——淵已克長安，同年十二月即遣李孝恭下山南（今漢水流域諸地），及分遣使者徇巴蜀下之。翌年（西元六一八）五月遂廢隋恭帝侑而自稱帝。當此之時，薛擧與其子仁杲突起隴西，東向謀奪長安，欲與李淵爭天下，因在涇州（今甘肅涇川縣）展開攻防之戰。涇州之戰，自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六月起，苦戰至十一月，始擊破薛仁杲，乃盡有隴右之地。武德二年五月又擒涼王李軌，而盡有河西之地（今甘肅武威至敦煌等地）。於是自關（潼關、武關）以西，北起靈武、敦煌，南至巴蜀，唐皆有之。

㈢**北滅劉武周**——薛擧父子已滅，劉武周與宋金剛在朔州（今山西朔縣）復假突厥之力南向，欲與李淵爭關中之地。武周自武德二年四月起攻太原，相繼下幷州（太原）、介州（介休）、晉州（今臨汾縣），其大將宋金剛揮

軍直抵絳州（今新絳縣）。秦王世民禦之，遂展開柏壁（今新絳縣西）之攻防戰。世民自同年十一月屯軍柏壁，拒戰至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四月，始擊破之，劉武周、宋金剛皆走死，來自北方之威脅，至此乃告解除。此一戰役，顯然是在李淵原定戰略計劃之外所發生者（其事詳見本卷第三章）。

㈣東伐鄭、南平梁之戰——李淵已擁有關中、涼及巴蜀之地，據山河之固，遂東向掃蕩關東羣雄。此時唐在北方之戰略形勢已漸趨鞏固，幽州（今北平）有羅藝矢志效忠，而太原、靈武及夏州（今陝北）早已入其掌握，成為北方國防一連串之重鎮，以備突厥。故自武德二年，突厥雖連年大舉入寇，以謀阻中國之再統一，而唐所以終能一面拒境以禦寇，一面忍辱負重，從事政治外交折衝而沮其謀者，皆賴北方之國防，及李淵與羣臣之深思遠慮也。

唐東向征伐之主要戰略目標，一是洛陽之王世充（國號鄭），二是江陵之蕭銑（國號梁），三是河北之竇建德（國號夏）。其次方為江淮之杜伏威，輔公祏。

武德三年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君伐鄭，並遣使連竇建德以孤立之，而建德卒助鄭以拒唐，乃形勢使然也。武德四年五月，世民與建德戰於虎牢（今河南汜水縣），大破之，擒建德，世充亦降，一戰而滅二國。武德四年二月，唐遣李孝恭、李靖謀伐梁，十月大舉伐而滅之。翌年，李靖徇嶺南（今兩廣福建及越南）皆平之。是時據江淮之杜伏威及幽州之羅藝，皆先後入朝，於是大一統之局，乃告成焉。

㈡擴張國勢之全盛時期

玄武門之變。世民與建成爭奪權位，在大業十三年當其進軍渭北時，即已開始在孕育中。其時房玄齡杖策投於

世民幕下，卽積極爲其延攬四方英傑，以擴展右軍集團之勢力（太原起兵時，分爲左右中三軍，建成將左軍，世民將右軍）。嗣玄齡又「引杜如晦協判大計」，共謀以圖太子建成，玄武門事變前主其謀者，卽此二人也（其事詳見本卷第五章）。由於世民早已培植其右軍集團之勢力，又隨其屢次戰勝攻取之發展而日益擴大，故至平定竇建德、王世充而自洛陽班師長安後，其與建成之鬥爭，既有不能自已之勢。蓋其時世民集團諸文武不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及程知節等，皆力促世民舉事，而建成亦與魏徵等共謀以防之。在此種勢不兩立之情勢發展下，至武德九年（西元六二六）六月，遂爆發玄武門事變，建成、元吉（高祖四子）皆死，世民遂取代其父淵之帝權，蓋亦勢非得已也。

此一不幸事變，幾使唐既得之天下，瀕臨崩潰之厄運。如同月宗室李瑗反於幽州，建成元吉宮府將吏潛伏於山東均不自安，羅藝謀叛於涇州，八月突厥亦大舉進攻長安兵逼渭橋之濱，天下人心浮動等等，岌岌可危之勢，逼在眉睫。幸賴世民揭櫫「至公」，立卽擢用東宮之魏徵、王珪二人，並使之宣撫建成元吉之舊屬，及對突厥之忍辱而「空府庫以賂」之，使之志滿而退，乃得轉危爲安也。

一、勵精圖強：太宗既遭受突厥「渭水之恥」（見新唐書李靖傳），在內憂外患之壓逼下，乃謀勵精圖强之計。其措施大要如左：

㈠練將士——太宗感於突厥爲患之迫切，深痛「渭水之恥」，乃親引諸衞將卒，習射於顯慶殿。又勵以爵賞（定勳臣爵邑）。如是三年，將卒皆精銳善戰。

㈡示天下以至公，務以愛民爲本：——降宗室郡王爲縣公，示天下以至公。又寬律令，體民艱，以收民心，安

定家國。

㈢**開言路，任賢能**——鑑於隋煬帝剛愎，蔽塞言路，以致亡國，乃大開言路，獎勵諫諍，在政制上建諫官隨宰相入議政事及門下省駁覆之制，以防政治措施之錯失。於是諸賢相如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李靖、戴胄等，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君臣勵精圖治，水乳交融。太宗猶嘗謂王珪曰：「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以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又命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淘汰冗員，任用賢能，政治因日起有功。

㈣**勵精吏治，整劃州縣**——太宗自選都督刺史，並親自考核之，「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又命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縣令者荐舉之。朝廷政治既明，地方政治亦日臻完善。又以時當隋末大亂之後，各地民少吏多，乃悉併省之，劃天下爲十道。尤其黃河流域各道，皆依當時之交通狀況及地理形勢，而以長安洛陽兩京爲中心，向東北、北方、及西北三方之重要國防線上，作輻射形區分，此種措施，對其以後對外用兵，極關重要。

㈤**崇尚節儉嚴懲貪濁**——太宗卽位之後，卽先後遣出宮女三千餘，勵節儉，抑奢靡。又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使執奏，隨其所犯，置之重法。由此雙管齊下，國用因以漸足。

綜觀太宗以上諸措施，僅在政治上勵精圖治，軍事上加强訓練將卒而已。蓋政制與交通、國防等之國家大規模

建設，皆既由隋代完成之，且當太宗初政之時，正當隋末大亂之後，朝野殘破已極，故太宗此時之措施，祇需整理政治予民以生息為已足，不能再勞民也。

由於太宗之英才挺出，諸賢竭誠輔弼，及以上諸種賢明措施，國家得以漸安，將卒精强。至貞觀四年，李靖、李勣遂能以犁庭掃穴之姿，破突厥頡利可汗而擒斬之（突厥已亡，薛延陀起而代之，領導漠北諸種族），一躍而為諸胡憚服之天可汗。然按當時唐之國情言之，此亦不過由雪「渭水之恥」所達成之一時顯赫武功及當時北方諸種族之情勢所促成而已，尚未逮於國家富强之境也。此事可由下述數事以為證明。

㈠貞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戴胄謂：「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三年，大水。四年，始大稔，人民流散者得歸。亦由此可知唐朝君臣，謀雪「渭水之恥」之急情也。

㈡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謂：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

㈢六年，羣臣請封禪，魏徵諫謂：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今東海黃海），煙火尚稀，灌莽極目。適會河南北大水，事遂寢。至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尚謂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馬周上疏亦謂，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見舊唐書卷七十戴胄傳，卷一九八高昌傳，卷七十一魏徵傳）

因此，自貞觀五年至十八年十一月發動征高麗前之十餘年中，唐朝君臣孜孜於內治之道，以謀人民生息，社會復原。其間屬於整軍經武者，僅貞觀十年十二月之整理府兵制及十二年置屯營飛騎二事而已。至於其間征吐谷渾（貞觀八年），乃為鞏固西邊國防之急切措施（其時吐谷渾入寇涼州——今甘肅武威，乃命李靖討之）。擊高昌（貞觀十三年），亦首謀伊州（今新疆哈密）之國防也。貞觀十六年西突厥寇伊州，即現示此方面動亂之情勢。故眞正

爲唐之擴張時期，乃始於征高麗之役。

二、東征高麗，北討薛延陀——高麗本漢時夫餘之別種，夫餘古之東胡也。建國於遼東至鴨綠江以南漢水以北地區，嘗爲中國遼西地方之患。薛延陀爲鐵勒諸部之一族勢最强大，史稱鐵勒爲秦漢時匈奴之後裔。當隋唐時代，鐵勒諸部散居於漠北。李靖擊滅突厥時，薛延陀乘勢而興，統漠北諸部。

至貞觀十八年，由於太宗之開明領導，君臣上下勵精圖治，國力漸趨富足，因而乃開始對外擴張之征戰。此種擴張之征戰，現代史家有以「黷武」斥之者，其實不然，乃有歷史背景所使然也。其一，自魏晉以降，門第貴族之風甚熾，此等門第貴族不但壟斷政權，在社會上亦盡支配、兼併與剝削之能事，因而造成魏晉以下至南北朝之黑暗時代。及隋創科擧之制，政權開放，門第沒落，遂造成國民一股蓬勃奮發之朝氣，形成朝氣澎湃之時代潮流，而由唐代承之。其二，此種蓬勃發展如雨後春笋而起之士人，又向慕秦漢之盛。其三，自北魏以降，中原漸趨胡化，而胡化之最主要特徵，即尚武精神是也。基於此等原因，故不但隋之擴張征戰，爲其時之歷史背景所形成之時代潮流所驅使，而唐代亦然。且北方民族之爲中國患，自周以來千餘年間既然。突厥予唐之痛苦打擊，太宗此時思之猶有餘悸。至於高麗，自三國以來，亦嘗直接間接影響中國之政局，非徒「黷武」好戰而征之也。且其時吐蕃勃興，其勢力直接威脅京師所在鄰近之隴右諸地，故太宗爲子孫謀，欲「乘其未老及其創業時所殘留之賢將李靖、李勣等尚在，乃及時而用之」。歷史家豈可不縱其眼光於高遠之境界，而非之耶！

唐之擴張外征，既有其歷史背景與時代之新潮流所驅使，故太宗乃於貞觀十八年（西元六四四）十一月大擧親征高麗（親征之非，詳見於本卷第七章），經十一閱月之征戰（翌年九月班師），雖能節節勝利，但終受阻於安市

（今遼寧蓋平縣附近）而不得前，且因薛延陀南侵大後方而大受威脅，乃被逼急急班師，移轉東征之軍展開對薛延陀之討擊，至二十年八月討平之。薛延陀已亡，回紇起而代之，領導漠北諸種族。

貞觀二十一年，唐鑑於高麗猶强，憑險抗拒，不易驟滅之，乃改用疲弊敵人之戰略，連續遣偏師進擊，又發江南工人造大船，以備大舉。是年一月遣李勣等進擊，侵入遼水之東，至夏秋之間還師。二十二年一月，又遣薛萬徹等將水軍自海道進擊，直搗鴨綠江而還。高宗永徽五年（西元六五四，永徽二年，唐開始發動征西突厥之戰）高麗連靺鞨之兵，攻唐屬契丹，契丹擊破之。六年，乃遣程名振蘇定方等進擊之，破高麗兵於遼水之東而還。顯慶四年（西元六五九）薛仁貴等再破高麗兵。五年八月，始遣蘇定方等將水軍伐百濟（今漢城以南），滅之。此舉在謀以水陸軍南北夾攻高麗也。

龍朔元年（西元六六一）七月，蘇定方與任雅相大舉夾攻高麗，遂圍其京城平壤，會吐蕃侵吐谷渾，威脅隴右河湟（今甘肅青海地區），不得已解平壤之圍，以馳援西邊之國防。二年，劉仁願等再擊百濟，與百濟倭國（今日本）聯合之兵展開作戰，大破之。戰至翌年九月，百濟復為劉仁願劉仁軌所破滅。

乾封元年（西元六六六）高麗內亂，遣李勣、龐同善、契苾何力等進擊，大破之。連年征戰，至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九月，李勣始拔平壤城，滅高麗，以其地置州縣，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綜計唐之經營高麗，凡歷二十五年，乃告成功。但旋因安東都護統治無方，引起當地人民反叛，加以吐蕃在唐之西邊寇患益急，而新羅國（今南韓東部地）勃興，唐不得已撤回高麗之兵西拒吐蕃，高麗之故地遂悉為新羅所奪（是為韓國建國之始）。蓋此時唐朝已陷於東西兩面作戰之困苦也。（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東夷傳）

三、征西突厥，吐蕃之戰：突厥於南北朝時，代柔然而興起於漠北，至隋開皇初分裂爲二部，在東者爲東突厥，居西者爲西突厥。西突厥國於今阿爾泰山以西，西至裏海，皆其領屬。故西突厥所處之地，卽唐通往西方諸國唯一之國際陸路，亦卽中國特產之絲絹向西方輸出之通商大道也。吐蕃，史稱西羌之族，居今之西藏，隋唐之際勃興，爲隋唐以前歷史上亘古未有之强國，故對唐代之威脅亦最大。

貞觀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太宗遣侯君集自伊州（今新疆哈密），進兵擊高昌（今新疆吐魯蕃），將開拓葱嶺以東之國境，翌年滅之，置西州。十六年九月，西突厥遂寇伊州（今新疆哈密），爲郭孝恪所擊破。十八年九月，郭孝恪進擊焉耆（新疆今縣），西突厥赴救，孝恪擊破之。二十一年（西元六四七），郭孝恪與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二將及鐵勒、吐蕃、吐谷渾諸部兵進擊龜茲（今新疆庫車縣），破之。以其地置安西都護府。

至高宗永徽二年（西元六五一），西突厥內亂，遣梁建方等破之，遂向天山以北開拓爲。從此西突厥役屬於唐，而時叛時服。顯慶元年（西元六五六），再遣程知節進擊之，大敗。翌年，又遣蘇定方進討，始滅之，分其地爲二，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攝其地。綜計唐之經營西域，凡歷十九年，大功方始告成。然以後仍時叛時服，直至玄宗之世，始告息滅。

至於唐與吐蕃之戰，則與唐二百餘年相始終，而不能決。初期太宗曾戰勝之，而妻以文成公主，戰爭得以暫息。入高宗、武后之世數十年間（西元六五〇至七〇五），則大事寇患，唐朝勝少敗多。至玄宗開元天寶間，西元七一三至七五五），始屢大破之，其猖獗之勢方告稍衰。但安史之亂後（天寶十四，西元七五五，安祿山反），隴右、河西、安西（新疆庫車）各國防線上之戍兵，東調討亂，因之國防空虛，隴右河西邊地盡失。至代宗初年（西元

七六三）吐蕃竟攻陷唐都長安，於是隴山（今六盤山）、賀蘭山以西，涇州（今甘肅省涇川）以北，皆陷於吐蕃矣文宗之世（西元八三八）吐蕃內政漸衰，國勢寖弱。至武宗初年（西元八四四），其在青海方面之大將分裂，自相攻擊，亂至懿宗咸通年間（西元八六六），吐蕃乃告衰絕，而始不與中國之事，但至此唐室亦瀕臨滅亡之境矣。

(三)武韋亂政時期

一、武后篡唐：后爲幷州文水人，唐初勳臣武士彠之女，年十四以風姿之美，爲太宗才人（註一），賜號武媚。高宗卽位，以爲昭儀。武氏通文史、曉權略，大寵於高宗。永徽六年（西元六五五），高宗遂廢王皇后而立武氏。至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高宗以武后明敏，開始委之以政事，百司奏事，由后決之，其權力遂與皇帝侔，以後高宗且爲所制矣。

弘道元年（西元六八三），高宗崩，太子顯（武后次子）卽位，是爲中宗。翌年（光宅元年，西元六八四）二月，中宗欲擢用韋皇后之父玄貞爲中書令，武后惡其分己之權，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其弟旦（武后三子），是爲睿宗，從此武后不僅廢立皇帝，隨意爲之，且有篡奪唐室之圖矣。故於同年九月卽改官名，立武氏七廟，因而引起徐敬業之起兵。

自徐敬業起兵失敗之後武后爲謀鞏固權位，乃採用嚴刑峻法以誅除異己，相繼大施殺戮。至垂拱四年（西元六八八），唐宗室李冲、李貞等舉兵復唐失敗，武后復大殺宗室。永昌元年（西元六八九年），唐宗室李煒、李諲等再謀迎中宗以復唐失敗後，武后再次大誅宗室。至此，唐室誅除殆盡，遂於天授元年（西元六九〇）改唐國號曰周

，后自爲皇帝，改皇帝旦爲皇嗣，賜姓武氏。

武后篡唐，對國內反抗勢力，雖已由其特務組織與嚴刑峻法之誅戮所壓服，但旋又爲外族入侵之藉口。萬歲通天年間（西元六九六），契丹、突厥相繼以復唐爲號召，大舉入侵，而周內部以狄仁傑爲首陰謀復唐（仁傑雖爲武后所用，而心存唐室），亦因得以乘機恢復活動，故聖曆元年（西元六九八）遂有召中宗自房州（放逐在房州——今湖北房縣）還都之事。至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舉兵推翻武后，中宗復位，唐之國號乃得以恢復。綜計武后篡唐號凡十五年，而實際掌握帝權者，即歷四十五年之久。

唐室之得以恢復，除上述內外影響力外，武后本身在心理上之矛盾鬥爭，亦是一要因，此種矛盾即「姑姪與母子孰親」是也。初期武后易唐國號爲周，實欲將唐之李氏帝系斬絕，而以武氏代之。至聖曆元年，武承嗣、武三思（武后姪）謀爲太子時，乃因狄仁傑「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之言，而決延續唐之帝系。由此觀之，武后乃一權利慾之自私極爲濃厚者，唐室幾遭中絕，即發源於此也。（見新唐書卷一百十五狄仁傑傳）

然武后雖因權利狂之私，殺戮朝廷大臣及唐宗室甚衆，但彼爲鞏固政權又不得不擢用狄仁傑、姚崇、魏元忠諸賢，以收人望。因之，貞觀時所建之中央與地方良善政治，得以稍能維持，故唐初之國力發展，並不因而受大損也。

二、韋后及太平公主亂政：韋后是中宗之皇后。中宗於光宅元年（西元六八四）爲母武后所廢而放逐於均、房二州（今湖北均縣、房縣）時，韋后同與幽閉，危厄相護，情愛甚篤，中宗因感於此種恩義，許於復位後，任其所欲，故中宗於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復位時，韋后則帷帳殿上，干預朝政。桓彥範等上表力諫，中宗不聽，於是

韋后與桓彥範等五人遂形成對壘之勢。韋后乃與其女樂安公主、上官婉兒、武三思、胡僧慧範等相結，以排彥範等。當年遂剝奪彥範等政事之權，繼之以貶斥，翌年並盡殺之。

桓彥範等已死，翌年（景龍元年，西元七〇七）韋后等又謀廢太子重俊（後宮所生），因激起兵變，太子與羽林軍起兵殺武三思及其子崇訓（樂安公主駙馬），太子亦因兵潰而死。

韋后淫亂已甚，內外喧騰。景龍四年（西元七一〇）郎岌、燕欽融等先後上言，謂韋后淫亂，將與宗楚客等謀逆，楚客矯制殺之。由是中宗不悅。韋后又竟於是年六月與樂安公主鴆弒中宗而自攝朝政。宗楚客等且勸韋后遵武后故事，革唐室之命，並謀去相王（睿宗）及太平公主（武后女，睿宗之妹）。於是引起相王之子隆基（玄宗）起兵，於同月討韋后及其黨盡誅之。相王卽位，是爲睿宗。立隆基爲太子。

未幾，太平公主又欲效其母武后所爲，利用睿宗之淡薄及兄妹之親，謀擅朝政，故大施權略，諸宰相多出其門，權傾內外。初隆基立爲太子時，公主輕其少年，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乃與竇懷貞結黨，數散流言謀廢之，又譖之於睿宗。幸賴韋安石、宋璟、姚元之、張說、劉幽求諸賢之維護，得以不易。尋公主又勸睿宗禪位於太子隆基，本欲藉此以譖譭之者，睿宗竟因而決計禪位，遂於太極元年（西元七一二）八月，傳位於太子，是爲玄宗明皇帝。睿宗自號太上皇，但仍從公主之言，自總大政，故玄宗之危機仍潛伏也。翌年（開元元年，西元七一三）七月，公主以「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之權勢，竟與其黨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上五宰相）、僧慧範等亟謀廢立。幸賴王琚、崔日用、張說、高力士等促玄宗先發，玄宗於一髮千鈞之際，從諸人之計，乃發兵誅公主及其黨羽，使朝廷危而復安。計自韋后亂政以來，繼之以太平公主，在此六年間唐宮廷之亂，

可謂已極。幸賴玄宗之英武，乃得一再定亂，而復興唐室。（見舊唐書卷八玄宗紀）

㈣開元天寶之鼎盛及安史之亂

太平公主被誅後，唐宮廷中再無權力傾軋之事。加以貞觀以來，太平日久，內無戰爭，社會日趨繁榮。又由於玄宗之英明及「忘我」之精神，厲行儉約，任用公忠體國之賢相宋璟、姚元之等勵精圖治，遂開開元極盛之世。史稱「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賫糧，取給於路」貞觀之盛，實則開元天寶之世始足當之。蓋「外戶不閉」之治，貞觀之世容已達成，至於「馬牛布野」「米斗三四錢」之富足，及由此所導致之人口與社會繁榮（唐代人口，至天寶十三年，西元七五四，始恢復隋大業初年之盛）必至開元天寶之際始有之現象也。

一、玄宗勵精圖治：玄宗勵精謀國之要，約有如下數端：一、忘我之謀國精神。二、崇尚儉約。三、講求治道。四、任用賢能。茲舉其大者之。

㈠忘我之謀國精神——開元剛直之相臣，宋璟而後有韓休。玄宗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韓休之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玄宗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時有供奉侏儒黃𩢍，玄宗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玄宗怪之，對曰：「臣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玄宗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令奏其狀，玄

宗卽叱出杖殺之。其時爲開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之事。玄宗此種忘我精神，與太宗前後相類。

㈡**崇尙儉約**——玄宗爲革除武后以來奢靡之習，卽位之初卽銷毀金銀器玩，以供國用，珠玉錦繡，焚於殿前，百官服飾，並崇儉樸。不准天下再采珠玉，織錦繡。且因儉素而蒙大用之官吏，頗不乏人。使武后以來，奢淫縱慾之風爲之一變。

㈢**講求治道**——玄宗於再平內難之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遂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以釋疑滯。制定朝廷與地方員吏互調之制，經常以有才識之京官，外放爲都督刺史，又以有績效之地方官調京任用。此與以朝廷大臣出任邊疆將帥，及邊疆有殊勳者入相之制有同樣之功用。自武后以來，頗壞貞觀時門下駁覆之制，及諫官隨宰相參議政事之制，玄宗皆恢復之。

㈣**任用賢能**——人才與制度之講求及互相配合，乃講求治國之兩大首要之事。制度由人才而制定，亦因人才而貫澈實施，故人才又居首要也。開元之世，相臣之最賢能者，首推姚崇、宋璟二人。其他或以清正稱，或以吏治勝，或以儉德著者，尙有盧懷愼、張九齡、韓休、張嘉貞、杜暹、李元紘諸人，且皆能以公忠體國爲職志。故開元之盛與貞觀之治，要皆在得人也。是故領導羣倫，經國遠圖者，必以得人爲先務。

二、對外重振國威：自武后以來，歷韋后至於太平公主，由於宮廷權力鬥爭之擾攘，遂招致奚、契丹、突厥、吐蕃之侵凌，致太宗、高宗時所完成對外之崇高國際權威，一落千丈。及玄宗卽位，爲欲恢復此種國際權威，故卽位之初，卽大閱兵於驪山，隨後乃展開對外之作戰。

㈠**征奚、契丹之戰**——武后時，奚、契丹叛，失營州之地（治今熱河朝陽縣。奚、契丹降唐，見本卷第五章）

，玄宗此役之征討，志在恢復營州也。玄宗自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繼睿對奚、契丹之征討，前後共計三次，雖曾一度恢復營州之地，但此一戰爭，奚、契丹時叛時服，直至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安祿山叛，此一戰爭並未獲決定性之效果。

㈡征突厥之戰——武后之世，突厥可汗默啜甚强大，在武后專意於篡唐之對內鬥爭時，默啜常乘機入侵，唐之國威因而大損。玄宗卽位之後，雖對默啜之政策，轉趨强硬，但由於對付吐蕃之强敵，自嬀州（今察哈爾懷來縣）、雲州（今山西大同）、代州（今代縣）、勝州（今綏遠托克托西南黃河南岸），西及於靈州（今寧夏靈武縣）之整個北方國防線上，不能不採取守勢戰略，以便對吐蕃採取攻勢，及維護在西域之統治權。而突厥默啜亦以唐之國勢復興，不敢再行對中國之入侵，而僅西向北庭（今新疆迪化）方面發展，進攻西突厥部落葛邏祿、突騎施等（今新疆北部），與唐爭西域之統治。至開元四年（西元七一六），默啜討其漠北九姓之叛亂而死，北方之形勢，始爲之一變，唐在北方之聲威，因而大振。但未幾，默啜之兄立爲毗伽可汗，突厥之勢復興。毗伽亦以唐國勢方强，不敢入寇，且嘗採和親政策。至開元二十年（西元七三二），毗伽死，其國內亂，至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三），唐與回紇、葛邏祿等夾攻之，天寶三年乃滅其國。然回紇代之而興，唐北方國防線上之戒備，仍不敢稍懈也。

㈢綏靖突騎施與征吐蕃之戰——至玄宗之世，西突厥（西突厥在高宗之世爲蘇定方所征服，詳本卷第六章）之族息微，其別部突騎施代之而興。突騎施雖偶有叛服，大體服事於唐之時間爲多，開元末曾連吐蕃反叛入寇，但天寶初（西元七四二），又討平之。

至於吐蕃寇患唐朝之威脅，則至爲嚴重。高宗東征高麗之時，由於吐蕃入寇西疆，而不得不轉兵以備之，且終於不得已放棄高麗之征服地，西向以拒擊吐蕃。至武后之世，雖屢進擊之，勝少敗多。玄宗之世，始屢擊破之，然並未能結束此一長期之戰，其戰線之長，西自今印度北部克什米爾經四鎮（今新疆天山南路）、河西、（今甘肅北部）、隴右（今甘肅南部），而至今之川康及雲南北部之境。至天寶時期，經長期經營，已臻於富庶繁榮之河西隴右，亦竟因强大國防軍之消耗與戰爭頻仍，而虛耗殆盡，及安史之亂後，吐蕃竟乘虛而入，陷唐首都之長安（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此後涇州（今甘肅涇川縣）以北，隴山以西，長期陷入吐蕃之手。直至武宗會昌四年（西元八四四），其在青海方面之將帥開始分裂，自相攻擊，至懿宗咸通七年（西元八六六），吐蕃在青海之勢力，始告完全消滅，而不復爲唐之患，然唐室至此，亦瀕臨滅亡之境矣。

綜觀玄宗對外之征戰，終玄宗之世未已，而戰線之延長，東起營州，西至葱嶺以外，南至川康滇萬餘里，誠有史以來，罕有之戰爭也。然對外戰爭雖曾困擾唐朝，但在開元天寶四十餘年中，國威之遠振，實已與貞觀永徽期間並駕齊驅，而人口與社會之繁榮，又遠過之。

三、安史之亂：安祿山是營州「雜胡」，因其通六藩語言，初在幽州邊境上作互市牙郞（如今之譯官）。其後又在幽州節度使張守珪麾下充討擊使，以驍勇聞。曾因與奚、契丹作戰失敗，被執送京師，玄宗愛其才具，免死。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爲平盧節度使（治今錦州朝陽間），後又兼范陽（治今北平）、河東（治今太原）兩節度使，統管三大邊鎭軍政全權，遂致叛亂。

至於安祿山叛亂之原因，約有數端：㈠玄宗晚年沉湎於聲色奢侈，不理國政，全權委託於奸相李林甫、楊國忠

。㈡李、楊二相，皆不學無術，專以逢迎與營私為務，至朝政紊亂。㈢李林甫為固其相權，邊鎮大將皆用胡人（過去唐朝以文人為邊鎮節度使，有功則入相）。㈣自睿宗景雲元年（西元七一〇）幽州置建節度使以後，至天寶年間，邊鎮節度使之權益重，兼統軍政民政財政，大權集於一身。且戍邊將士又久任不代，遂造成節度使根深蒂固之勢。㈤楊國忠與安祿山，水火不相容，促之使反。

安祿山於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十一月反，兩月之間陷河北諸州而入洛陽，逼潼關、稱帝、國號燕。翌年祿山破潼關，遂陷長安，玄宗奔蜀，太子亨立，是為肅宗。肅宗至靈武，召朔方及回紇、北庭等各方面邊鎮之兵以拒寇。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一月，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唐遂相繼克復長安洛陽，安慶緒走保鄴（今河南省安陽縣）。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郭子儀等圍慶緒於鄴，史思明救之，翌年子儀等諸軍大敗。思明殺安慶緒返范陽稱燕帝。（見舊唐書卷二百安祿山傳）

史思明亦營州雜胡，與安祿山善，同為互市牙郎，張守珪奏為折衝。至天寶初，以功位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從祿山反。思明既自稱帝，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十月，復南犯河南，陷汴州（今開封）、洛陽、寇陝州（今河南陝縣）。至上元二年（西元七六一）三月，史思明為其子朝義所殺。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唐再借回紇兵擊朝義於洛陽、克之。朝義兵敗退守莫州（今河北任邱北），唐與回紇兵進圍之，至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燕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朝義奔范陽，其將李懷仙殺之，安史之亂始平。此後河北諸州，為安史餘孽所踞，遂進入藩鎮亂唐時期。

綜計安史之亂共歷九年，唐朝遂由鼎盛轉入衰亂之時期矣。

安史之亂，不僅予大唐帝國之創痛至深且鉅，且在其直接間接影響下，所造成之藩鎮割踞局面，不但終唐之世不能解決，甚至影響唐以後數百年之政局。其事將在後面論述之。

二、第二期—分崩割據及衰亡時期

㈠代宗、德宗時代之內難外侮

一、藩鎮開始割踞：唐自玄宗天寶十四載（西元七五五）安祿山叛亂開其端，繼之以藩鎮割踞擾攘而及於黃巢之亂，歷一百五十餘年遂亡。其間共歷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昭宣帝（哀帝）凡一十四帝。

肅宗亨：玄宗第三子，於天寶十五載即位於靈武（寧夏今縣），重用具有將相才之李泌，乃挽回唐垂危之局。但肅宗卒因內困於張皇后與李輔國二人狠狽為奸之挾制，李泌因而求去；且肅宗急於謀復兩京（長安洛陽），而不用李泌以范陽（今北平）為作戰目標澈底摧毀叛亂之大策，故肅宗在位七年，竟不能平定安史之亂。

代宗豫（俶）：肅宗長子，於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即位。翌年因回紇及朔方兵滅史朝義（史思明子），安史之亂始告平定。但安史之亂雖平，藩鎮割踞繼起。蓋此時朝廷「厭苦兵革」，貪圖苟安，朝政為宦官所操縱，將帥為中官所讒陷，遂於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仍以安史餘孽薛嵩、張忠志、田承嗣、李懷仙等為河北四鎮節度使。

㈠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尋號其軍為昭義。統今河南博愛以北，河北邢台以南，東自山東臨清、清河、西至太行東麓地區。

(二)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統今河北大名山東聊城而東北至德縣惠民及河北滄河間地區。

(三)李懷仙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其地爲幽、莫、嬀、檀、平、薊六州。即今河北河間以北至察哈爾懷來，西自太行東麓至薊縣地區。

(四)張忠志仍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卽今河北趙深二縣以北至定，易二縣地區。賜名李寶臣。忠志於去年史朝義敗於衞州時，與薛嵩同時降唐。

同年正月，宦官程元振（時爲宰相）陷害襄陽節度使來瑱至死，由是藩鎭皆切齒於元振，對朝廷皆懷猜沮之心。初、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元振爲相，乃奏瑱言涉不順，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襄陽右兵馬使梁崇義有勇力，得衆心，被推爲帥，朝廷不能討，遂以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崇義鑑於來瑱枉死，乃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懷仙、薛嵩、張忠志及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懷玉相結，互爲婚姻。此卽藩鎭連盟以拒朝命之始也。

李懷玉高麗人，爲平盧節度使（統今河北省西部至遼寧錦縣，熱河朝陽以南地區）裨將。肅宗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朝廷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之。李懷玉殺玄志子，推其姑丈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而立爲節度使。希逸旋爲李懷玉及契丹所逼，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南走青州（今山東益都），因並稱平盧淄青節度使。至代宗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懷玉又逐希逸，朝廷因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己。統有今濟南以東之地（見新唐書卷二一三李正己傳）

此時此等藩鎭已相結盟好，互相表裏，而河北諸鎭復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

不供貢賦，朝廷不能復制，名雖藩臣，實同異國矣。且在德宗穆宗之世，朝廷裁汰官吏冗員及裁軍，此等被裁之員兵，藩鎭盡收用之，以爲謀主及戰士，遂爲藩鎭盡其死力。又大凡才能之士，名位不達者，亦多歸之，故藩鎭之勢力，因而益固。

二、吐蕃陷長安：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詳見下節），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史之亂，邊兵精銳者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邊之兵單弱，故數年之間，吐蕃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今陝西邠縣）以北，皆入於吐蕃矣。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乃乘唐宦官程元振專權亂政，及藩鎭相繼割踞，內難日滋之際，而揮大軍入大震關（今陝西隴縣西隴山下），攻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今甘肅黃河以南之全部及青海東部地），盡取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不以聞。吐蕃遂帥吐谷渾，黨項、氐、羌三十餘萬衆渡渭陷長安。代宗倉卒東走陝州（今河南陝縣），朝廷官吏及六軍逃散。吐蕃乃立廣武王承宏（高宗子章懷太子賢之孫）爲帝，然後縱兵焚掠而去。（見新唐書卷二百十六吐蕃傳）

程元振以援立代宗之功，專權自恣，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皆忌嫉欲害之。故吐蕃入寇，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肯入援，郭子儀亦久被閑廢於長安，中外切齒而莫敢言。於是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渡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宮闕、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疎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無一犯顏囘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

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將卽募士西赴朝廷。』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宗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僅削官爵放歸田里而已。同年十二月，又以宦官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於是由宦官所引致之禍亂，猶未已也。（詳見下節。）

三、僕固懷恩反：懷恩已平定史朝義，爲宦官所忌。又與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不協，雲京厚結中使駱奉仙以譖懷恩，懷恩遂畏中官讒口，不敢入朝。至廣德二年（西元七六四），懷恩遂反，攻太原、楡次，不克，走雲州（今大同）遂至靈武。同年七月，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攻邠州、逼奉天（今陝西乾縣）。幸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兵襲靈武，懷恩始却。翌年，懷恩再引回紇、吐蕃等衆數十萬入寇逼奉天，幸懷恩以暴疾卒，及大雨旬日，虜乃大掠而去。代宗聞懷恩死，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朝廷爲備懷恩，士不弛甲者凡三年。（唐書本傳）

四、討田承嗣無功而李靈曜叛：代宗大曆八年（西元七七三）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卒，田承嗣乘薛嵩之喪謀奪其地，盡取相、衞、洺、貝四州之地（今河南安陽汲縣及河北永年清河地區）。是時朝廷亦欲收復此鎭，乃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並遣內侍孫知古諭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是時田承嗣已與成德節度使張忠志及淄青節度使李懷玉交惡，二人皆上表請討之。代宗此時又以幽州之朱泚兄弟已效忠朝廷，乃欲乘其隙致討，遂於大曆十年三月命關東、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註二）諸鎭發兵討之。但河北范陽、成德二鎭旋爲承嗣所離間，且此時會汴宋（今開封商丘等地）節度留後田神玉卒（大曆十一年五月），其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使孟鑒，據地以叛，北連田承嗣，欲效河北諸鎭據地自雄。及同年十月靈曜破，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克汴州，而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懷玉亦以與諸道合兵討靈曜，而盡得曹、濮、徐、兗、鄆五州之

地（今魯西南全境及徐州），且自青州（益都）徙治鄆州（今東平縣）合其原有之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竟擴有十五州之地（今山東全境及蘇北之徐州部份）。故經此役之後，除李懷玉據地狀況已如前述外，其他有關諸鎮之狀況，概略如次：

㈠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今清豐縣西南）七州，其原領之德、滄二州爲李懷玉張忠志所奪。

㈡張忠志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今河北中部）。

㈢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治今沔陽）郢（治今鍾祥）六州（今湖北西部）。

㈣朱滔據李懷仙原地。代宗大曆三年六月，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朱泚及弟滔，共殺李懷仙，希彩自爲節度使。大曆七年希彩復爲將士所殺，朱泚自爲節度使。泚、滔此時效忠朝廷。

㈤李希烈據淮西。大曆十四年李忠臣爲其將士所逐，其族子希烈得衆心，代爲淮西節度使。據有今河南東南部之地。

以上爲代宗時代，初期致討藩鎮之概況。綜言之：代宗討田承嗣不但無功，且導致更多更大之擾攘，其事詳見本卷第十一章。

五、討田悅梁崇義而諸叛鎮自建國號：代宗大曆十四年（西元七七九）二月，田承嗣卒，其姪悅爲魏博留後。初張忠志、李正已、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及承嗣卒，張忠志乃力請於朝，使悅繼襲，朝廷遂以悅爲魏博留後。至德宗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正月，張忠志卒，田悅亦屢爲其子惟岳請承襲，爲德宗所拒。蓋德宗志在削平藩鎮之割據也。於是田悅、李懷玉與張惟岳潛謀勒兵拒命。會涇原留後（今甘肅涇川）劉文喜是時以

叛誅，忠州（四川今縣）刺史劉晏被宰相楊炎所譖死，而德宗又欲廣築汴州城，於是田悅李懷玉等皆懼，與梁崇義、張惟岳遙相應援，定計抗命。同年六月，德宗大舉各道兵進討，內自關中，西及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除命朱滔討張惟岳，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眞，神策都知兵馬使李晟，宣武節度使劉洽等討田悅、李懷玉外，又命李希烈進討梁崇義於襄陽。同年八月希烈平定崇義，河北淄青方面則連戰至德宗建中三年正月，雖有張惟岳將王武俊執殺惟岳，而朱滔武俊忽叛，形勢又爲之大變，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

朱滔王武俊已相繼叛，復與田悅、李納（懷玉子。建中二年七月懷玉卒，納自繼父職）相結，以抗朝廷。建中三年七月，德宗乃命李希烈兼平盧淄青鄆兗登萊齊州節度使，使討李納，使馬燧、李懷光、李晟仍討河北。於是田悅王武俊欲奉朱滔爲主，滔不敢當，遂皆稱王。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爲齊王。十一月李希烈又據許州叛（今許昌），自稱天下都元帥，與朱滔等相結。由是朝廷之勢，益形危困。

六、朱泚李希烈相繼稱帝江淮亦變：建中四年（西元七八三）正月，德宗又命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將關中兵與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等，共討希烈。於是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今大名縣西），仍討河北；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嶺南諸軍，環攻希烈淮寧（由淮西改稱）之境。而諸軍出境卽止。哥舒曜進兵至襄城（河南今縣），反爲希烈所圍攻。朝廷乃於同年十月調涇原兵（今甘肅涇川一帶屯兵）增援，而涇原兵以賞薄作亂，入長安擁朱泚（註三）爲主，德宗走奉天（今陝西乾縣），泚將兵圍攻之，泚遂稱秦帝。李懷光等還軍西援奉天，已解圍，由於宰相盧杞之讒而懷光攜貳。未幾李希烈又陷汴州稱楚帝。於是自安史之亂以來，朝廷財賦餉輸所賴之江淮局勢，亦爲之大變。當朝廷命

諸道兵大舉討李希烈時，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治今江蘇江都縣），屯軍盱眙（安徽今縣），及聞朱泚據長安，遂歸廣陵（今江都縣），修塹壘、繕甲兵、準備爲變。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治今鎮江），亦閉關梁，修堡壁，以謀自固（滉之不變，後賴李泌之力也），與陳少遊界江對峙。少遊遂輸誠於希烈，並北結李納而叛。是時天下有分崩之勢。（見資治通鑑卷二二八唐紀四十四）

七、**挽救垂危之局**：德宗當此危機一髮之際，其挽救之方有賴二項措施及李晟之克復長安。此二項措施，一爲德宗下罪己之詔，一爲起用李泌。興元六年（西元七八四）正月，德宗下罪己之詔。此詔已下，王武俊、田悅、李納等皆去王號。此三鎮原與朱滔連盟以響應朱泚在長安爲亂者，今則一變而與朱滔爲敵，遂使滔不能趨東都以策應朱泚，泚在長安之勢，乃日形孤弱。且朱滔因此而敗歸幽州，朱泚旋亦滅亡（同年六月）。李泌爲肅宗平安祿山籌畫長策，安史之亂賴以平定，但李輔國欲害之，泌乃求退隱衡山。代宗欲起用之，而爲元載等所忌斥。今德宗復起用爲散騎常侍，朝野爲之屬目焉。一由於李泌之力，韓滉得以效忠朝廷，江南之局大定，陳少遊亦因而復忠朝廷。是時朝廷資財糧餉皆極困竭，惟賴江淮以爲資給。二由於李泌撫定陝虢（今潼關以東至陝縣）之軍亂，水陸運輸以補給關中，得以暢通，而李懷光據河中（今永濟朝邑等地）以叛之勢孤，遂使馬燧得以迅速平定之。自涇原兵亂以來，關中經三年之亂，得以大定。又由此種大勢影響所及，李希烈之兵勢日蹙，且爲其將陳仙奇所殺，仙奇又爲吳少誠所殺（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故德宗末年之十餘年間，藩鎮大致屏息。綜計代德二代，天下紛亂者凡二十餘年。

德宗貞元三年，李泌又獻「北和回紇，南連南詔，西結大食、天竺」以孤困吐蕃之大策，北庭、四鎮之疆土得

以保全，吐蕃之寇亦漸息。時李晟馬燧以平定朱泚李懷光之大功，功高位重，遂有讒之者，李泌乃進言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間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衞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德宗從之，二臣感泣。此德宗賴李泌之賢輔，國內得以漸安，外寇得以攘之也。（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三唐紀四十九）

(二)憲宗討平藩鎭

憲宗於順宗永貞元年（西元八〇五）卽位，節衣縮食，以剷平藩鎭爲志；獎掖直言極諫，以通上下之情，勵精圖治。相繼任用杜黃裳，裴垍、李絳、裴度等賢能爲相，歷十四年之征討，將割踞五十餘年之藩鎭，一一討平。史謂中興焉。

一、平蜀劉闢：順宗永貞二元年（西元八〇五）西川節度使韋皐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翌年更求兼領三川，憲宗不許，遂舉兵反。肅宗用杜黃裳李吉甫之計，遣神策軍使高崇文討之，經九閱月克成都，平之。於是藩鎭惕息。

二、平吳李錡：錡於德宗時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既執天下利權，乃以貢獻固主恩，饋遺結朝廷權貴，因此驕縱無所忌憚。又養材力死士，以謀自固。及爲鎭海節度使（治今杭州），而劉闢被誅，因益不自安。元和二年（西元八〇七）以不就徵而謀反。憲宗乃遣淮南節度使王鍔統淮南，宜武、義寧、武昌、江西、浙東、宣、歙諸道兵進討，一月平之。

三、討成德王承宗：成德自李寶臣以來，李惟岳（寶臣子）、王武俊、王士眞（武俊子）相繼承襲，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三月士眞卒，子承宗襲位。是時憲宗以蜀吳相繼討平，乃謀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遂欲乘士眞之死，朝廷遣人爲節度使，不從則興師討之。遂於是年十月遣宦官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統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諸道兵進討，屢爲承宗所敗。翌年三月，乃罷吐突承璀之師。元和十一年（西元八一六）再發河東，幽州、義武、横海、魏博、昭義六道兵十餘萬進討，但諸軍既無統帥，互相觀望，故歷二年仍無功。及淮西吳元濟既平，承宗破胆，裴度用布衣柏耆之策，於元和十三年（西元八一八）遣使書招之，承宗乃因田弘正而降（弘正事見下）。元和十五年（西元八二〇）王承宗卒，將士擁其弟承先承繼。承先竭誠歸命，成德始平。綜計自肅宗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李寶臣據成德以來，至此已歷五十九年矣。

四、魏博田興歸命：魏博自田承嗣以來，田悅（承嗣姪）、田緒（悅從弟）、田季安（緒子）相繼承襲，至元和七年（西元八一二）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年幼而立，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軍中不安。於是憲宗乃欲乘此時機，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圖以控制之。俄而魏博士卒數千人爲亂，擁立步射都知兵馬使田興（承嗣姪）爲留後。田興竭誠歸命朝廷，賜名弘正。魏博自田承嗣割踞以來，垂五十年，至此始歸命朝廷。

五、平淮西吳元濟：李希烈於德宗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正分兵向襄、鄭二州進犯之際，爲其大將陳仙奇所毒殺。俄而其將吳少誠又殺仙奇，而自爲留後。德宗討之，無功。元和四年少誠卒，其將吳少陽自爲留後，憲宗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乃以少陽爲節度使。元和九年閏八月少陽卒，其子元濟自襲，十月憲宗乃命李光顏等討之，至元和十二年十月，始由李愬襲破之。綜計淮西自李希烈於代宗大曆十四年（西元七七九）逐其節度使李忠臣以來至

此凡三十九年矣。

六、討淄青李師道：淄青自李正己以來，李納（正己子）、李師古（納子）相繼承襲，至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六月師古卒，其異母弟師道承襲。是時杜黃裳請憲宗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以劉闢未平，遂以師道承襲節度使。

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方討淮西吳元濟時，師道陰助元濟，援兵趨壽春（今安徽壽縣），又遣間諜擾東西兩都，時憲宗以方討淮西、成德，力未能致討。至元和十三年（西元八一八），淮西吳元濟已平，憲宗乃於是年七月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共討之。翌年二月斬師道，淄青十二州皆平。綜計淄青自侯希逸於肅宗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據有青州（治今山東益都。希逸於是年自平盧——今遼寧興城及河北盧龍間——率軍南走）以來，至此已歷五十九年矣。

七、幽州盧龍之歸順：幽州盧龍方面，朱滔自於德宗興元元年（西元七八四）爲李抱眞、王武俊所擊敗，遁歸幽州而上表待罪後，翌年卽以憂悒而卒，幽州將士因推其知府事劉怦知軍事，朝廷以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由是名義上歸順於朝廷。未幾，怦卒，詔以其子濟知節度使。憲宗討王承宗時（元和五年），濟亦出兵討承宗。其年濟爲其次子總所殺，詔總嗣節度使。至穆宗長慶元年（西元八二一），劉總棄官爲僧，以其地獻於朝廷，遂以張弘靖爲節度使。故幽州在憲宗之世，亦已歸順。以上是憲宗時代平定藩鎮之概況也。

㈢宦官弑逆及黃巢之亂

宦官之害：宦官歷代有之。其初原掌宮廷瑣事，由於常侍皇帝左右，其言易入。尤以每遇有侈心之人主，宦官遂得於中用事。

唐制有內侍省，其官員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別有五局：掖廷，宮闈，奚官，內僕，內府。太宗定制，內侍不置三品官，內侍之階，不過四品，自貞觀至高宗永淳凡七十年，內官但守禦閤門，黃衣廩食而已。神龍年間，中宗增至三千人。及玄宗在位既久，稱旨者即授三品，開元天寶間三宮宮女至四萬人，品官黃衣以上，至三千人，衣朱紫者千餘人。玄宗晚年，日趨奢靡高力士輩遂盜權勢。四方表奏，必先呈力士。大臣若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皆因力士而進。肅宗在東宮，呼力士爲二兄。此爲唐代宦官得勢之始。

唐代宮廷權力鬥爭，其爲時之長及其激烈之程度，前此並不多見。自玄武門事變，太宗殺其兄弟而奪宗之後，未幾即有武后繼之，武后不僅奪其夫高宗之權，並其二子（中宗、睿宗）之帝權而攘之。韋后、太平公主又繼之。其後則爲內朝宦官與外朝大臣之爭奪，直至於唐之亡而後已。

大抵唐朝宮廷權力鬥爭之主要角色，不外爲外戚，大臣及宦官三者而已。三者爭奪權力之時，又以先爭取宮廷禁衞軍爲手段。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是如此，張柬之等之推翻武后亦是如此，其後玄宗之翦除韋后及太平公主，乃至以後宦官之屢次弑逆，莫不如此也。

高力士之後，有李輔國、程元振，肅宗之立，輔國等與有大力，是爲宦官擁立皇帝之先例。輔國在靈武，即掌禁兵，故輔國力能斥李泌，逼玄宗，殺張皇后，與程元振立代宗。代宗既立，輔國竟向代宗云：「大家但內裏坐，

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其方掌禁兵，亦無可奈何。程元振恃翼衛代宗之功，陷害藩鎮來瑱，引起藩鎮對朝廷之猜貳而謀自保，天下瓦解之勢，從此漸以形成。由於代宗優寵宦官，「奉四方還者，其所得頗少，則以爲輕命我。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政治風氣之敗壞，由此可見。朝廷威望之墜落，亦由此可以知之也。

宦官典兵，勢燄益張。開元末，南蠻寇邊，玄宗遣內常侍高守信統兵討之，是爲宦官統兵，開其先河，其後肅宗以魚朝恩爲觀軍容處置使。德宗之時，「宦官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憲宗信任宦官吐突承璀，曾命承璀統兵討王承宗，憲宗終爲宦官陳弘志所弒（元和十五年，西元八二〇），子恆（憲宗第三子名恆）立，是爲穆宗。憲宗之被弒，動手者雖爲陳弘志，而主使者則爲郭妃（穆宗母）與宦官王守澄。初，宦官吐突承璀（時爲左軍中尉典禁兵）本謀立憲宗次子澧王惲繼位，而擁立太子派之宦官王守澄，則與中尉梁守謙共立太子恆，殺承璀及惲。本來以擁立皇帝爲取得政權之宦官，在肅代二宗時已開其端，至此則益變本加厲矣。又由於宦官身居內廷復掌握禁衞軍權，於是廢立之事，宦官遂得爲所欲爲。穆宗在位四年死，子湛立，是爲敬宗，仍然由王守澄專權。敬宗好荒嬉，而對宦官甚嚴，在位三年即爲宦官劉克明所弒，克明並矯制以絳王悟（憲宗子）掌軍國事，欲奪取王守澄大權。但守澄以握有禁兵軍權，即以兵迎立江王涵（穆宗次子即位後更名昂）入宮，殺克明及絳王。江王即位，是爲文宗。故當時的宦官中權勢最大者，首推王守澄，次爲陳弘志、仇士良等人，皆爲弒害憲宗、敬宗之黨徒也。（唐書各本傳）

文宗因惡宦官弒逆，乃與翰林學士宋申錫密謀，申錫獻「漸除其逼」之策，於是文宗以申錫爲相。但密謀竟爲中錫心腹京兆尹王播所洩露。守澄乃使人誣告申錫陰謀廢立，文宗竟誤信而貶死申錫，因連株獲罪者且數十人。文

宗旋又欲連外朝大臣以誅宦官，遂有「甘露之變」。當時外朝大臣中之李訓、鄭注二人，本皆王守澄之黨徒，但二人窺知文宗厭恨宦官之意後，因與文宗密謀，以誅宦官爲己任。訓、注首先用分化策略，使宦官仇士良與王守澄有隙，因勸文宗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並貶死其他秉權宦官韋元素、楊承和、王踐言，及杖殺元和逆首陳弘志等，以削弱宦官之勢力。於是文宗乃以李訓爲宰相。其後李訓又爲文宗策劃，以虛名尊守澄，實奪其權，將王守澄外放爲觀軍容使，而密遣中使就其第酖殺之。至此元和逆黨誅除殆盡（守澄死後，仇士良取代禁軍之權）。李訓又從而擴充勢力，以其親信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王璠爲太原節度使，羅立言爲京兆尹，韓約爲金吾衞大將軍。領都城衞戍軍。是時禁軍左右神策兵則掌握於宦官仇士良手中。太和九年（西元八三五）十一月，李訓等伏兵於大明宮（長安城東北），欲謀誅仇士良等宦官，事敗，李訓等皆死之，史稱「甘露之變」。經此次事變後，天下事皆決於宦官，宰相行文書而已，文宗且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强臣，今朕受制家奴，不及遠矣。」且今後皇位繼承亦完全取決於宦官矣。開成五年（西元八四〇）文宗崩，仇士良以太子成美（敬宗少子）非其所擁立，矯詔廢之，而立文宗弟潁王瀍，是爲武宗。（見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九李訓傳）

武宗天資英果，卽位以後亦嫉惡宦官，故對仇士良雖外示尊寵，內實忌之。士良知武宗之意，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其第，士良敎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宜常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將被疏斥矣。」武宗在位六年崩，宦官馬元贄等密於禁中定策，立光王怡（憲宗子）爲帝，是爲宣宗。（見新唐書卷二百七仇士良傳）

宣宗有文武才，但對宦官亦無可奈何。此時宦官亦知內部不團結之危險，乃謀一致團結。於是外朝大臣分化之

策，不能施行。當時宰相令狐綯曾獻對付宦官之策：「有罪勿捨，有闕勿補。」但對宦官根本勢力，並不能動搖。故自宣宗以後之懿宗、僖宗、昭宗，皆不能脫離宦官掌握，並皆由宦官所擁立。援立昭宗之宦官楊復恭，曾稱昭宗爲「門生天子」，而自稱爲「定策國老」。宦官權勢既如是根深蒂固，外朝大臣自無法抗衡，在昭宗時宰相崔胤乃採用召藩鎭入援之策，於是唐朝廷之權力遂轉入藩鎭之手，而至於亡。

黃巢之亂：唐末寇亂迭起，蓋由政治敗壞及經濟破產所導致。懿宗咸通元年（西元八六〇）正月，浙東人裘甫因爲有司所虐，聚衆作亂，連陷象山（浙江今縣）、剡縣（今浙江嵊縣），浙東觀察使鄭祗德募兵擊之屢爲所敗，裘甫之衆增至三萬人，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年羅平，中原爲之震動。朝廷以王式代祗德，進討三月始平之。

裘甫已平，龐勛繼之。懿宗初年，南詔攻交趾（今北越），唐募徐州之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戍桂林（廣西今縣），以三年爲期。至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七月，戍卒以戍期已滿六載，屢求北還。但徐泗觀察使崔彥曾因軍帑空虛，無法發兵更代，再延一年。於是戍卒怒而叛變，共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刼掠庫藏武器北還，沿湘江長江而下，十月陷宿州及彭城（今宿縣北、銅山），囚崔彥曾，勛自稱兵馬留後，於是江淮以北州縣多爲所陷。朝廷遣康承訓將諸道兵討之，承訓又請沙陀三部（西突厥別種處月部）兵以助討，至翌年八月始討平之。

此時，政治敗壞已極，財政匱乏，經濟破產，人民不堪其苦，而亂象因以日亟，未幾遂有王仙芝、黃巢等之亂繼起。

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濮州（今山東濮縣）人王仙芝聚衆數千起事長垣（河北今縣），翌年與其黨尚君長陷曹（今山東荷澤）濮二州，寃句人（今荷澤南）黃巢聚衆應之。是時民困於重斂者皆歸之，於是迅速發展。

仙芝東寇沂州（今山東臨沂），分兵掠河南山南東道等地，朝廷遣宋威、曾元裕等督兵攻討。仙芝轉寇淮南諸州趨攻蘄州（今湖北蘄春縣西北），唐以仙芝爲神策軍押牙招降，不受。仙芝攻陷鄂州（今武昌），黃巢北還陷鄆州（今山東東平）沂州，然後仙芝與巢又會攻宋州（今商邱），不克。仙芝遣尙君長請降，唐斬之。乾符五年（西元八七八）仙芝乃轉寇荆南，敗於荆門（湖北今縣），再敗於申州（今河南信陽縣南），三敗於黃梅（湖北今縣），遂爲曾元裕所追斬。

黃巢自宋州與仙芝分軍，則復陷沂、濮，掠宋、汴，自稱衝天大將軍。三月轉掠江南，相繼陷虔、吉、饒、信、洪等州（今江西贛縣、吉安、鄱陽、上饒、南昌）。七月寇宣州（今安徽宣城）入浙東。十二月竄陷福州，翌年九月轉陷廣州，表求廣州節度使，不得。十月回陷潭州（今長沙），遂轉趨江陵、襄陽，因敗於荆門，乃轉寇鄂州，陷之，後掠饒、信等十五州。僖宗廣明元年（西元八八〇）夏，竄陷宣州後渡江。秋渡淮時，聚衆號稱十三萬。十月陷申州遂入潁（今安徽阜陽）、宋、徐、兗之境，京師震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十一月西向陷東都，唐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十二月入潼關，唐軍皆潰，遂陷長安。僖宗奔興元（今南鄭），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巢卽帝位，國號大齊。翌年諸道兵攻黃巢，長安克而復失。至中和三年（西元八八三），沙陀人李克用將兵入援，始再克長安。（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黃巢傳）

黃巢自長安東走，取蔡州（今河南汝陽縣），節度使秦宗權降之，遂進圍陳州（今淮陽縣）。巢圍陳州十一月不下，而李克用會諸軍攻之，巢退走，遂敗沒於瑕丘（今山東滋陽縣西）。

黃巢平定之後，繼之而起者爲藩鎭交兵。唐此時已無控御藩鎭之力，至昭宣帝（卽哀帝）天祐四年（西元九〇

七）遂爲朱全忠所篡。綜計唐自李淵於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受禪，至此凡歷二百九十年而亡。

註一：新唐書卷后妃列傳上第一載：「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

註二：編者李震按：當時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治今太原。成德節度使張忠志治今正定縣。幽州留後朱滔治今北平。淄青節度使李懷玉治今益都。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董秦）治今汝南縣。永平節度使李勉治今滑縣東。汴宋節度使田神玉治今開封。河陽三城使馬燧治今孟縣西。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治今潞城縣東北。

註三：大曆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被殺，朱泚代爲節度使後，朱泚極表忠貞，自將幽州兵五千戍涇州以備吐蕃，以弟滔爲幽州留後，朝廷遂以泚爲涇原節度使。及朱滔叛，朝廷乃削朱泚兵權，以高官優崇之，使閑居長安。至此，朱泚因亂兵反。

第二節　政治經濟社會概況

一、政治與科學

秦漢政治爲官僚政治，至魏晉以後，演變爲貴族政治，至隋唐又恢復爲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之目的，在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爲達此目的，乃創各種制度以促成之。一爲如何培養賢能？乃設學校。二爲如何選用賢能？

8—2480

乃設考選。三為如何保障官吏生活？乃設祿俸。四為如何防止官吏犯法？乃有監察。五為如何考較官吏功過？乃有考績。六為如何使官無後顧之憂？乃有養老。

貴族政治則以土地集中為基礎，以門閥觀念為根據，以九品中正為作官之工具。土地集中，則貴族不勞而養尊處優。門閥觀念根深蒂固，則世族雖庸碌無能，亦可坐至卿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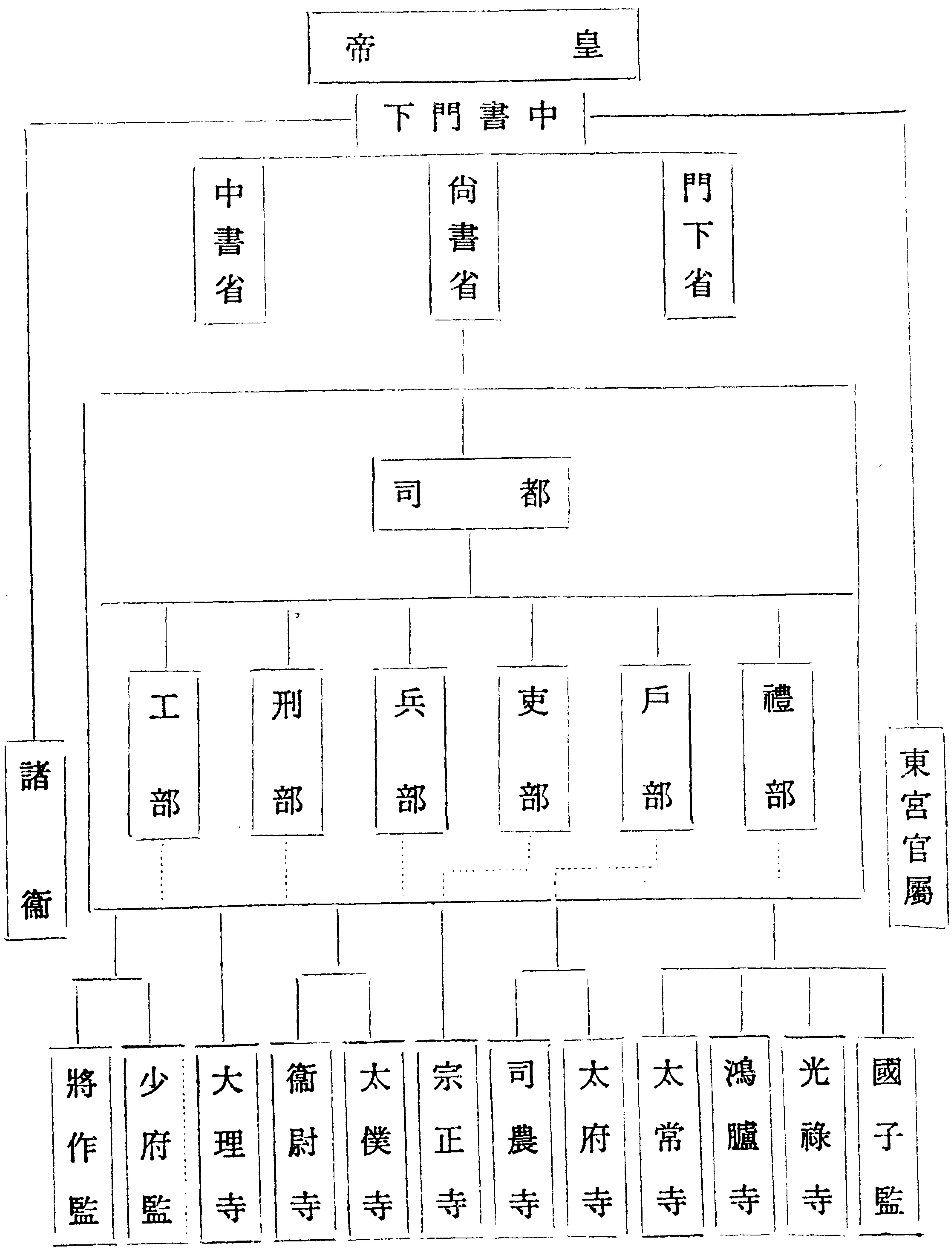
北朝初行均田之制，卽為謀打破土地之集中，使「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魏書卷五十三李世安傳）。至北周北齊分據魏地之時，亦均施行均田制度，北周且罷門資之制，選舉「不限資蔭，唯在得人」（周書卷三十三蘇綽傳）。迨隋文受禪，於開皇年間，更加强此項新制，罷九品官人之法，代以科舉制度。至唐初得天下，仍循隋制並從而加强之。故此種社會政治革與所產生之動力，遂推進隋唐之盛世。茲分述唐代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之概要於次。

㈠中央政制

隋唐中央政制，乃自東漢光武建國後經魏晉南北朝數代之演變而成。光武帝劉秀鑑於王莽以宰相篡漢，係由於前漢宰相之權過大，乃用其內朝官尚書以分宰相之權，於是政歸尚書。至魏晉時則政歸中書，南北朝時又政歸門下。隋興，仍以三省長官為宰相之職。及唐代隋，仍承其制。此種演變之趨勢，其終極目的，乃在謀集權於皇帝之一身而已，茲將唐中央政制列表於次，而後再略加以說明之。

（甲）唐中央政府組織系統表（採自近人章羣氏著唐史）

中央政府組織表


皇帝
中書門下
中書省
尚書省
門下省
都司
工部
刑部
兵部
吏部
戶部
禮部
諸衛
東宮官屬
將作監
少府監
大理寺
衛尉寺
太僕寺
宗正寺
司農寺
太府寺
太常寺
鴻臚寺
光祿寺
國子監

（乙）唐中央官制表（採用近人薩孟武氏著中國社會政治史）

唐中央官制表

種類	官名	官品	職掌	組織
三師	太師	正一品	三師訓導之官也，大抵無所統職。	三師三公皆無官職。
	太傅	正一品		
	太保	正一品		
三公	太尉	正一品	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爲其官。	
	司徒	正一品		
	司空	正一品		
三 尚	尚書令	正二品	掌總領百官，儀刑端揆。	其屬除六部外，尚有左右丞各一人，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百僚之文法，分而視焉。
	左右僕射	從二品	掌總領六官，紀綱百揆，以貳令之職。	
六	吏部尚書	正三品		吏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吏部郎中二人，其餘三司各置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省	官	品	職掌	屬官
尚書省	戶部尚書	正三品		戶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戶部郎中二人，其餘三司各置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尚書省	禮部尚書	正三品		禮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各置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尚書省	兵部尚書	正三品		兵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兵部郎中二人，其餘三司各置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尚書省	刑部尚書	正三品		刑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刑部郎中二人，其餘三司各置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尚書省	工部尚書	正三品		工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各置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門下省	侍中	正三品	掌出納王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所謂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	侍中二人正三品（大曆二年升為正二品）。黃門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大曆二年改為正三品）。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
門下省	黃門侍郎	正四品上	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弛張，事之與奪，皆參議焉。	左散騎常侍二人從三品，掌侍奉規諷，備顧問應對。諫議大夫四人，正五品上，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左補闕二人，從七品上；左拾遺二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弘文館屬焉。

省					
中書省	中書令	正三品	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從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	中書令二人，正三品（大曆二年升爲正二品），中書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升爲正三品）。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從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及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右散騎常侍二人，從三品，右補闕二人，從七品上，右拾遺二人，從八品上，掌如左散騎常侍補闕拾遺之職。集賢殿屬焉。
	中書侍郎	正四品上	掌貳令之職，凡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政，皆參議焉。	

此外機關，以省名者尚有下列三種

㈠祕書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上，丞一人從五品上，監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爲之貳，丞掌判省事，而司天台亦隸焉。

㈡殿中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五品上，監掌乘輿服御之政令，總尚食尚藥尚衣尚乘尚舍尚輦六局之官屬。少監爲之貳，承掌判省事。

㈢此外尚有內侍省，內侍四人，從四品上，內常侍六人，正五品下，內侍常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制令，總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內常侍爲之貳。

一臺				
御史臺	御史大夫	從三品	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中丞爲之貳。	御史大夫一人從三品，丞二人正五品，爲大夫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四人，從六品下，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六人，從七品下，掌殿廷供奉之儀式，三曰察院，監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

九				
太常寺	卿	正三品	掌國邦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少卿爲之貳。	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上，爲卿之貳。總郊社、太廟、諸陵、太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八署。

四　寺

官署	長官	品	職掌	員額
光祿寺	卿	從三品	掌邦國酒醴膳羞之事，總四署之官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少卿爲之貳。	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爲卿之貳。總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
衛尉寺	卿	從三品	掌邦國器械文物之政令。總三署之官屬，少卿爲之貳。	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爲卿之貳，總武庫武器守官三署。
宗正寺	卿	從三品	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列。少卿爲之貳	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爲卿之貳，領崇玄署。
太僕寺	卿	從三品	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	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爲卿之貳。總乘輿，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
大理寺	卿	從三品	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少卿爲之貳。	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爲卿之貳。其屬有正二人從五品下，丞六人從六品上，司直六人從六品上，評事十二人從八品下。
鴻臚寺	卿	從三品	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領二署，以率其官屬，而供其職務，少卿爲之貳。	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下，爲卿之貳。領典客司儀二署。
司農寺	卿	從三品	掌邦國倉儲委積之政令。總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而修其職務。少卿爲之貳。	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爲卿之貳。總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
太府寺	卿	從三品	掌邦國財貨之政令。總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卿爲之貳。	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爲卿之貳。總京都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
國子監	祭酒	從三品	掌邦國儲學訓導之政令。	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

	官署	官名	品秩	職掌	附記
監	少府監	監	從三品	掌百官技巧之政令。總五署之官屬，庀其二徒，謹其繕作，少監爲之貳。	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下。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五署之官屬及諸鑄錢監、諸互市監。
	將作監	大匠	從三品	掌供邦國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總四署百工等監之官屬，以供其職事。少匠貳焉。	大匠一人從三品，少匠二人從四品下。總左校、右校、中校、甄官四署，百工、就谷、庫谷、斜谷、太陰、伊陽等監。
	都水監	使者	正五品上	掌川澤津梁之政。總二署之官屬，凡漁浦之禁，衡虞之守，皆由其屬而總制之。	使者二人正五品上。總舟檝河梁二署之官屬。
十六衛	左右衛	大將軍	正三品	掌宮廷宿衛，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者，受其名薄而配以職。	十六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此外尚有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錄事參軍各一人正八品上，倉曹兵曹參軍各二人正八品下，騎曹胄曹參軍各一人正八品下。貞元二元初置十六衛上將從二品。
	左右驍衛	大將軍	正三品	掌同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豹騎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武衛	大將軍	正三品	掌同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熊渠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威衛	大將軍	正三品	掌同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羽林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領軍衛	大將軍	正三品	掌同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射聲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金吾衛	大將軍	正三品	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凡翊府之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皆屬焉。	

衛			
左右監門衛	大將軍	正三品	掌諸門禁衛及門籍。
左右千牛衛	大將軍	正三品	掌侍衛及供給兵仗。

所謂五府，新志（十六衛）云，「親衛之府一，曰親府。勳衛之府二，一曰勳一府，二曰勳二府。翊衛之府二，一曰翊一府，二曰翊二府凡五府」。

所衛三衛，舊志（兵部尚書）云，凡左右衛親衛勳衛翊衛，及左右率府親勳翊衛，及諸衛之翊府，通謂之三衛」。

所謂驍騎者，舊志（兵部尚書）云，「凡兵士隸衛各有其名，左右衛曰驍騎，左右驍騎曰豹騎，左右武衛曰熊渠，左右威衛曰羽林，左右領軍衛曰射聲，左右領金吾衛曰佽飛。

（註）上表據唐六典，十六衛據新唐書卷四十九上百官志。

宰相之制：唐初，中書省長官中書令與門下省長官侍中，並稱爲眞宰相。尚書省長官僕射與中書令侍中，亦並號爲宰相。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祕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知政事，或曰參議得失。要之，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以後，僕射李靖因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於是「平章事」、「同三品」遂爲宰相之稱。高宗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此外又有「同平章事」，亦爲宰相之名，以處資歷較淺者。尚書省長官之僕射，間或亦與二省長官同爲宰相者，如房玄齡嘗以僕射而知門下省事，故「知門下省事」，亦爲宰相之銜。

唐初宰相採互相制衡之分權制度，卽中書省掌出命，門下掌審駁，而尚書掌奉行。因此三宰相乃採用一種會議

形式，其議事之所曰「政事堂」。初仍北朝之制在門下省，並無機構。至高宗永淳三年，中書令裴炎秉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蓋三省長官之中，以中書令與皇帝最爲接近，今政事堂遠離門下省，不僅閤臣欲自專，實係人君（是時高宗雖在位，而武后實擅其權）欲遂其專斷之私心。此實爲宰相制度之一大變也。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之名爲「中書門下」，列五房以主衆務，曰吏房、曰樞機房、曰兵房、曰戶房、曰刑禮房。宰相會議自此乃有機構與屬僚。（上引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志）

開元以後，或冀以宰相兼領他職，以重其事。若「時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爲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爲延資庫使，而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新書百官志）。唐中世後，宰相多判度支。

由以上諸事觀之，唐之宰相制度，皇帝易於控御諸宰相，且可任意運用指使。

唐中葉以前，將相之分不嚴，時文人多專閫外方面之任，俟有績效，則使之入相，高宗武后之世，猶有劉仁軌、狄仁傑、婁師德，開元時，有姚崇、張說、張嘉貞等諸人。肅宗以後，大將始有領侍中中書令者，如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李晟、韓泓等。惟彼等若在京師，雖入政事堂，而不預國政，僅爲列席宰相會議而已。至代宗以後，藩鎭割踞，唐爲安撫之計，常予以宰相之名號以籠絡之，遂有「使相」之號。

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之職掌已見上述。中書省之長官爲中書令。中書出命之程序如下：若皇帝有詔旨，由中書舍人起草，下宰相會議討論，太宗謂：「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當執奏」。宰相會議旣通過，再送門下省，由給事中審覈，若有謬誤，或事有不便者，皆得駁正封還，謂之「塗歸」。故詔敕雖出皇帝意旨，猶

須宰相同意及門下省副署。

中書舍人之職，又不特專掌詔誥，其員凡六，又分押尚書省六部事，天下衆務，無不關決，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得各書所見，合爲一狀，姚崇所云「同押連署」是也，謂之「五花判事」，而由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由是可知中書之職權，不僅在文章，亦有獻納謀猷之任，而其重點則在中書舍人。自開元二年，姚崇爲中書令，使各人分狀並進，崇復爲之判優劣，此乃運用上之變。

凡詔誥之宣，職由通事舍人。及晚唐制度崩壞，則詔誥由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中書但錄底存案而已。變演至此，不特通事舍人爲虛設，而中書省亦面目全非矣。（見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志）

門下省之長官爲侍中，其審駁之職，大抵有三：一公文（臣下所上奏議之類）之審正，二詔敕之封駁，三六品以下諸官擬職之審定是也。

中書門下二省，尚有書院學士。秦漢之世有博士之官，博士無所掌，然國之大事，咸參與謀議。太宗未即帝位前，開文學館，羅致學者，內參謀猷，延引講習，研究典章制度，國家治道。按唐諸館院，有宏文館、集賢院、翰林院。宏文館，初名修文館，武德四年置，九年改爲宏文。太宗初，該館有書二十餘萬卷，別設學士若干人，皆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以他官兼任之，當時如虞世南、褚亮、歐陽詢、姚思廉、蔡允恭等，皆一時名望，太宗常臨講論文義，商量政事。褚遂良曾檢校館務，號館主。中宗時，上官昭容勸中宗置大學士四人，直學士八人，學士十二人。是時中書令李嶠，兵部尚書宗楚客，並爲大學士、李適、盧藏用、崔湜、岑羲、劉知幾等並爲學士，宋之問、馬懷素爲直學士。此館屬門下省。

集賢院，初以校刊爲務，而始於東都，其內庫舊書，自高宗時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褚無量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天下異本。藏書之富，殆與長安大明宮集賢院等。開元十三年，大置學士，以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中書令張說爲大學士。又有侍講學士、侍制學士。

翰林院，此院本爲待詔之所，自武德以降，掌內文書者，時有其人，如溫大雅、魏徵、岑文本、褚遂良、上官儀等皆是。高宗乾封以後，劉禕之、劉懿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等，號北門學士（以翰林院在銀台門之北）。玄宗開元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旣又置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詔敕。開元末，於院南別置學士院，改翰林供奉爲學士，自此詔敕多由此出。翰林院獨立無所屬。

唐朝廷對三院之設置，重在對皇帝之教育，如侍讀侍講，及供皇帝對國事大計之顧問。如權德輿云：「太宗皇帝……思與溫太雅閎達之倫，切靡道理，金玉王度，咸選重名，虞世南、褚亮而下，爲之學士，更直（値）密侍，於其論思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啓迪，武德貞觀之澤，洽於元元，厥有助焉。」是故三院之設，有存師傅之尊敬。又集賢院之始，馬懷素、褚無量皆爲侍讀，史稱玄宗待以師傅之禮。東翰林院之設，「亦有鴻生碩學，經術優良，訪對質疑，主之所禮者列其中。」至於翰林院之親要，翰林院故事記有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衞，密之至也。驂驔得御廄之駿，出入有內司之導，豐餚潔膳，取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恩之至也。備待顧問，辨駁是非，典持緗牘，受遣羣務，凡一得失，動爲臧否，職之重也。」由是觀之，唐代兩英明之主太宗、玄宗，皆重碩學之士，以教育自己，爲國事大計之顧問，故有貞觀、開元之治。至德宗、憲宗時，

亦甚重此等學問之士，每諮以國家大計，謀救時弊，如陸贄、李絳、白居易等是也。

尚書省為執行之機關，猶今之行政院。尚書省之長官為尚書令，初以太宗嘗為是官，乃省而不置，而以左右僕射為其長。德宗為雍王時，因將兵收復兩京，遂拜尚書令，建中二年以郭子儀有殊勳，亦拜之，子儀懇讓而罷。僕射下有左右丞，左丞領吏戶禮三部事，右丞領兵工刑三部事。左右丞承上啓下，實際多所關決，故左右丞在尚書省中其職甚為重要。尚書省主要之事，在文書之處理，此種處理，定有程限。唐六典云：「凡內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發日為程限，一日受，二日報，小事五日，大事二十日，獄案三十日，其急務不與焉。」（重視行政效率）其機構曰都省，以今言之，即尚書省之辦公廳也。

六部各有尚書一人，總部事，與左右僕射合稱八座。侍郎二或一人副之，郎中、員外郎各二人或各四人，每部各分四司，凡二十四司，合計郎中、員外郎五十七人，與都省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四人，共為六十一人。

尚書省總統百司，為推行政令之總樞紐（猶今之行政院），在唐代中其變化如左：

一、僕射地位之變化——唐初僕射為正宰相時，其於中外百司，指揮較便，中宗神龍以後，既不為眞宰相，則上承宰相會議之旨，再轉行下，政事推行，多一轉折，尚書省遂不如前此之隆。

二、尚書地位之變化——尚書自唐初以來，多兼相職，寖假失理本職，於是丞郎遂得代行省務。安史亂後，與僕射同至於無事可理，但為方鎭囘翔之地，而人視之仍不如方鎭。丞郎之權位加重，故後世尤以丞郎為華選。

三、僕射與尚書之逐漸失勢——此種變化，反映出尚書省職權之減失，雖丞郎得勢，無補於大局。此種變化，致使吏部銓選之權，為君相所侵；兵部之權，為禁軍及方鎭所分；戶部之權，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所移是也。

御史台。台御史大夫爲之長，職掌大致有六：一維持朝儀，二平正獄訟，三整肅官箴，四稽核財賦，五監臨地方，六糾正軍紀。其他尙有監尙書六部，驛站交通，郊廟祭祀，京城巡閱，狩獵監圍，幾乎無所不管。

御史台品秩雖卑，而地位清高。在御史台本身言，大夫與御史，雖有上下之分，但御史各獨立行事，不受其長官牽制，故御史有超然性，藉以貫澈其監察之目的。

九寺與三省之關係，概略言之：㈠太常寺承命於禮部。㈡衞尉寺，大事承敕旨，小事則聽於尙書省兵部之庫部。㈢宗正寺承命於吏部司封。㈣太僕寺承命於兵部之駕部。㈤大理寺承命於刑部。㈥鴻臚寺承命禮部主客祠部。㈦司農寺承命於戶部之倉部。㈧太府寺承命於戶部之金部。㈨光祿寺，史未言所承受。

㈡地方政制

唐代地方制度，以州縣爲主，州縣而外，又有「府制」與「道制」之建置。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改隋郡爲州，至武德七年（西元六二四），除梁師都猶踞有朔方外，天下既已統一，因更定官制，改諸州總管曰都督。蓋武德七年以前，爲軍事時期，各州採取軍政合一之制，而以軍事長官總管統領之，以後改總管爲都督，都督府遂爲地方行政之機關矣。茲將唐代全期地方制度簡述於次。

（甲）道制：貞觀元年（西元六二七）二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其名稱及轄州列述如左：

關內道——京兆、華、同、岐、邠、隴、涇、寧、坊、鄜、丹、延、慶、鹽、原、會、靈、夏、豐、勝、綏、銀。共二十二府州（見附圖。下同）。約有陝西之中北部，甘肅之東北部，及綏遠之大部。

河南道——河南府、陝、汝、鄭、汴、蔡、許、豫、潁、陳、亳、宋、曹、滑、濮、鄆、濟、齊、淄、徐、兗、泗、沂、青、萊、登、密、海，共二十八府州。約有今山東河南兩省之大部及江蘇安徽兩省之北部，黃河以南之地。

河東道——太原府、潞、澤、晉、絳、蒲、虢、汾、慈、隰、石、沁、儀、嵐、忻、代、朔、蔚、雲。共十九府州。約有今山西全省及察哈爾西南境

河北道——懷、衞、相、洺、邢、趙、恆、定、易、幽、莫、瀛、深、冀、貝、魏、博、德、滄、棣、嬀、檀、營、平、安東，共二十五府州。約有今河北省，兼涉山東、河南、遼寧、察哈爾四省境。

山南道——荆、襄、鄧、商、復、郢、隨、唐、峽、歸、均、房、金、夔、萬、忠（以上東道，景雲二年分爲東西道，見下）。梁、洋、集、通、開、壁、巴、蓬、渠、涪、渝、合、鳳、興、利、閬、果（以上西道）。共三十三州。約有今陝西南部、湖北西部及四川之東部，兼涉河南、湖南二省之境。

隴右道——秦、渭、成、武、洮、岷、疊、宕、河、蘭、鄯、廓（以上隴右）。涼、甘、肅、瓜、沙、伊、西、北庭、安西、（以上河西），共計二十一州。約有今甘肅、新疆之大部，兼涉青海西寧一帶。

淮南道——楊、楚、和、滁、濠、壽、越、舒、蘄、黃、沔、安、申、光，共十四州。約有今淮水以南、長江以北，今江蘇安徽兩省之中部一帶地。

江南道——潤、常、蘇、湖、杭、歙、睦、衢、越、婺、台、溫、明、括、建、福、汀、泉、（以上東道），宜、饒、撫、虔、洪、吉、郴、袁、江、鄂、岳、潭、衡、永、道、邵、澧、朗、辰、削、錦、施、南、溪、敍、

思、黔、費、業、巫、夷、播、溱、珍（以上西道），共五十二州。約有今江蘇、安徽兩省長江以南之地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湖北之南部，貴州並四川省之一部。

劍南道——益、蜀、彭、漢、綿、劍、梓、遂、普、資、簡、陵、卭、眉、雅、嘉、榮、瀘、戎、黎、茂、龍、扶、文、當、松、靜、柘、翼、禹、維、嶲、姚、共三十三州。約有今四川西半部，兼涉雲南北端、西康東端之地。

嶺南道——廣、循、潮、漳、韶、連、端、康、岡、恩、高、春、勤、封、辯、瀧、新、潘、雷、羅、儋、崖、瓊、振（以上爲廣府）。桂、昭、富、梧、賀、龔、象、柳、宜、融、古、嚴（以上桂府）容、藤、義、竇、禺、白、廉、繡、黨、牢、巖、鬱林、平琴（以上爲容府）。邕、賓、貴、橫、欽、潯、瀼、籠、田、武、境、澄（以上邕府）。安南、驩、愛、陸、峯、湯、長、福祿、龐（以上安南府），共七十州。約有今廣東廣西二省及越南境。

以上共計三百一十七州。唐會要所記則爲「凡天下三百六十州，迄於天寶，凡三百三十一州存焉。」會要所記，或是貞觀四年以後，武功開拓，除羈縻州外之州數也。

至睿宗景雲二年（西元七一一），將十道增爲十二道，分山南道爲東西兩道，隴右道之黃河以西爲河西道。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更分爲十五道（見圖），茲述之如左：

京畿道：治西京京兆府（今西安市），轄府二：京兆、鳳翔（本岐州）。州四：華、同（大荔）、商、邠。

關內道：東距河，西抵隴坂，南據終南山，北邊大漠，道多以京官遙領，轄都護府二：單于、安北。州二十四

：隴、涇、原、渭、武、寧、慶、鄜、坊、丹、延、靈、威、雄、警（宋歐陽忞輿地廣記有鎭北大都護而無警州）、會、鹽、夏、綏、銀、宥、麟、勝、豐（五原南黃河南岸）。

都畿道：治東都河南府（今洛陽），轄府一：河南，州一：汝。

河南道：東盡於海，西距函谷，南瀕淮，北薄河。道治汴州（今開封），轄州二十八：陝、虢、滑、鄭、潁、許、陳、蔡、汴、宋、亳、徐、泗、濠、宿、鄆、齊、曹、濮、青、淄、登、萊、棣、兗、海、沂、密。

河東道：東距恆山太行山，西據河，南抵首陽太行，北盡邊塞。道治蒲州（新舊書地志爲今山西永濟縣，唐六典，册府元龜爲太原。蓋時間有先後也），轄府二：河中（本蒲州）、太原（本幷州）。州十九：晉、絳、慈、隰、汾、沁、遼、嵐、憲、石、忻、代、雲、朔、蔚、武、新、潞、澤。

河北道：東瀕海，南界河，西距太行恆山，北盡邊塞，道治魏州（今河北大名），轄都護一：安東。州二十九：孟、懷、魏、博、相、衞、貝、澶、邢、洺、惠、鎭、冀、深、趙、滄、景、德、定、易、幽、涿、瀛、莫、平、嬀、檀、薊、營。

山南東道：東距淮，西逾大巴山，北岬武關，南控大江，道治襄州（今湖北襄陽），轄府一：江陵（本荆州）。州十七：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泌、隋、鄧、均、房、復、郢、金。

山南西道：北抵終南，南至江，東距大巴山，西界嘉陵。道治梁州（今陝西南鄭），轄府一：興元（本梁州）。州十六：洋、利、鳳、興、成、文、扶、集、壁、巴、蓬、通、開、閬、果、渠。

隴右道：東抵隴坊，西盡葱嶺，南接蜀及吐蕃，北界朔漠。道治鄯州（今青海樂都）。轄都護府二：北庭、安

西。州十九：秦、河、渭、鄯、蘭、臨、階、洮、岷、廓、疊、宕、涼、沙、瓜、甘、肅、伊、西。

淮南道：東臨海，西抵桐柏山，南距江，北至淮。道治揚州（今江蘇江都）。轄州十二：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蘄、安、黃、申。

江南東道：東臨海，北帶江，有今江浙福建及安徽一都份之地。道治蘇州（今江蘇吳縣）。轄州十九：潤、昇、常、蘇、湖、杭、睦、越、明、衢、處、婺、溫、台、福、建、泉、汀、漳。

江南西道：北距江，南極嶺，西據涪陵水（烏江），東接江浙閩，有今安徽、江西、湖北（江以南）湖南之地，道治洪州（今南昌）。轄州十九：宣、歙、池、洪、江、鄂、岳、饒、虔、吉、袁、信、撫、潭、衡、永、道、郴、邵。

黔中道：東界沅水，北界江，有今貴州之地。道治黔州（今貴州彭水縣）。轄州十三：黔、辰、錦、施、敍、獎、夷、播、思、費、南、溪、溱。

劍南道：東接山南、黔中，北連隴右，西逾大渡河界吐蕃，南逾江接羣蠻，西南距瀘水（雅礱江）界南詔。道治益州（今成都）。轄府一：成都（本益州）。都護府一：保寧。州三十八：彭、蜀、漢、嘉、眉、邛、簡、資、嶲、雅、黎、茂、翼、維、戎、姚、松、當、悉、靜、柘、恭、保、眞、霸、乾、梓、遂、綿、劍、合、龍、普、渝、陵、榮、武、瀘。

嶺南道：東南瀕海，北據五嶺，西極羣蠻，西南據今越南東北沿海地帶。道治廣州（廣東今地）。轄都護府一：安南。州七十三：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潘、春、勤、羅、辨、高、恩、雷、崖、瓊、振、儋

、萬安、邕、澄、賓、橫、潯、巒、欽、貴、龔、象、藤、巖、宜、瀼、籠、田、環、桂、梧、賀、連、柳、富、昭、蒙、嚴、融、思唐、古、容、牢、白、順、繡、鬱林、黨、竇、禺、廉、義、陸、峯、愛、驩、長、福祿、湯、芝、武峩、演、武安。

十道之設，乃以山川方位而建置者，史家有謂爲中國地方制度史上劃時代之創擧者。震按尤其重要者，北方諸道之規劃，關係唐代之國防極爲重要。蓋自周秦漢以降，最爲中國之寇患者，爲北方之游牧民族，且太宗經「渭水之恥」後，所急欲雪恥者，卽爲針對東突厥。觀其十道之規劃，以東西兩京爲中心，分向東北、正北、西北作輻射形狀態，因其不但有山川地理之利，且順應國防交通（見下節）而設，以便用兵時之指揮運用也。

按唐代道之設置，既無一道之行政長官，故其實際並非一行政單位。貞觀初年所分之十道，不僅與行政區劃無關，且與吏治巡察亦未能一致。時朝廷派遣使臣至各地，或巡察吏治，或存撫百姓，或安撫地方，初無定制，不以十道之區劃爲限。至武后天授二年（西元六九一）發十道存撫使，以御史台臣充之，十道始與地方行政有關。但十道存撫使爲權宜之制，不爲常置。中宗神龍二年（西元七〇六）置十道巡察使二十員，每道二員，二年一替，以按諸州，如漢之州刺史制度。於是監察地方一事，漸有定規。睿宗景雲二年改置爲十道按察使。玄宗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置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惟時罷時復。二十年始定每道置一採訪處置使，亦如漢刺史之制，三年一奏永爲常制。至是遂有十監察區。（見新唐書地理志）

(乙)**府制**：唐代之府，略可分爲三類：(1)國內要區之都督府；(2)沿邊重鎮之都護府；(3)京都及行在府。茲分述如次：

8—2498

(1)**國內要區之都督府**——都督府之前身爲總管府，唐高祖於武德初年，仿隋開皇年間故事，復置總管府，是爲軍政合一之軍事統治時期。武德七年國內已統一，乃結束軍事統治，改總管曰都督，遂成定制。都督除轄所在之州外，兼統其鄰近諸州之軍事行政（詳見兵制節）。在武德年間，凡統十州以上者，稱爲大都督府。其時國內稱大都督府凡五：洛州、荆州、幷州、幽州、交州。至武德、貞觀時，都督府建置頗多，記貞觀十三年制度之括地志一書，載都督府凡四十一。當時天下之州三百五十八，除京畿九州外，皆分屬於此四十一都督府。睿宗景雲初年，併省諸都督府，置大中下都督（新舊地理志有大上中下四等之分）二十四。此等大中下之分，大抵以戶數多寡而定，州縣亦分上中下三等，仍以戶數多寡而定。茲列二十四都督如左：

大都督：揚、益、幷、荆四州。

中都督：汴、兗、魏、博、冀、蒲、綿、秦、洪、越十州。

下都督：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岐十州。

都督除兼一州刺史外，爲所督諸州之軍事行政長官。景雲二年，都督一度受命兼察所督諸州刺史以下官人之善惡（本爲按察等使之職權），未幾以權重難制而罷。太極年間，復以幷、益、荆、揚爲大都督，開元十七年（西元七二九）增置潞州爲大都督。其時更定上中下都督之制，共有都督府四十：

上都督府：潞、幷、益、荆、揚五州。

中都督府：梁、涼、秦、靈、延、代、兗、潭、桂、廣、戎、安、洪、越、福十五州。

下都督府：夏、原、慶、豐、勝、榮、松、洮、鄯、西、雅、瀘、茂、嶲、姚、夔、黔、辰、容、邕二十州。

都督府之官吏，上都督府都督一人，長史一人，司馬二人，其錄事參軍以下，有功、倉、戶、兵、法、士六曹參軍。其中下都督府，長史皆在別駕下，餘但品秩有差，組織無異也。

大抵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前，一般政治，諸州直達於朝廷。其間有道之按察等使巡察吏治，而以都督府掌若干州之軍事行政。

(2)**沿邊重鎭之都護府**——唐之盛世，力事開拓邊土，以固國防，四疆蠻夷有降附者，即就其部落爲羈縻府州，乃於沿邊重鎭設都護府以分統之，或爲經略邊防，或爲羈縻異族。都護之名，遠紹於西漢，西域都護即唐制之所因。自太宗貞觀十四年（西元六四〇）平高昌（今新疆吐魯番）設安西都護府，其後漸次增置，至中宗時共有六都護府。詳見次節。

(3)**京都及行在府**——唐初開國，即以長安爲京師，建都於其地。高宗營洛陽，顯慶二年置爲東都，仍隋舊制。武后執政，以洛陽爲神都，自長安遷居，又於太原置北都，因有三都之號。中宗復位，神都又稱東都，還都於長安，北都亦廢。仍東西兩都之舊。玄宗時再復北都，而河中府亦一度有中都之稱。肅宗至德二載立五京：中京長安，東京洛陽，北京太原，西京鳳翔，南京成都。上元初年（西元七六〇）移南京於江陵，次年罷四京之號，專以長安爲都。未幾再復五都，五都即五京也，即而又罷西南二都，寖成定制。

玄宗初年於東西兩京置府，以示不同於常州，改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各置府尹。旋又改幷州爲太原府。其後凡帝行在之州，皆陞爲府，終唐之世，共計十府：如京兆府（本雍州）、河南府（本洛州）、河中府（本蒲州）、太原府（本幷州）、江陵府（本荆州）、鳳翔府（本岐州）、成都府（本益州）、興元府（本梁州）、興

德府（本華州）、興唐府（本陝州）。

京兆府之組織，以牧爲常官，武德以來，以親王任之，或不出閣，其府事實由京兆尹領之。京兆尹原稱別駕，貞觀二十三年改爲長史，開元初始升長史爲尹。其副武德初稱治中，貞觀時改爲司馬，開元時改爲少尹。少尹以下有司錄、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參軍事各二人，經學、醫學博士各一人。

以上十府，自鳳翔以下，皆因亂事，皇帝出奔至其地，臨時至府，其性質如行在。如肅宗幸扶風、玄宗幸蜀、德宗幸梁州、昭宗幸華州及陝州。兩京之府，置牧一人，親王領之，以長史總政務，有時長史改爲尹。

此類府制，實爲宋、元、明、清以府統縣之先河。

最後，略言唐代之州縣。州縣以戶數分爲上中下三等，凡滿四萬以上爲上州，三萬以上爲中州，不滿三萬者爲下州。此爲唐六典所載。但唐會要載：武德令，三萬戶以上爲上州。永徽令，二萬戶以上爲上州等等。各有不同之記載，要之，皆以戶數多寡爲劃分之標準，則無不同。唐六典載：六千戶已上爲上縣，二千戶已上爲中縣，一千戶已上爲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爲下縣。與新舊志各書記載亦不同。

州縣之官吏：州有刺史、別駕、長史、上中下州皆同。其下六曹參軍，亦如都督府。縣除京兆、河南、太原，縣令下有丞二人以外，餘皆有丞一人，主簿一人，尉二人。京兆諸縣，司功、司倉、司戶、司法、司士，皆稱佐，或三人，或四人。上縣以下，但司戶、司法佐各四人而已。

州又依形勢緊要，分有四輔、六雄、十望、十緊之號。四輔者：華、同、岐、蒲四州。六雄者：鄭、汴、陝、絳、懷、魏六州。十望者：宋、亳、洛、滑、衛、相、虢、許、汝、晉十州。十緊者：秦、隴、延、涇、邠、汾、

隰、慈、唐、鄧十州。故此三十州乃唐代中心地帶重要之州也。

唐對地方之建設頗爲重視，凡唐所建之城，城基必廣廓，規模必雄偉。此外，如交通驛館，亦具規模，山僻之地，亦驛路暢達無阻。「大賓小賓，皆有次舍」也。

地方官制表 （採自薩氏中國社會政治史）

區域名稱	主管設官	品秩	職權	備考
道	採訪使			唐代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爲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甲兵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見文獻通考卷六十一採訪處置使。
府	牧	從二品	牧及都督刺史，掌淸肅邦畿，考覈官吏，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農桑，敎諭五敎。每歲一巡屬縣，觀風俗，問百姓，錄囚徒，恤鰥寡，閱丁口，務知百姓之疾苦，內有篤學異能聞於鄉閭者，舉而進之；有不孝弟，悖禮亂，不率法令者，糾而繩之。其吏在	京兆（即雍州）爲西都，河南（即洛州）爲東都，太原（即幷州）乃李唐發祥之地，故建於北都，通名爲府，牧各一人，置尹（從三品）以貳之。親王宰州則稱牧，但親王爲牧，皆不知事，職務總歸於尹。

都督府	大	都督	從二品	官，公廉正己，清直守節者必察之；其貪穢諂諛，求名徇私者亦謹而察之，皆附於考課，以爲褒貶。若善惡殊尤者，隨卽奏聞，若獄訟之枉疑，甲兵之徵遣，興造之便宜，符瑞之尤異，亦以上聞。其常則申於尙書省而已。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亦隨實申奏，表其門閭。若精誠感通則加優賞。其孝悌力田者，考使集日，具以名聞。其所部有須改更，究以便宜從事。
	中	都督	正三品	
	下	都督	從三品	
州	上	刺史	從三品	
	中	刺史	正四品上	
	下	刺史	正四品上	
縣	京縣	令	正五品上	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皆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民，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祠，養鰥寡，撫孤貧，審理冤屈，躬親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 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諸縣。
	畿縣	令	正六品上	
	上縣	令	從六品上	
	中縣	令	正七品上	
	中下縣	令	從七品上	
	下縣	令	從七品下	
縣以	鄉	耆老		大唐凡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爲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見通典卷三十鄉

下組織	
里正	官。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爲坊，郊外爲村，里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里正兼勸課農桑，催驅賦役）。四家爲鄰，五鄰爲保，保有長，以相禁約。
坊（村）正	
保長	
鄰長	

（註）上表除已註明出處者外，據唐六典卷三十府，都督府、州、縣及卷三戶部郎中。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三州縣官員及卷四十三職官志二戶部郎中。

二、科舉制度

政治因於人事，人才之消長，足繫一代之盛衰。科舉取人之制，創於隋代，唐繼而因襲之。科舉者，國家以考試方法取用人才也。自魏晉南北朝以降，世族把持政治，壟斷社會，遂造成數百年之黑暗時代。自隋有天下，用科舉取人，開放政權，唐代繼之，時代爲之大放光輝，民氣爲之大振，所以造成隋唐之盛世，此一科舉取士制度，實爲其重要原因也。此種情狀，亦如春秋戰國然。

此種科舉之制，有制舉、孝廉、秀才、三禮、三傳、三史、明法、明算、明字、醫舉、明經、進士等十二科。

制舉科：即是由皇帝親簡，試之日，或在殿廷，帝親臨觀之。考試內容不外二項，一爲文詞，二爲對策。對策或以經義，或以時務。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此科與諸科不同，其他諸科須由禮部考試，再經吏部

簡選，始可得官。

孝廉科：此科所舉之人，由州取以薦聞。其考試能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者，即授以官。此科之目的，在選有德行之人，以轉移社會風氣，但并不爲唐代所重視，不常舉辦。

秀才科：在唐初爲諸科中最高者，所試方略策五條，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取士。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此科遂廢。至開元末復此科，但考試易於進士，主其事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第。天寶初，令長官推薦，常年所舉之制乃罷。其後秀才乃爲進士之通稱。

三禮科：此科每經問大義三十道，試策三道。全通爲上等；大義通二十五以上，策通二以上，爲次第。即依資與官。

三傳科：此科考左傳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二傳各大義三十條，策三道。義通七成，策通二道，即與及第。

三史科：此科試史記及兩漢書。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成，策通二義爲及第。

開元禮科：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與及第。此科之設，乃欲士子明當世之禮，亦救時弊也。

以上四科，特重禮儀，與其謂爲重經義，毋寧謂之矯時弊，俾有助於統治也。且此諸科皆較優容，得官較易，因而遂開濫官之路。

明法、明算、明字、醫舉等科：類於今日之專門考試。此外又有道舉，試道經；童子舉及武舉等類。

明經科：此科以試經義策問爲要，而無雜文詩賦，故與進士科不同。所試原有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之

別。考二經者，須通大小各一經（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儀禮爲中經，公羊，穀梁爲小經）。三經者通大中小各一。五經者、大經全通，中小各一，而孝經，論語皆須兼習。

其所試內容有變更者，在於老子。武則天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罷老子以習臣軌，神龍復舊。天寶停老子加習爾雅。

其考法，大抵分帖、策二者；至於大義，或以口問，或以墨試。帖，卽類今日考試之塡空法。策，有經策、時務策；經策卽經義作文，時務策試時務也。

進士科：唐代於進士科得人最盛。考試分策、文、帖經三項，但試經不若明經科之嚴格。帖既通而後試文（詩賦各一篇），試文後試策凡三條。進士之策，以時務爲多，勢非對景發揮，難以爲功，故較明經策爲難。帖經、文、策三試皆通爲第，經策全通爲甲，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爲乙，策帖皆通三，或策雖全通而帖不及四，或帖雖通四，而策不通四，皆爲不第。

按隋煬帝設進士科，卽已試策，惟唐初士人，但誦舊策，而後方多以時務。故策文非兼有識見卓異與辨法者，難以爲功，唐進士之多能爲國名臣者以此。此可知考試取士內容之選定，其重要性爲如何也。

三、經濟與社會

租庸調制：由北魏之均田制演變，至唐成爲租庸調制。凡男女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丁十八以上授田一頃（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內八十畝爲口分田，年老歸還政府（卽

北魏之露田），二十畝爲永業田，樹榆棗桑等（卽北魏之桑田）。受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輸綾絹者兼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五日，不役者日輸絹三尺，謂之庸（輸物以代役）。加役三十日者，租調皆免。（見新唐書卷五十二食貨志）

此種租庸調制之優點有二：㈠爲輕徭薄賦，㈡爲稅收項目分明。就前者言：孟子在戰國時，什一之稅，已見推爲王者之政，而漢制則什五稅一，常收半租，則爲三十稅一，唐制則爲四十而稅一（還不計永業田），故其稅制較漢猶輕。至若役政，漢制更役一歲一月，唐僅二十天。調輸布帛，與漢代口賦難相比。若與西晉北魏比，西晉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比唐已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婦調帛一匹，亦多唐一倍。故唐之輕徭薄賦，實爲前此歷代所無者。因之唐代農民日滋繁榮，安居樂業。就後者言：唐此種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之項目分明，惟漢代之租賦制度，差可與之相擬也。故唐代此種制度，最爲後世史家所稱道。然此種制度，僅能行之於唐前期年間，其後政府開支日趨浩繁，尤其安史亂後，賦役倍增，其制更爲之而破壞無遺矣。

租庸調制度破壞後，有戶稅、地稅兩稅法及雜稅，乃至於有間架稅，除陌錢等目。要之，乃經濟財政瀕臨破產之措施也。

天寶以後，由於皇室與官吏奢侈日甚，軍費開收浩繁，地方破壞，遂陷入民窮財匱之困境，而唐代乃由盛轉衰，終於不免滅亡。如天寶中，祇守邊之軍，已約有五十萬，其一年所需經費，竟比開元以前超出約六倍以上。舊唐書地理志載：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大凡鎮兵四十九萬，戎馬八萬餘匹，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總計每年千二百一十萬，開元以前，每年邊軍之費不過二百萬，至天寶中，遂增達此數。

而當時政府之歲入，僅有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安史亂後，諸藩鎭擅地，賦稅不輸朝廷，收入大減。而朝廷爲維持政令與防止藩鎭叛變，又不能不擴充軍備，增加兵員，因之財政益爲困乏。尤其安史之後，繼之藩鎭之亂，社會殘破，地方爲墟者甚廣，於是人民逃賦役者，普遍而起，富者出財依勢，爲官爲僧，以免賦役，貧者則爲賦役所逼，而破產流離。故至肅宗時，不課戶竟多於課戶，「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通典卷七歷代盛衰戶口）。由於賦役皆落於貧民身上，於是彼等相率逃亡，變成不着戶籍之浮浪戶，故楊炎曾言：「凡富人多丁者率爲官爲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百不四五」（舊唐書卷一百十八楊炎傳）。辛替否亦言：「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爲沙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舊唐書卷一百一辛替否傳）。新唐書食貨志及唐會要亦載有：「富戶幸免徭役，貧者破產甚衆」（該書食貨志五），「近日已來，百性逃散，至於戶口十不半存。今色役殷繁，不減舊數。既無正身可送，又遣鄰保祇承，轉加流亡，日益艱弊」（唐會要卷八十五逃戶）。由於此種經濟破產，人民逃亡，因而亂象益深。

安史之亂及藩鎭割據時，唐猶能恃江淮財賦以供軍國，及唐大亂，禍延荆襄江淮，東南阻絕，賦稅不給，唐朝失此支援，遂抵於亡。

由此觀之，唐先由於政治腐敗，導致制度廢弛，然後而及於藩鎭之亂。天下已亂，經濟漸形破產，社會殘瘁，

民不聊生，乃至於滅亡也。

第三節　戰爭與國防

言唐代之戰爭與國防，必先瞭解唐當時之國際環境。唐疆域東南瀕海，海洋並無敵國；正南方之安南（今越南），自秦漢以降，常爲中國之屬地；雖西南之羣蠻時有叛服寇亂，但由於羣蠻不相統屬，力量微小，不足爲中國之患。爲唐之大患者，先有突厥，繼則吐蕃，高麗、契丹次之。突厥踞唐之北，其爲患之烈，遠過於秦漢之匈奴，及南北朝之柔然。西突厥則當唐之西北，控制唐與西方通商之唯一陸路。吐蕃新興崛起，不僅爲隴右（今甘肅省）、劍南（今四川省及西康、雲南各一部）二道之患，且與唐爭奪西域，欲置唐與西方國際之貿易於其控制之下。高麗、契丹較上二者對唐之威脅稍微，然亦常爲東北方面之患。因此，言唐之戰爭與國防者，必從此四方面加以分析。茲將緣邊國防概況分述如左：

一、邊疆國防

唐此種邊疆國防，概可分爲極盛時間與定型時期兩者述之。

㈠**極盛時期**：自高祖李淵開國，已南有安南交趾。太宗世民北平突厥、鐵勒，西平吐谷渾、高昌、焉耆、西突厥，東征高麗，高宗繼之滅高麗、百濟。於是唐地之大，東盡於海，兼統朝鮮半島，南有今越南，西至裏海、波斯，北盡貝加爾湖。唐每於征服一地域之時，卽在該地置都護府以統之。茲述其六都護府於次。（舊唐書地理志）

安西都護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西州，乃置安西都護府於此，統天山南路及中亞一帶羈縻府州。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置龜茲都督府，明年移安西都護府治龜茲（今新疆庫車）。上元年間，置龜茲、于闐（今和闐）、疏勒、焉耆四都督府，謂之四鎭，皆統於安西都護。咸亨元年（西元六七〇）龜茲沒於吐蕃，遂罷四鎭。武后長壽二年（西元六九三）收復，仍置都護府於龜茲，統龜茲、焉耆、疏勒、碎葉（今俄境Tokmak）四鎭及西域月氏等諸羈縻府州九十有六。肅宗至德初年，一度更名鎭西。德宗貞元三年（西元七八七）爲吐蕃所陷。此都護府在建立葱嶺之國防線也。

北庭都護府——太宗貞觀十四年置庭州（今新疆迪化）於天山之北，武后長安二年（西元七〇二）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統鹽治等府州十有六。與安西都護府以天山爲界，分治南北。此都護府在建立今伊犂河上游之國防線也。

安北都護府——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西元六四七）平定薛延陀後，因就薛延陀、回紇諸部置燕然都護府於金山（今外蒙古科布多境），領瀚海（回紇部）、燕然（多濫葛部）、金微（僕骨部）等六都督府及狼山等羈縻府州二十有七。高宗龍朔三年（西元六六三）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部，更名瀚海（今庫倫附近），盡統磧以北府州。總章二年（西元六六九）改稱安北都護府，所統羈縻府州皆在大漠以北，今外蒙古及西伯利亞之南部。武后時東突厥默啜可汗强盛，統有漠南北之地，安北遂南移於今綏遠境。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及移治於中受降城（今五原南）。至德以後，謂之鎭北都護府。此都護府主義在建立陰山山脈之國防線也。

單于護都府——高宗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置，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府，蘇農等十四州，所統皆在大

漠以南，後盡廢。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治雲中（今綏遠歸綏境），以大磧與瀚海為界，統磧以南府州。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復改為單于都護府。武后垂拱二年（西元六八六）罷為鎮守使。開元二年復曰單于都護府。天寶初年，安北、單于二都護並屬朔方節度使。此都護府之國防意義與上同。

安東都護府——高宗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平百濟（今南韓西部），分其地為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令王文度為都統，總兵以守之。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滅高麗，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北韓今地），其轄境約當今東北之南半部及朝鮮半島之中北部。儀鳳元年（西元六七六）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今遼陽縣西北）。明年移治遼東新城（今瀋陽縣西北），武后聖曆元年（西元六九八）罷為安東都督府，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復故。開元二年徙平州（今河北盧龍），天寶二載又移於遼西故郡城，屬平盧節度使，至德年間後廢。此都護府後期，在謀建立燕山山脈之國防線也。

安南都護府——高宗調露元年（西元六七九）改交州都護府曰安南都護府，治交州（今越南河內），統境內羈縻諸州，兼控海南諸國。肅宗至德二載（西元七五七），改曰鎮南，代宗大曆三年（西元七六八）復故。此都護府在鎮攝南海方面諸種族與海運國際航路也。

府名	隸屬	治地之變更	建設之由來
1安北都護府	關內道	名初燕然，治西受降城東南。後徙回紇當今西庫倫。最後徙天德軍今陝西榆林等處。	太宗世民時回紇據薛延陀地朝貢始置

2 單于都護府	關內道	初治雲中，領陰山陽黃河之北後入瀚海。	高宗治時破東突厥始置
3 瀚海都護府	關內道	初治鬱督軍今山東，後徙雲中今歸綏縣城南，改雲中後又改單于，最後徙振武軍今綏遠歸化縣西。	同上
4 安西都護府	隴右道	初治西州，高宗治時徙龜茲今新疆庫車縣	太宗世民時破吐谷渾，降高昌、黨項等邦始置。
5 安東都護府	河北道	初治平壤，後徙遼東故城，最後徙遼西故城	高宗治時滅高麗始置
6 安南都護府	嶺南道	治交州今安南東京	高宗治時改交州都督府置。

綜上以觀，唐初聲威最盛，西有天山南北逾葱嶺至碎葉水上（今吹河），西南經天山南路（崑崙祁連山脈），青海中部，川康之間，雲南東北部（昆明以北），至越南東北沿海之地，皆在唐人直接統治之下。碎葉以西至波斯，皆在羈縻州統攝之列，而西南吐蕃（今西藏）、天竺（今印度北部）南詔及交趾（今越南）海洋諸國，亦皆曾賓附。自碎葉東經巴爾喀什湖，亘西伯利亞至貝加爾湖，東盡朝鮮半島，皆置羈縻府州縣。故唐代極盛時期之版圖，視漢又遠過之。

(二)**定型時期**：高宗征服百濟高麗之際，西邊之吐蕃爲患極烈，是時東方之新羅（今朝鮮半島東南部）崛起，爭奪高麗故地（今遼東至平壤），唐不能施行兩面作戰，乃調東方之兵增援隴右、劍南地區，以拒吐蕃，於是逐漸退

守燕山山脈之國防線。高宗武后期間，北方東突厥之默啜與鐵勒之部回紇又相繼復興，時入長城爲患，唐遂以今晉北西亘五原之線，爲國防守備，以拒北方之種族。至於西方，則大致仍以四鎭（今新疆天山南路）亘河西走廊、青海東部、洮河以西，川康邊境之線，爲國防守備，以拒吐蕃。故至玄宗時期，遂於上述諸邊要之地，置十節度使以鎭守之。

安西四鎭節度使——治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多以安西都護兼任，撫寧西域諸國，統攝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鎭（天山南路）及葱嶺等守捉。有兵二萬四千，馬二千七百匹。此方有事，徵西域兵以作戰，北庭亦然。

北庭節度使——治庭州（今新疆迪化），統瀚海、天山、伊吾等三軍，防制突騎施（突騎施代西突厥而興，詳見本卷第六章），堅昆、斬啜。有兵二萬，馬五千匹。

河西節度使——治涼州（今甘肅武威縣），斷隔羌（吐蕃）、胡（回紇），統赤水、大斗、建康、玉門、墨離等八軍，張掖等三守捉。有兵七萬三千，馬一萬九千四百匹。

朔方節度使——治靈州（今寧夏靈武縣），捍禦回紇等部，統經略、豐安、安遠、振武等軍及安北都護與東西受降城。有兵六萬四千七百餘，馬二萬四千三百匹。此方有事於突厥，嘗徵回紇等部兵以作戰。

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山西今縣），與朔方掎角以制回紇，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及忻、代、嵐等州與雲中守捉。有兵五萬五千，馬一萬四千匹。

范陽節度使——治幽州（今北平），臨制奚、契丹，統經略、成武、清夷、靜塞等九軍。有兵九萬一千四百，馬六千五百匹。

平盧節度使——治營州（一云在錦州朝陽間，一云在興城，有時在盧龍），鎭撫室韋，靺鞨，備契丹。統平盧、盧龍二軍，楡關守捉，安東都護府（治今河北盧龍）。有兵三萬四千餘，馬五千三百匹。

隴西節度使——治鄯州（今靑海樂都），備吐蕃。統臨洮、河源、安人、積石等九軍，綏和等三守捉。有兵七萬五千，馬一萬六百匹。

劍南節度使——治成都（四川今地），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練）營及松、維、恭、蓬、雅、黎、姚、悉等八州，昆明等軍，澄川等守捉。有兵三萬九百，馬二千匹。

嶺南五府經略史——治廣州（廣東今地），綏靜夷獠，鎭撫海南諸國。統經略，淸海二軍，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有兵一萬五千四百。

總上東北、北、西北、西、四方面之邊防軍四十八萬三千四百餘人，馬八萬九千八百匹（天寶十三載，唐有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匹）。

國防交通，請參附圖八——二八二。

二、與國防直接有關人口、馬政、造船、及礦冶工業

人口：人口爲兵源所本，人口之多寡，足以示其國家之盛衰與强弱，及政治社會之是否安定與繁榮。

唐代人口之數，依其政治社會之興衰，先後差異甚大，高宗永徽三年（西元六五二），戶三百八十萬。中宗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西元七四〇），戶八百

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至天寶十三載（西元七五四），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始有隋盛時之人口數（按漢盛時之人口數，亦五千餘萬）。肅宗乾元三年（西元七六〇），經安史之亂後，戶驟降至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五。德宗建中元年（西元七八〇），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憲宗元和二年（西元八〇七），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文宗開成四年（西元八三九），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武宗會昌時（元年，西元八四一），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安史之亂以後，戶口數量，自更難確實，要之戰亂對人口之耗減，乃爲必然之趨勢。（見新唐書地理志）

唐戶數分佈，以開元二十八年州戶數六萬餘以上者有如次，

兩京：京兆府三十六萬餘。河南府十九萬餘。

特級州：益州（治成都）十六萬餘。魏州（治今河北大名）十五萬餘。婺州（治今浙江金華）十四萬餘。

十二萬餘者：宋州（治今河南商邱）、太原府、滄州（治河北今縣），宣州（治今安徽宣城）。

十一萬餘者：冀州（治今河北冀縣）。

十萬餘者：汴州（治今開封），曹州（治今山東曹縣境），相州（治今河南安陽），貝州（治今河北清河），潤州（治今江蘇鎮江），常州（治今江蘇武進）。

九萬餘者：洺州（治今河北永年），瀛州（治今河北河間），越州（治今浙江紹興）。

八萬餘者：蔡州（治今河南汝陽），亳州（治今安徽亳縣），鄆州（治今山東東平），兗州（治今山東滋陽），絳州（治今山西新絳），德州（治今山東德縣），杭州（治浙江今地），台州（治今浙江臨海）。

七萬餘者：鄭州（治今河南鄭縣），許州（治今許昌），青州（治今山東益都），蒲州（治今山西永濟），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定州(治今河北定縣)，揚州(治今江蘇江都)，蘇州(治今江蘇吳縣)，湖州(治今浙江吳興)。

六萬餘者：同州（治今陝西大荔），汝州（治今河南臨汝），陳州（治今河南淮陽），徐州（治今江蘇銅山），齊州（治今山東濟南），晉州（治今山西臨汾），潞州（治今山西長治），趙州（治今河北趙縣），幽州（治今北平），衢州（治今浙江衢縣），漢州（治今四川廣漢），梓州（治今四川三台），緜州（治今四川緜陽），合州（治今四川合川）。

綜觀上列記載，除兩京戶數最盛外，大抵人口最繁者為河北河南平原地區，江淮平原及富春江地區次之，河東、荊襄、及益州盆地又次之。

馬政：隴西關內及河北之幽薊等州為自古產馬之區。馬為騎兵部隊組成之主要成分，而騎兵又為歷代作戰勝敗攸關之主要兵種，由此觀察，亦可以看出唐代戰力盛衰之概況。

唐初，得隋馬三千匹於赤岸澤（今陝西大荔縣西南），貞觀初（西元六二七）徙之隴右，以太僕卿張萬歲領其事，始建監牧之制。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匹乃大為蕃息，數量至七十萬零六千匹之鉅。其時自長安至隴右、岐、豳、涇、寧間置坊八，曰保樂，曰甘露、曰南普潤、曰北普潤、曰岐陽、曰太平、曰宜祿、曰安定，地廣千里（今陝西及甘肅渭涇地區），良田千二百三十頃皆屬之，募民耕植以給芻秣。又於河隴之間，秦、蘭、原、渭四州（今六盤山東，西至洮河，黃河以南至渭水之甘肅省地區，漢開河西，亦以此為馬牧基地）置監四十八，凡馬五千以上為上監，三千以上為中監，餘為下監：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今甘肅黃河以北）。坊

監並統於東西南北諸使。其後又增置八監於鹽州（今綏遠寧夏間黃河以東至陝北地區），三監（樓煩、玄池、天池）於嵐州（今山西西北部地區），置鹽嵐二使以統之。至高宗永隆年間（西元六八〇），夏州（今陝北伊克昭盟間地區）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數千匹。開元初（西元七一三）國馬益耗，乃市馬於六胡州（購突厥回紇馬），且獎勵民間牧馬；以王毛仲領閑廐使，馬始漸復，有二十四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以金帛市其馬，於河東、朔方、隴右（自今晉北亘綏遠、寧夏至甘肅）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中，諸軍戰馬動以萬計。十三載隴右一地之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匹。而王侯將相外戚馬牛駝之牧布諸道，又倍於官牧，將校亦備私馬。史稱自秦以來，唐馬最盛，故唐之武功亦最烈。

安史之亂，吐蕃乘隙陷隴右，諸監牧馬盡失，八坊亦廢，於是馬政大衰，其後唐遂漸趨於微弱之境。

造船、礦治：船為運輸之最好工具，其運量與運費，遠較陸運為佳，幷為東征高麗組成水軍之主要因素。古代造船工業，自春秋以降，皆以長江流域為最盛。隋世造大船而定江南。貞觀末將伐高麗，十八年，命將作大匠詣洪、饒、江三州（贛江下流）造船四百艘。二十三年，巴蜀僱潭州（今長沙）人造船。又河陽橋船（洛陽北之黃河橋），由洪潭二州造送。代德二宗時，兪大娘航船之大，居者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開巷為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大，此乃江淮間之商船也。李皋作戰艦，挾二輪合踏之，是機輪船，亦在江西。蓋江西既濱江湖，又饒木材，宜其造船業之發達也。又南海交通本多用外國船，唐末以後，廣州造船容量性已超過外舶矣。

至於礦治，以鐵產為製造兵器之最重要要素。據史有記載者，憲宗時歲產鐵二百七萬斤。宣宗時歲產五十三萬

二千斤。實際產量恐不止此數。而產鐵之區，以南方爲最多。唐代有鐵之縣、關內六，河南七，河東十五，河北九，山南東道四、西道六，隴右一，淮南四，江南東道十四、西道十五，劍南十七，嶺南六。此其大概也。

第四節　兵制及戰略戰術

一、兵　制

府兵之名，出自北魏。北魏初入中國，兵出世族，太和以後華化漸深，重文輕武，兵被賤視，乃另編爲軍籍，號稱「府戶」，此爲「府兵」名稱之由來。

西魏兵制，承襲北魏，其兵戶仍稱府戶，兵農異籍。宇文氏代西魏、國號周、承制不改。及隋代周而興，罷軍籍而合於民戶，遂爲兵農合之一制。

其一、府兵制度

一、**初期軍制**：高祖李淵起兵太原，有兵三萬，開大將軍府，以長子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統軍；次子世民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統軍；三子元吉領中軍。及攻長安，由於諸起義兵之歸附與收降羣盜，總兵力乃有二十萬之衆。（見新唐書卷五十兵志）

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隴右之薛仁杲既平（武德元年十一月），是時突厥忽助劉武周梁師都入寇，於是高祖開始建立軍區制度，以鞏固關中及隴蜀（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年，十一月克長安，十二月下巴蜀）之帝業基

地。謀外拒强敵，內幷天下也。故於同年二月定租庸調法，七月置十二軍。租庸調法之立，一面以輕賦薄斂安撫關中人心（與漢祖約法三章之思想相類），一面由經濟制度以建立軍事制度。蓋租庸調之法，必賴均田制與戶籍法以實施，而分關中爲十二道以建十二軍，亦必賴均田與戶籍之良規始能實施也。其析關中爲十二道皆置府，各立一軍之建制如左：

萬年道（今臨潼縣）爲參旗軍。

長安道爲鼓旗軍。

富平道（今縣）爲玄戈軍。

醴泉道（陝西今縣）爲井鉞軍。

同州道（今大荔縣）爲羽林軍。

華州道（今縣）爲騎官軍。

寧州道（甘肅今縣）爲折威軍。

岐州道（今鳳翔縣）爲平道軍。

豳州道（今邠縣）爲招搖軍。

西麟州道（今陝西麟遊縣）爲苑游軍。

涇州道（今甘肅涇川）爲天紀軍。

宜州道（似今宜川縣）爲天節軍。

每軍置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以耕戰之務，由驃騎車騎府統之（會要載：「武德元年五月，改隋鷹揚郎將爲軍頭，六月十九日改軍頭爲驃騎將軍，副爲車騎將軍。」震按：太原起兵時有軍頭之號）。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查戶口，勸課農桑。武德六年，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副統軍。八年，突厥爲患益亟，乃復十二軍，册府元龜云：「初，帝以天下大定，將偃武事，遂罷十二軍，大敷文德。至是突厥頻爲寇掠（詳見本卷第三章），帝志在滅之，復置十二軍。」（卷九百九十）此則由邊疆國防（國防線），演進爲全面國防（國防面）矣。

考此十二軍府兵，約包含兩部分：一爲開皇十年勒令編籍後無籍可歸之兵；二爲太原從義之師。前者散落關內，後者原籍屬河東，故至貞觀普置府兵時，仍以關內，河東之府兵爲最多，蓋一以深根固本，一以固北方之國防也。

二、府兵制之奠定：貞觀元年（西元六二七）二月，依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已詳前節），北方諸道以兩京爲中心作輻射形之區劃，在國防上之重要性，前已言及之。至貞觀四年，滅突厥頡利可汗後，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已遠勝於隋世。十年（西元六三六），改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凡天下十道諸州，置軍府六百三十四（各書記載不同，茲從唐書兵志），而關內二百六十一。諸府皆分隸於中央十六衛及東宮六率。軍府概稱折衝府，分爲上中下等，唐府兵之制，始成定型。

甲、府兵與十六衛——天下府兵，皆受中央節制，其任務有三：一爲宿衛，二爲鎮戍，三爲征伐，皆由中央諸衞所領。諸衞領兵，依大唐六典所載如左：

左右衞長史，掌判親、勳、翊諸曹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之事。

左右驍衞長史，掌判諸曹翊府，及永固等四十九府之事。

左右武衞長史，掌判諸曹翊府，及鳳亭等四十九府之事。

左右威衞長史，掌判諸曹之事，以閱兵仗、羽儀、兵馬及官陽五十府。

左右領軍衞長史，掌判諸曹翊府，及萬年，萬敵等六十府之事。

左右金吾衞長史，掌判諸曹翊府，及同軌，寶圖等五十府之軍。

左右衞率，領親、勳、翊三府之衞，及廣濟等王府之超乘。

左右司禦率，領郊城等三府之旅賁。

左右清道府率，領絳邑等三府。

其衞率以下，皆東宮禁旅。武安，武威等，皆軍府之名，猶今軍名之代號也。

宿衞之職，於宮城任守衞，或於諸司上下，或配於王府守衞，其上番之制，詳見後文。

鎭戍之軍，亦分番輪駐，自天寶以前，戍軍有軍、守捉、城、鎭之別。其兵駐守之地，依其重要之程度而決定其兵數之多寡。

征伐之兵，以應軍事需要，更番無定期。

唐中央十六衞官制表，見本章第一節唐中央官制表。

乙。府兵之徵集——府兵與均田制及租庸調制均有關連，因府兵任罷年齡，一同田制，以二十一爲成丁，六十

一爲老，且免賦役故也。又其徵選，以强者爲兵，乃兼取精兵之制也。蓋唐府兵「揀點之法，財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議）故其徵集之法，依資財之多寡，定天下戶爲三等九級，在六戶中，資產在中等以上而家有三丁者，擇一人充之，按其性能，分別編入兵種，能騎射者編爲越騎，餘爲步兵。

丙、府兵之編制裝備——府分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爲下。府置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至四人。士以二百人爲團，團有校尉；百人爲旅，旅有帥；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火長。其裝備：火，須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各一，甲床二、鎌三。隊，具火鑽、胸馬繩二、首羈、足絆各三。兵每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載矢之器）、橫刀、礪石、大觽（解結錐）、氈帽、氈裝、行縢各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番上宿衞者，僅給弓矢橫刀。此等裝備，自非貧弱之戶所能負担，故唐律卷十六規定：「諸揀點（征入亦同）取捨不平者，一人杖七十，三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茲列其編制裝備作簡表以明之：

單位名稱		官長員數	兵卒數	備考
府	上	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同長史各一人	千二百人	轄六團
	中	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兵曹長各一人	千人	轄五團
	下	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同校尉各一人	八百人	轄四團

團	校尉一人	二百人	轄二旅
旅	旅帥一人	一百人	轄二隊
隊	隊正一人	五十人	
火	火長一人	十人	
附記	一、火須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各一，甲床二、鎌三。隊具火鑽、胸馬繩二、首羈、足絆各三。 二、府兵每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載矢之器）、橫刀、礪石、大觿（解結錐）、氈帽、氈裝、行縢（裹腿）各一，麥九斗、米二斗、皆自備。 三、番上宿衞者、僅給弓矢刀橫。		

上表編制之記載，新唐書兵志，唐律疏議，大唐六典等籍所記不同，茲不贅述，祇此以明其梗概爲已足。至於裝備，新唐書謂自備，而六典謂當州分給之，不足則自備，蓋二者均曾行之也。

丁、府兵之校閱——府兵居常皆習射，唱大角歌。「每歲冬季，折衝都尉率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步兵十隊，騎兵一隊，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稍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隊稍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所獲各歸其人。」（新書兵志）。至府兵之校閱，初期定每週（年）簡校一次，如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故貞觀時，唐兵甚爲精銳，故太宗謀征高麗時曾云：「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此足見唐兵之精甚也。

太宗經「渭水之耻」後，親率諸衞敎射，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其事詳本卷第五章。

戌、府兵之調發及番上——府兵居常無事時耕稼，國家有事征討，則由朝廷臨時命將，率府兵以出征。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還於朝。

凡發府兵，皆由朝廷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契勘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發則果毅行。少發則別將行。

府兵征戍鎭防，父子兄弟不並發。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兼丁者，免征行及番上。若征行之鎭守者，免番而遣之。

京師宿衞之兵，由諸府兵輪番上之。兵都以遠給番，五百里爲五番（五人互相輪番，或謂五年內輪番十二次下類推），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衞者，不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勳官番上之制，則五百里五番，一千里內七番，千五百里內八番，二千里內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各一月上。

懷化歸德將軍（四夷君長）番上之制，爲五百里內七番，一千里內八番，二千里內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一月上。

上番之時，五日當値，五日下値，月値十五日，如此輪滿一月（一月上者）或兩月（倍月上者）。近人錢穆氏

曾云：「按漢衞卒以歲代，較唐爲優，唐太紛擾矣。」（國史大綱第二十四章）此或是府兵制不能持久之一因。

邊疆戍卒，亦由諸府發遣，每三年一更代。

己、府兵之賞罰：諸宿衞人，應上番不到，及因假而違者，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過杖一百，五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按唐律定罪，有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之別。茲將上番有違者，其得罪表列如左：

一日笞四十。

三日加一等（卽四日不上番），笞五十（笞罪至五十而止，再進卽是杖刑）。

三日加一等（卽七日），杖六十（杖刑從六十始）。

三日加一等（卽十日），杖七十。

三日加一等（卽十三日），杖八十。

三日加一等（卽十六日），杖九十。

三日加一等（卽十九日），杖一百（杖刑至一百而止，再進卽是徒刑）。

五日加一等（過杖一百，五日加一等）（卽二十四日），徒一年

五日加一等（卽二十九日），徒一年半。

五日加一等（卽三十日），徒二年

若一月上，三十四日卽在月番之外，律文原可不敍。然在二千里外番期六十日，此等衞士若六十日全違不上，罪亦止於徒刑二年（合三十四日之罪），故云三十四日者，乃「包遠道生文」，非專指一月上之衞士也。

至於府兵之榮賞。平時既免賦調，番上者有皇帝侍官之榮。征役者授勳級以為榮寵，有功可得勳官，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授其子弟。

三、府兵制之破壞：府兵制之破壞約有政治軍事諸種因素，茲概述之於次。

府兵之實施，有賴於均田制度。太宗初年不僅對中央政治厲加整飭，同時亦極重視州縣地方政治，如親自考覈州刺史之善惡，又以縣政關係於民最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縣令者荐諸吏部，以備簡任。均田制，每年須清報戶口一次，此不僅府兵之制賴之以實施，租庸調之賦役制度亦賴之而後始能貫徹。太宗時地方政治已善，則此等制度自能貫徹。但自武后以後，崇尚奢侈，任官又濫，故至中宗景龍三年(西元七〇九)政治敗壞益甚。是年中書侍郎同三品同平章事（宰相）韋嗣立上疏有云：「比者造寺極多，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裹頭，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州縣吏選如此，地方政治敗壞由此可見。按府兵制之基本要政，在戶口之清查，土地之授受（均田），貧富之升降（因府兵須徵富而壯者為兵），今州縣政治已壞，遂皆廢弛不舉矣。（上引舊唐書卷八十八韋嗣立傳）

征百濟之役時(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

，衣服貧敝，唯思西歸，無立展効。臣問以往在海西（中國），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使今日士卒如此？感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西年六六〇）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回至中國），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是以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尙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見舊唐書劉仁軌傳及通鑑卷二百一）。

儀鳳元年（西元六七六），太學生魏元忠亦嘗上言：「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兵無强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士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黠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命，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台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曩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見舊唐書魏元忠傳及通鑑卷二百二）。

由以上兩奏觀之，可見府兵制之破壞，在高宗征西突厥之後，即既被破壞甚烈（計府兵制在貞觀十年實施，至劉仁軌上奏之年，共歷二十四年，即已破壞如此之甚）。由於府兵之破壞，故高宗武后之世，邊疆戰事常遭挫敗，國勢亦因而日蹙也（其事詳見本卷第八章）。

府兵之制，戍邊三歲而代，其後因邊寇益緊而增至六年。天寶以後，戍兵還者無一二。時戍者，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存府庫，既擁兵自重，又雜使營私，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其財。

戍邊之兵如此，輪番宿衛之士，亦遭奴役。舊制，諸衛將軍皆選勳德信臣，武后爲擅權之故，多以外戚無能及降虜處之。而番上之兵，又多被衛官借與外戚王公之家，執僮僕之役，往日「侍官」之榮銜，一變爲醜號，京師人甚至以「侍官」相辱罵。百姓乃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於是番上者，皆貧羸受僱而來。

府兵之制，有賴於均田制以實施，前已有所提及。蓋府兵之有田，一如平民，特其屬籍軍府耳。武德初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凡戶口之新附除籍絕逃籍沒，田畝之應退應授，均須逐年認眞辦理。自武后以來，民避徭役，逃亡漸多，田移豪戶，官不收授，均田之制於是破壞，兼併之風亦因之而起。及至開元天寶年間，兼併益烈，故杜佑云：「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廢弛，并兼之弊，有踰漢成哀之間也。」開元十一年詔亦曾言及兼併事：「其時王公百官豪富，或招農民墾闢荒地，熟則擅爲私有；或非法收置口分永業田；或私改簿籍，隱漏戶口，佔爲已有；或以自典貼及收奪以爲兼併。」田制既壞，任兵者無以自給，於是逃亡。如此不僅府兵之制壞，而社會問題亦益趨嚴重矣。

至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德宗與李泌議，欲復府兵之制，然此時政治不良，均田不行，故雖謀之而不可得

8—2528

矣。

其二、彍騎、團練、藩鎭兵

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武后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韋后欲效武后擅政，南北衛軍皆使韋氏子弟領之；南軍卽十六衛軍，北軍卽左右羽林及萬騎也。（見新唐書卷五十兵志）

玄宗以萬騎誅韋氏，萬騎因恃功多暴橫，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及停以戶奴爲萬騎，而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開元十年（西元七二二），宰相張說整理軍政，首先將緣邊戍兵六十餘萬，罷其二十餘萬，蓋此時邊疆將帥驅使役卒營私之風甚熾故也。又以此時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役，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乃建議召募壯士，以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爭出應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開元十一年，又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等五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十二萬（上稱十三萬、十二萬、似同爲一事），謂之長從宿衛（玄宗在中宗朝，任潞州別駕時隨從之兵），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十三年，更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此爲彍騎之由來，其制，皆擇下戶白丁（逃亡衛士及長從兵，似皆在關中五州落籍），宗室疏遠之丁，品級職官之子，體格强壯，身長五尺七寸以上者充之。不足，則益以戶八等五尺以上者，皆授田，免徵賦役，爲四籍，由兵部、州、縣、衛分掌之。

彍騎與府兵不同之處，一則計戶徵兵，一則自由應募；一則受田於應徵之先，一則受田於應募之後；一則兼負

征戍，一則專任宿衛；一則普及全國，一則限於京師。由於彍騎有田可受，故逃逋者爭來應募，旬日得精兵十三萬。

彍騎之編制與揀選：以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以材勇者為之。其初教習弩射，頗為嚴格，以合左列之要求者為及第：

甲、伏遠弩，自能張弛，縱矢二百步，四發而二中。

乙、擘弓弩，二百五十步，四而二中

丙、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

丁、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

諸軍皆於營之左近，設置靶場，謂之射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

開元十六年二月，又改彍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至天寶以後，此種制度又漸壞，士失拊循，至於無兵可交。此為彍騎演變之概況也。

團練兵制：唐代團練兵制，史載甚略，史家陳說不一。據通鑑卷二百十四開元二十七年（西元七三九）載註：「據舊志，上元（按高宗上元年號有一二兩年，即西元六七四、六七五）後置團練使。余（胡三省）考唐制，凡有團結兵之地，則置團練使，此時蜀有黎、雅、卬、翼、茂五州（今四川西康邊境）鎮防團結兵，故置團練副使。安史亂後，諸州皆置團練使矣。」按高宗永徽二年（西元六五一）繼太宗續征高麗百濟，連年征伐，至龍朔三年（西元六六三）滅百濟，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始滅高麗。前後凡歷十八年。適在此時吐蕃大為唐西疆之患，唐此時府兵之制

既壞（見上劉仁軌奏言），而又在東西懸隔數千里之地陷入兩面作戰之困境，兵力不敷應用，遂就當地設置團練兵之資守禦。由此觀之，大抵首置團練兵者，即在劍南道與吐蕃交界之邊境(即上開五州)。至武后萬歲通天年間（西元六九六），奚、契丹又大舉入寇，大抵此時又在河北地區各州置團練兵，及安史亂後，中原各州皆置團練兵矣。且團練兵卽是就地之民兵組織，又云團結兵者，謂由地方各宗族團結組成以自衞之民兵也。此種民兵組織，以前各代當軍事紛亂之際有之，安祿山叛亂之時，除邊防之正規軍及奚、契丹之兵外，亦有團練兵，通鑑考異引河朔春秋云：「祿山嘗加（顏）杲卿五軍團練使。又祿山遣其將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今易縣、定縣、正定、趙縣、文安縣）團結兵萬人圍饒陽，賊將何千年為顏杲卿所獲，千年獻計以解饒陽之圍曰：『今且宜聲言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一奇也。』杲卿用其策，獻誠遁去，其團練兵皆潰」。團練兵「無堅甲利兵」，可知乃一民兵組織也。（上引新唐書卷五十兵志）

安史亂後，常有團練使、防禦使、防遏使等官名，蓋團結兵純為地方防衞軍，故六典注黎、雅、卭、翼、茂五州鎭防團結兵云：「並令刺史自押領，若須防遏卽以上佐及武官充。」是為刺史有兵權之始。

章羣氏唐史引新唐書、會要玉海唐實錄等書云：「代宗永泰元年正月，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弟殿中少監李抱眞為澤潞副使。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如此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澤潞（二州）步兵為諸夏最。」此乃仿府兵制度，以組訓地方軍者。會要云：「

當上百姓，名曰團練，春秋歸農，冬夏追集。」新唐書李少良傳云：「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元）載用事（代宗宰相），授刺史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於是州刺史有兵權矣。

章氏又引楊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章氏解釋云：「唐制，都督府與州，皆有司馬之官，司兵參軍惟下州無之，而由司戶參軍兼掌其職。既有司馬與司兵參軍，復有團練判官與副使，是官司重複……自楊綰之奏，其年五月辛亥，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團練使領一州之兵，都團練使則領數州之兵，故都團練使，亦與節度使等矣。」

藩鎮兵：節度使之兵，本為戍軍，輪番有期，出征有命，雖駐於邊徼，皆中央之兵。迨玄宗之世，邊疆用兵遼廣，除原有之戍軍外，又在各邊要之州建置「長征兵」，如在河北置渤海、恆陽、懷柔三軍，在河東置天兵、橫野……等軍，在隴右置赤水、河源、安人……等軍是也。通鑑開元二十六年載：「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鎮兵勿復遣，在彼者縱還。」可知「長征兵」乃就地召募者，「鎮兵」即原來之戍軍也，此等「鎮兵」以成最重要之地為主，如幷州之太原是。且「鎮兵」又常因他方之軍事需要而他調，如朔方兵常調至河西隴右以禦吐蕃是。各邊要之軍編制亦甚大，通鑑開元四年載：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註云：「子將小將也。唐令制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傔減大將半。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將八人，資其分行陣。辨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卷二百一）。軍又有軍使，或稱大使以領軍，即大將也。由於節度使所統之軍，既久戍邊要，又兼統各就地建置之軍——長征軍，寖假日久，遂形成一區之軍政首領矣。

唐初建軍之制，「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且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如李靖、李勣等是也（其後如劉仁軌、婁師德，開元以後如宋璟、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皆自邊帥入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至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通鑑卷二百十六）開元四年以親王不出閤，遙領安北、安西，遙領節度自此始。至開元十五、十七及三十八年間，宰相則蕭嵩、牛仙客亦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則專制數道，始兼統矣。及李林甫爲相，自欲久任，乃謀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因奏「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玄宗悅而從之，始用安祿山。至開元六年，諸道節度遂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遂使天下勢偏重。（新唐書卷李林甫傳）

唐初府兵之最大優點，爲有事命將出征，事罷輒解，將歸於朝，而兵歸於農，故有邊將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之優良制度。高宗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劉仁願戍百濟曾謂劉仁軌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唯知准敕，豈敢擅有所爲！」可見唐防邊將專擅，素甚爲嚴。睿宗以後，府兵大壞，而邊事日多，遂不能遵循其祖上立法制之初意矣。

天寶十四年以後，邊軍之勤王者，轉戰各地，或終身於役，其來自方鎭者，格於形勢，不復返鎭，其軍衆遂成一新方鎭。此種新方鎭，因時局亂而不斷產生，乃形成軍閥割據之形勢。

本節所述之彍騎、團練、藩鎭兵、皆非唐初建國建軍之制度，乃因時勢演變所產生者，皆非意良法美，不足以爲法也。

其三、軍事區劃

武德初，析關中爲十二道，卽唐軍區制之開端，武德時，又有總管，行軍總管，復有大總管。總管領數州軍事，兼理一州民政。行軍總管統征伐之師，有事加以任命，事解輒罷，此乃臨時之軍事區劃也。大總管則爲一軍區之首領。至貞觀三年以後，但有行軍總管，而無總管；又新唐書兵志云：「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此蓋已沿武德七年改總管之府爲都督府之制也，故唐六典記都督於戶部，記總管於兵部。都督爲地方之行政官而兼攝其所屬諸州之軍事行政者，而無統轄軍隊之權，故新唐書百官志載：「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鎭戍糧廩，總判府事。」所謂「諸州兵馬」，唐六典所載可爲解釋之，云：「甲兵之徵遣，與造之便宜。」是也。因府兵制建立之後，府兵之徵遣，須由朝廷發符契始可徵發，都督刺史必有符契乃能發兵也。

若以都督統兵作戰，則必須由朝廷另授名號，如「貞觀八年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且末道行軍總管，岷山都督李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等是。其中亦有以總管兼都督之職者，此皆因軍事、政治之需要，爲臨時之制耳。

自武后以降，奚、丹契、突厥、吐蕃爲患益甚，邊疆上乃產生一種新軍事區劃，卽節度使之制是也。睿宗景雲元年（西元七一〇）以薛訥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同年賀拔延秀爲河西節度使，蓋此時奚、契丹、吐蕃爲邊患益甚之故。

按節度之兵，本爲戍軍，輪番有期，出征有命，雖駐於邊徼，皆爲中央之兵。迨高宗武后之間，邊患頻作，於是軍有久戍，兵亦有召募，又命將經略其事，故至中宗末睿宗初，遂有節度使之將兵官出現，寖假日久，乃至內外

遍置，隱然爲一區之軍政首長矣。當節度使之前身行軍總管之制方行之時，邊疆戍軍之將除「軍使」外，別無常駐之大將。其時每軍有軍使、副使以統之，軍城守捉各有軍將，此皆中下級之將也。及邊患既頻，行軍總管不常厥任，不足以應時變，一軍之衆亦不足以抵禦侵侮，故必遣大將兼領數軍，以經略其事，節度使初名經略節度大使者，即以此故。蓋「節度」言其權力，而「經略」言其職責，權力爲運用，經略始爲目的也。

景雲二年六月，又將全國分置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秦、益、綿、遂、荆、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以加强國防面之政治與軍事。翌年八月，又於鄭州北置渤海軍，恆州、定州境置恆陽軍，嬀州、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此乃加强幽州軍區之措施。十一月，奚、契丹二萬騎入寇漁陽時，睿宗又命玄宗（時已禪位於玄宗）親自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以固邊防。並即以幽州都督宋璟爲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爲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尙書郭元振爲右軍大總管，由此觀之，節度使軍區制之上，又有大總管之軍區制，將整個北方國防，劃分爲左、中、右三大區劃。其後乃建置國防面之十二個軍區之道。又唐戍邊軍之制，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而總之曰道。玆列新唐書兵志十二道於次：

一、平盧道：轄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

二、范陽道：轄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鎭遠、靜塞、雄武、鎭安、懷遠、保定軍十六。

三、河東道：轄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

四、關內道：轄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

五、河西道：轄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

六、北庭道：轄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河鉢等守捉十。

七、安西道：轄保大軍一，鹰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

八、隴右道：轄鎮西、天成、振武、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

九、劍南道：轄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爲等鎮三十八。

十、嶺南道：轄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

十一、江南道：轄福州經略軍一。

十二、河南道：轄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

十二道中以備吐蕃之河西、隴右、劍南三道之兵最多；備奚、契丹之范陽、平盧二道次之；備突厥之河東、關內二道又次之；江南、河南二道最少。

此十二道，其領域皆及於邊徼，與貞觀元年之十道比較，獨無淮南、山南二道，此因淮南、山南皆在腹地，玄宗之世本無軍城守捉之軍備，故此十二道之軍事區劃，皆有國防軍事之重要性。又此十二道中爲貞觀十道無者，有

平盧、范陽、河西、北庭、安西五道，前二道原屬十道之河北道，後三道原屬十道之隴右道。此種縮小之軍事區劃，蓋爲軍事趨勢益形重要所導致。又貞觀十道並無長官統攝，而此十二道有節度使以爲之。故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有云：「至於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考此九軍六城一守捉，舊地志皆爲朔方節度使管，而此（新唐書兵志）乃以爲關內，蓋其實是朔方節度使所管，但在關內道界中耳，似異實同也。」又二十二史考異卷四十五有云：「此所云道者（指上述十二道），謂節度使也。唐初分天下爲十道，不皆有屯戍之兵，平盧、范陽皆屬河北道，河西、安西、北庭皆屬隴右道，初無道之名，志嘗云以節度使統之。」

以上爲唐代軍事區劃之概況也。

二、戰略、戰術

其一、戰　略

唐代戰略運用最具價値者，約有四端：一爲開國戰略，二爲擴張戰略，三爲憲宗平定藩鎭戰略，四爲李泌建策之戰略。茲分述於次。

開國戰略：唐開國戰略，可分三階段說明之。第一階段太原起兵及進軍。當大業之末，羣雄割踞，煬帝在江都，對天下形勢，已失去控制，二孫侑侗分在東西兩京，亦形同孤困之狀態。當此時期，高祖李淵鎭太原以防突厥。而突厥此際適當復興之運，已取代隋東亞霸主之地位，不僅北方諸夷族皆接受其領導與統轄，而在北方割踞之羣雄

劉武周、梁師都、李軌、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等，或則接受其封號，或則接受其奧援，其國境東越遼河，西至阿爾泰山，南逾陰山至句注山之北，北距貝加爾湖及薩彥嶺之境，約相當三百萬方公里。此龐然大國，對中國時加侵擾，虎視眈眈，有乘時入主中原之勢。李淵盱衡時勢，見國內分崩離析，隋朝崩潰之勢既成，國外則突厥强敵壓境，自己孤軍困守太原，在此種形勢下，若猶不更張，終當爲人所制，於是決計舉兵。此乃李淵舉兵前，國內外之大勢也。其事詳見本卷第二、三、四各章。

李淵處此形勢，乃一方面不能不借援於突厥，一方面則因隋朝尚不失爲當時中國之領導中心，而其自己又身居隋室之姻戚重臣，因此爲收拾隋之殘局，重新掌握隋朝散布各方之勢力計，乃仍以擁隋爲政治號召。及其既克長安即擁代王侗爲帝，尊煬帝爲太上皇，此蓋遵循已定之政治大決策大方針，示以革新隋政，以收拾天下人心也。故其已克長安之後，即分遣使者四出招撫郡縣而多下之，此即此政治大決策大方針所收之碩果。其後李淵之所以能一一蕩平叛亂割據之羣雄者，亦賴此政治大決策大方針之正確所導致也。茲分爲三階段述之。

第一階段太原舉兵之戰略部署——李淵以太原爲舉兵之根據地，當時最能制李淵之死命者爲突厥，與李淵爲鄰能爲太原之害者，一爲據馬邑（今山西朔縣）之劉武周，一爲據今陝北及伊克昭盟間之梁師都，但二人皆在突厥卵翼之下，淵已稱臣請援於突厥，即二人不敢妄動，太原可以無虞。另有一稽胡種族，乃匈奴族之內徙者，自魏晉以來，遊牧生息於今山西離石附近及陝北一帶溪谷中，時有寇擾之害，但此稽胡既不從屬於突厥，亦不與劉武周、梁師都交通。李淵在此種狀況下，爲免側後方遭受稽胡侵擾，並打開左側翼掩護主力軍之進路，乃於舉兵之頃，首先遣兵擊破離石方面之稽胡，然後部署戰略進軍。

李淵太原進軍，分爲兩路南下，主力軍沿今同蒲路，遣有力一部沿今離石、石樓、隰縣、吉縣之線南下，以掩護主力軍右側之安全。同時又遣使與李密連盟，李密此時正攻擊王世充於洛陽，淵此一行動之着眼，有一舉兩得之妙。一則解除戰略左側之「偸兵」，二則使密與王世充膠着於洛陽，不能入關與之爭奪長安。至於盤踞江陵之蕭銑，亦能進奪關，但「蕭銑乃自守之賊」，不足爲慮。淵此種戰略進軍之籌思，可謂週密矣。

第二階段進佔關中之行動——關中長安，爲隋代領導中心所在地之首都。李淵準其政治決策與方針，故其戰略進軍之惟一目標，即爲迅速奪取長安。而長安外圍之重要戰略據點，在渭水以北者，有扶風（今鳳翔縣南）、平涼（今甘肅固原縣及涇川縣）、河東（今山西永濟縣，唐置河東道於太原），在渭水以南，有潼關，武關。尤其河東、兵精城堅，最爲重要，且當李淵進軍之路。淵既克臨汾（山西今縣）、絳郡（今新絳縣），若先攻奪河東而後攻取長安，則勢必頓兵於河東堅城之下，曠日持久，鈍兵挫銳，形勢將有他變，長安非李淵有矣。故淵爲迅速奪取長安計，乃以兵一部牽制河東，而迅速將主力在龍門（今山西河津縣西）渡河，出隋河東守軍之背。然後分軍爲三：一軍疾趨華縣永豐倉（關中之主要糧倉，儲粟甚豐）以求取全軍之糧食補給（淵進軍迅速，後方運補不及，且自太原運糧，道途艱遠），然後進據潼關而守之，以防東之「盜兵」（防關東之兵爭奪關中）；一軍疾趨渭北，收盜賊以益軍，據涇州（唐涇州）即今涇川、扶風，以控涇渭精華之區；一軍屯馮翊（今大荔縣），以監制河東及長安。然後集三路之軍以圍攻長安，則長安在掌握中矣。因此，薛舉父子遂遠落李淵之後（下詳）。觀李淵此一戰略指導，可知其籌思甚密，自是不凡。

第三階段部署爭奪天下控制權之戰略——既克長安，即擁立代王侑爲皇帝，尊煬帝爲太上皇，遵循其政治決策

與方針而行也。是即所謂「舉義兵，匡帝室」（代王侍讀姚思廉語）。淵自爲丞相封唐王。於是遣使四出，招撫隋之郡縣，山東、山南、巴蜀，多望風歸附，尤其巴蜀之歸附，對李淵取天下之貢獻最爲重大。朞年，薛舉父子（仁杲）在隴右（自今蘭州以南及甘肅南部）舉兵東向以與李淵爭關中，淵遣兵與戰於涇州，相戰數月平定之，遂盡有隴右之地。

李淵既得隴蜀，進取天下之基業乃定。蓋是時天下大勢，以河北與江淮之人口財賦爲盛，而關中地狹，僅有涇渭河谷始爲富饒之區。且自秦漢以降，凡據關中形勝之地以臨天下者，必先得隴蜀，因隴右產馬，騎兵之強弱是賴，巴蜀產米，軍食所資。故關中戰爭之潛力，唯此二地區是賴。淵既得隴蜀，遂部署進爭天下之戰略。此一大戰略之部署，有兩方面須注意者：

一、北備突厥，必須固北方國防陣線。而北方國防線中，賴幽州（今北平）、太原、靈州（今寧夏靈武）、涼州（今甘肅武威）四大戰略要點所形成。太原爲李淵起兵之基地。幽州爲隋將羅藝所鎮守以拒突厥者，李淵力爲爭取之，藝遂成爲唐東北之柱石，北拒突厥，南制竇建德（據今河北省中南部之地）。靈州，則於擊薛仁杲後，即進兵據守之。旋且擊降李軌於涼州。北方國防因此得以鞏固，且可斬絕竇建德、王世充對突厥之依賴。

二、舉軍東向蕩平羣雄。關中形勝之要，在有關（潼關、武關）河（黃河）之險，東向以臨羣雄，有高屋建瓴之勢，退守關河亦足以自固。且進黃河下游地區，有河、渭順流漕運補給之利。故中原羣雄莫能於與敵。據有巴蜀則除有上述戰爭潛力之利外，且以夔州（今四川奉節縣）爲東進基地，其向長江下游之進攻退守便利，一若關中之形勝，故江漢、江淮之羣雄莫能與爭。李淵且在武德二年爭取得據有江淮最大勢力之杜伏威來降。杜伏威之在江淮

，其對唐之戰略價值貢獻，與羅藝之在幽州，實無二致。李淵有此二有力之觸角，分布於河北江淮之兩要區，是故關東之羣雄爲不足平也。

擴張戰略：唐擴張戰略中，最有效者，一爲離間，二爲服則撫之，不服則征之。離間戰略，自隋長孫晟對突厥離間，而收極大效果，其後裴矩亦曾於武德年間教高祖採離間之策，以對東西突厥，太宗亦嘗用之。以後對吐蕃，亦曾採用此計而略收其效。玆僅言太宗對突厥頡利可汗與突利可汗之離間。頡利時之强大，前已述及。太宗蒙「渭水之恥」後，一面勵精圖强，一面對突厥施離間之術。由於突利可汗爲先可汗之子，主左廂之地（今熱、察、蒙地區，居幽州之北），在基本上已潛存可供離間之因素，於是太宗就此潛密進行，對突利盡拉攏勾結之能事，後因頡利遣突利討漠北薛延陀、回紇、拔野古等部族，不勝，而頡利囚而責之，突利遂附於唐。同此時期，「頡利委用華人趙德言，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因導致其國人對頡利不悅。頡利又信任諸胡（西域方面之知識份子），疎棄宗族，而胡人貪冒，多反覆不信。又每歲興師入寇中國，其下益不堪其苦。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用度不足，頡利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叛，兵浸衰弱。」據此史實記載，頡利重用中國人趙德言，變更其舊俗，德言又用諸胡以行其政令，因導致頡利內部衆叛親離一事，極堪注意。趙德言與唐朝有無關係，及其歷史背景如何，史無記載。要之，德言爲中國頗有學術素養之知識份子，自不待言。且頡利於强盛之後，及久居陰山以南地區，多習染中國農業定居安適之生活，又欣慕中國之高度文化與物質文明，因而用趙德言以「變更其舊俗」，自是人類生活自然趨向之發展意識。且在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梁師都亦曾勸處羅可汗（頡利之兄）「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之計，處羅從之，且奉煬帝之孫楊政道以伐唐（政道爲竇建德於擊滅宇文化及時所得，見前

卷）。當時高祖李淵遣太常卿鄭元璹使於突厥，勸處羅勿舉兵入侵，不從，元璹乃毒殺處羅，唐之大患，因此解除。由此事觀之，趙德言之在突厥，固極堪研究也。（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及卷八十七梁師都傳）

其次，就「服則撫之，不服則征之」言，太宗於擊滅頡利（處羅死，頡利立爲可汗）後，凡其部酋之强大者，皆招納爲宿衞將軍。此種措施有五大意義：一、自隋以來，中國高度文化與物質文明，爲四夷所向往，且爲東亞之霸主，更爲四夷所尊崇，中間雖有隋末之喪亂，而中國在四夷中之聲威未衰也。由於此故，太宗予彼等以「宿衞將軍」榮銜，故彼等來附如歸。二、示以對彼等親信，而無民族之界限，視亞洲諸民族如一家。三、既爲宿衞將軍之諸酋長，太宗或以物質優厚之，或以公主妻之，此等恩隆，尤足使彼等謁誠効忠。四、强有力之酋長既爲唐用，則其餘諸部自服，不敢有貳，此足以加强唐對諸遊牧部族之控制。五、使次强大之部酋，分別爲諸羈縻州之長，如此則對諸遊牧部族，具有內外雙重控制之力。

由於唐採用此等戰略，遂開中國史上統轄諸遊牧地區之先例。

憲宗平藩鎭戰略：憲宗平藩鎭，主其謀而又最有卓見者，爲宰相李絳，其事詳本卷第十三章，茲不贅述。

李泌建策之戰略：——泌爲唐代中期傑出之將相大才，佐肅、代二宗，討安史之亂，建策以疲憊安祿山主力及以范陽爲戰略目標，作澈底蕩平之計（其事詳本卷第十章），其此種以戰略配合政略之深遠謀謨，在唐代人才中能與匹敵者，並不多見。

又建困吐蕃之策。德宗之世，內有藩鎭之亂，外有吐蕃之逼。朱泚亂時，德宗請援於吐蕃，許以涇、靈、安西、北庭四州之地。及泚大敗，吐蕃追擊不甚力，且大掠武功而歸。旋又遣使請如約割地。德宗欲與之。泌曰：「安

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後吐蕃大爲寇患，泌乃建困吐蕃之策曰：「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卽南詔），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回紇和，則吐蕃不敢輕犯塞矣（回紇當時强盛，其國東至遼水，西距阿爾泰山，南逾陰山並與河西接，北越貝加爾湖。與回紇和，則吐蕃在河西隴右之勢分）。次招雲南，則是斷匈奴之右臂也（南詔此時亦漸强大，在吐蕃之東南境）。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此時大食國境，東自葱嶺與唐及吐蕃接境，西逾紅海至埃及，南盡阿拉伯海，北至鹹海、裏海），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爭葱嶺以西阿姆河諸國之控制權）。臣故知其可招也。」於是吐蕃大困，此爲李泌之國際戰略也。（見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九李泌傳）

其二、戰　術

唐代政略學、戰略學及戰術學造詣最高深者，首推李靖、李泌二人。李泌事，多見於本卷第十章以後各章。李靖通書史，性沉厚，其舅韓擒虎（隋代名將）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靖曾受太宗命，教侯君集兵法，君集以「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告靖欲反。太宗責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新唐書侯君集傳）李靖兵法，世不傳。按蘇定方自擊東突厥時，爲靖麾下之將，其用兵仿彿李靖。定方曾傳授兵法於劉仁軌，或可見李靖兵法之一般（其中多爲行軍宿營之事）。侯君集破吐蕃，滅高昌。蘇定方西滅西突厥，東呑百濟。劉仁軌滅百濟，西破吐蕃，以功爲宰相。由於李靖兵法失傳，玆將李靖用兵情形，略述於次：（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

一、平蕭銑之役（詳見本卷第四章）：李靖平蕭銑之戰，重在「造勢乘機」。初，唐高祖李淵遣靖至夔州擊蕭銑時，靖見無機可乘，久不進兵，淵竟因此以爲靖逗撓欲殺之，幸許紹救之得免，及蕭銑有內潰之勢時，乃卽乘之，又獻平銑十策（史不傳）。可見良將用兵，必須乘勢乘機，李靖卽善於此道也。

李靖在此役中，又特別重視奇襲作戰。當進軍時，會值秋潦天候，江水暴漲，蕭銑因之不設備：而唐諸將亦皆請停止進兵，以待水退。但李靖則曰：「兵機之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祕密集中）。若乘水傳壘，是雷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成禽也。」結果，蕭銑沿江戍軍，果於被襲破之後，倉卒召江南之兵，未及至而亡。唐舟師已破荊門（山）叩夷陵（今宜昌），銑勇將銳兵數萬迎戰，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大敗。銑兵棄舟散掠。靖見其亂，乃縱兵擊破之。銑此一主力軍，已破擊破，靖卽率輕兵五千追擊，直抵江陵城下（銑都城），又破其二將，俘甲士四千，孝恭帥主力軍繼至。銑急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江陵，號令靜嚴，軍無私焉。軍中有請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者，靖曰：「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荊而南，堅城據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者也。」由是江漢列城爭先降附。靖因南循嶺南，所至皆下。靖之此舉，勝過雄兵數十萬也。（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

二、破輔公祏之役（詳見本卷第四章）：公祏以水陸軍五萬守當塗（安徽今縣）水陸諸險，以阻唐軍（順流而下），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今南京），空其巢窟，惠亮等（馮惠亮舟師三萬陳正通步騎二萬守當塗）自降。」（就一般戰術原則言，此議似甚是）靖曰：「二軍雖精（指公祏守當塗水陸二軍

），而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旣保石頭（石頭城丹楊險要），則牢未可拔。我留（攻）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爲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鬥，持重，特公祏立計爾。若不出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遂水陸並進猛攻破之，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追擊，直抵丹楊，公祏懼出走，追擒之。

三、擊滅突厥頡利可汗之役（詳見本卷第五章）：其時正當突厥部衆離叛，太宗方圖進取，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將勁騎三千，由馬邑（今山西朔縣），趨惡陽嶺（今殺虎口北），襲頡利可汗。頡利大驚，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心腹，夜襲定襄（今托克托縣境）破之。頡利逃於磧口（今歸綏北），走保鐵山（今布魯台南），謝罪，舉國內附。太宗遣靖往迎之，又遣唐儉等往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以己與約降，使人在彼爲不可。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詳見本史第五卷楚漢戰爭）。」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頡利亡走，遂擒之。

四、滅吐谷渾之役：靖將五總管兵至鄯州（今青海樂都），吐谷渾未據險以相拒，引兵西走，靖乃簡銳士，約齎糧，深入掩其不備，追及吐谷渾之衆於庫山（今西寧縣西）大戰破之。唐軍進次伏俟城（青海西十五里），吐谷渾盡燒野草（馬秣所資）退保大非川（今布喀河。蓬萊軒地學叢書謂今伊瑪圖河。待考）。諸將議：「春草未牙（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逾積石山（今星宿海東），大戰數十，乃殘其國。（新唐書李靖傳）

綜觀李靖用兵，大抵皆屬唐以前之戰爭史及孫子十三篇之思想。先「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然後用周密之廟算。破冉肇則之山地戰，一爲掩襲其指揮部，二爲預計其必走之途，設伏擊斬之。滅蕭銑之戰，則「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作周密之準備（立於不敗之地）及待機（以待敵之可勝），故遭「逗留」之罪。及其進兵，則

乘秋潦「漲惡」之際（以患爲利），使敵不備，用「以速爲神」之兵機，於「敵不及知」之祕密行動（藏於九地之下），出以「雷霆不及塞耳」之勢（動於九天之上），此正孫子所謂「計利而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兵貴拙速。」「敵不及拒」之用兵原理也。及本已克荊門，敵悉銳拒戰，則「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進擊大敗，而敵人士卒乘勝散掠物資時，則又「視其亂，縱兵擊破之。」此乃以孫子「治力」與「亂而取之」之用兵原理。敵主力既敗，卽輕兵急追，直抵江陵城下，逼使蕭銑救兵未及至卽亡。此卽孫子「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之用兵原理。至於襲突厥頡利可汗之戰，靖則用韓信襲齊之故智，此亦是見靖對戰爭史之熟稔。總之，李靖用兵，皆「因敵變化而取勝」，並無一定之形式與法則。其目標在於「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其用兵皆類是。

然戰爭原理，與實際作戰指揮，尚有一甚大之距離，欲塡補融合此距離，非有深遠之研究與歷練體驗及天才不可。是以孫子兵法已產生於二千餘年前，而名將歷代並不多出者，卽此之故也。

至於侯君集、蘇定方、劉仁軌等用兵，亦多類此。其事已詳於以下各章。

其次，一述唐太宗之用兵。太宗嘗自述用兵之法曰：「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此卽孫臏「以君上駟與彼中駟，以君中駟與彼下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得一敗二勝之原理）。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太宗此說，僅述其對陣時之戰法，觀其用兵過程，尚有疲敵、拒敵後方補給、窮追、孤立、圍點打援等戰法。

如阻薛仁杲於涇、邠地區（今甘肅涇川、陝西邠縣）之守勢防禦；阻宋金剛於柏壁（今山西新絳西南）之守勢防禦；及與竇建德相持於氾水（河南今縣）等，皆待敵已疲，乃轉取攻勢。在柏壁阻宋金剛之戰時，致力於斷絕敵方之補給，遣有力部隊襲擊敵方補給線；在氾水與竇建德作戰時，亦復如是。柏壁之戰對，宋金剛之軍，由於補給不繼，頓兵挫銳之後，不得不北退，太宗乃窮追之，直至將敵人追潰殲滅而後已。進攻王世充於洛陽時，先盡取其周圍之各州縣軍事據點，然後再縮小包圍圈，以孤困洛陽，逼使洛陽王世充之兵，有如甕中之鱉。當太宗對洛陽進行圍攻之戰時，竇建德自河北馳救王世充，太宗乃留兵大部以監視洛陽，而自率精銳擊建德於氾水而破之，王世充乃降。此外，太宗征高麗時所運用之斥候戰，亦極堪重視。史載「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爲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然。」高麗所遣之諜人，雖「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猶被擒獲。可見唐軍深入高麗之境，如在本國者，蓋太宗利用騎兵，組成斥候，既控制駐地之全面，又將戰場內外所有之交通，盡行封鎖之也。（上引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太宗戰法，皆詳見於本卷第三、七兩章。至於唐代之其他戰略戰術運用，留待以下各章詳論。

第二章　唐開國之戰一——進取長安之戰

（附圖七——二七三、八——二八三、八——二八四、八——二八五）

一、太原起兵：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一）七月李淵起兵太原，八月克霍邑、臨汾、絳郡。
二、渡河作戰：同年八月末淵軍分別自梁山、河東渡河，九月克永豐倉，然後東取潼關，西略渭北。
三、圍攻長安：同年十月初淵圍長安，至十一月初克之。
四、平定河東：同年十二月破屈突通於潼關再攻河東，至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初克之。
五、李淵代隋：同年十一月淵立代王侑爲恭帝、煬帝爲太上皇。翌年三月煬帝被弑，五月淵受禪代。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李淵起兵導因（參看附圖七——二七三）

李淵於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一）起兵太原，在其起兵前之一般大勢，已詳見本史第十一卷第五、六兩章之「戰後之政局」及「戰前一般形勢」節中，茲僅述李淵在隋末時之活動概況於下。

李淵在隋文受禪時爲千牛備身，而文帝獨孤皇后乃淵之從母，故在隋特見親愛，累遷譙、隴、岐三州刺吏。大業初，歷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徵爲殿內少監。九年遷衛尉少卿。遼東之役，督運於懷遠鎭，及楊玄感反，受詔馳驛往執弘化郡（治今甘肅慶陽縣）留守元弘嗣，弘嗣，乃斛斯政之親也（斛斯政與楊玄感叛，已見前）。淵遂代爲該郡留守。由於淵歷任中外之職，素樹恩德，而是時天下已亂，遂結納豪傑，衆多款附，煬帝因而忌之，下詔徵還行在所。淵知爲帝所忌，乃縱酒納賄以自晦。至大業十一年四月，煬帝欲北巡雁門，而河東羣盜紛擾，復命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羣盜，以平盜之功，遷右驍衛將軍。煬帝已遭雁門之困（大業十一年八月），突厥之患益深；而涿郡賊甄翟兒又進犯太原，煬帝遂命淵爲太原留守（大業十二年十二月），以挽救太原之危。但是時天下大亂已不可收拾，竇建德、格謙等擾亂於河北諸郡，盧明月擾亂於河南，徐圓朗起兵於魯郡（今山東滋陽縣），劉武周起兵於馬邑（今山西朔縣），梁師都起兵於朔方（今陝西横山縣西），郭子和起兵於楡林（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黃河南流處），薛舉起兵於隴西（今甘肅隴西縣西南），李軌起兵於河西（今甘肅武威縣），李密、翟讓取洛口倉，逼東都（皆爲大業十二年十二月至翌年七月之事）。李淵在此種大亂形勢之下，遂乘勢起兵焉。

第二節　李淵世系及其開國諸重要人物

一、李淵世系

李淵隴西成紀人（成紀縣今甘肅秦安縣北），其七世祖暠當晉末時據秦涼以自王。暠生歆，歆爲沮渠蒙遜所滅

，其事已見本史第九卷。歆生重耳爲魏弘農太守。重耳生熙爲金門鎭將戍於武川（綏遠今縣），因留家焉。熙生天賜（舊唐書爲錫），爲幢主。天賜生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北）周代（西）魏有功，皆爲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追封唐國公。虎生昞，襲封唐公，爲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至隋文帝作相，還復本姓。昞生淵於長安，七歲襲封唐公；及長倜儻豁達，任性眞率，寬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隋受周禪，補千牛備身。文帝獨孤皇后，即淵之從母，由是特見親愛。累遷譙、隴、岐州刺史。有善相者謂其骨法非常，必爲人主，因而頗以自負。至大業年間，累爲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及殿內少監、衛尉少卿。楊玄感叛，馳驛弘化郡爲留守，兼知關右諸軍事。大業十一年爲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破之，又擊絳州賊柴保昌，降其衆數萬，十二年遷右驍衛將軍。十三年爲太原留守（通鑑載十二年十二月），郡水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之副。時涿郡賊甄翟兒竄犯太原，淵自河東赴任所，爲翟兒截擊於雀鼠谷（今山西介休縣西南），淵率先頭部隊數千，翟兒圍之數匝，其次子李世民將精兵繼至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後繼步兵續至，遂合擊大破之。至太原，突厥犯塞，世民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而隋兵少不敵，淵遂選精騎二千爲游軍，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又別選善射者伏爲奇兵。突厥見者，疑不敢戰，乘而擊之，突厥敗走。太原局勢，由是穩定。（見新唐書卷一高祖紀）

二、開國諸重要人物

李建成：建成，高祖淵之長子，英武而仁恕。大業末，淵捕討盜賊於汾晉，建成護家屬寄寓於河東（今永濟縣）。淵於太原起兵時，遣密使召之，建成與第四弟元吉間道赴太原。建成至，拜左領軍大都督，引兵略河西郡，從

克長安。隋恭帝侑義寧元年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攻洛陽；及還，授尙書令。武德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將兵擊司竹賊祝山海平之。時涼州來降，建成將兵赴原州接應之。嗣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尙書李綱，民部尙書鄭善果俱爲宮官，與參謀議。武德四年討稽胡於鄜州破之。劉黑闥再反，建成往討擒之。玄武門事變，爲其次弟世民所殺。（新唐書隱太子傳）

李世民：世民，高祖淵之第二子，善騎射，武勇絕倫。開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別館。世民幼聰睿，臨機果斷，不拘小節。大業末，煬帝爲突厥所圍於雁門，世民應募救援，隸屯衞將軍雲定興營。及父淵留守太原時，年已十八。有高陽賊帥魏刀兒自號歷山飛，來攻太原，父淵擊之，深入賊陣。世民帥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淵於萬衆之中。既至太原而天下大亂，世民潛圖起兵，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羣盜大俠，莫不願効死力。及父淵起兵，乃率兵略徇西河剋之，拜右領軍大都督，右三軍皆隸焉，封燉煌郡公。義師至霍邑爲隋將宋老生所拒，會天雨糧盡，父淵欲且還師，世民建策亟入關號令天下，遂克霍邑。大軍繼進，世民爲前鋒渡河，先定渭北，收納英俊，以備僚列，遠近聞者咸歸附焉。然後會師長安，克之。父淵輔政，授唐國內史，改封秦國公。義寧二年復爲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軍還，徙封趙國公。父淵受禪，拜尙書令，右武候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擊降薛仁杲，拜太尉，陝東道行台尙書令，鎭長春宮，關東兵馬並受節度。尋加左武候大將軍，涼州總管。二年將兵渡龍門禦宋金剛，三年大破金剛，劉武周奔突厥。加拜益州道行台尙書令。七月攻王世充於東都。四年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山東悉平。以是役之功，加授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台尙書令，位在王公上。於時，海內漸平，世民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

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　勗、于志寧、蘇世長、薛　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與之討論經義。五年平劉黑闥、徐圓朗，河濟江淮諸郡皆平。加左右十二衞大將軍。八年加中書令。九年六月玄武門事變，殺長兄太子建成及弟齊王元吉，遂爲皇太子，總決庶政。八月，父淵傳位，是爲太宗。（新唐書太祖紀）

李元吉：元吉、高祖淵之弟四子，善馬槊武勇異常。淵起兵後，以爲太原留守，進齊國公，總十五郡諸軍事，鎭北大將軍，許以便宜從事。武德元年，進爵爲王，授幷州總管。二年劉武周南侵，元吉棄太原奔還長安。尋加授侍中、襄州道行台尚書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及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六年加授隰州總管。九年轉左衞大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至玄武門事變，爲尉遲敬德所殺。（見新唐書卷七十九巢王李元吉傳）

劉文靜：文靜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世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爲周石州刺史。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以死難之子，襲儀同三司。文靜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歎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文靜察其有四方之志，乃深自結託。又竊觀淵次子世民（觀下文，二人實已情好甚密），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魏武之徒歟，其年雖少，乃天縱之矣！」寂未以爲然。俄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之罪，煬帝令繫於獄。時李世民已有起兵之志，以文靜可與謀議，乃私入禁所探視之。文靜喜挑之曰：「喪亂方劇，非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無其人！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爲我言之！」遂相與謀起兵之事。唐既克長安，累遷文靜大丞相府司馬、光祿大夫、封魯國公。又爲唐修開皇

律而損益之。文靜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軍功尤非寂所能及，而位在寂下，心常不平，尋以與裴寂爭權位，竟致被誅。（見新唐書卷八十八劉文靜傳）

裴寂：寂字玄眞，蒲州鄉泉人。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諸兄鞠養之，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踈眉目，偉姿容。隋開皇中爲左親衞，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後爲齊州司戶參軍。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至晉陽宮副監。李淵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寂因以晉陽宮女侍淵以相結納。世民將舉兵，而不敢發言，因使劉文靜說寂，並以其私以宮人侍淵，將同受誅戮爲要脅。寂懼而從之，遂勸淵起兵焉（淵早已有四方之志，此處史言，乃將起兵之功，歸於世民也）。淵已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賜爵聞喜縣公。及克長安，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轉大丞相府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戶。尋又勸淵受隋恭帝侑禪位。淵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爲尙書右僕射，賜之服翫，不可勝數，仍詔尙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淵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爲比。武德二年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等，頻寇太原，寂自請討之，而兵敗於介休，退守河東。寂性怯無捍禦之才，民頗受其擾累，故宋金剛逼絳州時，河東民多應之。寂以禦寇失敗，被徵還朝，然顧待彌重。六年遷尙書左僕射。貞觀三年以沙門法雅妖言事，連株免官。尋又以汾陰妖言，及其監奴告寂反，徙交州，改流靜州（今四川松潘縣境），太宗思其有佐命之功，徵還而卒。（見新唐書卷八十八裴寂傳）

唐儉：儉字茂約，晉陽人。北齊尙書左僕射邕之孫，父鑒隋戎州刺史。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鑒與李淵有舊，同領禁衞。及淵留守太原，儉與其子世民周密。儉從容說世民，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世民白於淵

，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弘達節，以順羣望，則湯武之業不遠。」淵曰：「湯武之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授儉記室參軍。世民爲渭北道行軍元帥，以儉爲司馬。取長安加光祿大夫，相國府記室，封晉昌郡公。武德元年除內史舍人，尋遷中書侍郎，特加授散騎常侍。及工部尚書獨孤懷恩謀叛於蒲州，儉揭露奏之，免李淵於難，因功拜禮部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貞觀初使於突厥說誘之，突厥將降，李靖率輕騎掩襲，遂破之，儉脫身走還。永徽初（西元六五〇）致仕，至顯慶元年（六五六）卒。（見新唐書卷八十九唐儉傳）

任瓌：瓌字瑋，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父七寶仕陳爲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踰於己子。年十九試守靈溪令，尋爲衡州司馬。隋滅陳時，瓌勸衡州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爲韓城尉，俄又罷職。及李淵討捕於汾晉，瓌謁淵於轅門，遂爲河東縣戶曹。及淵赴晉陽，留長子建民於河東，以瓌佐之。義師至龍門，謁見淵，淵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今大荔縣）已東，必當款伏。」因獻下關中之策，淵即授以銀青光祿大夫，並依其策而進取長安，以功拜左光祿大夫。淵即位，使爲穀州刺史守新安，拒王世充，屢破之，以功封管國公。李世民攻洛陽

，瓌在邙山檢校水運，以供餉饋。關東初定，持節爲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自徐州率所部來降。智拒徐圓朗於虞，遂竟平圓朗之功。後因弟璨連株隱太子（建成）事，坐左遷通州都督，貞觀三年卒。（新唐書任瓌傳）

竇威：威字文蔚，扶風平陸人，高祖（淵）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爲隋太傅，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祕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祕書十餘年，學業益廣。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丘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棲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達，固其宜矣！」威笑而不答。大業四年累遷內史舍人，後坐事免歸長安。李淵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時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預之。淵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內史令。卒時，家無餘財。

李靖：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唐公。父詮，隋趙州郡守。靖性沉厚，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略，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右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李淵擊突厥於塞外，靖知淵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淵克長安，執靖將殺之，靖太呼曰：「今起義兵，本爲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淵壯其言，世民又固請赦之，遂免於死。尋世民召入其幕府。武德三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至硤州爲蕭銑所阻，久不得進，高祖淵怒其遲留，陰勑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命，由是獲免。尋與李孝恭破冉肇則於夔州。武德四年，靖陳十策以圖蕭銑，淵遂授靖爲行軍總管，兼攝李孝恭行軍長史，討銑之事，一以委之。靖

因不良之季偘進襲之，兩月之間，遂克江陵。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承制拜授，招撫嶺南。武德六年，又佐李孝恭帥七總管之兵平輔公祏於丹陽，破之，江南悉平。唐因置東南道行台，拜靖行台兵部尚書。及行台廢，改檢校楊州大都督府長史。高祖淵讚之曰：「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衞霍豈能及也！」武德八年突厥寇太原，唐以靖爲行軍總管禦之。翌年，突厥入涇陽趨渭水。唐以靖爲靈州道行軍總管擊之，靖率兵倍道趨豳州，以絕突厥歸路，旣而與突厥和親而罷。太宗世民即位，拜刑部尚書，並錄其前後功，賞賜甚厚。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時突厥諸部叛，唐遂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將精銳三千征討之。翌年大破突厥，擒頡利可汗。於是唐之疆城自陰山展拓至於大漠矣，還朝，詔加特進，並參預政事。貞觀九年，太宗又遣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帥三總管之兵擊吐谷渾，破降之。十一年封衞國公。靖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然自破突厥後，以不賞之功，遂屢遭譖毀，幸靖善自韜晦，而太宗又善於保全功臣，乃得終壽於家。卒時年七十九。

房喬：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爲後魏鎭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爲褐州主簿。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爲隋涇陽令。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從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隋之國祚方永，玄齡獨不以爲然。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後補隰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及裴矩等，皆知其必成偉器。及李淵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溫彥博又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淮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旣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及建成與世民構隙，首建奪嫡之謀（其事見後），因與府屬杜如晦、長孫無忌同心戮力。後遷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

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旨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尋太子建成以玄齡、杜如晤爲世民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玄武門事變將發，世民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如晦潛入計事。及事成，世民爲太子，擢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代蕭瑀爲中書令。論功行賞，以玄齡、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爲第一，進爵邢國公。三年拜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度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卒時年七十。（以上三人見新唐書各本傳）

杜如晦：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祖徽，周河內太守。祖果，周溫州刺史，入隋爲工部尚書，義興公。父吒，隋昌州長史。如晦少聰悟，好讀文史。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樑之用！」遂補海陽尉，尋棄官而歸。及唐克長安，世民引爲秦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中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遂以爲府屬。後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常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台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尋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爲從事中郎。旋爲太子建成所忌，與房玄齡同被斥逐。玄武門事變將發，潛入畫策，及事成，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總監東宮兵馬事。三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玄齡共掌朝政。至於台閣

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與玄齡皆稱賢相焉。貞觀四年卒，時年僅四十六也。（新唐書杜如晦傳）

徐世勣：勣曹州離狐人，隋末移居滑州之衞南。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與其父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疎。大業末，翟讓聚衆起兵，世勣往從之，並獻策於讓，勸南掠宋鄭間御河之商旅以取給軍資。尋與翟讓、王伯當擁李密爲主，以攻東都，其事已詳上卷第六章。及李密爲王世充所敗，西走入關，降於唐後，世勣猶守黎陽倉，於是密之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世勣並據之，未有所屬。世勣因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旣歸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卽是利主之敗，自爲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攜啓入關。使人至長安，高祖淵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世勣意奏，淵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永徽中以犯太宗諱乃取單名爲勣。令總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淵以勣舊曾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請收葬密，許之。世勣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朝野義之。前竇建德攻宇文化及於魏縣，並進攻黎陽，世勣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從軍爲質，令世勣復守黎陽。至武德三年，世勣欲俟建德至河南襲殺之，將其土地歸唐，而建德久不至，遂與郭孝恪率數十騎奔長安歸唐。四年從太宗世民攻王世充於東都，屢戰大捷，東取虎牢。又從平竇建德、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七年，與李孝恭討輔公祏於丹陽，破斬之。八年爲行軍總管禦擊突厥於太谷。及太宗卽位，拜幷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大破突厥於白道，俄又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襲突厥大破之。世勣在幷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知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

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遠勝築長城耶！」十五年，又大破薛延陀於青山。十七年高宗爲太子，轉世勣爲太子詹事，兼左衞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屬以幼孤。十八年，從太宗征高麗，以功封一子爲郡公。二十年，又大破薛延陀於烏德鞬山，磧北悉定。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世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卽荷汝恩，必致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卽位，再遷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命世勣乘高麗內亂東征，破平壤滅之，裂其諸城皆爲州縣。勣以是役之功，加太子太師，增食戶。翌年病卒，年七十六。（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勣傳）

尉遲敬德：敬德朔州善陽人，爲人剛直，武勇絕倫。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人。劉武周起兵，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攻晉、澮二州，皆陷之，乘勢深入，擒唐將獨孤懷恩等。武德三年，太宗破宋金剛，敬德與尋相以介休城降，太宗引爲右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於東都。旣而武周降將皆叛，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行台左僕射屈突通、尙書殷開山等，咸以敬德勇健非常，囚之已久，猜疑怨望必生，留之生患，勸卽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以金寶，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謂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從獵榆窠，爲王世充所襲，敬德救太宗出圍。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遇日隆。敬德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故其每戰，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去刃。」元吉竟不能中。太

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矟。元吉素驍勇，雖相歎異，甚以為恥。此已伏下玄武門之變時，敬德制元吉之張本。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等，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及玄武門事變將發，太子建成密致書召之曰：「願適長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牛。敬德婉辭之。及玄武門事變，與長孫無忌，功居第一。嗣以自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尋又於侍宴時，因爭班次之高下，拳擊任城王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悅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飭，無貽後悔也！」貞觀十一年封建功臣為代襲刺史，拜敬德為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十七年上表乞歸家居。後從征高麗，軍還仍舊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見新唐書卷八十九尉遲敬德傳）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八—二八三、八—二八四、八—二八五）

李淵起兵進據長安，其戰地形勢最主要之地，一為太原，一為長安。其間作戰所經之要地，有西河郡（今山西汾陽縣），雀鼠谷（又名冠雀津，今介休縣西南，似即今義棠車站附近），賈胡堡（今靈石縣南，似即今韓侯嶺，南關之間），霍邑（今霍縣），絳郡（今新絳縣），黃河各渡口龍門、蒲津橋、風陵渡，及河東郡（今永濟縣）。

茲分別分析此諸地之形勢於左：

太原：太原與西河郡間，為汾水上流之沖積平原，亦為太行山以西至黃河間之腹心地區。自姬周以來，其地即

爲北方之屛障，歷代莫不駐勁兵鎭守，以防備塞北游牧民族之侵犯。隋亦爲防備突厥，而使李淵留守於此。是故太原乃中國北方形勢之地也。

西河郡：郡與太原同處於汾水上游之平原，相去密邇，其地有煬帝避暑之汾陽宮，其地位關係太原之安危，極爲重要，故李淵起兵時，首先攻取之，以開南進之途。

雀鼠谷：谷在山西介休縣西南二十里。水經注謂：汾水南過冠雀津，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皆險隘，（汾）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岩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帶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魯般橋，蓋古之津隘；今之地險也（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二）。

賈胡堡：堡爲自靈石縣至霍邑必經之隘道，亦即霍邑縣之屛障也。

霍邑：雀鼠谷與賈胡堡之險隘，乃由汾水東西之太岳山與呂梁山夾峙所形成。而霍邑正當此狹長隘路之南口。隋代王侑曾遣勇健之宋老生鎭守此狹谷之口，以阻李淵南下之兵。

絳郡：郡據汾水下游，爲河東郡之要鎭，高齊與宇文周在此地進行爭奪者歷年。李淵取得此郡，然後始可以西渡黃河，南下河東。

黃河各渡口：李淵自絳郡河東郡欲渡黃河，唯有三津渡，一爲龍門（今山西河津、陝西韓城兩縣間），二爲蒲津橋（今山西永濟、陝西平民兩縣間，隋築有橋樑以渡），三爲風陵渡（今潼關黃河北岸）。此三津者，自古以來稱爲要津。

河東郡：郡據山陝之咽喉，自周齊以來，爲兩方必爭之地。隋於此一重要津渡，設有橋樑，謂之蒲津梁。其地

位之重要一如潼關，爲長安外圍最重要之屏障，其地之得失卽關係長安之安危也。是以隋遣大將屈突通將重兵以鎭守之。

關中形勢：所謂關中者，泛指黃河、潼關以西，秦嶺以北，甘泉迤邐而西之隴東高原以南，六盤山以東，涇渭洛河谷之地區也。或曰：其地在潼關、武關、蕭關、散關四關之內。因稱曰關中。總之：其地處四面山河之中，形勢險固，故有以名之耳。又曰：關中天府之國，概指涇、渭、洛三大河谷，頗爲富饒故也。

長安地處渭水之南，終南山之北，自漢建都以來，歷代爲都城之所。由於長安爲關中之首府，亦爲隋之京師，故爲天下安危所繫。隋文帝於開皇二年，以漢故都制度狹小，歷年旣久，宮宇朽蠹，乃議築大興城於故城之東南十三里，南直子午谷，北枕龍首原，左臨灞、滻，右抵灃水而都之。長安城北渭水上有三津梁：曰東渭橋，在城東北五十里。曰中渭橋，在城北二十五里。曰西渭橋，在城西北五十里。在城東二十五里灞水上又有灞橋，此數橋爲長安用兵時，重要之津梁。

第四節　太原起兵及其方略

李淵太原起兵方略之大要，概言之略如左述：

㈠尊隋爲其政治號召，以懈隋軍之戰志。

㈡北連突厥，以保策源地太原之安全，并資其兵馬，以加强攻取長安之力量。

㈢兵至霍邑時爲策戰略左側之安全，及使隋東都與江都之兵不能西援長安，乃南連李密以爲盟友。

㈣兵至龍門時，一面先遣使者招慰關中郡縣，及收攬盜賊；一面孤立隋河東之兵，使其軍得以直趨永豐倉，並進取潼關，以阻隋東方之援兵；一面遣世民進略渭北郡縣，與永豐方面之軍對長安形成夾擊之勢。

㈤克長安後，一面西據雍城及涇陽之險要，以拒薛舉；一面東取宜陽、新安（皆河南今縣），以據崤函之險，經略商洛（今陝西商縣武關之地）以固武關，俾關中處於磐石之安。同時南略漢中、巴、蜀，以爲其後用兵以統一中原之資儲，蓋此等地域沃饒，自周秦漢以來，從關中東出以爭中原者，莫不以其豐富之資儲爲用兵之後盾也。

李淵圖謀之經過及起兵方略：淵於大業九年（西元六一三）楊玄感叛於黎陽（其年六月），淵奉煬帝命自懷遠鎭馳赴弘化郡執留守元弘嗣（弘嗣乃斛斯政之親。斯政叛於遼東見前），遂代弘嗣爲弘化留守（其年八月）。後見天下已亂，因結納豪傑，有自謀之志，但爲煬帝所疑，召還行在所，淵於是縱酒納賄得以自保。至大業十一年，由於煬帝欲出巡雁門，淵乃得復出鎭方面而爲河東撫慰大使。及大業十二年由於太原遭受突厥及甄翟兒等寇犯之威脅，淵又得爲太原留守。

李淵爲太原留守之後，由於該地乃精兵所在之地，且其時李密與翟讓已起兵河南，進攻東都，隋朝形勢益形險惡，遂使李淵之圖謀益亟，故右勳衛長孫順德（長孫晟之族弟。淵子世民娶晟之女），與右勳侍劉弘基、左親衛竇琮等（註一），皆避遼東之役（避煬帝發動第四次征遼之役也），亡命晉陽投於淵所。時李淵敢於收留煬帝此等親近之叛亂將領而予以庇護者，則淵在晉陽之圖謀，固可知矣。是以晉陽令劉文靜察淵「有四方之志」，李靖且欲詣江都告變焉（皆見二人傳略）。

時淵次子世民，亦「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淵頗知其謀。劉文靜以世民有命世之才，亦深自結納。會劉文靜坐與李密通婚，繫太原獄，世民往獄探省之，與議舉兵之大計。文靜獻策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時，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大喜，乃陰爲部署賓客，潛圖起義。時爲大業十三年四月也。適在此同時，突厥寇馬邑（今山西朔縣），李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並力拒之，君雅等戰敗。煬帝聞敗訊，使繫淵與仁恭執送江都。淵語次子世民曰：「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人亡，爲英雄所笑。」（劉文靜語見新唐書卷八十八劉文靜傳）

時晉陽宮監裴寂，曾以宮女侍淵，恐事露被罪，因亦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侑）幼冲，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取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困，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爲部署。將發，會煬帝繼遣使者馳驛而至，赦淵及仁恭復舊任。由是淵謀亦緩，蓋淵老謀持重之人也。而鷹揚府司馬太原人許世緒又說淵曰：「公握五郡之兵（太原、雁門、馬邑、樓煩、西河等五郡），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武士彠、前太子左勳衞唐憲、憲兄儉又皆勸淵舉兵，儉言曰：「明公應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弘達節，以順羣望，則湯武之業不遠。」淵曰：「湯武之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姑自重，吾將思之。」蓋淵猶以建成元吉未至

，故遷延未發也。裴寂、劉文靜等又催促之。淵遂從諸人之計。（見新唐書卷八十八裴寂，許世緒，卷八十九唐儉傳）

太原發難——淵已從諸人之計，但舉事必先激動民情，以順人心，乃使劉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日衆。時劉武周已據汾陽宮，淵又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豖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蓋淵意若擅發兵，恐爲二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所拒，故作此言以挑之也。威等不知是計，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又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一面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卽進行募兵，一面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及其女婿太子千牛備身柴紹於長安。

王威、高君雅見兵衆大集，始疑淵有異志，而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彠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亦止。（見新唐書卷二百六武士彠傳）

五月十四日夜，淵爲翦除其起兵之障礙，乃一面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一面遣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威與君雅謀反。十五日且淵與王威、高君雅共坐視事時，劉文靜引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

入寇。」君雅撰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之兵，已布滿衢路，劉文靜遂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十七日突厥犯太原，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乃令軍中曰：「人告威、君雅召突厥，今其果然！遂斬之。」裴寂進宮女五百人，並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新唐書卷一高祖記）。

建大將軍府，北連突厥，發兵入關——淵已斬王威、高君雅，劉文靜又建策，北連突厥，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將從之，會覘人來報，寇邊之突厥已退，文武入賀。淵曰：「且勿相賀，當爲諸君召而使之！」卽自爲手啓，卑辭厚禮稱臣於始畢可汗（啓民可汗之子，啓民見前卷）引以爲援，啓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同月二十五日遣劉文靜使於突厥。突厥始畢可汗問文靜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以淵啓呈獻，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文靜七日返於太原，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但淵以突厥之謀，與其手啓之方針相左，故以爲不可。裴寂、劉文靜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戎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仍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隋幟尙赤），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仍許之。於是文靜再使於突厥，以此議告之，並謂始畢可汗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視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

始畢大喜，卽遣特勤（註二）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至太原，又獻馬千匹。淵大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乃卽再遣文靜往突厥報之，並更請援兵，然後傳檄郡縣。西河郡（治隰城，今山西汾陽縣）不從，六月五日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並命太原令溫大有與之偕行，囑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以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以建成教軍法，行伍整肅，人皆感奮。建成世民又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軍行所過，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民皆感悅。軍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建成等攻之，至初十日克之，秋毫無犯，遠近咸悅，擒高德儒斬之，餘不戮一人。此一戰役，唐軍往返僅九日耳。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卽命開倉以賑貧民，遠近響應，應募者亦日益多。淵乃以謀策自決，以兵事分任建成世民。分置三軍，軍分左右，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之。次子世民爲燉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之。於是，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同月十四日建大將軍府（註三），以裴寂爲大將軍府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崔善爲、張道源爲戶曹，晉陽長姜謩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註三），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王長諧、姜寶誼、陽屯等左右統軍。其餘文武隨才授任。於是，遂揮軍南下，西圖關中。（見資治通鑑卷一八四隋記八）

其以後進軍關中及方略之史實，皆詳見次節。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三，義寧元年載註：「隋開皇置親、勳、武三衛，大業初改爲親、勳、武三侍。順德蓋開皇中爲勳衛，弘基則爲大業勳侍也。三衞三侍皆分左右。」

註二：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上突厥傳載：「（可汗）子弟，謂之特勒（勤）。」

註三：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註：「此乃參用隋親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隋制唯親王有掾有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鎧曹，州郡有戶曹，皆行參軍也。煬帝改州爲郡，郡置諸司書佐，書佐卽參軍之職，行書佐卽行參軍之職也。」

第五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八——二八三、八——二八四、八——二八五）

一、霍邑之戰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年）七月初四日，李淵以四子元吉爲鎭北將軍留守太原，後方之事悉以委之，初五日卽親率甲士三萬向長安進軍。並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初六日又分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離石龍泉文城三郡（今山西離石、隰、吉三縣、稽胡居住地區，稽胡事已見前卷），以爲主力軍右側翼之掩護。初八日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貧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遂卽揮軍南下，經雀鼠谷（今介休縣西南），至十四日抵於賈胡堡，（今霍縣北），該地係自靈石至霍邑（今霍縣）之險要隘口，去霍邑止五十餘里。時代王侑（隋代王侑留守長安已見前卷）知李淵起兵，已遣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治今永濟縣），虎牙郎將宋老生將精兵二萬屯霍邑拒淵。此時唐軍適阻雨不得進，乃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粮。十七日張綸軍已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淵當此天候不利，强敵守險，將陷于進退維谷之時，爲加强自己聲勢，削弱敵之阻力，乃致書李密，以結盟友。時李密攻東都，屢敗王世充，兵强將勇，河南、河北及淮水諸地區皆附之（其事已詳前

卷第六章），因此密得書，即欲爲盟主而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治今河南沁陽縣），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詞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今河南汜水縣）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顚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是時或傳突厥將與劉武周乘虛襲太原。淵乃召諸將計議曰：「以天贊我，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借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謂云何？」議者「以老生屈突通相去不遠，李密譎誑姦謀難測，突厥見利而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淵顧謂大郎二郎（建成世民）曰：「爾輩何如？」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來利太原，寧肯近忘馬邑（今朔縣）？武周悉其此勢，未必同謀。老生，突厥奔競來拒，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沈，近於斯矣。今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即有粮，行即得衆。李密戀於倉粟。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言不可聽。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兒等敢以死謝。」（註一）淵喜曰：「爾謀得之，吾

其決矣，三占從二，何藉輿言？儒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時太原運粮亦至，於是決策俟雨霽繼續進兵。是時東都方面，煬帝正命各方大軍赴援東都，並以涿郡留守薛世雄節度王世充諸軍積極赴救中，其事已詳前卷第六章。

八月初一日，天晴。初二日淵命軍中曝晒鎧仗裝具。初三日，即由山足小道向霍邑前進。當時所慮者爲宋老生固守不戰，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可以輕騎挑之。彼若仍不出戰，則誣以通于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言甚善。老生不能於賈胡堡隘路口逆戰，吾知其無能爲也。」乃親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與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並高聲詬罵之。老生果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軍，後軍至，親與建成陣於城東，使世民陣於城南。淵及建成軍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註二）段志玄自南原馳下，衝老生陣，而出其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血流滿袖，洒之復戰。淵兵因而復振，傳呼曰：「已獲宋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揮兵先趨東門，以斷其歸路，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宏基就斬之。此次戰鬥至爲激烈，僵屍數里。會日暮，淵即命登城，雖無攻具，將士均肉搏而登，遂克霍邑。

城克後議功，軍吏曰：「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賞。」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於是，計功行賞，無所差異。初四日，勞賞霍邑吏民，選其丁壯者使從軍。原屬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授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淵此舉既順其歸志，又以動關中士民之心，蓋爲入關之前，收拾人心權宜之計也。

霍邑序戰之捷，予唐軍精神上莫大之鼓勵，爾後每戰必克（見資治通鑑卷一八四隋紀四）

二、渡河作戰

攻佔霍邑後，唐軍繼續南下，同年八月初八日入臨汾郡（山西今縣），撫慰之一如霍邑，然後進軍。十二日唐軍宿營鼓山（絳郡北口。絳郡治正平，今新絳縣），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翌日，攻克之，擒叔達禮而用之。十五日唐軍抵龍門。適劉文靜出使還，引突厥兵五百，馬兩千匹來助，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見新唐書卷八十八劉文靜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是時汾陽人薛大鼎說淵曰：「屈突通守河東孤城（郡治今永濟縣），我不必攻堅，可由龍門（今山西河津陝西韓城兩縣之間）渡河，進據永豐倉（華陰縣），傳檄遠近，關中可坐而取也。」淵將從之，而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河東縣戶曹任瓌又獻策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在今陝西韓城東北，臨河）濟河指韓城，逼郃陽（陝西今縣），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倉），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遂以瓌爲銀青光祿大夫。時關中羣盜，以馮翊（郡治今陝西大荔縣）之孫華最强，淵至汾陰（今榮河縣北九里），以書召之。同月二十一日淵進軍至壺口（今龍門山西麓），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數百，遂置水軍準備渡河。二十四日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卽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幷厚加賞賜，使先渡河。另有土門(今陝西耀縣東南)賊白玄度亦來降。同時淵卽一面使任瓌爲招慰大使，往說韓城，（陝西今縣），一面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奈等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渡河，並囑長諧等曰：「閫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臨行又授長諧策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亦不敢不出，若彼自渡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彼不能守；彼若全軍守

城，則卿等絕河梁（蒲津橋，今永濟平民兩縣間之橋），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成擒矣。」長諧等受策而渡。至九月初七日，張綸已相繼攻取龍泉、文成等郡，並擒獲文成太守鄭元璹（譯子，譯事見隋文帝代周時）。是時屈突通果遣虎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數千人夜襲長諧等於飲馬泉（似在今韓城縣西南）長諧戰不利；孫華、史大奈（註三）遊騎自後擊顯和，始大破之。顯和敗還河東，乃自絕河梁以拒守。初八日馮翊太守蕭造亦降。初十日淵遂率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三輔豪俊來附淵者，日以千數，淵遂欲引兵西趨長安，但以河東未下，猶豫未決，乃集諸將議策。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夫兵貴神速，吾挾累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斃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歲月，衆心離散，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徒，未有所屬，不可不早爲招懷。屈突通守虜耳，不足爲慮。」淵乃併採二人之議，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大軍渡河而西。時東都方面，王世充等正會師東都，準備進擊李密。（見新唐書高祖紀、裴寂、任瓌、薛大鼎等傳）

三、圍攻長安之戰

河西郡縣聞李淵將渡河，皆紛紛降附。朝邑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今平民縣黃河渡口之城），中潬（今黃河中之郭家灘）二城降，華陰（陝西今縣東南）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於是河西諸軍及京兆各縣，亦多遣使請降。同年九月十二日，淵率諸軍渡河，十六日進入朝邑（今縣），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竇軌（威兄子、威乃淵

竇后之從父兄）亦聚兵千餘迎謁於長春宮。十八日淵一面遣世子建成及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進屯永豐倉，收其兵五千使守潼關以備東方之兵，慰撫使竇軌等幷受節度。一面遣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此左右兩路軍皆以長安爲目標，定期會攻。是時又有以文學知名之士數人，歸附於淵，如冠氏（今山東館陶縣東）長于志寧，安養（今湖北襄陽縣境）尉顏師古（名籀），及長孫無忌等，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爲記室，師古爲朝散大夫。無忌乃長孫晟之子，頗有才略，且以其爲世民之婦兄，乃使之爲渭北行軍典籤，以佐世民。

時屈突通聞李淵軍西向，卽署鷹揚郎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河東，自引兵數萬還救長安（似在今風陵渡渡河—註四），但爲劉文靜所遏阻，不得進。時又有隋將軍劉綱戍潼關，屯軍於都尉南城（隋在潼關有守兵，故置都尉）。通欲往與合兵，將至，而劉綱已先爲王長諧所襲破，被斬。通遂還據北城，與唐軍對峙。

當此之時，李淵親戚在關中起兵者，如淵女（柴紹妻）平陽昭公主，與淵從弟神通，及隋左親衞段綸（娶淵女高密公主），皆於淵渡河時，遣使迎淵。先是柴紹於奉召赴太原時，不敢攜妻李氏偕行，李氏遂潛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衆起兵。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亦亡命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時又有西域胡商何潘仁在司竹園（今盩厔縣境）爲盜，李氏乃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就神通合勢，遂攻鄠縣下之。神通有衆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爲記室。李氏又使馬三寶說郿賊李仲文，盩厔賊丘師利、向善志等，皆帥衆從之。於是李氏攻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號娘子軍。隋左親衞段綸亦起兵藍田。及諸人迎淵，淵乃以神通爲光祿大夫，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迎李氏，對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其他關中羣盜，則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率其兵，受世民節度。

同月二十二日，淵又親赴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飢民，然後移其大將軍府進屯馮翊。此時世民徇渭北，所至吏民及羣盜皆歸附之，世民收其豪傑，以備僚屬，至涇陽時（陝西今縣）已有兵九萬。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於是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治雍，今鳳翔縣南）然爲扶風郡守竇璡所拒，乃轉兵會師長安。淵並命世民自涇陽趨司竹（今盩厔縣東南），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同月二十七日世民自盩厔遣使報淵，請會師長安日期，淵以屈突通在潼關北城，不足爲患，乃留任瓌守永豐倉，使劉文靜與長孫順德拒通，而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趨長安長樂宮（漢故宮，今西安市東），而使世民趨阿城（即阿房宮城。今西安市西），並命二子抵達後，候命攻城。時隋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衞文昇（名玄）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衞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同月二十八日，淵自馮翊引兵向長安，所過離宮園苑悉罷之，出宮女各還其家。十月初四日淵屯營於春明門（長安城東面三門之中門）西北。建成、世民等亦皆已依期到達，合兵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世民軍十三萬屯於阿城，命弘基、殷開山將兵六萬屯於長安故城（西安市西北），城中出戰，弘基擊破之。淵數遣使至城下，諭衞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城中不報。至十月十四日，淵遂命諸軍圍城，十七日淵移駐於安興坊（東面三門之南門）。是時延安（今縣）、上郡（今鄜縣）雕陰（今綏德縣）皆降于唐。二十七日淵開始命諸軍攻城，約命不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攻城時孫華中流矢卒。攻至十一月初九日左軍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淵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圖籍，定約法十二條，殺人、刼盜、背軍、叛者死。時衞文昇已卒，乃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止十餘人，餘無所問。是月十五日，淵立代王侑爲恭帝（時年十三）改元義寧，遙尊煬帝爲太上皇。十

8—2574

八日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治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甘肅靈武縣西南，固原縣，涇川縣北），皆遣使請附，於是關西大定。淵乃自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李綱爲司錄專掌選事（綱前爲隋尚書右丞，何潘仁刼之以爲長史）。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以建成爲唐世子，世民爲京兆尹、秦公，元吉爲齊公。

四、平定河東之戰

屈突通在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相持月餘，至十二月乃遣其將桑顯和夜襲文靜營，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唐二壁，唯文靜一壁獨完。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殷志玄悉力苦戰，數爲顯和兵突入，及短兵相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擊，顯和遂潰，其衆盡降，通勢益蹙。或說之降，通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以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屈，而士卒仍爲之用。俄聞長安不守，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陽。既行，顯和降唐，劉文靜遂遣竇琮、殷志玄以精騎追之，及于稠桑（今河南靈寶縣西三十里）。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勸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因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去欲何之！」衆乃捨兵仗而降。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口稱至尊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遂被擒，送長安。淵慰之曰：「何相見晚邪！」通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淵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劉文靜遂東略地，盡取新安

（河南今縣）以西之地。（見新唐書卷八十九屈突通傳）

同月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降堯君素，謂君素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君素堅守至翌年（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淵改以韋義節呂紹宗攻之。至九月淵再以獨孤懷恩代義節，然攻至十二月仍不能克。及懷恩攻之益急，君素乃作木鵝，繫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告於東都。河陽（今河南孟縣西南）守者得之，送於東都，皇泰主侗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淵又使東都降者龐玉、皇甫無逸等至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淵又賜金券，許以不死，並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死守，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甚豐，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他心！」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已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上年三月煬帝被弒於江都）。至同月初六日，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等遂叛，殺君素以降，傳首長安。當事變之際，君素所遣朝散大夫解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戍他所，聞之，急赴救，因捕殺君素者數百人，悉誅之，復據城拒守。行本又堅守至武德三年正月，以粮盡援絕乃出降，淵斬之。河東始平。（見隋書卷七十一堯君素傳）

註一：太宗實錄，舊唐書太宗本紀，及通鑑諸史，均獨歸功於李世民，按其史實並非如此，茲從高祖太宗創業注。

註二：新唐書百官志載：「武德元年改鷹揚郎將曰：軍頭。」蓋起兵之初已置軍頭。後又改軍頭爲驃騎將軍。

註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下載：「處羅可汗於大業中與其弟闕達設及特勒（勤）大奈入朝，從煬帝征高麗。大奈從征高麗有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顯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擊顯和後，掩其不備大破之」。及克長安賜姓史氏。

註四：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載註：「考異曰：唐書屈突通傳云，將自武關趨藍田赴長安。疑其太迂，今但云趨長安。」震按：豈止太迂，且與當時實況亦謬。是時李密正在攻東都，屈突通自不能從東都趨武關。又當時之弘農郡（治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屬於長安代王侑，潼關亦有都尉鎭守，故屈突通南渡河，祇能自弘農郡北之茅津渡，及潼關北之風陵渡兩處渡河。又無論從此二處任何一處渡河，皆應取捷道自潼關而進，以救長安，決無再迂道橫越華山、崤山、熊耳諸大山脉後從武關而入之理。故以爲屈突通自風陵渡渡河較爲合理。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李淵已奉隋代王侑爲帝，尊煬帝爲太上皇，自爲唐王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攬隋政。翌年（恭帝義寧二年，唐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三月，又自爲相國。而同月煬帝亦被弑於江都。五月二十日淵遂取隋帝位而代之，是爲唐高祖。以趙公世民爲尙書令，黃台公李瑗（淵之從子）爲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爲納言，司錄竇威爲內史令，李綱爲禮部尙書參掌選事，府掾殷開山爲吏部侍郎，府屬趙慈景爲兵部侍郎，韋

義節爲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崔民幹並爲黃門侍郎，唐儉爲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爲尙書左丞。以隋民部尙書蕭瑀爲內史令，委以庶政，禮部尙書竇璡爲民部尙書，蔣國公屈突通爲兵部尙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尙書。

淵自克長安，至即帝位，凡七閱月，在此時期中，國內政局之變化，概述於左：

李淵遣使四出略地——大業十三年，即隋恭帝侑義寧元年十二月使姜謨、竇軌出散關安撫隴右，爲薛舉所擊敗，引還。又遣從父兄子右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孝恭南出商洛（今陝西商縣武關等地），擊朱粲破之（朱粲事已詳見上卷五、六兩章），於是自金川（今陝西安康縣西北）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郡，淵遂命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往徇巴蜀，皆下之。同月，隋平涼留守張隆，河池太守蕭瑀，扶風太守竇璡，及漢陽等郡（各郡治今甘肅固原縣，陝西鳳縣，鳳翔縣南，甘肅成縣西北），亦相繼降唐（平涼前月已遣使請命，至此乃降）。

翌年正月，淵遣子建成爲左元帥，秦公世民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以救東都爲名，出關東向，四月抵東都之西苑，越王侗閉門拒之。此時李密正（第五次）大舉進攻東都，屢破王世充，勢力鼎盛，故竇建德、孟海公、徐圓朗、朱粲等皆奉表勸密稱帝。唐知東都不可亟得，遂定待其兩疲而取之計，即命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將兵守宜陽（河南今縣），呂紹宗、任瓌守新安，然後還師。同年三月，淵又增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人馬元規徇安陸、荆、襄，與蕭銑、朱粲爭奪南陽及漢水地區之控制權。在太原方面，爲加强北方防禦，以備突厥，又使齊公元吉爲鎭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並聽以便宜從事。同月，陳國公竇抗（淵妃之兄）帥靈武、鹽川（郡治今甘肅靈武縣東南）等數郡降淵（煬帝使抗巡長城於靈武，前已遣使於

淵，茲乃來降）。四月，據虞鄉（山西今縣）之羣盜王君廓、韋寶等降淵。同月，武都、宕渠（郡治甘肅今縣，四川渠縣），及北方之五原，皆降於淵。

綜上以觀，淵於取長安後之數月中，其地已東至宜陽、新安，北至太原、五原、靈武，西至隴山山脈（今六盤山山脈），南抵巴蜀、南陽諸地區。

而此時與唐爲隣之李密、竇建德、劉武周、梁師都、李軌、薛舉、蕭銑、朱粲等則據地如故（其事已見前卷）

第七節　申　論

李淵身爲國戚，權重位尊，自楊玄感叛後，盜賊如毛，彼亦已早有自謀之圖，但見煬帝之政令尚能貫澈於全國，固不敢輕舉妄動。後所以卒起兵太原者，實事勢所使然；至其能够迅獲成功，亦事勢使然也。蓋太原爲隋北方重鎭，在突厥强力壓迫下，岌岌可危，彼既以戰敗獲咎，幾被執送江都。在此種情勢之下，爲隋守太原，終必取咎，與其坐困，不如急謀自存，此爲淵起兵之主要原因。其時東都又爲李密所困，長安孤懸而空虛，若自太原進兵，則垂手可得，此種機遇，實千載難逢。加以彼有建成、世民、元吉三子爲將，及劉文靜第諸人爲之輔佐，故能一舉而成之。茲更論隋唐之得失於次。

一、煬帝之失

煬帝三征高麗失敗之後，前後逃役者紛爲盜賊，社會擾攘，而猶徵天下驍果，欲建精銳之軍再舉東征，其事已詳見前卷。及遭雁門之困，而猶輕視突厥，以爲不足爲慮，遂赴江都再建水軍。至屈突通爲李淵擊破後，帝問方略於裴矩，矩建議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鑾輿早還，方可平定。」但李淵陷長安之後，煬帝原來輕視突厥及諸叛者之心理已大變，深感大勢已去，故不三月遂有遷都丹陽之議（武德元年三月）。設其時煬帝能用裴矩早還之策，改弦易轍，帥欲西還之驍果以向兩京，則形勢必爲之大變。即使不然，亦不致爲急欲西歸之關中驍果所弒也，此實爲煬帝最大之失策。（裴矩語見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

二、李淵之得失

政略運用：李淵依突厥以起兵，實形勢所使然。蓋此時突厥强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附之；且其時凡在北方起兵者，如劉武周、郭子和、梁師都之徒，無不依突厥以自立，由此觀之，設使淵無突厥之助，則其起兵決難成功也。尤以淵缺乏騎兵，欲與宋老生、屈突通爭勝負，實爲至難。故淵毅然手書稱臣於突厥，又許以「京師之財帛金寶入突厥」，此乃逼於事勢，一時機權之舉也。然此一求助之條件與代價過於高昂，至有「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仍「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遂致「國用不足」。

其次，淵之起兵，仍以奉隋爲號召，此亦不失爲明智之行動。蓋其時雖各地盜賊如毛，而隋各地之兵勢尚强；煬帝在江都發號施令，各方留守之方面大將，猶遵奉其約束，而不敢有貳心；且淵乃隋之國戚，地位雖尊崇，若不

以尊隋爲號召，則隋之官吏視其爲叛逆，而失政治上之優勢矣。唯淵明乎此，故關中巴蜀隋之諸官吏皆無敵愾心，而迅即歸附焉。

軍略運用：

㈠**軍略部署**——淵自太原進兵時，其軍略之佈署，籌算頗密，如其舉軍南下，先遣張綸向離石、龍泉、文城等郡，以掩護主力軍右側翼之安全。軍抵霍邑時，又即設法與李密結盟，以除去其軍主力左側背之顧慮，遂使寡少之軍力（三萬），得以集中力量而發揮之。

㈡**危急時際之決策**——軍至霍邑遭受霖雨之阻撓，而北方又有突厥欲襲太原之謠諑，諸將皆欲還歸太原，再俟後舉，淵獨能力排衆義，用其二子建成、世民之策，決意貫澈初定之方針。蓋起義之兵，全在一鼓作氣，若有挫頓阻，必致士氣衰墜，人心瓦解，如此則雖欲還固太原，亦不可得矣。當此之時，決策最爲困難，內前有強敵與霖雨之阻，中有諸將紛歧之擾，後有太原被襲之慮，設非兼具精明英勇之氣質者，則甚難作有如李淵之決定也。此實堪爲統帥者，於情勢非常危急之際，作極有價值之教訓與借鑑。

㈢**渡河決策**——淵軍克絳郡之後，薛大鼎、任瓌相繼獻策，建議不攻河東堅城，自龍門梁山間潛渡，直據永豐倉。但諸將以屈突通數萬精兵在河東，誠恐潛渡而進時腹背受敵，故請先攻河東。淵在此兩大不同意見之下，乃兼採二策之長，一面先使任瓌招慰西岸諸郡縣，又使劉弘基等自梁山渡河，一則以誘屈突通脫離其河東堅城，一則遮斷蒲津橋梁，以絕屈突通之後。及圍攻河東二日不下，淵深知急引兵渡河之利，但又以河東爲憂，乃再集諸將議策，此時又有裴寂與李世民二策之歧異，淵乃再兼採二策之長，分兵圍河東，而以主力渡河，一面使建成直趨永豐倉

。一面使世民攻略渭北。以此二路對長安行戰略機動，遂迫使長安成為孤城，此可見李淵每於諸將議論紛紜之際頗能作明智之抉擇也。西方兵學家克勞塞維茨謂「綜合抉擇力」為統帥主要之才力，淵可謂得之矣。及已克永豐倉，又即使劉文靜東據潼關，以斷屈突通入援長安之路，此一得力之措施，遂使其諸軍得以安取長安，而無後顧之慮，此亦為軍事上至當之舉也。

其次，當李淵自西河郡南下時，見宋老生不能阻賈胡堡隘路之險，因知老生無作為，乃即作戰略上之大胆機動，而疾趨霍邑。及攻霍邑時，又因知老生勇而輕躁，乃於東門與南門布奇正之陣，相互支援。故當宋老生自東門出擊時，立遭受世民之側擊而大敗。

至於李淵在軍事上之迅速成功，屈突通實有莫大之過失，蓋以屈突通五萬驍果之精兵，對李淵臨時徵集三萬之衆，採取攻勢作戰固已綽有餘裕，而屈突通竟始終困守河東孤城，坐待被動，予李淵以行動之自由。及其自潼關還救長安時，又為劉文靜寡少之兵所阻而不敢進，坐守潼關北城。凡此皆屈突通在行兵時過度拘謹，乃至了無英勇之生氣，是以終於被擒也。

8—2582

第三章　唐開國之戰二——平定北方羣雄之戰

（附圖七一二七三、八一二八六、二八七、二八八、二八九、二九〇、二九一、二九二）

一、平定西秦之戰：薛舉於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四月起兵金城，十一月進爭關中。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八月薛舉卒，子仁杲立。十一月秦王世民破降薛仁杲，西秦亡。

二、平定涼州之戰：李軌於大業十三年七月起兵於武威。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二月伐涼，五月遣安興貴至武威，陰結其兄李軌將安修仁及諸胡，起兵擊軌，滅之。

三、平定劉武周之戰：大業十三年二月劉武周起兵馬邑。武德二年正月，武周與宋金剛進爭關中，十一月秦王世民屯柏壁，與之相持，翌年四月金剛北退，追破之，武周及金剛敗走突厥，皆爲所害。

四、平定王世充竇建德之戰：武德二年四月，王世充篡隋據洛陽，國號鄭。竇建德於武德元年十一月稱夏王。三年七月李世民督諸軍攻鄭。翌年三月建德泝河西上救援王世充，與秦王世民相持於虎牢，五月初旬世民破擒建德，王世充降，鄭、夏皆平。

五、平定劉黑闥之戰：武德四年七月建德舊部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之。十二月李世民及李元吉進討黑闥，翌年三月戰於洺水，黑闥敗走突厥。同年四月，黑闥借突厥兵入寇，復據故地。十一月李建成討之，武德六年正月擒斬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七——二七三）

唐高祖李淵進據長安後，所略定之地，其大概情形如左：

北方——有太原、延州（今延安）、靈武（甘肅今縣）三邊要之地，與劉武周、梁師都、李軌所據地相接壤。另有幽州之羅藝，自唐入據有長安後，即始終效忠於唐，故幽州亦成爲唐東北方邊要之地。其以後北拒高開道，南平竇建德之餘黨劉黑闥，多賴此幽州之力。羅藝據幽州之地盤，北自居庸關、南至易水，東自北運河以西至太行山間之地區。

西方——以隴山（今六盤山）與西秦薛舉相鄰接。

東方——守新安，宜陽（均河南鄧縣），與東都王世充相鄰接。

南方——以南陽（河南省鄧縣），信州（今四川奉節縣東北）與朱粲、蕭銑相鄰接。

唐爲平定北方，其對象即爲據天水之薛舉父子，據武威之李軌，據朔方之梁師都，據馬邑之劉武周，據東都之王世充，據洺州之竇建德，據燕州之高開道，及據魯地之徐圓朗諸人。北方羣雄底定，然後轉旗南向大江。此爲唐恢復一統，勢所必然之趨向也。

第二節　唐底定北方之方略

唐於進據長安後，其最重要戰略措施之一，即爲略定漢中巴蜀。因關中雖古稱「天府」，究以涇渭河谷地狹，

人力與物資有限，不足以支持掃蕩羣雄恢復統一之長期戰爭。唐欲完成統一之帝業，必先取得兵糧及兵器來源甚富之巴蜀。蓋凡以關中爲根據而創造帝業者，必取巴蜀爲其後勁，此爲秦漢以來歷史，所已證明之事實。其次，唐另一重要戰略措施，則爲自長安分遣撫慰使者，率領少數之兵，四向各郡縣宣撫，用和平方法，與對立之各羣雄爭奪地盤。因此，在河南、河北、山東、淮泗、及江漢各廣大地域中，樹立起許多唐所控制之勢力點。此等勢力點，一面謀繼續獨力發展，一面於唐大軍來臨之際，配合以掃蕩各地抗拒之羣雄。唐此一戰略，對其後進擊東方羣雄，曾發生極大之力量與影響。如李神通、張道源撫下河北山東諸地，李孝恭招撫山南，夏侯端招慰淮泗諸地皆是也。

依當時實際之形勢與地略觀之，唐欲自關中掃蕩羣雄，統一中國，其步驟必先平定秦涼，然後東向進取東都，蓋秦涼在關中之西，爲唐之大後方地區。故關中與秦涼息息相關，秦涼定則關中安，秦涼亂則關中擾，此乃地略形勢所使然也。且秦涼處隴山山脈以西之高台地，對關中有高屋建瓴之勢，故唐必先平定之。適其時又正薛舉欲東出與唐爭長安，此尤爲唐必先西向秦涼，然後東取東都之原因。

至於東都所處之形勢地位，實爲當時全般局勢之中樞。唐若不能取得東都，則其統一中國之帝業無望，若能取之則統一大業之功，已過半矣。因是，唐於平定西秦之後，立即進行部署東進之兵，此可爲唐當時所取戰略之明證。尤有進者，當唐進克長安之後，立即揮軍東出，據有新安、宜陽兩戰略據點，全扼崤函之險，作爲進攻退守之根據，此益足以證唐所取戰略之關鍵也。

然唐正準備東出進取東都之際，而劉武周突自馬邑南下，亦欲奪取關中，與唐爭隋之天下，因而唐不得已先應付此一不預期之戰爭。蓋武周借突厥之助與宋金剛之善戰，長驅下太原、晉州（今臨汾），兵壓龍門，有渡河直趨

長安之勢。於是，唐不得已在東都方面暫採守勢，集中兵力以迎擊金剛。及劉武周已平，始又轉兵東都。

東都之戰，唐一舉而幷滅竇建德，此則爲唐軍事戰略中所未預期者。唐在兩次不預期之大戰中，固然由於秦王世民之善用兵所獲勝，尤以唐高祖淵戰爭指導方略極具彈性爲最重要之因素也。

至李世民討劉黑闥之後，久據南方江淮間之杜伏威及幽州之羅藝，皆相繼先後入朝，一朝釋去二人之兵權，此皆唐鞏固統一之方略運用也。由此觀之，唐之取天下，舊史家皆歸功於秦王世民，於此乃見其另一事實矣。

第三節　各戰場之地理形勢

一、唐與西秦之地勢

隴山山脈（六盤山山脈）橫亘秦隴地區，自西北順東南走，平均高約兩千公尺，主峯在今瓦亭西北。華亭縣以南稱隴山，界于陝甘兩省間。隴山以西地區，古稱隴西，又稱隴右。隴西盆地，黃河及其支流灌溉其中，爲甘省主要農產地。渭水與嘉陵江亦溯源于此。隴山以東，秦嶺以北，爲涇渭谷地，土地饒沃，農產富實，爲關中之心膂，自淳化、耀縣、郃陽以北、卽屬黃土台地，愈北而愈高，地瘠民貧，交通不便。涇水上游流域，在六盤山之東，亦係黃土高原之一部。

二、扶風、涇州戰場形勢（參看附圖八—二八六）

西秦薛舉據天水，奄有隴山（今雲霧山六盤山）以西，大夏河以東，黃河以南，西漢水以北，卽今甘南之高台

地區。此時由於唐初得長安，隴山以東，至陝北之梁山間郡縣，背向尙未有所定，此等地區爲今甘東之高台地，形成關中西北之重要地略。方輿紀要所謂：「外阻河朔，內當隴口，襟帶秦涼，擁衞畿輔，關中定安，繫於此也。」凡據關中（長安）與秦（天水）相敵者，必固固原、平涼、扶風（今鳳翔縣），以阻隴山東出之口。唐此時新得長安，除扶風外其他二地皆非所有。於是乃據守扶風涇州（今涇川縣），以與西秦相持。

扶風（今鳳翔縣南）與長安安危之關係，極爲重要。方輿紀要所謂：「居四山之中，五水之會（汧、渭、漆、岐、雍），隴關西阻（隴關卽隴坻，今隴縣西），益門南扼（益門卽益門山，在今寶鷄縣西南十五里，卽秦嶺之北谷，古益州境由此而入，故名），當關中之心膂，爲長安之右輔。」「繇隴阪而東至鳳翔，則控京兆之咽喉；繇大散而北出鳳翔，則絕秦川（渭水）之要膂；若其西上秦隴，守險阻以攻瑕擣虛，南下梁洋（今南鄭），席富饒以出奇制勝，可耕可屯，宜戰宜守，規關中者，此其先資也。」薛仁杲初次東出，爲世民敗之於此，乃轉兵攻涇州。

涇州地位與長安安危之關係，亦極爲重要。方輿紀要所謂：「山川環帶，水陸流通，嶺北有事，州實爲之孔道。」「蓋涇州連絡中外，翼帶東西，誠關中之襟要也。」唐代常以「涇州爲節鎭，遮蔽邠岐。」秦王世民與薛仁杲爭戰之地，卽今涇川至長武之間。

三、柏壁戰場形勢（參看附圖八－二八七）

劉武周據馬邑（今山西朔縣），聯合梁師都，借突厥之助，以與唐爭奪關中而南侵，下太原、晉州（今臨汾縣），直趨龍門（今河津縣西），依李淵取關中之舊路，將渡河以向長安。唐遣秦王世民迎擊，遂發生柏壁之戰。

柏壁在今新絳縣西南二十里。當時之戰略形勢，劉武周以太原為總策源地，其糧食戰具沿汾水水陸并進，其間最重要之地，為自介休至霍縣間之隘道（已詳於前章）。唐扼守柏壁，以控汾水下游河谷之咽喉，一方面固守浩州（今汾陽縣），以圖爾後掩護挺進軍，襲擊介休以南隘道之敵方糧運，一方面固守絳州（今新絳縣），與柏壁為犄角之勢，迫使劉武周大將宋金剛頓兵於堅城之下，而不得進；在兩翼方面，右翼則斷河陽之橋（今河南孟縣孟津間之橋），以阻遏王世充之進援；同時加強陝州（今河南陝縣）及新安、宜陽之守備，以防東都方面之兵；左翼則使段德操固守延州（今陝西延安縣），以拒梁師都；在後方則置十二軍：長安、萬年（今臨潼）、富平、醴泉、同州（今大荔）、華州（今華縣）、寧州（今甘肅寧縣）、豳州（今邠縣）、涇州（今甘肅涇川）、岐州（今鳳翔）、西麟州（今陝西麟遊縣）、宜州（今陝西耀縣東南），以固關中。

是時，河東（今山西永濟縣）尚在圍攻中。而守河東之王行本，響應劉武周。其作戰經過，詳本章第六節。

四、洛陽戰場形勢（參看附圖八—二八八）

王世充據東都——即洛陽。當時東都外圍之戰略要地有：

(一)**北邙山**：在東都北郊。此山自新安而東至於鞏縣，橫亙於黃河南岸，俯瞰東都，有高屋建瓴之勢。

(二)**孟津橋**：在孟縣與孟津之間，為東都北郊之重要戰略橋樑，南北交通之鎖鑰。

(三)**懷州**：即今河南沁陽縣，此地控制太行之道，為東都河北方面之屏障。

(四)**虎牢**：即今汜水縣，南瀕嵩山，北臨黃河，中間一隘道，自古以來，為洛陽東方之險阨。王世充鎮守此地，則可招東方兵之進援。

(五)**轘轅關**：在今登封縣西北，自古為洛陽東南方險要之關隘。

(六)**闕塞關**：在今伊川縣北，自古為洛陽南方重要之關隘。

(七)**洛口倉**：在鞏縣東，儲粟豐富，洛陽糧食所資。

(八)**新安、宜陽**：在洛陽西，為東都西方戰略要地，早已為唐所據有。

秦王世民之攻東都，即先佔領上述八處要地，而使其地孤立。至於平劉黑闥之戰場，乃在河北平原，無山岳之險，祇有河川對軍事之影響。勝敗之條件，唯在兵衆之強弱與戰略戰術之運用耳。

第四節　平定西秦薛仁杲（參看附圖八－二八六）

(一)**西秦概況**：薛舉本汾陰人，自其父汪徙居金城（郡治今甘肅皐蘭縣）。舉容貌瓌偉，凶悍善射，驍勇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初為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右羣盜蜂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四月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刼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封仁杲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率衆歸之，以為義興公。

時，隋將軍皇甫綰屯兵一萬鎮枹罕（今甘肅臨夏縣），舉選精銳二千襲破之。而羌酋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今岷縣西），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乃更以仁杲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以枹罕郡

爲河州），羅睺爲義興王以副仁杲，總兵略地。又克西平澆河二郡（治今青海樂都縣、臨夏縣西），數日之間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七月，擧遂稱帝於金城。一面遣仁杲將兵攻天水（郡治今天水縣西南），克之，擧即自金城徙都之。一面遣仁越將兵略劍口（劍門關口，蓋薛擧欲取巴蜀也），但至河池（郡治今陝西鳳縣）即爲隋河池太守蕭瑀所拒却。又遣將常仲興渡河擊涼王李軌，戰於昌松（今甘肅古浪縣），全軍敗沒，因而西平枹罕皆爲軌所攻克。（見新唐書卷八十六薛擧傳）

(二)薛擧謀爭長安：

第一次扶風之戰——擧徙都天水之同年十一月，李淵已克長安，而擧亦急謀東進以爭關中，乃於是年十二月遣仁杲攻扶風（郡治雍，今陝西鳳翔縣南），爲唐弼拒於汧源（今陝西隴縣）。唐弼者乃大業十年春起兵於扶風之賊帥，擁立隴西人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至是，薛擧乃遣使召弼，弼遂殺弘芝而降，仁杲乘其弛備襲破之，幷有其衆。薛擧之勢益張，衆號三十萬。弼將數百騎奔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時璡尙爲隋守），仁杲遂率勁卒十萬圍扶風。李淵命世民救之，十二月十七日世民擊仁杲軍大破之，追斬萬餘級，追奔至於隴坻（即隴山，今隴縣西），二十一日竇璡乃降於李淵。

第二次高墌之戰——薛仁杲敗於扶風，擧懼世民越隴山進擊而問羣臣曰：「古來天子有降者否？」其黃門侍郎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琮（子弟）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衞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而爲亡國之計乎？」擧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卿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瑗又勸擧連結梁師都共爲聲援，厚賂突厥餌

其戎馬，合從幷力進逼長安。舉從其謀，於是與李淵展開一場爭取突厥之外交爭奪戰。（見新唐書薛舉傳）

翌年（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四月，舉遣使往突厥。時始畢可汗之弟咄苾、莫賀咄設（註一）建牙於五原（郡治九原，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一百里）之北，舉所遣使因與咄苾謀連兵攻唐，咄苾旣許之矣，而李淵知之，亦遣都水監宇文歆賂咄苾，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之使遣隋五原郡守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先是中原大亂時，張長遜舉郡附於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勒），咄苾並從之。淵卽以長遜爲五原太守。咄苾乃拒薛舉、梁師都等，不納其使。五月，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至長安，淵宴於太極殿，特奏九樂（註二）以優待之，餉遺特厚。於是淵於此場外交戰中，取得勝利。

薛舉雖爭取突厥失敗，仍於同年六月（舊唐書高祖太宗本紀均載七月，茲從通鑑）與梁師都發動攻擊，一面遣其將鍾俱仇與赤排羌同寇漢中，一面親率大軍向涇州（治安定，今甘肅涇川縣北）。初十日薛舉大軍越涇州而進，將疾趨長安。李淵亦卽一面遣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劉弘基、柴紹、丘行恭、李安遠、慕容羅睺、張長遜等八總管之兵以拒舉，一面以太子詹事竇軌爲秦州總管（唐秦州治今甘肅隴西縣西南），進擊鍾俱仇屢破之，盡降其衆。七月初四日，梁師都亦發兵攻靈武（郡治今甘肅靈武縣西南），以策應薛舉之攻勢，但爲驃騎將軍藺興粲所擊破。同月，薛舉進逼高墌城（今陝西長武縣北），其遊兵至於豳岐（今陝西邠縣及鳳翔縣等地），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利在急戰，不利持久，若來挑戰，愼勿應也。俟其粮盡，然後可圖。」開山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賊，何乃以勁敵遺王也？」頃之，復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輕我，請耀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墌西南

，又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初九日兩軍戰於淺水原（今長武東北），八總管之兵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戰沒，劉弘基一軍力戰，矢盡弘基被擒，舉遂拔高摭，收唐兵死者爲京觀。秦王世民收敗兵還長安，文靜等皆坐除名。同月十二日，榆林郭子和遣使降唐，淵以子和爲靈州總管，此爲淵爭取突厥之又一勝利，因子和附於突厥，故遣使降淵。如此則唐雖因高摭之慘敗，而退守渭水，但突厥與五原靈州方面却予薛舉以極大之威脅與壓力。因此，薛舉不敢乘勝輕舉進趨長安，而於次（八）月遣其子仁杲進攻寧州（今甘肅寧縣），又爲刺史胡演拒却。於是，郝瑗再建策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並擒，關中騷動，可乘勝直搗長安。」舉從之。軍臨發而舉疾，初九日舉卒，乘勝進取之計遂止，此實爲唐之一大幸運也。（見新唐書殷開山傳薛舉傳）

薛舉已卒，其子仁杲繼立，而退屯於折摭城（今涇川縣東北十五里）。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百萬人敵。然所至多殺，納人妻妾。當其拔天水時，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竅，以求金寶。故舉常誡之曰：「汝智略縱橫，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及仁杲嗣位，衆咸猜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秦之兵勢日衰。（見新唐書卷八十六薛仁杲傳）

第三次涇州之戰（唐反攻）——李淵於高摭戰敗之後，爲挽救頹勢以圖强敵，乃遣使潛赴涼州（今甘肅武威縣）謀與李軌共圖秦隴，與軌書稱爲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淵以懋爲大將軍，册拜軌爲涼州總管，封涼王。及得薛舉已卒之報，乃於同（八）月十七日命秦王世民爲元帥，再率劉文靜、殷開山等乘仁杲之喪進擊之。同月二十五日又有臨洮等四郡（今枹罕、澆河、西平郡也。治今甘肅臨潭、臨夏、臨夏西、及青海樂都等縣）降唐，遂對西秦完成包圍之態勢。

九月初旬，秦王世民帥諸軍向高摭，仁杲使宗羅睺將精兵十餘萬（主力）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我好鬥，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於是與羅睺相持於豳州宜祿間。世民爲使敵後之涇州固守，以利主力軍會戰，乃於同月十二日使秦州總管竇軌將兵進援涇州，但軌與仁杲戰不利退還（軌前擊破秦將鍾俱仇於漢中轉兵至此）。仁杲此時亦欲攻奪涇州城以爲進攻退守之根據，遂進圍之。唐守涇州之將爲驃騎將軍劉感，時以久懸敵後，城中糧盡，城垂破者數次。會世民又遣長平王李叔良救兵至，仁杲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十三日仁杲欲計取涇州，使高摭守城軍僞以城降唐。叔良不知是計，遣劉感將兵赴之，十七日感至城下扣門，城上拒之不得入。感知中計，乃卽遣步兵先退，自帥精兵殿後。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杲兵自南原大下，與感軍戰於百里細川，感軍大敗，感爲仁杲所擒。仁杲因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陽許之，至城下卽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於是叔良固守待援。仁杲怒感，埋之至膝而馳騎射殺之。十八日唐隴州刺史（治今陝西隴縣）常達自宜祿城（今長武縣）出擊仁杲軍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仁杲反攻不能勝，乃遣其將仵士政將數百人詐降。達不知是計，竟厚撫之。至二十三日士政伺隙，帥其徒刧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杲。達見仁杲，詞色不屈，仁杲壯而釋之。（見資治通鑑卷一八六唐紀二）

當涇州進行爭奪戰之際，李淵遣從子襄武公琛與太常卿鄭元璹送女妓遺始畢可汗，始畢遣骨咄祿特勒至長安報之，淵厚宴之且使升御坐以寵之，以固突厥之交好（是時李密敗奔入關，淵遣使迎勞。此時淵又有東顧之憂）。

秦王世民軍與仁杲軍相持六十餘日。十一月初仁杲因糧餽不繼，將士離沮，其內史令翟長孫與將軍梁胡郎等帥

所部降於世民。世民因知仁杲將士離心，遂發動攻擊。先命行軍總管梁實進營於淺水原以誘之。宗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戰，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羅睺軍已疲，乃令諸將曰：「可以戰矣！」遂於同月初七日遲明使右武候大將軍龐玉將兵進陳於淺水原。羅睺集中兵力攻擊之，龐玉戰陣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攻羅睺軍之側背。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卽帥驍騎數十衝鋒陷陣。唐軍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軍遂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又帥二千餘騎追擊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杲猶據堅城（折墌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陣於城下相拒，世民則據涇水逼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降唐，因是仁杲懼，引兵入城拒守。及日向暮，世民大軍繼至，遂圍其城。夜半，守城兵又爭自躍下。於是仁杲計窮，乃於是月初八日率其百官，開門出降。世民獲其精兵萬餘，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問世民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達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胆，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同月之二十二日，世民還至長安，斬薛仁杲於市，撲殺仵士政於殿庭。賞常達帛三百段，追贈劉感平原郡公，謚忠壯，勵忠貞也。以劉文靜，殷開山二人能戴罪立功，復文靜爲戶部尙書，領陝東道行台左僕射，及殷開山爵位。

按薛舉於大業十三年四月起兵，翌年十一月子仁杲降唐，歷時凡十五閱月而亡。（資治通鑑卷一八六唐紀二）

註一：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上載：「（突厥可汗）子弟謂之特勒（勤）；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五，武德元年載註：「杜佑曰：武德初因隋舊制九部樂：一讌樂，二淸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疎勒，九康國。前一百八十卷，隋大業四年引杜佑註九部樂與此不同。又考宋祁新唐志，唐有十部樂，有十四國技，以八國入十部而不明指八國爲何國，此亦異同而難考者也。」

第五節　平定涼州李軌

㈠大涼概況：武威姑臧人李軌者，有機智，頗窺書傳，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皆稱之。大業末爲武威鷹揚府司馬（註一），當薛舉稱帝時（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七月），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變，豈可束手於人，妻子分散？」乃謀共同舉兵。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不肯當。曹珍曰：「常聞圖讖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相與拜賀，推爲盟主。軌卽令脩仁夜率諸胡潛入武威郡（治甘肅今縣）內苑城中，軌於城外聚衆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乃自稱河西大涼王，依開皇制置官屬。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爲太府卿，曹珍爲僕射、梁碩爲吏部尙書，安脩仁爲戶部尙書。時西突厥闕度設領部落據會寧川（今寧夏中衞縣），有二千餘騎，自稱闕河汗，請降於軌（按大業八年正月，煬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其事已詳見前卷）。同年七月，軌又大破西秦薛舉將常仲興於昌松（今甘肅古浪縣），未幾攻張掖、郭煌（甘肅今縣）西平、枹罕（治今靑海樂都縣，甘肅臨夏縣）皆克之，遂盡有河西五郡之地。翌年七月與李淵連結，共圖西秦。十一月唐軍與薛仁杲對峙於

高摭之際，軌遂稱帝。餘見次述。（見新唐書卷八十六李軌傳）

㈡**遣安興貴滅涼**：當李軌起兵時，以梁碩有智略，依之為謀主，衆咸憚之。及已據有河西五郡，碩見諸胡種落繁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安脩仁有隙。時軌子仲琰嘗至碩所，碩不為禮，仲琰懷恨，形於辭色，因與脩仁譖碩於軌，誣其謀反，軌因酖碩殺之。由是其故人多疑懼，心膂從此稍離。又信胡巫妖言，謂上帝遣玉女自天而降，因發民築台以候玉女，勞費甚大。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十二月，河右大飢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乃召羣臣共議，曹珍等皆以為然，惟謝統師等隋故吏，心終不服，密與羣胡黨，排軌故人，乃詬曹珍等曰：「百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為國計，非忠臣也。」軌從之。由是士民離怨。（見新唐書卷八十六李軌傳）

翌年二月，李淵以薛仁杲已平，一面準備東擊王世充，一面乘李軌內部多難且怒其僭居帝位相抗衡，乃遣使連結吐谷渾，使攻擊之。先是煬帝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奔黨項（已見前卷），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使還統吐谷渾餘衆，不果而還。及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淵已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至是淵遣使連結伏允，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遂舉兵擊軌。時李軌戶部尚書安脩仁兄興貴仕於長安，淵又遣興貴還圖軌。興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衞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涼州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强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於是興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同年五月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固守。興貴徇城呼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降。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台，置酒為別。是月

十三日興貴擒軌送長安，淵併其子弟皆斬之，河西悉平。以興貴為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安脩仁為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以黃門侍郎楊恭仁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因之葱嶺以東，皆入朝貢。計李軌於大業十三年七月起兵，至此未及二年而亡。（見新唐書卷八十六李軌傳）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載註「煬帝改涼州為武威郡，各郡置鷹揚府，有郎將，副郎將，長史，司馬。」

第六節　平定并州劉武周（參看附圖八－二八七）

唐滅西秦之後，以李軌力弱，故即一面以計取涼州，一面積極準備東取洛陽。遂於同年（武德元年）十二月，以秦王世民為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台，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時堯君素守河東，獨孤懷恩等攻之尚未能克，翌年正月乃命秦王世民出鎮夏邑長春宮，以圖進取之計。不意突厥與劉武周梁師都等，突連兵入寇，於是將攻王世充之計暫罷而先展開北征之戰。

劉武周、梁師都南侵：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閏二月，突厥始畢可汗為索唐貢幣而將其衆渡河至夏州（今陝西橫山縣），一面會梁師都之兵南侵，一面以五百騎援劉武周，使越句注山寇太原。會始畢卒，弟俟利弗設立為處羅可汗。高祖淵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至豐州（即隋五原郡），聞始畢卒，受敕納幣於所在之庫。處羅聞之怒，欲續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乃遣高靜以幣出塞為唐朝致賻，突厥乃退。然突厥雖退，而梁師都劉武周仍續進犯，三月末梁師都寇靈州（今寧夏靈武縣），靈州長史楊則擊退之。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兵軍於黃蛇嶺（今榆次縣北），進

逼太原，軍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率步卒出戰，達辭以兵少，元吉強遣之，因而全軍覆沒。張達因此忿恨，初二日引武周襲楡次（山西今縣）陷之。同月十八日武周遂圍太原，元吉將兵數萬拒却之。二十日高祖淵遣太常卿李仲文爲行軍總管將兵北上救援。五月，離石胡劉季眞（父龍兒於大業末起兵自號劉王，爲隋將梁德所擊斬，至是復起）與弟六兒引劉武周之兵攻陷石州（今離石縣），殺刺史王儉，季眞自號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六兒又遣使請降於唐，唐以爲嵐州（治今山西嵐縣北）總管。同月十九日武周陷平遙（今縣）。六月初，武周又遣其將宋金剛攻太原。先是金剛爲易州（即隋上谷郡）賊帥，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武德元年十一月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將衆四千西奔於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而納武周之妹。並因而說武周以取太原南向爭天下之策。武周從之，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台，使將兵三萬攻幷州（治太原），遂大舉南下。（見新唐書卷八十六劉武周傳）

同月初十日，劉武周親率大軍南寇介州(治今介休縣)，陷之。時王世充已篡隋皇泰主於東都，國號鄭、並分兵向穀州（今河南新安縣刺史任瓌大破之，時爲七月初十日）、西濟州（今濟源縣，時爲五月）進犯。高祖淵爲抵禦此兩方面之敵，對王世充乃暫採守勢，一面遣右驍衞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西濟州，擊退世充軍後，襲破河陽城（孟縣西南）毀其河橋（時爲七月十八日），以斷其與劉武周之連繫，然後轉兵進守晉州（今臨汾縣），時江漢方面已遣李孝恭等監制蕭銑，朱粲亦已奔投王世充，無南顧之憂。一面急遣左武衞大將軍姜寶誼與李仲文進救太原。仲文等兵至雀鼠谷（已見前章），爲武周將黃子英所阻。子英在此隘道預爲伏兵，然後以輕兵挑戰，兵始交卽陽爲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引仲文等深入。仲文等悉衆追逐，中伏大敗，二將皆爲所擒。既而二人逃歸，高祖淵復遣之。

同月十二日，突厥遣使告始畢之喪，於是高祖淵一面親爲舉哀於長樂門（宮城南面三門之東門），廢朝三日並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侍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以厚結之。一面遣左僕射裴寂爲晉州（今臨汾縣）道行軍總管，授以便宜從事之特權，以禦武周。七月又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之，以萬年道（今臨潼縣東北）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今縣東北）爲井鉞軍，同州道（今大荔縣）爲羽林軍，華州道（今華縣）爲騎官軍，寧州道（今甘肅寧縣）爲折威軍，岐州道（今鳳翔縣南）爲平道軍，豳州道（今邠縣）爲招搖軍，西麟州道（今陝西麟遊縣）爲苑游軍，涇州道（今甘肅涇川縣）爲天紀軍，宜州道（今耀縣東南）爲天節軍。同月，王世充遣將羅士信攻穀州，士信及左龍驤將軍席辯、楊虔安、李君義等相繼降唐，高祖淵厚待之，以士信爲陝州（今河南陝縣）道行軍總管，對東方之守勢，因而益固。八月，梁師都亦與突厥合兵數千騎攻延州（今陝西延安縣），與劉武周東西相呼應，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拒守。同月二十五日宋金剛攻浩州（卽西河郡，今山西汾陽縣），刺史劉贍拒之。李仲文等兵至與金剛戰，姜寶誼復爲所擒殺，仲文軍入浩州城與劉贍固守，金剛攻之不克，浹旬而退。九月初一日，德操知師都稍怠，乃遣副總管梁禮將兵出擊之。師都與禮力戰方酣，德操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今陝西清澗縣西），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此一出奇制勝，對唐之戰略態勢實有極大之助益。

介休之戰：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介休城拒之。裴寂屯度索原（在介休縣東南介山下），營中飲澗水，金剛壩絕上流，士卒渴乏。九月十二日寂徙屯就水，金剛乘而擊之，寂兵大潰，死亡略盡。裴寂一晝夜奔馳至晉州，於是晉州以北城鎮皆沒，唯浩州獨存。裴寂已敗，上表謝罪，高祖慰諭之，復使鎮守蒲州（今永濟縣境）。

柏壁之戰：劉武周已擊破裴寂之援軍，乃再逼太原。齊王元吉于是月十六日，留其司馬劉德威以老弱守城，自率諸軍及妻妾夜走，奔還長安。武周遂陷太原。三十日梁師都復攻延州，段德操再破走之，梁禮戰死。同時宋金剛亦揮兵南下，攻晉州，至十月十七日陷之，右驍衞大將軍劉宏基被俘。金剛復乘勝逼絳州（今新絳縣）陷龍門。時王行本猶據河東與金剛相應，關中震動，獨孤懷恩亦陰謀叛逆，形勢至爲危殆（見註一）。二十日高祖淵乃自帥諸軍屯於蒲州，爲諸軍聲援，然後還長安。俄而金剛攻澮州（治今山西翼城縣）陷之，軍勢甚銳。是時裴寂乃採堅壁清野之策，令虞，泰二州（治今安邑榮河二縣）居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因驚擾愁怨，皆思爲盜。夏縣民呂崇茂聚衆殺縣令自稱魏王以應金剛。寂討之，反爲所敗。高祖淵更遣永安王孝基節度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郞唐儉等將兵進救河東之危局，並擬棄河東而守大河以西。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高祖乃悉發關中兵以益秦王所領，使之拒擊。十一月十四日，劉武周親帥各軍攻浩州，以期攻克此一孤立之據點。同月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堅冰渡河，屯於柏壁，自永豐倉運粮儲粮，休兵，與宋金剛相持，遂展開柏壁（今新絳縣西南二十里）之戰。（見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二月，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夏縣呂崇茂，乘其外援未至攻克之。獨孤懷恩陰異計（見註一）而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强，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將尉遲敬德及尋相救之。敬德兵驟至與崇茂夾擊孝基等，孝基軍大敗，四將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爲所擒，高祖淵乃召裴寂還長安下獄，治其敗軍之罪，旋念其起兵首謀之功又釋之。

秦王世民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久遭刼掠，倉儲皆盡，故軍中乏食，秦王乃一面預爲督運永豐倉粮

秣，休兵秣馬，堅壁不戰，一面遣偏裨將乘間抄掠敵後，斷其粮道。由是金剛兵勢漸衰。

當遲尉敬德與尋相，俘永安王等而將還澮州之時，世民即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率秦叔寶邀擊之于美良川（今聞喜縣南四十里），大破之，斬首兩千餘級，獨孤懷恩因得脫逃歸，高祖淵復使將兵攻蒲阪。俄而敬德與尋相又潛引兵援王行本于蒲阪（河東郡城今永濟縣），世民又親帥步騎三千，自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尋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歸於柏壁。由於世民兩次小勝，屢敗之唐軍士氣因而復振，於是諸將請轉取攻勢進擊。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集於是。武周據太原依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擄掠爲資，利在速戰。（今）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今汾陽，隰縣地區），衝其心腹，彼粮盡計窮，自當遁走。當此時機，未宜速戰！」此即世民制勝宋金剛之戰略也。（見資治通鑑卷一八八唐紀四）

武德三年正月，獨孤懷恩與將軍秦武通攻蒲阪，王行本出戰而敗，粮盡援絕（河東城自大業十三年九月爲唐軍淵所圍攻，至此已歷三年又五閱月之久），欲突圍走，無隨之者，乃於是月十四日開城出降。十七日高祖淵赴蒲州幾爲獨孤懷恩陰謀叛亂所誤，幸劉世讓告密，始執懷恩而斬行本（註一）。唐已克蒲州，戰勢益佳。時宋金剛猶圍攻絳州未下，其軍勢因而益陷於被動地位矣。

二月初旬劉武周分兵攻潞州（治今山西長治縣）之長子壺關（皆今縣）陷之，遂攻潞州（似欲打通與王世充之連繫）。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高祖遣將軍王行敏赴救，而行敏却與子武不和，行敏言其將叛斬之，並擊破武周之兵。二十日唐遣將軍桑顯和等攻呂崇茂於夏縣。三月初二日武周遣將張萬歲再攻浩州，李仲文擊退之，俘斬數千人。二十一日行軍總管張綸再擊破武周軍於浩州，俘斬千餘人，遂將兵西進以逼石州，劉季眞降，以季眞爲石州總

管，賜姓李。是時武周將黃子英護粮道督運，又遭唐驃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擊，斬之于途，盡虜其衆。以上雙方數次在絳州方面主戰場外之小戰，皆謀爭取主戰場之優勢也。

宋金剛自去年（武德二年）十一月與秦王世民對峙於絳州城郊與柏壁間，至本年（武德三年）四月中旬相持半年，以餽運不至，軍中飢餒，十四日金剛遂以尋相殿後，帥衆北走。秦王世民追之，及尋相於呂州（今霍縣）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里，接戰數十合。至高壁嶺（今靈石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韓侯嶺），將軍劉弘基（被俘後逃歸）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已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散，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勢取之；若更淹留，使彼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遂越霍邑（亦曰永安）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獲輜重千乘。夜宿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已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只有一羊，世民與諸將分食之，然後進迫介休（今縣）。金剛以餘衆二萬，又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亙七里以迎戰。世民令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寶擊其北，翟長孫、秦武通擊其南。既戰諸軍小却，世民乃率精騎突擊其陣後，乃大破之，斬三千級。金剛輕騎北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冑示之，堡中將士喜且泣。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等仍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敬德等遂以城降，永安亦降。時劉武周尚据晉陽，聞金剛敗，大懼，引騎五百，棄晉陽北走突厥。金剛收散卒，將還拒，衆不爲用，亦與百餘騎奔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舉城降。於是幷州悉平。世民還師攻夏縣，於五月二十日城破。盡屠之。（見新唐書卷八十六劉武周傳）

武周及金剛奔突厥後，未幾，金剛背突厥欲還上谷，爲突厥所追斬。後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突厥殺之，另以武周部將苑君璋統其餘衆，號爲大行台，据馬邑數爲邊患。迭經招撫，至武德六年，君璋將高滿政逐君璋來降，馬邑始告克復焉。

劉武周自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二月据馬邑起兵，取樓煩、定襄、雁門諸郡，突厥立爲定楊可汗。至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四月爲唐所破，歷時凡四年餘而亡。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八及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獨孤懷恩傳載：「高祖遣懷恩代韋義節督兵攻蒲州，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爲天子，次當舅子乎？』懷恩遂自以爲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計。時虞鄉南山多羣盜，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澮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柏壁，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扨永豐倉，而斷柏壁粮道，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据縣起兵應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攻崇茂，宋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沒，君寶與開府劉（世）讓亦同陷于賊中，遂洩懷恩之謀。既而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說賊將尉遲敬德，請使讓還（與唐）連和罷兵，敬德從之，遂遣（世）讓使發其事。會王行本已降，懷恩入据其城。高祖將濟河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高祖驚曰：『吾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不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執之，分捕其黨，按驗，遂誅之。」

第七節　平定夏王竇建德、鄭王王世充（參看附圖八——二八八、八——二八九）

一、王世充據東都之概況

王世充（其傳略已見上卷第六章第二節）於隋恭帝（代王侑）義寧二年（唐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七月殺元文都後遂專東都之政，九月破李密（其事皆已詳於上卷第六章）。至武德二年四月劉武周自馬邑南下攻唐時，遂篡隋恭帝侗之位於東都，國號鄭。在其篡位之前後，分兵略地及其內部之概況，略述於左：

王世充據地狀況：武德二年二月，世充攻穀州（唐置，治今河南新安），與唐兵戰於九曲（今宜陽縣西北），其將軍秦叔寶、程咬金（知節）皆於陣前躍馬降唐。其驍將相繼降唐者，尚有李君羨田留安等，但唐穀州刺史史萬寶仍爲世充所敗，乃以任瓌爲刺史。三月世充轉兵攻義州（今河南汲縣）、陟州（今河南武陟縣）陷之。四月攻伊州（今河南臨汝縣）又陷之（以上各州爲唐遣使所撫定）。七月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再攻穀州，士信又率所部千餘降唐。世充再遣其將郭士衡攻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十月，王世充又自將東向略地，至滑台（即滑州今滑縣），臨黎陽（今濬縣東北）與竇建德衝突後，南徇尉氏（河南今縣）、汴州（治今開封縣北）、亳州（治今安徽亳縣）皆降之，攻杞州（今河南杞縣）又陷之。其後又下徐州，於是河淮間之地，盡爲鄭有。世充此一擴地也，與竇建德針鋒相對，遂瀕臨相互攻戰之勢。

武德三年六月，唐以顯州（治今河南泌陽縣）行台尚書令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乃詔發兵討之，兵未發，其長史田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爲顯州總管。於是南至襄陽（湖北今縣），盡爲鄭有矣

（註一）。

王世充內部狀況：世充自於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破走李密後（其事已詳見上卷第六章），遂自爲太尉尙書令，專隋洛陽之政。彼鑑於隋煬帝之專闇，乃一反煬帝所爲，設三牌於尙書府外：其一，求文學才識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勇智略能摧鋒陷陣者；其一，求身有冤抑擁滯不申者。由是上書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皆慰勞省接，雖士卒必甘言以悅之，欲以盡下情，收攬人心。而對隋之親舊，則不加信任，欲以樹立其新興之權勢。

翌年，世充即矯恭帝侗詔，假黃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同年四月，世充遂篡位，幽隋恭帝侗於含涼殿，尋縊殺之，國號鄭，建元開明。

世充篡位後，仍一本其前者所爲，常出宮遊歷街肆，宣言於百姓曰：「往者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無由得悉。世充非貪位者，本救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當與士人共議之。」又下詔西朝堂聽冤訴，東朝堂延諫者，順天門外置座聽事，廣徵下情。但此後章牒塡積，觀省不暇，徒託空言而已。（見新唐書卷八十五王世充傳）

世充篡位前後，內部曾發生兩次變亂。武德二年正月，當世充正設三牌謀收輿情之時，其司隸大夫獨孤機（武都從弟），與虞部郎楊恭愼，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等謀叛世充，以召唐兵。世充親信馬軍總管獨孤武都亦與謀，事洩，世充皆殺之。五月世充已行篡，以禮部尙書裴仁基及左輔大將軍裴行儼父子威名，忌之（原爲隋將降於李密，密敗走，降於世充）。仁基等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尙書左丞宇文儒童，尙食直長宇文溫（儒童弟），散騎常侍崔德本等（皆隋舊臣），謀殺世充及其黨，謀復皇泰主（恭帝）侗之位。事泄，世充皆夷其三族，並鴆殺侗。由此可見世充篡隋前後，其內部頗爲不安也。

王世充由於內部不安，驍將及州縣數叛離降唐，乃於武德三年春嚴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但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公私愁窘，人不自保。諸將出戰，亦質其家屬於宮中。世充內部不安如此，其至以敵唐已屬明甚。

二、竇建德概況

竇建德乘隋末之亂起兵，其事已詳見上卷第五章。及高士達爲隋將楊義臣所討破敗死，而建德代領其衆之後，建德之作爲已與羣盜大異。初羣盜得隋官及士人皆殺之，故隋郡縣皆固守城池以拒盜。及建德已統士達之衆，每獲士人，必加恩遇，得饒陽縣長宋正本，引爲上賓，與參謀議。於是，隋郡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衆至十餘萬人。遂於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初，自稱長樂王於河間之樂壽（今河北獻縣）。及同年七月，襲破隋涿郡留守薛世雄於河間（事詳上卷第六章），旋河間郡丞王琮請降之後，建德遂有「安百姓，定天下」之志。翌年（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乃定國號曰夏，稱夏王。同年十一月又襲破歷山飛賊帥魏刀兒於深澤（河北今縣），斬之，盡併其衆、盡有易、定、冀、瀛等州。於是北以易水與幽州羅藝相拒，南至大陸澤（今河北任縣東北），西自太行，東至於海，盡據有今冀中之境矣。（見新唐卷八十五竇建德傳）

武德二年宇文化及爲李密所破後（事詳上卷第六章），北遁魏縣、聊城（今河北大名，山東今縣），建德乃先取魏縣，進圍化及於聊城而擒斬之，並爲煬帝素服盡哀，撫納隋之百官，進謁蕭皇后，遣使朝越王侗於洛陽。又任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虞世南爲黃門侍郎。大有延攬人

才，進取天下之勢。俄而又送蕭皇后於突厥，以結好於突厥。同年八月，建德乃乘勢將兵十餘萬，相繼攻取唐之洺州（今河北永年縣）、相州（今河南安陽縣）、黎陽（今濬縣）、等地。此時王世充亦欲爭取黎陽，建德遂攻世充之衞州（今河南汲縣）、殷州（治獲嘉河南今縣）及新鄉（河南今縣），俘世充將劉黑闥以歸。於是兗州（治今山東滋陽縣西）賊帥徐圓朗亦降。建德隨又乘破竹之勢，於翌年（武德三年）取孟海公之濟州（今山東茌平縣西南），武德四年下曹、戴二州（今山東曹縣、今河南考城縣），而奄有河南北之地。蓋此時李密新敗入關，河南北郡縣無所屬，故王世充竇建德皆相繼發兵略地，在長安之李淵亦相繼遣其淮安王李神通，降臣魏徵東出安撫州郡，取得趙州、邢州、洺州、相州、黎陽等地，但以形勢遠隔，故不旋踵即爲建德所奪。

竇建德在此數年之中，所以能打開一新興之局面者，除有形勢可乘外，尚有其成功之基本因素在焉。如其自奉儉約，每戰所獲資財，盡散賞諸將，自己一無所取。食不噉肉，常食菜蔬脫粟之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使婢妾纔十數人。破聊城時，得隋宮人千數，並有容色，皆放散之，此其一。善撫用人才，以收人望，此其二。善於安撫治理地方，如其至洺州時，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此其三。接納直言諫諍，明辨忠奸，如徐世勣叛走，不殺其父蓋，破趙州、邢州，執其刺史張昂、陳君賓及唐大使張道源等，將戮之，以其國子祭酒凌敬諫諍，不可誅戮忠貞之士以勸臣下，盛怒之下而納其言，此其四。善於撫納新附。用兵善用奇襲，如破薛世雄、魏刀兒等，此其五。凡此乃建德之長，所以能造成一方面之局勢也。

三、作戰經過

唐高祖淵原定取天下之指導方略，本擬於平定西秦薛氏父子後，即揮兵東出進取東都洛陽者，故於武德元年十

一月，平定薛仁杲後，即部署東征東都。旋因劉武周、宋金剛突然南侵太原下河東，威脅長安，乃不得已臨時變計，對洛陽王世充暫採守勢，集中兵力以迎擊劉武周。及秦王世民於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四月破走劉武周，克復晉陽後，五月凱旋之軍方抵長安，六月即議東征，此可見唐原來之定策也。

王世充作戰準備與部署：武德三年六月，世充聞唐議舉兵來攻，即令諸州鎮選驍勇者，徵集於洛陽，並置四鎮將軍，募兵分守洛陽四城：命其齊王世惲檢校南城（皇城南端門外），楚王世偉守寶城（皇城），太子玄應守東城（皇城之東），漢王玄恕守含嘉城（皇城之北即含嘉倉），魯王道徇守曜儀城（東城之東——註二），以備之。又與突厥連結，圖以牽制唐軍（突厥曾於是年五月遣使獻馬千匹於世充，世充以宗女妻之，並與之互市。七月突厥遣使潛詣洛陽，唐潞州總管（治今山西長治縣），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

七月，秦王世民大軍至新安時（河南今縣），世充又加强其外方州鎮部署：命其魏王弘烈鎮襄陽（今湖北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今河南汜水縣西北），宋王泰鎮懷州（今沁陽縣）。世充自將大軍，計有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兵力三萬準備迎擊唐軍。

唐軍部署：武德三年七月初一日，詔秦王世民督七總管二十五將諸軍約十餘萬進擊東部，利用渭、河之水爲運糧道，山鼎（今靈寶）、芮（今芮城）、陝（今陝縣）、函（新安）、虞（虞鄉）、虢（盧氏）六州設水陸轉運，以補給前線大軍。旋得驃騎大將軍朱可渾定遠之報，告幷州總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直入長安。同月十三日乃命皇太子建成將兵鎮蒲阪（今山西永濟縣）以備之。又遣禮部尙書唐儉安撫幷州，暫廢幷州總管

府，徵李仲文入朝。同時對突厥仍委曲求全以事之，以消弭此一北方之大壓力，蓋若與突厥爲敵，則統一北方中原之大業，將難以實現也。行軍總管段德操則仍守延州（今陝西延安），以備梁師都。又遣使與竇建德結好。唐之此一總方略，將於本章申論中詳論之，茲不贅述。

慈澗序戰：同月，唐前軍陝州道行軍總管羅士信進攻慈澗（今河南新安縣東三十里），世充將兵三萬救之。二十八日秦王將輕騎前覘世充軍，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左右皆懼，秦王命左右先歸，親自殿後。世充騎將單雄信率數百騎夾道來追，槍幾及秦王。秦王左右射之，皆應弦倒，獲其大將燕頎，世充軍乃退。秦王還營，塵埃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免胄自言，乃得入營。翌日秦王遂帥步騎五萬進攻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退守洛陽，於是展開洛陽之圍攻戰。

洛陽圍攻戰部署：隋煬帝之世，爲大力經營四方，以洛陽居天下之中，乃以洛陽爲東都，故煬帝十餘年來均以東都爲其活動之中心，且其地又爲關東漕運之中心，因之東都之倉廩最爲富實，城池亦至爲堅固，人物薈萃於此（隋煬帝百官家屬皆居於此）。其後雖經喪亂，其地位形勢之重要，仍不減西京長安。唐此際已據有長安爲京都，欲統一中原，則非先取得東都不可。但據東都之王世充兵强將勇，府庫富實，城池險固，而世充所控制之地又甚遼闊，非短期可以攻克之。既感於天下之得失成敗所關，又鑑於李密久攻不下之教訓，因此諸種因素之故，乃採取逐漸削弱孤立圍困然後攻取之之大計。遂於奪取慈澗之後，乃作如左之圍困洛陽之部署：

(1)使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河南今縣東）南據龍門（即伊闕塞，今伊川縣西南），以絕洛陽南援之路。

(2)將軍劉德威自太行（西濟州——今濟源縣）東進攻取河內（今河南沁陽縣），俾與潞州總管（治今山西長治

縣）李襲譽加强阻隔王世充與突厥間之連繫。

(3)右武衛將軍王君廓（似將水軍沿河而下）進取洛口（即洛口倉城，今鞏縣東南），以斷洛陽之糧餉。

(4)懷州總管黃君漢，夜自懷州（治今河南沁陽縣）渡河襲取迴洛城（即回洛倉城，今孟津縣東南），以斷洛陽之糧餉。

(5)秦王世民自將大軍進屯北邙山，連營以逼東都。

洛陽外圍攻略戰及北方形勢之突變：八月，唐各路軍開始相繼展開攻勢。是月十四日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自懷州（自今孟縣）渡河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絕河陽（今孟縣西南）南橋，擊降堡聚二十餘處。世充使其太子玄應帥楊公卿諸將反攻迴洛城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

王世充佈陣於青城宮（在東都城西禁苑中），秦王世民亦置陣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皆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同月二十五日，劉德威襲懷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上引新唐書卷八十五王世充傳）

九月十七日王君廓攻轘轅（關）（今緱氏鎮東南）拔之。世充遣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今河南鄭縣）而還。

同月二十一日，世民率五百騎先觀戰地，登魏宣武陵（即景陵，在北邙山上）。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世充勇將單雄信舉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護世民衝出圍外，世民敬

更德帥騎還戰，出入世充陣，往返無所礙。行台尚書左僕射屈突通引大軍繼至，遂大破之。擒其冠將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槊兵（城排執槊之兵）六千。蓋敬德善避槊，每單騎入敵陣中，敵叢槊刺之不能傷，又能奪敵槊返刺之。而世民善射，勇不可當。故能在此次不意之戰鬥中獲勝也。

十月初五日，王世充大將軍張鎭周降唐，十五日行軍總管羅士信襲世充硤石堡（洛陽縣西），拔之。又夜襲千金堡（洛陽縣北）屠之。

同月，世充管州總管郭慶（治管城今河南鄭縣）遣使降唐，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即徐世勣）將兵出轘轅往據其城。時世充太子玄應與荆王行本鎭虎牢，而軍於滎澤汴水之間（今廣武縣），聞之引兵趨管城，世勣擊却之。玄應遣大將軍張志等四將徵兵於滎州（今滎陽縣），是月二十七日刺史魏陸擒張志等降唐。世充陽城令王雄（治今河南登封縣東），亦帥諸堡兵降，世民命世勣引兵應之。是時，世充徐、汴二州之兵入援洛陽，魏陸又使張志詐爲玄應書，止其入援，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治浚儀，今開封縣北）；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遂斬慈寶以降。於是，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

在以上八、九、十三個月間，王世充州縣降唐者相繼有：

(1)七月洧州（治今河南鄢陵縣）長史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降。

(2)八月鄧州（治今河南鄧縣）土豪執世充所署刺史降。

(3)九月十三日，世充顯州（治今河南泌陽縣）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降。自是世充與襄陽間之連繫隔絕。

(4)同月，世充尉州（治今河南尉氏縣）刺史時德叡帥部所杞，夏、陳、洧、許、潁、尉七州降（治今河南杞縣

、太康、淮陽、洧川、長葛、許昌、尉氏）。

形勢演變至此，王世充除保有徐、梁、亳、滑、隨等州（治今江蘇銅山、河南睢陽、安徽亳縣、河南滑縣、湖北隨縣）及襄陽孤懸於外之外，僅能困守東都及洛陽故城、偃師、鞏縣、虎牢與平州（今河南孟津縣東）各點矣。但當此時，北方忽發生變化，幾危及唐在東都作戰之勝敗。蓋是年十一月，據雲州（今綏遠清水河縣）之郭子和，因襲取梁師都之寧朔城（今陝西榆林縣南），而與突厥師都構隙，懼而降唐，唐使於延州故城居之，以圖師都。於是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劉武周）既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拓跋珪）所為，師都請為鄉導。」突厥自隋末以來，即利用中國之亂，從中取利，又利中國各割據勢力之貢獻貨財，故對各割據勢力，均支援之，如對李淵、劉武周、薛舉、梁師都、郭子和、竇建德、王世充等，皆莫不如是。因之，始終謀保持此等割據勢力在中國之均勢。今李淵轉為獨強之勢，故對師都之說即從之，分遣大軍侵唐：

(1)遣莫賀咄設入自原州（今甘肅平涼縣）。

(2)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今陝西延安縣）。

(3)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今北平），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今河南涉縣南）西入，會師於晉絳（今山西臨汾、新絳兩縣）。

(4)處羅自將大軍南下太原，使楊政道（隋齊王暕子，竇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所虜得而送於突厥）居之，然後南下晉絳會師進攻長安。

高祖淵得悉，即遣太常卿鄭元璹使突厥，說處羅息兵。處羅不從，俄而疾卒，突厥疑鄭元璹毒死之，執元璹。高祖淵又遣孝恭弟漢陽公瓌往賂頡利可汗以金帛，於是唐此一滔天大禍，得以消失於無形，此眞唐之幸運也。處羅已死，義臣公主（隋以宗女妻處羅，稱義臣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而立處羅之弟莫賀咄，號頡利可汗。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於長安，高祖淵禮之如始畢死時隆重之喪禮，藉以消弭突厥之爲患。（見新唐書突厥傳）

同月，王世充以東都困逼，乃遣使求救於竇建德，許以破唐之後，夏統東都河洛，北至幷汾，南盡楊越，鄭取長安蒲絳以西及蜀漢荊襄之境，長爲兄弟之國。是月建德正渡河擊孟海公於曹、戴二州（見前）。先是，世充與建德爭黎陽時（見前），二國交惡，至是信使不通。及世充求救，建德中書侍郎劉斌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强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幷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遂一面遣使報世充，許以赴援，一面遣其禮部尚書李大師等爲使致書於秦王世民，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修復前好。世民留其使不報。（唐書竇建德傳）

十二月，世充之亳州（今安徽亳縣），隨州（今湖北隨縣）亦相繼降唐。於是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與長孫安世使於建德報聘，並乞師救援。是時張道源（唐前遣出撫山東，在趙州爲建德所虜）隨建德在河南，知建德救援洛陽之謀，乃密遣使至長安，請出師攻洛州（建德所都）以牽制之。同月十八日，高祖淵遣幷州總管劉世讓，自土門（即井陘，今河北獲鹿縣西）趨洺州。是月末，建德行台尚書令胡大恩於恆山（即恆州，今河北正定縣南）降唐。

武德四年正月，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又以州降唐，世充之勢益蹙，但世充仍常常出擊。此時行台僕射屈突通

引兵按行營屯，世充猝然來攻，戰不利。秦王世民師玄甲救之，世充大敗，擒其騎將葛彥璋，蓋世民曾選精銳千餘騎，皆衣皂玄衣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將之，每戰，世民親披玄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當者破，敵人畏之也。於是世民對洛陽之眞正圍攻戰正式展開。

洛陽城之圍攻戰：二月，世充遣太子玄應將兵數千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於是世民乃遣宇文士及至長安奏請克洛陽後之指示。高祖淵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於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

同月十三日，世民移軍於青城宮（在東都城西禁苑中），立壁壘準備攻擊。但當唐軍壁堡未立之際，世充卽將兵二萬，自方諸門出（東都入禁苑之西門），依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今澗水）以相拒。唐諸將見之，皆懼。世民以精騎陣於北邙山，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遂命屈突通帥步兵五千渡水擊之，並戒通曰：「兵交則縱烟！」烟發，世民卽引騎兵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陣厚薄，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陣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既而限於長堤，與諸騎相失（實卽衝陣混戰中，鬥亂而相失也），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逼，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始得還於軍中。世民此次突陣，尙未衝透敵陣，而數十精騎已因鬥亂而散失，殊一險事也。於是世充亦帥衆殊死戰，自辰至午（五、六小時）兩軍混戰，散而復合者數四，世充軍終於不支而退。世民縱兵乘之，追抵城下，斬俘八千人，遂移營於城下圍城。唐驃騎將軍段志玄，於此次混戰中，因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

，志玄踴身一躍，二人墜馬，志玄因得逃歸。

翌日（十四日）世充復出右掖門（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洛水逕其前，有天津、永濟、中橋三橋，可渡洛水），臨洛水而陣，因被唐俘將所刺，未戰解陣還城。先是，唐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被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及陣於右掖門時，懷文忽舉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懷文乘勢走趣唐軍，爲所追獲被殺。

同月二十二日，世充守河陽城（今孟縣西南）之王泰棄城走，其將趙敻等以城降唐，是時，世充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君廓似仍未攻下洛口倉城，世充遣單雄信等救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轘轅（關名，今偃師縣南），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同月二十七日，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又以城降，至是世充黃河北岸之城鎭俱沒矣。於是，世民展開攻城戰，圍攻洛陽宮城。但世充守備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八弓共一弦，如古連弩）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因此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歷旬餘仍不能克。城中欲翻城降唐者，幾十三輩，亦皆不果發而死。世民乃令諸軍環城掘塹築壘以圍困之。世充亦不復出戰，以待突厥、竇建德之來援。

唐軍自武德三年八月，開始對洛陽展開攻勢以來，至此已歷八閱月，而攻城之激戰又經旬餘（此時似已得竇建德突厥救王世充之情報），因此唐之將士皆疲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欵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此時高祖淵亦以戰略形勢堪憂，密敕世民還師，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

使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謂世充「智盡力窮，克在旦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高祖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勸使出降，世充不報。是月三十日，世充鄭州（治虎牢）司兵沈悅，遣使於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於是左衞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自洛口進襲虎牢，悅爲內應，遂拔之，虜其荊王行本及長史戴胄等。（見資治通鑑卷一八九唐紀五）

同月，竇建德攻孟海公克周橋，虜孟海公，於是建德轉兵西進救世充，遂與唐展開虎牢之戰。

虎牢破擒竇建德之戰（圍點打援）及北方形勢之突變：

牽制作戰——三月，行軍總管劉世讓，已自井陘攻至黃州（在今河北邢台縣）拔之，建德洺州方面嚴爲之備，世讓不得進。但此時建德普樂縣（今河北雞澤縣西南）令程名振響應降唐，進攻鄴（今河南臨漳縣西）。會突厥大舉入寇，高祖淵乃召世讓還守并州以備之。因此牽制竇建德之計，未能達成。

突厥入侵——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處羅可汗）之資，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是時適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在突厥與義成公主從弟楊善經共說頡利可汗曰：「昔啓民爲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隋）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其事見前卷），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從之。此時，唐猶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唐太原起兵時，稱臣於突厥，已見前）。但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今乃以文素等之說，遂舉兵侵唐。同月十六日，突厥先滲入之兵寇汾陰（今山西榮河縣北九里），太子建成拒之。同月二十四日，突厥兵寇石州（今山西離石縣），刺史王集又擊却之。四月初，高祖淵又以豐州（治今綏遠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總管張長遜久在邊，爲突厥所厚，遣將代之以加强北方守禦形勢。又徵巴蜀之兵，以增援世民軍，期速破

東都，以結束洛陽之戰。同月十二日，突厥頡利可汗始親帥大軍寇雁門（今山西代縣），代州總管李大恩擊却之（即胡大恩，以建德之恆州降唐者，見前）。二十一日突厥寇幷州（太原），總管劉世讓禦之。由於突厥主力軍南侵攻勢進展遲緩，對於唐軍在洛陽方面之作戰，遂不發生影響。（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竇建德救洛陽——當初唐軍部署對洛陽之攻勢時，卽武德三年八月，高祖淵曾遣使與建德結好，建德亦曾遣還同安公主（李淵同母妹，前在黎陽與李神通徐世勣等被俘），隨唐使者幫長安，以爲連和。但至同年十一月，王世充請救於建德時，建德曾遣使至唐請罷兵，而秦王世民留其使不報。翌年（武德四年）二月，建德已克周橋（今山東曹縣東北），擒孟海公，而唐又遣將劉世讓攻其恆州黃州等地，故建德遂於是年三月，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兵，合其本部兵十餘萬之衆，號稱三十萬親自帥之西進，以救洛陽。兵至滑州，世充行台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同月二十一日，建德軍進至酸棗（今河南延津縣），遂渡濟、汴二水攻管州陷之，殺刺史郭士安，繼陷滎陽、陽翟（今禹縣）等縣。於是建德軍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泝河西上，軍於成皋（卽虎牢）之東原（卽東廣武，詳見下），以築宮於板渚，並遣使告知世充。世充弟徐州行台世辯，亦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

秦王世民當此局勢緊急之際，乃於青城宮召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唯郭孝恪獻計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虎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亦獻策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率大衆，前來救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愼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

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郭、薛二人估計甚精，世民即從之。但右元帥府司馬蕭瑀、屈突通、及參謀軍事封德彝等老臣持重之人則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怠；吾據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虎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乃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困東都，世民自將三千五百驍勇（先頭部隊），東趨虎牢。時爲正晝移軍，歷北邙山，抵河陽（今孟津縣東南）向鞏縣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新唐書郭、薛本傳）

同月二十五日，世民入虎牢，翌日即將驍騎五百出虎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當前進時，世民於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尉遲敬德等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敬德曰：「我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唐軍斥候。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於是建德軍中大驚，即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令二騎先退，自與敬德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追，如是再三，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擒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此乃世民「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觸之，而知動靜之理」（孫子語）之運用也。於是，世民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王，神通）見禮，公主得歸（即同安公主），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

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旦夕，更飾詞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而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時突厥頡利可汗正寇雁門，見前）。（見資治通鑑卷一八九唐紀五）

四月十五日，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在洛陽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但此時王世充之平州（治今孟津縣東）刺史周仲隱竟以城降唐。（下節見新唐書卷八十五竇建德傳）

至四月下旬，竇建德迫於虎牢不得進，與唐軍相持已月餘，戰又數不利，因之其將士有思歸之心。三十日，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粮道，又破之，擒其大將軍張青特。於是其國子祭酒凌敬進策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今孟縣西南），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今長治縣），徇汾晉（今臨汾、安邑縣等地），趣蒲津（今永濟縣與平民縣）。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强；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圍魏救趙」之戰略思想）此誠爲夏軍轉取主動，爭取最有利之戰略形勢，同時又能予唐最嚴重威脅與打擊之良謀。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速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蓋此時洛陽城中，鹽粮將盡，民食草根木葉皆盡，澄取浮泥與米屑作餅爲食，皆身腫脚弱，死者相枕於道，貴爲公卿者，亦糠覈不充，其尚書郞以下親自負戴，往往餒死，艱危至極。於是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曾氏又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并、代、汾、晉等地），又因突厥西抄關

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又拒之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去信也。不可！」凌敬之良謀，遂不見用。

虎牢決戰——此時秦王世民，據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濟）北，將襲虎牢。」五月初一日，世民遂渡水至河南，臨廣武（西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入夜潛還虎牢。（按竇建德據東原，在汜水縣東四十里，即東廣武，李世民至廣武觀察形勢，即西廣武。東西廣武皆在廣武山上。廣武山在今廣武縣，其山東連滎澤，西接汜水，連亘五十里。據史載：「項羽與劉邦臨廣武而軍，於滎陽築匽城相對曰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又云：「滎陽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高與項籍語處」）

初二日，建德果悉衆而至，是日辰時自板渚出牛口（今汜水縣西北二十五里）佈陣，北距大河，西薄汜水（虎牢關在汜水西北），南接鵲山（汜水縣東南）亘二十里，鼓行而進。世民將數騎升高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此乃世民將其料敵制勝之策，宣告其諸將也。但建德意輕唐軍，於陣佈畢後，即遣使隨騎兵三百涉汜水，進距唐營一里之地挑戰。其使者謂世民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即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遂各引還。世民使人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及是日午時，建德軍列陣已達六小時之久，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果無紀律）。世民乃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即陣前），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

。」（欲使其陣亂而擊之）士及至其陣前，陣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之牧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陣。時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於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亦挺身陷陣，直出其陣後，復突陣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毛蝟，勇氣不衰，而其射人多中弦而仆。世民又給以副馬使從已衝陣，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陣後，然後張開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退向牛口渚。唐軍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舉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遂下馬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爲唐軍俘獲者五萬人，世民卽日散遣之，使還鄉里（此舉若世民有意使散歸鄉里，使爲唐義務之宣傳員，使建德州縣望風歸附，則眞高明之舉也）。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洺州。（見資治通鑑卷一八九唐紀五）

王世充出降——竇建德已被擒，同月初七日世充偃師、鞏縣皆降。初八日世民卽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山東道撫慰大使，使往撫定建德州縣。是時世充將王德仁亦棄故洛陽城（漢魏故都之城，在東都城之東）而遁，其亞將趙季卿以城降唐。

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東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其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初九日

世充遂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世民軍門請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此一戰役也，自戰鬥開始共歷時十一個月，實一艱苦之戰也。

唐軍入東都——世充既降，世民乃部分諸軍入城，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同月初十日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因無所獲。乃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爲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誄之。（見新唐書卷八十五王世充傳）

秦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乃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返俗。

戰後之政局——建德餘衆走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還向海隅爲盜。建德故臣齊善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强，一朝爲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耶？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佈兵守坊巷，得物者卽出，無得更入民家。士卒散盡，善行遂於同（五）月十五日與僕射裴矩，行台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並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舉洺、相、魏等州降唐。建德博州刺史（治今山東聊城縣）馮士羨，復推唐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徐圓朗亦降。於是

建德之地悉平。唐遂以淮陽王道玄爲洺州總管，以陳君實爲洺州刺史，將軍秦武通等將兵屯洺州，使分鎭東方諸州。又以鄭善果爲慰撫大使，就洺州選補山東州縣官。二十一日世充徐州行台杞王世辯，亦以徐、宋等二十八州，詣唐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唐遂以右驍衛將軍盛彥師爲宋州總督，安撫河南。以屈突通爲陝東道行台右僕射鎭洛陽。是時，孟海公餘黨亦以鄆州、曹州降。海州（今江蘇東海縣）賊帥臧君相以五州降。此時突厥雖仍寇邊，唐長平王叔良戰死，但已不影響唐之戰局矣。至七月世充行台王弘烈、王泰、左僕射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降。（齊善行語見新唐書卷八十五竇建德傳）（下見王世元傳）

七月初九日秦王世民凱旋之師，還抵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軍威壯盛。獻王世充、竇建德於太廟。高祖淵見世充而數其罪，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遂赦世充爲庶人，與兄弟子侄徙蜀，而斬竇建德於市，孟海公亦同伏誅。王、竇餘黨陸續遠徙。旋世充與兄世惲至雍州廨舍，爲定州刺史獨孤修德矯敕殺之，蓋修德之父機前爲世充篡隋時所殺故也。其後世充子弟等於道亦以謀反被誅。竇軌還鎭益州（治今成都），蓋軌性嚴酷，法紀嚴肅，故仍使還鎭此一要地。（見新唐書卷八十五王世充傳）

註一：隋末大亂，朱粲起兵（其起兵事已詳上卷第五章）轉掠於漢淮二水間。武德元年，唐遣撫慰使馬元規與鄧州刺史（治今河南鄧縣）呂子臧擊粲，爲粲所破皆死之。朱粲有衆二十萬自稱楚帝。武德二年淮安（郡治今河南泌陽縣）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粲敗走菊潭（今內鄉縣北）。唐以士林爲顯州（治泌陽）道行台。粲降唐，唐以粲爲楚王，遣散騎常侍段確往慰之。確於席間因醉侮粲，粲烹食之，而投奔於王世充。（見資治通鑑）

註二：唐六典載：「東都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東城在皇城之東，皇城在東城之內，皇宮在皇城之北。以地望準之，南城蓋在皇城之南端門之外。曜儀城蓋在東城之東。含嘉城即含嘉倉城。寶城即寶城朝堂蓋皇城也。」

第八節　平定劉黑闥（參看附圖八－二九〇、八－二九一、八－二九二）

一、劉黑闥略歷

黑闥，貝州（治今河北清河縣）漳南縣人（今山東恩縣西北）。素驍勇多智略，但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產業，父兄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為羣盜，後歸李密為裨將。密敗，為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為騎將，見世充所為而竊笑之。及建德取黎陽，世充自滑州進爭之。建德乃使徐世勣攻世充之新鄉，遂虜黑闥獻於建德。建德即署為將軍，封漢東郡公，令將奇兵東西掩襲。黑闥既遍遊諸賊，善觀時變，故建德有所經略，必令專任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故常能出敵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尅獲，軍中號為神勇。及建德敗，黑闥逃歸漳南，杜門不出。旋建德故將謀反，擁黑闥為主，遂有此次戰役。

二、竇建德故將反唐

建德敗後，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又橫暴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因此，建德故將皆驚懼。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洺州，欲竊攜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貝州。會唐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共商之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

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李神通）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卽殺之。吾屬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相與至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不從，衆怒，又恐泄謀，遂殺之。相與轉往劉黑闥所，黑闥欣然從之。遂定計並陰與徐圓朗通謀（時圓朗爲唐兗州總管），聚衆得百餘人。卽於武德四年七月十九日，襲漳南縣據之。此一叛亂遂起。（見新唐書卷八十六劉黑闥傳）

三、第一次討伐（參看附圖八—一九〇）

唐得悉劉黑闥叛亂，卽部署討伐軍事，置山東道行台於洺州（唐初之制，有事則置行台尙書省，無事則罷之），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行台右僕射。八月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治今河北定縣）總管李玄通擊之，並詔幽州總管李藝（卽羅藝、唐賜性李）引兵會師進擊。

同月十二日黑闥陷鄃縣（今山東平原縣西南），魏州（今河北大名縣東）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進討與戰，皆敗死。黑闥悉收其餘衆及器械。於是竇建德舊部稍稍出附之，衆至二千人。黑闥乃築壇於漳南，祭建德，自稱大將軍。二十二日黑闥陷歷亭（今山東恩縣西），執屯衞將軍王行敏，殺之。（見新唐書卷八十六劉黑闥傳）

同月二十六日徐圓朗亦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爲大行台元帥。於是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治今山東滋陽、東平、河南淮陽、杞縣、臨汝、洛陽、曹戴已見前）豪右，皆應之。圓朗攻陷楚丘（今山東曹縣），將圍虞城（河南今縣），唐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適行抵宋州（今河南商丘縣南），乃卽遣部將崔樞、張公謹等自鄢陵（河南今縣）帥豪右質子百餘人進守虞城。刺使柳濬曰：「樞與公謹皆王世充將，諸州質子父兄皆叛，恐必爲變。」瓌不應。樞等至虞城，分質子使與土人合隊共守。圓朗兵稍近，質子有叛者，樞斬其隊帥。於是諸隊帥皆懼，

各殺其質子，樞亦不禁，而梟其首於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吾所以使與質子俱者，欲招其父兄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人既殺質子，與賊深仇，吾何患乎？」圓朗兵攻虞城，果不克而去。是時竇建德故深州刺史崔元遜亦集其黨數十人，襲深州（今縣北安平縣），執刺史裴晞殺之，傳首於黑闥。

九月，徐圓朗自稱魯王，遂攻濟州（見前），治中吳伋論擊退之（是時，唐開始大舉擊蕭銑，詳見下）。

饒陽會戰：同月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今河北冀縣）與李藝會師，又發邢、洺、相、魏、恆、趙各地兵（即今河北正定縣以南至河南安陽地區）共五萬餘，大舉進討黑闥。黑闥衆少，於饒陽縣南（河北今縣南）依隄置單行陣以禦之（古代單行陣始見。是主力之掩護幕佈署）。神通等佈陣十餘里進擊，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向，黑闥乘而迎擊之，神通等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陣於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奔數里，聞大軍敗，退保藁城（今縣）。黑闥追擊之，藝亦敗，薛萬徹、萬均兄弟，皆爲所虜，旋亡歸，藝乃引兵還幽州。黑闥兵勢因而大振。於是黑闥移書趙魏，因此應之者相繼。十月初六日黑闥又攻瀛州（今河北河間縣）陷之，殺刺史盧士叡。觀州人亦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今河北景縣東北）。同月中旬毛州民董燈明等，響應黑闥，殺刺史趙元愷以城降（今山東館陶縣）。於是，劉黑闥竟成燎原之勢。

至十一月中旬，唐在河南河北之形勢，益形險惡。劉黑闥相繼陷定州（今河北定縣），擒刺史李玄通。同時杞州人周文舉亦殺刺史王文矩，以城應徐圓朗（今河南杞縣）。是時適幽州大饑，高開道復叛，稱燕王（開道於武德元年據漁陽——今密雲縣，稱燕王，武德三年竇建德攻幽州，開道救之，因李藝請降於唐），且北連突厥，南結劉黑闥，引兵攻易州（今河北易縣）不克，大掠而去。旋又與突厥連兵數入寇、恆、定、幽、易諸州（恆州治正定，

今縣）咸被擾不安。（見新唐書卷八十六劉黑闥傳）

四、第二次討伐（參看附圖八—二九一）

同年十二月初三日，劉黑闥攻陷冀州（始今河北冀縣），殺刺史麴稜。此時唐見東方形勢嚴重，始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李孝常將兵東進增援。但援兵未至，而黑闥又將兵數萬進攻宗城（今河北威縣）。時李世勣屯宗城，以黑闥勢盛，棄城退保洺州（今永年縣），同月十二日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唐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十四日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於城東南祭竇建德然後入城。唐洺州刺史陳君賓、右武衛將軍秦武通、永寧令程名振等，皆遁走還長安。後旬日復引兵南下攻相州（今河南安陽縣）拔之，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濆圍得脫。黑闥遂乘勝南取黎衛二州（今河南濬縣東北，汲縣）。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將率胡騎助之。

同月十五日，高祖淵乃命秦王世民率齊王元吉等討黑闥，將兵出關東向。又向李藝自幽州出師南下，夾攻之。

同月十七至十九三日，黑闥又相繼陷邢州、趙州、魏州、莘州（今河北邢台縣、趙縣、大名縣東、山東莘縣）。於是半歲之間，盡復竇建德舊境。

武德五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定都洺州。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右領軍，徵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故遂成爲唐東方新興之一勁敵。同月上旬，濟州別駕劉伯通執刺史竇務本，以州降徐圓朗。東鹽州（今河北鹽山縣）治中王才藝。亦殺刺史田華，以城應黑闥。

洺州會戰：同月，秦王世民帥諸軍至獲嘉（今河南脩武縣），黑闥數以兵挑戰，輒爲所挫。於是黑闥棄相州，

退保列人（今河北肥鄉縣東北十五里）。十四日世民遂克復相州，並進軍肥鄉（河北今縣），列營洺水之上（今滏陽河）以逼之。

是時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至鼓城（似爲藝之前軍，鼓城，今河北晉縣），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用「內線作戰」戰法）。黑闥帥軍北上，夜宿沙河（河北今縣）。是夜程名振（建德故將）載鼓六十具於洺州城西二里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急還，而遣其弟十善與行台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同月三十日劉十善等與藝戰於徐河（今徐水縣）大敗，所失亡八千人。

此時黑闥將洺水人（洺水縣，在今曲周縣東南）李去惑、李潘買、李開弼等，背黑闥走還洺水，誑人云：「劉黑闥已敗，先走得歸。」並召集宗室子弟二百餘人守城，而遣使告唐軍。秦王世民卽遣彭公王君廓將兵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因洺水城爲唐軍渡水之水北據點，故旋卽展開洺水城爭奪戰。

二月，黑闥引兵自洺州還攻洺水，同月十一日行至列人，世民遣秦叔寶等率五千騎邀擊之，又遣兵埋伏於洺水河下。叔寶等爲黑闥所敗，幸伏兵自河下突起橫擊（側擊）黑闥敗之，會日暮收軍。是夜三更黑闥全軍潛至洺水城東營，卽於城兩門掘壕竪栅，以防王君廓突圍。

是月十七、十九兩日，唐軍相繼克復邢州、井州（今井陘縣），二十四日藝軍又相繼克定、欒、廉、趙四州（今定縣、趙縣、藁城、趙縣南），擒黑闥尚書劉希道，遂向洺州會師，與秦王世民對黑闥成南北夾攻之勢。

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深皆三四尺。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攻城，世民三引兵救之，爲黑闥所拒不得進。世民因恐王君廓不能守，乃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逹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

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古代用旗語連絡始見），君廓帥其兵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其左右二百餘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攻城凡八日，二十五日城陷，士信被擒。黑闥素聞其勇，欲使降，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是時汴州總管王要漢亦克復杞州，擒徐圓朗將周文舉）。二十九日世民攻洺水城又克之。（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一羅士信傳）

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似李世勣屯水北，見後）。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而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十一日黑闥以高雅賢爲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雅賢左右救還，未至營而卒。十三日世民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爲黑闥將王小胡所擒。蓋黑闥軍不出，則擾之，此乃世民之戰術也。

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程名振原爲竇建德永寧令，故一再使爲遊軍以擾敵）。此時宋州總管盛彥師，亦帥齊州總管王薄攻須昌（今東平縣西北）。以牽制徐圓朗。時突厥頡利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等合衆攻并州，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雁門拒之。高祖淵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以和婚，突厥遣使修好，其攻雁門之兵乃退。

唐軍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自正月十四日克相州進軍肥鄉，至三月二十六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反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攻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高祖從子）乘之而出，乃得脫。世民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並囑之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而決堰。」是月二十六日，黑闥果帥步騎二萬渡洺水，壓唐營而陣。世民自將精騎（選練有素之衝鋒隊，見洛陽之戰）擊其騎兵，破之，乘勝

蹂其步兵。黑闥率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十合，鏖戰激烈，黑闥勢不能支。其將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失。」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鬥。唐兵又決堰，洺水大至，深丈餘，黑闥之衆遂大潰。是役也，唐軍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餘騎奔突厥，於是山東悉平。（見新唐書卷八十六劉黑闥傳）

四月，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奉召還長安，乃以兵屬齊王元吉。世民至長安具陳取圓朗方略，高祖淵乃復遣之至黎陽，集大軍進趨濟陰（今山東曹縣西北）。同月二十五日行台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圓朗陳州（今河南淮陽縣）克之（此時劉黑闥引突厥再擾山東）。世民擊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於是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遂還長安，而留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等續討圓朗。蓋此次高祖淵再遣世民東出，志不在徐圓朗而在杜伏威也。圓朗至翌年，始由太子建成討平之。詳見下述。

劉黑闥引突厥大舉入寇再擾山東：先是代州（今山西代縣）總管定襄王李大恩奏突厥饑饉，馬邑可取。高祖淵乃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前往，與大恩共擊苑君璋（君璋據馬邑，已見前平劉武周之戰），期以二月會馬邑（今朔縣東北四十里），失期未至，大恩不能獨進，因頓兵於新城（今雁門關西北）。於是突厥頡利可汗於武德五年四月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高祖淵又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粮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突厥乘勝南進寇忻州（今忻縣），李高遷破之。

六月初一日劉黑闥引突厥兵東出進寇山東，唐急命燕郡王李藝擊之。初五日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在鮮虞（定州治所，今定縣）復聚兵應之。於是唐以淮陽王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拒黑闥。

八月初旬，頡利可汗大舉入侵。頡利自帥十五萬騎入雁門（關在代縣西北三十里），別遣兵寇原州（今甘肅平涼縣）。於是唐急部署諸軍以拒之：

左武衛將軍段德操（在延州，今陝西延安縣），雲州（今陝西榆林縣）總管李子和（即郭子和，以討劉黑闥有功賜姓）拒守。

太子建成出豳州道（今陝西邠縣），以禦原州之寇。

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今陝西韓城縣東北龍門）以禦并州之寇。

同時高祖淵又與羣臣議和戰之策。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志。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於是，命李子和趨雲中（今榆林東北），掩擊可汗，段德操趨夏州（今陝西橫山縣西），以邀其歸路（侵原州之突厥歸路）。（見新唐書卷一百封倫傳）

同月二十日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擊突厥於汾東（今汾陽縣東），汾州（今汾陽縣）刺史蕭顗亦敗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但突厥精騎數十萬長驅南下，自介休至晉州（今介休至臨汾縣）數百里間，塡溢山谷。其寇原州者於二十七日寇廉州（今固原縣東北），二十九日即陷大震關（即隴關，今陝西隴縣西隴山下）。於是唐遣鄭元璹使突厥，說頡利可汗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而從之，遂引兵還。（見新唐書卷一百鄭元璹傳）

突厥已退，唐得以專力討劉黑闥，此乃唐政策上之運用也。

九月，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亦以城叛附於黑闥。高開道亦乘勢南下攻唐之蠡州（今河北蠡縣）。

十月，唐命齊王元吉討黑闥。同月初五日黑闥弟十善趨貝州，貝州刺史許善護迎擊於鄃縣，全軍皆沒。初六日右武候將軍桑顯和禦黑闥於晏城（今河北東鹿縣西），而觀州（今河北景縣東北四十里）刺史劉會以城叛附於黑闥。十七日李道玄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於下博（今河北深縣），因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率輕騎先攻陣，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道玄敗沒，全軍皆潰，萬寶逃歸。於是山東大震。洺州總管廬江王瑗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日之間黑闥盡復故地，并進據洺州，俄而滄州刺史程大買亦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之强不敢進。

山東局勢嚴重至此，高祖淵於十一月初七日詔太子建成將兵東討，陝東道大行台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皆受處分，得以便宜從事。又使并州兵東出，幽州兵南下，以夾攻黑闥。先是由於秦王世民屢建軍功，漸有與太子爭立之勢，至是，太子中允王珪與洗馬魏徵等勸建成宜自請東討，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建成從之，遂有是役。同月黑闥揮軍南下，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今大名縣東）總管田留安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今大名縣東），再還攻魏州。十二月十一日黑闥遣苑顧將兵攻陷恆州（今正定縣），殺刺史王公政，以拒唐幽、并二州之兵。十六日幽州大總管李藝克復廉、定二州（今藁城，定縣），十八日并州刺史成仁重擊破苑願之軍，逼恆州。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之大軍亦至昌樂（今河北南樂縣西北），南北夾攻之勢遂成。

黑闥以建成兵至，乃一面留兵圍魏州，一面自引兵拒建成於昌樂，但再陣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建成曰：「前破

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離散矣。」建成從之，因進擊破之。是時黑闥又以食盡，衆多亡去，或縛其鉅帥以降。黑闥又恐建成大軍與魏州城兵內外夾攻，乃乘夜向館陶退走（隋毛州河，今山東館陶西南四十里），既至館陶永濟渠東岸築橋而渡，橋未成而建成之追兵已至（是月二十五日）。黑闥遣王小胡背水而陣掩護渡水，並自督築橋。橋成即過橋至西岸，衆遂大潰，捨兵仗降唐。建成帥大軍追黑闥，渡者纔千餘騎而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建成遣騎將劉弘基窮追之，黑闥奔走不得休息。翌年（武德六年）正月，黑闥奔至饒陽（河北今縣），從騎纔百餘人矣，又餒甚，其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出迎，延之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乃許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擒之，送於建成。建成並其弟十善斬於洺州城西。黑闥之亂，至此乃告平息。黑闥自武德四年七月起兵，至武德六年正月滅亡，共歷時一年餘之久。（見新唐書卷七十九隱太子李建成傳）

徐圓朗於秦王世民前次擊破黑闥後，世民曾自黎陽進討，克其十餘城。旋世民還長安留李神通、任瓌、李世勣繼續討圓朗。及至此次建成平黑闥後，圓朗之勢益爲窮蹙，乃於是年二月與數騎棄城遁走，竟爲野人所殺。圓朗之地，因亦悉告平定。

高開道於黑闥死後，見天下已定，欲降唐，但自以數反覆而疑懼；又恃突厥之强，遂無降意，因屢連突厥攻幽州。在武德六年一年之中，開道曾五次大舉寇幽州，未能得手。開道將卒皆山東人，久思鄉里，至此咸有離心。武德七年二月，開道爲其下所殺，唐以其地置嬀州（治今察哈爾懷來縣）。於是北方悉定。

第九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唐平定劉黑闥之時，不僅北方已告大定，全國亦已完全統一。蓋武德四年蕭銑已降，五年林士弘已亡，七年輔公祏亦滅，長江以南至於交趾，全部底定，其事另詳次章。

唐高祖淵掃平羣雄，統一全國之總方略，已略見本章第二節，其着眼之高遠，與運用之靈活，至堪玩索。彼以關中關河之險爲戰略核心，以物產豐富之巴蜀爲後勁，退有關河以自固，進統中原則有河渭順流之勢，東向江漢江南則沿長江順流而下，既佔地略之優勢，統一之戰略因得以遂行。在政略上，始終掌握北方突厥愛財貨子女玉帛而輕中國領土之弱點，加以運用，故終能在統一戰爭之過程中，雖曾經突厥數次大舉入侵，而卒無礙中原之戰局，終於完成統一之帝業。其另一政略上之運用，則仍以尊隋爲號召，因選遣有能爲之使者，四向招撫郡縣，建立全面性之政治據點。在重要方面，且以大軍繼之，因之軍事進展獲得迅速之效果。

然方略雖佳，必賴人才以實施而貫澈之。唐初有李建成、李世民、劉文靜、任瓌、李靖、徐世勣、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等，皆一時之傑，尤以開國之初，有李世民、李靖二人之特出軍事天才，遂能掃蕩羣雄，統一南北，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軍事時期則「將者國之寶也。」

一、扶風、高墌之戰得失

西秦一敗於扶風，再敗於涇州，在關中此兩重要戰略據點之爭奪戰，西秦皆告失敗，是故西秦卒以此而滅亡。

薛舉父子，隴右一時之戰將也，然薛舉短壽，仁杲非李世民之敵，此即人地之優勝劣敗也。

薛舉起兵較遲，而見機亦甚敏捷，故能於李淵進據關中之初局勢尚未全定時而乘之。當此之時，李淵實屬危險之至，幸賴李密與王世充相持不決，而無東顧之憂，遂能全力以拒薛氏，此乃李淵之機運也。

唐秦爭取突厥，唐在此次外交戰中獲勝，是爲高墌戰勝主要關鍵之一，故高墌第一次會戰，薛舉大獲全勝後，竟因北方對其側背之威脅，而不敢孤軍乘勝急追，以直趨長安。此乃唐由外交戰爭之勝利而形成戰略上之優勢，卒能挽救戰術上失利之頹勢。及薛舉再用郝瑗之計，不顧北方之威脅，將舉軍疾趨長安之時，而薛舉竟以暴病卒，此又爲唐再次之機運也。蓋若薛舉冒險疾趨，唐當高墌慘敗之後，形勢至爲危殆。

秦王世民於扶高之戰中，所運用戰術，乃利用竇璡堅守扶風城，仁杲軍頓兵於堅城之下，世民乃得轉取主動，內外合擊以破秦軍。涇州之戰，秦王世民之作戰指導，亦利用涇州據點之堅城，以牽制秦軍；又因秦軍深入，其鋒不可當，但其糧運自天水越隴山而至，運道遙遠艱難，一經久戰，其糧不繼。世民乃利用秦軍之此一嚴重弱點，在高墌有利之地形，深溝高壁堅拒之而不與戰，待其糧盡，然後轉取攻勢進擊之。世民此種作戰指導，實極爲優越。但劉文靜貪功，既陣而又恃衆不設備，因遭受秦軍之奇襲，幾致全軍被殲，陷國運於危殆之境。此爲爲將貪功之失，可爲鑑戒。至於薛舉此次擊破唐軍，其戰術運用之機斷於巧妙，及進擊之猛烈果敢，亦堪讚賞。其戰術運用之方式，乃機敏迅速，把握敵人懈怠之弱點，迅速遣一支奇兵進襲敵陣之背後，然後揮主力之軍，猛烈衝擊之，主力與奇兵配合密切，因逼使唐全軍慘敗，死傷及半。八總管之兵皆潰，三大將皆沒，獲得輝煌之全勝。

唐高祖淵於劉文靜等慘敗後，立即爭取涼州李軌以威脅西秦之後，繼而遂有臨洮等四郡降唐，完成對西秦後方

嚴重之威脅。李淵之善於運用戰略，以挽救戰術上之頹勢，於此又可見其一斑。同時又立即復遣秦王世民，乘薛舉之喪而舉行反攻進擊，此等見機之戰爭指導，益顯現李淵才略之非凡。

秦王世民進擊薛仁杲，仍援用其原定之作戰指導方針，因敵之情而暫採守勢，待敵之氣衰然後乘而擊之。此亦顯現世民戰術運用上之卓越處。

薛仁杲用兵，遠遜其乃父。雖能據折墌城以爲根據，且曾一再運用戰術上之詐術以誤唐軍，但頓兵挫銳於高墌、涇州兩地之後，又相持兩月餘，粮食已盡，銳氣盡失，終於招致士氣衰落，軍心離散，而致敗沒。

秦王世民之破仁杲，其在戰場上見機之明，決心之速，不愧爲一代名將。其見宗羅睺之士衆已疲，即下令曰：「可以戰矣！」其擊破宗羅睺之戰術，運用之妙，與胆力之豐，亦至堪讚賞。當其下令出戰時，僅運用一部份之兵力在正面進行誘擊，誘使羅睺疎忽其側背，然後世民親自率領主力大軍，出敵不意疾攻羅睺之側背，並勇敢猛烈衝鋒，遂逼使精銳之秦兵敗潰，羅睺軍已敗，又捨步兵而率騎兵急追，逼使秦之潰軍散去，不能再入折墌城以增強仁杲之守備。世民此等卓越之決心與處置，誠不可多得也。孫子曰：「靜如處女，動如脫兎」，世民此次用兵深得其精神與思想之要。

二、平定劉武周之得失

唐高祖淵之運籌決策：高祖討劉武周之方略，其首先最重要之一着，仍爲爭取北方强大之突厥。此次爭取突厥本甚爲難，因突厥已遣兵與劉武周、梁師都合兵南侵，但李淵終於把握突厥愛子女玉帛財貨之弱點，不惜出重幣厚

略之，又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而崇禮之，卒於阻遏住突厥之南侵。此又李淵對劉武周等在外交戰上之一勝利也。

其次，李淵對全局戰略之部署，亦籌謀周密，首先對東都之王世充轉取守勢時，一方面加强陝州及新安宜陽之守備，以固崤函戰略地理之險要，防東都之兵，而排除東顧之憂。一方面固守西濟州，斷孟津橋，以阻遏王世充與宋金剛之合勢，鞏固戰略之右翼側。在左翼方面，則使延州於靈武為掎角之勢，以阻遏梁師都。在前方太原已陷於孤危之時，仍一再遣兵沿汾水北進增援，以期挽救前方頹勢外，一面遣秦王世民帥軍之主力趨龍門，進屯於柏壁，以一部守蒲州（今永濟縣），鞏固黃河之防。一方面增援浩州、絳州兩據點，前者能在柏壁之決戰防禦中，掩護作戰軍之右擊，並能掩護奇兵進襲介休與霍邑間隘道上之敵後方連絡補給線，逼使宋金剛之軍孤懸於絳州而日陷於危。使在柏壁之作戰軍主力，由被動轉為主動。同時又利用離石胡劉季眞兄弟動搖不定之情勢，而爭取之，則作戰軍主力之北翼益為安全，使敵軍主力——宋金剛之軍益陷入孤軍深入之困境。在後方又佈置十二軍（地方軍）於各要地，置關中局勢於磐石之安。由於李淵在大局上有此種優越之戰略佈置，遂導至柏壁會戰戰場上之澈底勝利焉。古今歷史家祇眩於秦王世民戰場上赫奕之功，而不知李淵此種運籌帷幄肝衡全局之深謀遠慮，此正孫子所云：「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之謂也。

秦王世民之作戰指導：利用柏壁之地利，以控扼汾水下游之咽喉，又於絳州為掎角，迫使宋金剛頓兵於堅城之下，以老其師。同時分遣奇兵以汾隰二地為基地，進襲介州至霍邑間隘道上之敵補給線，迫宋金剛軍陷於飢困之苦境，使其進不得戰，退無所歸，而擊滅之。

當金剛坐困於柏壁絳州之間時，為打開僵持局面，爭取有利形勢，乃分兵進援夏縣呂崇茂及河東（今永濟縣）

王行本，但世民兩次出奇兵邀擊破之。旋又遣兵襲擊宋金剛之糧運，而斬其將黃子英，盡虜其糧。於是宋金剛益陷於危困。及金剛因軍中飢餒而北退之時，世民即揮動大軍猛烈追擊，於擊破敵之殿後掩護部隊後，而窮追之，迫使金剛無休息整備再行抗拒之餘暇。在介休之戰中，金剛佈七里縱深之厚陣相拒，而世民揮精銳突騎攻敵之陣後，復大破之，再行窮追，於是金剛之軍盡潰。世民作艱險而猛烈窮追，以收全殲敵軍之功，而獲全勝之偉大效果，此種胆力與勇毅及其卓識。實屬難能可貴。

劉武周、宋金剛之作戰指導：武周用金剛之計，依突厥之助以取太原，南向以爭天大。驟觀之，似甚為得策，實則業已失機，因李淵滅西秦之後，關西局勢已定，非劉武周所能搖撼矣。

至於宋金剛之用兵，其機智勇決，固有足多者。其於攻太原時，遣黃子英於雀鼠谷之隘道上埋伏誘擊唐之救兵而全殲之，發揮其「圍點打援」戰術之弘效。在度索原絕裴寂軍之水源。又乘裴寂軍移動之時而擊破之，此皆表現其機智與勇決。然而自介州南下至於龍門，則孤軍深入，而忽略其右翼方面之安全佈署，因而招致後方補給線遭受唐軍之威脅與襲擊，其失敗之關鍵，實在於此。及其軍至龍門被阻之時，又不能掌握時機，立既進援河東之王行本，以擊破圍困河東之唐軍擴張戰果，及威脅李世民軍之後方補給線，並藉以穩定戰場有利之態勢，而免自陷於孤危。凡此重要之戰略運用，則為金剛之短也。因此之故，金剛之軍勢遂由盛而衰，由衰而敗。由此觀之，縱金剛能取得長安，所謂爭天下之事，亦非其所能，蓋劉武周人才缺乏，統一天下之帝業，豈能倖致歟！

三、平定王世充竇建德之得失

王世充竇建德方面：世充備唐之初期，即已計及結連突厥，其謀慮似甚爲遠大。但終以形勢遠隔，而李淵又始終善於處理突厥之事，故世充卒不能收到此計之效果。

觀世充之守勢部署，乃完全立於被動之地位，毫無爭取主動之措施。設其能利用朱粲再赴淮西，與其魏王弘烈威脅武關，則其被動孤立之形勢，顯可改觀，或進而南結蕭銑，形勢當更有利，而世充鑒不及此，遂成爲洛陽甕中之鼈。且世充不能善撫隋諸舊臣及李密之諸驍將，致使相繼降唐，此亦爲其主要失敗之一因。

竇建德救王世充之方略，一方面在維持唐、鄭、夏鼎足之均勢，以圖自存，一方面謀救鄭破唐後，「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以取天下。此項籌策，實屬善計。但建德決計救鄭時，不能迅速襲取虎牢之險而據之以臨洛陽，致頓兵於虎牢關之外者月餘，且屢遭挫敗，糧道被抄，遂由主動而陷於被動。既又以困擾於王世充使者朝夕請援，無實行凌敬計策之決心與明智；已佈陣之後，又疏於戒備，因被突襲，此建德之所以卒至一戰而亡也。

設使建德當時能變計，而採取凌敬之策，潛轉移其主力「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坂，」「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則不僅「關中震駭，鄭圍自解」，且可以「拓地收衆，形勢益强」。如此則雖建德方面之人才不足以敵唐，而終難免於敗，但亦足以迫使唐統一之大業，延緩若干年而後成。（凌敬之策見新唐書竇建德傳）

唐朝方面分戰略及戰場作戰指導兩者述之如左：

一、戰略方面——唐軍初期之戰略部署及後勤設施爲：㈠命秦王世民統率七總管二十五大將約十餘萬之兵，進

攻東都。㈡利用河渭順流而下之水道爲主要補給線；同時在靈寶、芮城、陝縣、虞鄉、盧氏及新安設水陸轉運站，以補給前線兵員、戰具與糧食。㈢調整太原守將李仲文，使與延州，幽州、靈州諸邊要之地，形成備禦北方突厥之堅强防線。同時又命太子建成出鎮蒲州，使與涇州成爲北方第一防線之後勁。㈣連和竇建德。後二者在使王世充在戰略上形勢孤立。

當洛陽之攻勢作戰，進展至第五個月，突厥突然大舉南侵，行將陷唐之整個戰局於不利時，卽遣鄭元璹使突厥，說其可汗處羅息兵不從，則毒殺之；繼又以重賂誘其新可汗頡利。以此等方法與手段，使突厥內部發生突變，使之息兵，眞是一項非常勇決而冒險之決策。李淵之善於籌謀戰略，打開戰略之局勢，一致於是！

作戰指導——唐鑑於李密久攻東都不下，乃用持久圍困之作戰計劃，孤立東都後而取之：㈠進兵控制東都周圍之要點，如伊闕、轘轅、慈澗、北邙山、虎牢、管城、滎陽、河內、河陽等地。㈡進據東都所賴以補給軍民之洛口倉、回洛倉，含嘉倉（城）。㈢然後逐漸縮小包圍圈，最後乃圍攻東都城。由於唐此一作戰指導，逐一告成，遂迫使王世充困守之東都，形勢孤立，因之其虎牢以東伊闕以南之各州縣，乃相繼紛紛降唐。

但圍攻東都已八個月之久，將士疲憊之時，忽有竇建德、突厥援救王世充。此種情勢發生，對唐之戰略形勢，實爲極嚴重之打擊。此時幸賴秦王世民堅毅之精神，復振前方士氣，及高祖淵明瞭東都形勢後，知須作堅忍之努力以求一勞永逸，乃准世民繼續攻擊。同時一面使太子建成進討稽胡，以加强北方備禦突厥之形勢。一面徵巴蜀之兵以益世民之軍，俾加速解決洛陽之戰局。一面又遣劉世讓出井陘襲夏之後，以牽制竇建德。當此種情勢緊急萬狀之際，能作此等措施者，非有堅毅與弘偉之魄力不可；而李淵父子三人皆具有之，是其所以終於獲得成功也。

李世民在虎牢拒建德，完全採用薛收之策，此其英斷之處，不可多得。及在虎牢之戰中，又表現以下之特色：㈠親試敵鋒，及親覘敵陣（此爲世民作戰慣常之行動），此即孫子所云：觸之而知得失之計，「原理之運用也」。㈡屢行小戰擾敵，變被動爲主動。㈢抄絕敵後方補給線，迫使敵人糧食匱乏，軍心恐慌（此種戰法，爲世民所慣用）。㈣善於運用間諜，深入敵之內部，搜取高級重要情報，然後將計就計以制敵（如牧馬河渚）。㈤富有戰陣經驗，待敵疲憊，將士鬆懈，戰陣易於騷動時而進擊之。㈥選鋒突破戰法。綜觀竇建德與李世民之比較，建德頓兵於虎牢關前，坐失銳氣，不知用凌敬之策出奇制勝，轉戰術上之被動爲戰略之主動。世民則能施一連串有效之戰術，變被動爲主動，出奇制勝。於是虎牢之戰，卽由是而決矣。

四、平定劉黑闥之得失

劉黑闥方面：唐欲澈底斬絕亂源之政策，因執行上之技術不佳，致引起建德故將爲求生存而作困獸之鬥。黑闥因而利用此種情勢，得以復起。

戰場應變機敏，善於機動作戰，加以黑闥勇決之品格，故黑闥屢能在戰場上建奇功，然黑闥在唐軍南北夾攻之下（北方李藝），實已陷於疲於奔命之困境，故其在戰術上終難持久，而不免於敗。

驍陽會戰，黑闥創單行之陣（主力掩護幕）與李神通之陣相當，而控其主力於陣後，順風勢之轉向而反擊之，遂獲得以寡勝衆之效果。此種戰法，頗堪讚賞。然黑闥於洺水會戰時，棄衆先遁，遂種下以後爲建成所擊時，衆潰之因，此實黑闥之短也。

唐朝方面：李世民用兵，每次遇屢戰屢勝士氣甚銳之敵，初期則用「隱栔隱打」以挫敵鋒，然後乃因敵之變化

而進擊，此種戰法，於擊西秦薛舉父子、宋金剛、竇建德，及此次迎擊黑闥於獲嘉，均是如此。

洺水之戰，世民與黑闥可謂棋逢敵手，但黑闥終於以運糧之補給線被襲擊，糧食匱乏而敗。此又顯示黑闥在戰術上低於世民一着也。尤其世民能因戰場之地理河川形勢，用韓信濰水之戰之故智，於洺水上游堰水，待黑闥軍半渡而擊之，則黑闥之不敵，乃爲必然之理。

下博之戰，唐將史萬寶與李道玄不協，致遭大敗，黑闥之禍因而復熾。將帥不和致敗之事，歷史屢見不鮮。此種過失，實李淵遣將時之失於考慮也。

昌樂會戰，黑闥再陣不戰而罷，此乃黑闥軍心不固之表徵。於是建成用魏徵之策，釋放俘虜，慰諭而遣之，遂獲得澈底之勝利。此一勝利之功，實遠勝洺水殲滅戰之功也。由此觀之，瓦解敵軍心士氣之勝利，實遠較殲滅戰之功爲鉅大。蓋前者乃澈底之勝利，後者敵人猶可以捲土重來。

至於平劉黑闥之戰略部署，李淵亦本其一向善於籌謀戰略之措施，一面運用幽州、并州之兵，與進討之主力軍協同夾攻之；一面仍利用突厥好子女玉帛財貨之弱點，而退其大舉入寇之兵，遂迫使黑闥始終陷於孤危之勢，最後被其擊滅。此亦可見戰略戰術密切配合之重要性，與戰略之主導作用也。

第四章　唐開國之戰三—平定南方羣雄之戰

（附圖七—二七三，八—二九三、八—二九四）

一、平蕭銑：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十月，銑起兵稱梁王，翌年四月稱帝，都江陵。武德四年（西元六一九）八月，唐命李靖等討銑，同年十月滅之。李靖撫徇嶺外，又悉平之。

二、平林士弘：大業十三年士弘起兵，施自稱楚帝，都豫章。武德五年十月，唐一舉討平之。

三、平輔公祏：武德六年八月公祏反，唐發兵進討，翌年二月平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

參看附圖七—二七三

大業十三年（即義寧元年，西元六一七）十一月，李淵克長安之後，十二月遣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秦嶺以南地區）。孝恭首先擊破朱粲（在今陝西省東南部，漢水以北），粲退走漢淮間。於是李淵另遣太常卿鄭元璹徇商洛南陽（今陝西商南、河南南陽），又遣馬元規徇安陸荊襄與鄧州（治今鄧縣）刺史呂子臧討朱粲而改遣李孝

恭自金州（今陝西安康縣西北）越大巴山至巴中（今四川宣漢、平昌縣地區）徇巴（今重慶地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同月淵又增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衮徇蜀（今成都）皆下之。至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始授孝恭爲信州（治今四川奉節縣東北）總管，以圖蕭銑。蓋此時李淵以秦涼之地大定，乃準備東取洛陽，南定荆襄也。（見新唐書卷七十八河間王李孝恭傳）

同年，，李淵又遣開府李靖助廬江王瑗討大巴山之蠻，設計進擊，多所克獲。巴蠻亂平。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閏二月，隋夷陵郡（治今宜昌西北）丞許紹帥黔安、武陵、澧陽等郡（今四川彭水、湖南常德、澧縣）降唐，淵即命靖赴之，以鎮撫其地，並使進圖蕭銑，遂對蕭銑形成包圍之形勢。

蕭銑爲南朝時梁室之後裔（巖之孫。巖於隋滅後梁時奔陳，見第十一卷）。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十月，李淵圍攻長安之時，隋之巴陵（今湖南岳陽縣）校尉（煬帝改大都督爲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煬帝改帥都督爲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張繡等謀據郡叛，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今湖南湘陰縣）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詣銑。銑喜從之，遂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聽命，乃自稱梁公。柳生即帥衆歸之，以騎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自稱梁王。時適林士弘爲方與（今江蘇魚台縣）賊帥張善安所襲破，自豫章（今南昌）徙都南康（今江西贛縣），銑遂取有豫章之地。（義寧元年十二月，張善安襲陷廬江—今合肥縣—因渡江歸士弘，士弘疑之。善安恨而襲破士弘，士弘徙南康。善安焚

豫章城郭而去（似退據鄱陽湖以東地區，後與輔公祏反唐，見後。）（上引新唐書卷八十七蕭銑傳）

翌年四月，當薛舉準備進攻長安以與李淵爭奪關中之控制權之際，蕭銑又自稱帝，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爲王，並卽遣其宋王楊道生攻取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克之，遂徙都之。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遣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鎭周、王壽仁聞煬帝已遇弒，皆降。寧越郡（治欽江，今廣東欽縣東北五十里）太守寧長眞、交趾（治宋平，今越南河內城南）太守丘和等亦相繼以鬱林（今廣西貴縣）、始安（今桂林）、交趾之地降附於銑。於是東自九江（江西今縣），西抵三峽（夷陵峽、在今湖北宜昌），南盡交趾，北距漢川（漢水），銑盡有之，而兵衆至四十餘萬。

武德二年九月，蕭銑欲進取巴蜀，遣軍水陸並進，其將楊道生自陸道攻峽州，陳普環帥舟師攻峽，但均爲許紹所擊破，普環被擒，水軍赴水死者大半。於是蕭銑之軍退保安蜀城及荊門城（今宜昌西北江南岸，荊門城峙其東），蓋此二城皆居峭險處，銑仍圖保有此等險要，以策江陵西側之安全也。

蕭銑此次之進攻行動，遂益促成唐之急切相圖。蓋此時唐已平定秦凉，並已於先前遣李靖至夔州（卽信州，見前）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李淵且怒欲斬之。此亦可知唐謀梁之急也。及蕭銑此次欲西取巴蜀，於是唐梁之大戰遂起。（見新唐書卷八十七蕭銑傳）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參看附圖八—二九三，八—三九四

平蕭銑：與蕭銑之戰，最重要戰場，爲峽州（今湖北宜昌）地區，唐梁對峙於此。此地。「距三峽之口，介重湖之

尾。」爲蕭梁西方之屛障，若此地失，則江陵危。又此地之險要，多在南岸，如荊門、宜都、清江等是（皆在今宜都縣西北）。州西二十五里有峽，名西陵峽，峽長二十里，石壁千仞，爲三峽重險之一。荊門城在荊門山下，江山險阨，與東岸虎牙山對峙，爲州東南之要害。宜都，卽夷道城（今宜都西北）。清江在今宜都縣北清江入江之口。

蕭銑於以上諸險要置鎭戍以拒唐師。而將其主力置於清江。

李靖等進軍時，爲秋潦時候，江水泛漲，灘險水急，行舟危險。靖卽利用之，以出敵人之不意。同時遣黔州（今四川彭水縣）、黃州（今湖北黃岡縣）之兵向江陵，以行牽制攻勢，以孤立峽州方面之敵軍，俾易於擊破之。

平輔公祏：公祏反唐時，初期分兵向四方面發展。一北向海州（今江蘇東海縣），一西北向壽陽（今安徽壽縣），一西向洪州（今南昌）、夏口（今武昌縣西）。及唐軍征討時，主戰場則守當塗諸險要，用堅壁以老唐師之計拒唐。

當塗險要，方輿紀要有云：「府（太平府，卽今當塗）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游來者，則梁山（今東西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今鎭江）扼其咽喉，金陵（卽丹陽今南京）有事，姑孰（今當塗）爲必爭之地。東晉以後，嘗謂京口（今鎭江）爲北府，歷陽（今和縣）爲西府，姑孰爲南州；而南州關要，比二方爲尤切，地勢使然也。」

公祏爲鞏固此一主戰場之守備，又於鵲頭（今銅陵縣）及今九華、黃山北麓之猷州（今涇縣），宣州（今宣城），構成第一抵抗線，以遲滯唐軍。

唐朝方面之進討部署，則集中主力在當塗求決戰，以一部在揚子（今儀徵縣東南）、江都，擬向京口，行牽制

攻勢，以迫使公祏在丹陽之軍，不能向當塗增援。雙方詳細部署見下。

第三節　平定蕭銑之戰　參看附圖八—二九三

一、作戰經過

蕭銑褊狹猜忌，其諸將恃功恣橫多專殺戮，銑以是患之，銑爲削奪諸將兵權計，乃宣言罷兵營農，分別遣散其士卒於各地。其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爲將軍，首怨銑放散其兵，遂謀爲亂，事洩爲銑所誅。時景珍出鎭長沙（湖南今縣），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間使詣信州送款誠於李孝恭。孝恭乃於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十二月，奏詔許紹出兵接應之，紹遂攻梁荊門鎭拔之。於是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景珍，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豈不見之乎？奈何今日相攻？」繡不答，進兵圍之。景珍潰圍而走，爲其麾下所殺。銑乃以繡爲尙書令，而繡又以恃功驕慢，專恣弄權，銑又惡而殺之。銑既將其大臣相次誅戮，由是其邊將皆疑懼，多有叛者，銑不能復制。以故兵勢益弱。（見新唐書卷八十七蕭銑傳）

翌年武德四年，唐遂乘蕭銑內潰之勢而部署進攻之。正月，黔州刺史（郎古黔中，治今四川彭水縣），拔其五州四鎭（似爲今湖南之恩施、沅陵等地）。於是李靖又獻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於高祖淵，淵從之。二月，淵乃以孝恭爲夔州總管，使大造戰艦，敎習水戰。以靖爲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蓋淵以孝恭未更戎旅，故以三軍之任，一以委靖。靖又獻議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爲質，藉以控制後方

之安全。

八月，唐十二總管之軍已盡集於夔州，李靖乃分軍爲三道東進。㈠以盧江王瑗爲荆郢道行軍元帥，將水陸軍沿江順流而下。㈡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治今湖南沅陵縣）道，趨武陵，會攻江陵。㈢黃州（治今湖北黃岡縣）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今漢口）。三路軍同指向江陵，採取三面包圍之攻勢。時適秋潦，江水泛漲，而三峽路險，銑謂唐軍必不能進，故休兵不設備。九月，李靖率師東進，將下峽，其諸將亦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亦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大軍遂進。十月初七日銑鄂州刺史（治魯山。今漢陽縣）雷長穎即以魯山降唐。（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

李孝恭與李靖親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即攻拔其荆門、宜都（今宜都縣西北）二鎭，諸軍遂逼夷陵（銑夷陵似即今宜昌）。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今清江入江之口處）急來救二鎭，孝恭即欲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緩之一日，彼必分兵，留輕兵以拒我，退羸師以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破之必矣。」孝恭不從，於十月初九日留靖守營，進兵與士弘遇於清江合口（今清江入江之口）大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士弘舟師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乃縱兵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者將萬人。追奔至百里洲（今枝江縣東江中），士弘收兵復戰，又破之。唐軍遂進入北江（百里洲北面之江水）。孝恭並遣李靖率輕兵五千爲先鋒逼江陵，屯營於城下，孝恭將大軍繼進。（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

蕭銑於罷兵營農時，僅留宿衞數千人。及聞唐軍至，士弘敗，大懼！乃倉猝徵江南兵，但既爲田世康所制不能至。嶺外之兵，更因道途阻遠，不能遽集。

唐軍已大集江陵，攻入其外郭，布長圍以困之。數日又攻水城拔之，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大獲舟艦。李靖請孝恭將其舟艦盡散棄於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裡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其沿江州鎭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孝恭從之。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敢進。（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

銑於水城陷落之後，內外隔絕，問策於其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亂兵，幸全衆庶。諸人失我，何患無君！」遂巡城號令，守陴者皆慟哭。明日（同月二十一日）銑帥羣臣出降，謂孝恭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囚之，送於長安。（見新唐書卷八十七蕭銑傳）

唐軍入江陵，諸將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鬥死者，其罪已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鎭，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

銑降後數日，南方救兵至巴陵者十餘萬，見船被江而下，狐疑不敢輕進。及聞江陵失守，乃皆釋甲而降。

蕭銑已至長安，淵數其罪。銑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爲罪，甘從鼎鑊。」淵竟斬之於都市。（見新唐書卷八十七蕭銑傳）

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四月，蕭銑起兵，至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十月，江陵陷沒，歷時凡五年而亡。時河北方面，唐正展開第一次對劉黑闥之戰。

李孝恭以此役之功，承詔爲荆州大總管。李靖爲上柱國、封永康縣公、檢校荆州刺史，承制拜授。旋又命往撫嶺外州縣。

二、李靖撫徇嶺南

滅蕭銑之同月（武德四年十月），李淵又遣李靖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蕭銑黃門侍郎劉洎首先以端、康、封、新、宋、瀧等州降（今廣東高要、德慶、封川、新興、四會、羅定東一百里）。先是銑遣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遂以所得城降唐，唐以洎爲南康州（治德慶）都督府長史。

十一月李靖度嶺，遣使分道傳檄招撫諸州，所至皆下之。蕭銑桂州（治今廣西桂林）總管李襲志帥所部降，靖白以襲志爲桂州總管。十二月昆彌（今雲南昆明、大理、麗江縣間之諸蠻）亦遣使內附。巂州（治今西康西昌縣）治中吉弘緯使南寧（今雲南曲靖縣），至其國說之，亦降（此二地，似由蜀遣使說降者）。

武德五年正月，嶺南俚帥楊世略以循潮二州降（治今廣東惠陽東北及潮安縣）。唐使者王義童遂下泉、建二州（治今福建閩侯、建甌縣）

四月，隋鴻臚卿寧長眞，以寧越、鬱林之地（今廣東欽縣廣西貴縣）降於李靖，以長眞爲欽州總管。蓋長眞爲隋守地，至此而始降也。於是交、愛（州治今北越北境）始通。六月，隋漢陽太守馮盎，承李靖檄，帥所部降，靖以其地置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治今廣東茂名、廉江、陽春、博白、瓊山、儋縣、廣西桂平、廣東崖縣），以盎爲高州總管，封耿國公。馮氏自南北朝時之梁朝以來，五世居高涼，世爲此一方之牧伯。隋亡後猶未改，至此自降於唐。於是嶺南悉定，未幾林邑，（今越南西貢一帶）亦入貢焉。

第四節　平定林士弘、輔公祏之戰（參看附圖八—二九四）

一、平林士弘

大業十二年士弘與操師乞起兵，旋士弘自稱楚帝（先都豫章，今南昌。爲張善安所襲走南康，今贛縣），北自九江南至番禺，皆屬其所統治。已詳見前卷。

至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蕭銑亡後，銑之散卒，多奔歸士弘，於是士弘軍勢復振。武德五年十月，士弘遂遣其弟鄱陽王藥師攻循州，刺史楊略迎戰，斬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治今江西永修縣）降唐，士弘大懼，請降；尋復遁走，保據安成山洞（今江西安福縣），袁州（治今宜春）人相聚應之。唐乃遣洪州總督（治今南昌縣）若于則將兵擊破之。會士弘死，其衆盡散，亂平。綜計林士弘稱楚帝，凡七年而亡。是年河北之劉黑闥，亦因唐太子建成之進討，而告平定。（見新唐書卷五十六林士弘傳）

二、平輔公祏

輔公祏與杜伏威爲刎頸之交，與伏威俱亡命爲羣盜。大業九年（西元六一三）杜伏威自齊郡（治今山東歷城縣）與公祏轉掠江淮，遂據歷陽（大業十三年。今安徽和縣），後隋越王侗封其爲楚王。至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唐已平定秦涼，而積極進圖蕭銑時，杜伏威遣使降唐，唐以伏威爲和州總管。翌年六月，唐準備伐鄭時，又加伏威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李氏。同時以公祏爲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武德三、四兩年中，杜伏威與輔公祏相繼盡奪李子通、沈法興之地，遂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威震吳越。

先是李子通據江都，沈法興據毗陵，各自稱帝稱王。李子通東海人，有勇力，隋末從長白山（今山東章丘縣）賊爲盜，大業十一年（西元六一五）南渡淮與杜伏威合。既而與伏威不和，帥衆走據海陵（今江蘇泰縣），初自稱楚王。至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并有江都，又自稱吳帝。沈法興隋吳興太守，恭帝義寧二年（西元六一八），法興聞宇文化及弒煬帝，即舉兵以討化及爲名，攻餘杭（今杭州）、毗陵（今武進）、丹陽（今南京），皆下之，遂定江表據有江東十餘郡。翌年自稱江南道大總管，聞越王侗即位於東都，乃上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後又稱梁王於毗陵。

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十二月，當唐軍開始大舉伐蕭銑時，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今鎭江），法興敗走吳郡（今吳縣），於是丹陽等郡皆降於子通。杜伏威又遣輔公祏攻子通，子通大敗，棄江都（今縣）退保京口，江西之地（今蕪湖南京諸地）盡爲伏威所有，伏威遂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襲法興於吳郡大破

之，法興赴水溺死，子通軍勢因而復振，乃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有法興故地。

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十一月，杜伏威又遣其右將軍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今安徽廣德縣東南），雄誕破走之。子通退保餘杭，雄誕又追破之於城下，子通遂降，伏威執送子通於長安。

輔公祏反：武德五年，秦王世民乘破劉黑闥、徐圓朗之餘威，大軍進壓淮北之境，是時蕭銑已平，於是伏威懼，遂被徵入朝（七月）。伏威與猛將闞稜赴長安（已至，伏威官拜太保，稜為左領軍將軍），留公祏守丹陽，以雄誕典兵為之副，並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為變。」伏威已去，武德六年八月，公祏遂奪雄誕兵柄，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祏縊殺之。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於是大修鎧仗，運糧儲，遂稱帝於丹陽，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其故人左遊仙（道人）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

雙方軍事部署與行動：同（八）月，高祖淵下詔部署進討諸軍事如左：（上見新唐書輔公祏杜伏威王雄誕傳）

一、秦王世民為江州道行軍元帥，統七總管之兵討公祏（即南討統帥，時世民在并州禦突厥，旋以突厥入寇馬邑，世民不能離并州。時太子建成討劉黑闥，九月始班師還長安，因此世民遲遲不能成行，遂以李孝恭代之）。

二、襄州道行台僕射李孝恭，率舟師沿江而下趨江州（今九江縣）。又命杜伏威故將左領軍將軍闞稜參加東討。

三、嶺南道大使李靖，率交、廣、泉、桂之兵，北向宣州（今安徽宣城縣）。

四、懷州總管黃君漢趨譙亳（今安徽亳縣）。至壽陽後似歸李世勣節度。

五、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自泗水南下至淮），向壽陽（今安徽壽縣）。

六、舒州總管（治今安徽潛山縣）張鎭周向猷州（治今安徽涇縣），使李靖未到達前，加强江南方面之軍力。

以上五路大軍，均於當塗（安徽今縣）江南北地區會師，參加決戰。

七、徐州總管（兼安撫使）任瓌，向江都，威脅丹陽，以牽制公祏江東之兵。

同（八）月十五日，輔公祏部署其軍事如左：

一、兵部尙書左遊仙，爲越州總管（治會稽，今浙江紹興縣），以固大後方。另以一部兵力守京口（今鎭江）。

二、總管徐紹宗，北上趨海州（今江蘇東海縣）。

三、總管陳政通攻壽陽（今安徽壽陽）。卽陷之。

此二、三兩路，當唐軍逼江州時，均還守當塗東南三十里之青林山。

四、連結張善安（善於流竄戰），使向洪州、夏口（今南昌、湖北武昌縣西）進擾。洪州、夏口，相繼陷於善安。

及唐軍進逼蕪湖時，輔公祏爲固守當塗要地，其部署如左：

一、總管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卽東梁山），前軍推進至樅陽（今桐城縣東南）。同時又以一部陸軍守猷州、宣州（今涇縣、宣城）。

二、徵還陳政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今當塗縣東南三十里），與慧亮爲掎角之勢。

三、於梁山（卽西梁山）連鐵鏁以斷江路。於東岸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於西岸則築壘堡。

十一月，長江上游唐軍開始進擊。黃州總管周法明自黃州（今湖北黃岡縣）進擊夏口（今武昌縣西黃鵠山上），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屯兵荆口鎭（今漢陽縣界），初十日法明登艦飮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船而至，

見者不以爲虞，遂殺法明而去。十二日江北方面之唐軍，亦開始進擊。舒州總管（治今安徽潛山縣）張鎮周等擊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猷州治今安徽涇縣。黃沙在今涇縣東六十里）大破之，遂克猷州。

十二月初二日，唐安撫使李大亮擊張善安於洪州（軍於今江西永修縣），與善安隔水而陣，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叛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渡水入其陣，與善安握手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騎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降，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目媚於人！」遂皆散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然後送善安於長安。（見新唐書卷八十七張善安傳）

武德七年正月十一日，李孝恭軍已進至樅陽（今安徽桐城縣東南），擊公祏別將破之。於是李孝恭推進至舒州境（今懷寧縣），李靖亦已到達，與孝恭會師。此時李世勣所將步兵一萬，亦已渡淮攻破壽陽，次於硤石（今鳳台縣西南），然後向當塗會師。（下節李靖語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三李靖傳）

二月，陳當世遣兵爭猷州而圍攻之，唐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而李大亮赴救擊破之。十二日，行軍副總管權文誕，亦進救猷州，破當世之兵，拔其枚洄（今涇縣境）等四鎮，前軍總管盧祖攻歙州（今安徽黟縣東），宣州又克之。此時李孝恭攻鵲頭鎮（今桐陵縣北）亦拔之。三月二十一日，江北方面任瓌亦攻克楊子城（今儀徵縣東南），公祏廣陵城主龍龕降（今江都縣）。至三月十六日，李孝恭再破公祏軍於蕪湖（今縣），於是遂展開當塗（今縣）

會戰。

當塗會戰：唐軍已克宣，歙二州，於是李孝恭、李靖、李世勣等，於擊破公祏軍於蕪湖後，即乘勝進攻梁山等三鎭（青林山、博望山、梁山）。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粮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逼孝恭營，孝恭堅臥不動，慧亮等退去。於是孝恭集諸將謀議，皆曰：「慧亮政通並擁强兵，據水陸之險，爲不戰之計，城柵已固，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已潰，慧亮等自潰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慧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祏已保石頭（城），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祏未平，退則慧亮爲患，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政通，皆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祏立計，使其持重，欲不戰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柵以挑之，誘之出戰，然後出其不意，一舉可破也。」孝恭從之。乃使黃君漢將羸兵先攻其城柵，而另遣盧祖尙、闞稜等將精兵結陣於後以待之。黃君漢攻壘佯不勝而退，慧亮、政通等出兵進擊，逐數里，猝遇祖尙之軍，遂戰。闞稜免胄謂公祏之衆曰：「汝曹不識我邪，何敢來與我戰？」公祏之衆，多爲稜故部曲，因是皆無鬥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等乘勝逐北，政通棄青林山營而走，復與慧亮保博望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別鎭，赴水死者數千人。政通率陸軍夜遁，亮慧亦走，其軍被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孝恭等又窮追之，轉戰百餘里。慧亮、政通等僅率十餘騎逃歸丹陽。李靖率輕（騎）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將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遊仙於會稽。李世勣將騎兵猛烈追擊。公祏退至句容時（今縣），所將兵僅餘五百人。及逃至常州（今武進縣）夜宿，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而棄妻子獨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浙江今縣）爲野人所攻，其僕射西門君儀戰死，公祏遂被執送於丹陽。孝恭斬之。幷分捕其餘黨悉誅之。江南遂平。

第五節　申論

蕭銑：銑憑藉故梁之聲望，乘隋末之亂，一舉而成大業。然依他人之力以成事，而又操持過急，卒致引起內部之潰亂，爲敵人所乘。及江陵被圍，而又不能堅忍固守以待援，此乃銑迅速滅亡之原因也。

林士弘、輔公祏：唐滅蕭銑之後，大勢所趨，士弘實已如甕中之鼈。士弘以贛江一地不能抗唐，乃自然之理勢也。

輔公祏於蕭銑、林士弘相繼破滅之後，大唐帝國統一之大業已告成功之時，猶欲據江東彈丸之地與之爭衡，此眞所謂不自量力之尤者。然其對於保衞江東之軍事部署，則甚得地理之要，特以其諸將才識與唐將李靖、李世勣等較，不啻天淵之別，故終於不免迅速敗亡耳。

唐朝方面：唐於相繼平定劉武周（武德三年四月）、竇建德、王世充後（武德四年夏），北方中原之大局已告大定，乃卽依次展開對蕭銑（武德四年十月）、林士弘（武德五年十月）、輔公祏（武德六年八月）之進討攻勢，而相繼平定之。觀唐此一謀求統一之整然大戰略指導與運用，不論在時間、地域上均是配合適宜，輕重緩急先後之進行程序，亦極合事機，此足見李淵乃一大政略家兼戰略家之能手也。李淵此種卓越才能，素爲舊史家因其子世民戰場上赫赫之功，而於有意或無意間淹沒之。今史家亦因舊史之觀點，而又忽略盱衡歷史之全局及深入之檢討，亦未能發現李淵此種卓越之大才，使李淵此種才能被埋沒於故紙堆中，達一千餘年之久，殊堪浩嘆！震編纂至此，淵與其子世民之比較，可以孫子之語形容之：「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前者屬於

李淵，後者卽李世民也。

然戰略、戰術之指導計劃雖善，若無人才以實施之，則亦難以實現。李淵因有二子建成世民，及李靖等之頭等人才，又有劉文靜、任瓌、徐世勣、李孝恭、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衆多之人才輔之，是以戰略、戰術之指導計劃，得以按步就班實施之。於是人心之歸趨以及地略之利，戰勝攻取之功，皆得逐步一一完成。故此種大政，非有英明睿智之領導者，與衆多之人才輔佐之，以設計完整周密之計劃指導，則不能達成之也。

李靖之作戰指導，最能應機，皆因「敵情」而取勝。如因蕭銑之內潰，而迅卽乘之；利用水漲之勢，爲敵人所忽之時機，卽出敵人之不意；利用文士弘之兵已勝而亂之際而擊之。是以李靖之用兵，旣合孫子之言：「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之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戰爭藝術）。」之境界。

因敵取勝，在於握機。機，有「待機」與「創機」二者之分。於敵人無機可乘而又不能創造機會時，則祇有待機，如李靖至峽州圖蕭銑之初期，久無進展是也。於敵人有其矛盾與弱點，可以創造於我有利之機會時，則「創機」以取勝，如當塗會戰，敵人堅壁，乃因敵將之情，使羸兵以挑之是也。

其次，李靖此次平江南之急追戰，亦如歷史上其他名戰役，猛追。窮追，將敵人追潰而殲滅之，使敵人無死灰復燃之機會，而收澈底勝利之成果。

第五章　唐初對外戰爭之一—征東突厥、薛延陀、回紇諸戰役

（附圖八—二九五、八—二九六、八—二九七）

一、征東突厥：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正月進擊，至三月俘頡利可汗。二十二年正月，再擊其殘部車鼻可汗，翌年六月擒之。東突厥滅。

二、征薛延陀：第一次征伐——貞觀十三年十一月進擊，十二月破之於漠南。第二次征伐——貞觀二十年正月進擊，大破之。六月再擊，平之。

三、平回紇：龍朔元年（西元六六一）回紇與九姓復叛，翌年三月破之，龍朔三年二月漠北悉定。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突厥八次入寇及玄武門之變（參看附圖八—二九五）

一、突厥七次入寇之狀況

隋末以來，突厥復興，其强大之國勢，極一時之盛。當時中國在北方起兵者，莫不依以為援。其事已詳見前述

自唐建國以後，至太宗即位之初八年間（自武德二年至九年，西元六一九至六二六），突厥大舉入侵中國者，凡八次之多。第一次於武德二年始畢可汗援助劉武周梁師都大舉南侵。第二次於武德三年處羅可汗大舉入侵。第三次於武德四年頡利可汗奉楊政道以伐唐。第四次武德五年，頡利又大舉侵太原。第五次於武德六年突厥為爭馬邑與苑君璋入寇。以上五次入寇，其事已詳前述。

第六次入寇在武德六年夏：是時江南全定，唐之統一帝業已告完成。因是其內外開始發生兩大巨變。一為突厥大舉南侵，一為秦王世民與太子建成爭位之鬥爭。此種兄弟之爭，其潛伏之因素，實由來既久，而非自此始也。建成雖頗具才能，而性仁厚。世民則「天姿神武」，雄心勃勃。世民在太原起兵前，既「折節下士，推財養客，羣盜大俠莫不願效死力。」太原起兵時，唐之左右二軍分由二人分統，直至最後討伐王世充時，亦由二人分任兩大使命，建成備禦強大而屢入寇之突厥，世民則專征黃河流域之割據羣雄。（長江及嶺南方面，則由李孝恭、李靖任之）由於此種事勢之發展，遂在李淵之下形成兩大派實力。但建成由立為太子之後，以儲貳之尊，常隨父淵居長安，一切秉命於淵。而世民則因專征之任，人事上有權宜任用之權。故自渡龍門徇渭北時，世民即「收納英俊以備僚列，遠近聞者咸自託焉。」是時「房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溫彥博又荐」之。「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於是「謀臣猛將」幾皆集於世民之麾下。及王世充，竇建德已平，世民以此顯赫之功，遂被拜為「天策上將」，位在諸王公之上。於是世民又銳意經籍，開文學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皆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供給珍膳，恩禮優厚，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世

民既總攬「謀臣猛將」，又延引文學之士，於是引起朝廷之注意，將其「府僚多補外官」，以散其權勢。未幾，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亦勸建成親討劉黑闥，「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以保太子之位，而謀自安。建成既內不自安，遂又與四弟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是時李淵以「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於長子（建成）以自固。」由於此種權勢之爭奪，於是朝廷之中，「太子（之）令，秦、齊（二）王（之）敎，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則此時已有政出多門之險惡現象。淵在此種情勢之下，亦左右爲難矣。幸此時唐與突厥爭奪北疆國防要點馬邑（今山西朔縣），突厥與高開道大擧入寇幽、并、朔、原、渭等州（今河北大興、山西太原、朔縣、甘肅固原、隴西。時在武德六年五至八月）；而輔公祏又反於江左（同年八月），建成討黑闥尚未還京（同年九月始班師），世民屯幷州以禦突厥（同年七月）。由於此種外患急迫，唐內爭之禍，乃得以稍緩。及高開道已死（武德七年二月），輔公祏已平（同年三月），突厥之患稍弛，而建成、世民、元吉等皆已還居長安，於是內爭之禍又熾。

突厥第七次入寇：武德七年六月，建成爲自固之計，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衞士，分屯東宮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並使慶州都督（治今甘肅慶陽縣）楊文幹（原宿衞東宮）募壯士送長安。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羅藝）發幽州突騎三百以衞東宮。但建成此種行動「爲人所告」，淵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嶲州（今西康西昌縣）。旋又流王珪，及太子左衞率韋挺，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失意於世民乃親建成）等於嶲州。以抑建成。

同年七至八月之三個月中（閏七月），突厥乘楊文幹之叛，又大擧入寇。以兵使苑君璋犯朔、幷、忻三州，突

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大軍則繼第六次入寇而進寇原州、隴州、綏州（今陝西綏德縣），而指向豳州、陰盤（今甘肅平涼縣東四十里），將有南下進攻長安之勢。且此時吐谷渾、黨項、似亦受突厥之驅使，分別寇岷、鄯、松三州（今甘肅岷縣、青海樂都縣、四川松潘縣），唐朝廷因有遷都山南以避之之議。尋遣世民將兵禦於豳州，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器械頓弊，朝廷甚以爲憂，而突厥兵已至豳州陣於城西，將士震恐，世民乃馳詣其陣說和親之事，突厥始受盟而退。尋又使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此次之和，似未厭突厥之慾，同年九月起，突厥復寇綏、甘二州（甘州治今甘肅張掖縣），吐谷渾與羌人則寇疊州（治今甘肅臨潭南百八十里，統有青海東南地），陷合川（今青海西寧西北）。翌年（武德八年）正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四月，黨項又寇渭州（今甘肅隴西縣西南）。俄而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至長安請婚，高祖淵問計於侍中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矩對曰：「今北狄方强，爲國家今日之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婚，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淵即從之。同時又復置十二軍（武德六年二月，以天下大定，廢參旗等十二軍），以備突厥。（見新唐書卷一百裴矩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同（八）年六月，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今甘肅平涼縣）及彈箏峽（平涼西一百里）。又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石嶺關在今山西陽曲縣東北百二十里，忻縣南四十里），以加强此二處之防禦。先是，唐「與突厥書，用敵國禮」（太原起兵，稱臣於突厥，已見本卷第二章），至是李淵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突厥遂大舉入寇。於是自同（八）年七月，至翌（九）年五月，近一年之中，突厥大舉入

寇之狀況如左：

七至十一月，突厥分四路侵唐：

1.突厥主力一路南侵朔、并、沁、韓、潞、相、蘭、綏州（今山西朔縣、太原、沁源、襄垣、長治、河南、山西離石、陝西綏德）

2.一路寇靈州、彭州（今甘肅靈台縣、慶陽縣南）。

3.一路寇幽州。

4.一路寇涼州、鄯州。吐谷渾亦寇鄯、岷二州。

唐在朔州方面之守禦戰中，代州都督藺謩敗於新城（今朔縣南）。復命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守石嶺關，李高遷守太谷（今縣）。又命秦王世民屯蒲州（今永濟，平民。皆在七月）。並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今晉城縣），以拒突厥之主力。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覆沒，瑾脫身奔於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被俘。其他各路互有勝敗。

翌年（武德九年）二至五月之作戰狀況如左：

突厥轉移其主力攻靈、原、涇及西會州（今甘肅靖遠縣）、蘭州、秦州（今甘肅天水），一部仍攻朔州。吐谷渾、黨項則仍攻岷、廓、河三州（今青海貴德、甘肅臨夏）。是役也，唐正醞釀玄武門之變，幸賴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之軍戰於靈州之硤石（今靈武縣西），且擊却之，其禍得以稍緩。

二、玄武門之變與突厥第八次入寇——渭水之恥

玄武門之變：建成與世民之鬥爭，發展至此已成針鋒相對不能相下之勢，故雖突厥之患極深，亦不能顧及矣，於是發生玄武門之變。

武德九年（西元六二六）六月，世民爲準備軍事鬥爭，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遂以行台工部尙書溫大雅鎭洛陽；又遣秦府車騎將軍張亮（滎陽人），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加强洛陽之守備；同時並陰結山東豪傑以待變，而多出金帛，恣其所用。時高祖淵亦慮其兄弟相爭，欲使世民還居洛陽行台，劃陝（今河南陝縣）以東之地使主之。於是建成與元吉謀，恐世民至洛陽後難制，乃勸阻之，其事遂不行。

建成、元吉與後宮又日夜譖世民於淵，淵信之，將罪世民，侍中陳叔達諫而止。於是，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誅管、蔡）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深會宿心。」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跡已見，將若之何？」玄齡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協力，以謀其事。此時，建成與元吉亦相與謀曰：「秦王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杜如晦、房玄齡耳！」因譖之於淵而逐之，敕二人不得復事世民。建成元吉又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建成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敬德却之。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又不果，乃譖之於淵，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乃謂世民曰：「大王肱股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等又以金帛

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是時世民心腹，唯長孫無忌（妹爲世民妃，卽文德皇后）尚在府中，與雍州治中高士廉（無忌舅），右候車騎將軍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乃日夜勸世民先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二大將兵之將靈州大都督李靖，行軍總管李世勣，但皆辭而不答，世民由是重二人。蓋似已得二人之默契也。

是時，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今寧夏銀川市）。於是，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淵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衞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但不料太子率更丞王晊告於世民，謂建成元吉奪秦府精兵驍將，將以相圖。世民乃謀之於士廉、無忌，無忌等勸先發誅之。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亦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再詢於府僚，皆亦勸促之，於是定計。世民又密使無忌召房玄齡、杜如晦等，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敎！」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來！」敬德與無忌往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潛入秦府。世民一面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仇。臣

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淵省之愕然，卽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一面勾結掌宿衞兵之雲麾將軍敬君弘，中郎將呂世衡，及玄武門屯軍將領常何（原爲建成舊屬，被世民所收買）等，以爲己助。蓋當時玄武門屯軍實力遠較首都城防軍力爲大，且爲宮廷衞軍司令部所在地也。

是年六月初四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先入，伏兵於玄武門（宮城北門）。張婕好得悉，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玄武門。淵此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卽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欲步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

太子翊衞車騎將軍馮立聞建成死，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趨玄武門。張公謹多力，閉關拒之。敬君弘、呂世衡大呼出戰，皆戰死。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秦府將士大懼（蓋秦府勇士祇有八百人），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

高祖淵方泛舟海池（似聞變走入舟），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衞。敬德擐甲持矛，直至淵所。淵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衞。」淵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勸以秦王爲太子，委以國事。淵從之。時宿衞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淵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乃從東上閤門出宣敕，諸軍遂定。淵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東宮諸將卒始皆罷散。淵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

世民跪而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上見新唐書卷八十九尉遲敬德傳)

是日淵下詔赦天下，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初七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下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玄武門之巨變，於是告終。

突厥第八次入寇——渭水之恥：綜觀突厥自武德二年起，即不斷入寇者，顯與太原起兵時，與始畢可汗約：「征伐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見創業注卷一。劉文靜奉使至突厥約曰：「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見舊唐書劉文靜傳)有關。以「突厥無厭之慾」，而有未盡如約之事，故雖「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而仍屢入寇以求償也。至王世充、竇建德已平，則突厥又進一步有不欲中國統一之企圖，蓋恐中國統一後將直接威脅彼在中國之利益且將受到征討也。因此故有連年不斷之入寇。

及玄武門事變後，建成元吉在渭北及黃河以北之黨，皆蠢蠢欲動(如幽州大都督盧江王瑗、李藝等，即其顯著者)，而此時之關中人心尚在動盪不安之時，於是梁師都乃爲突厥劃策，突厥乃作第八次之大舉入寇。

六月初七日，世民既實際取代其父淵之帝權，至八月初九日遂受禪登帝位是爲太宗。而此時突厥自上次入寇，其大軍尙頓兵於隴州、渭州、秦州等地以觀變。於是突厥在梁師都勸說之下，以唐「國內有難，(太宗)新即位」，頡利、突利二可汗遂帥十餘萬之衆疾趨涇州，在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不抵抗之下(藝守涇州)，乃分軍爲三：右翼一路趨武功(陝西今縣)；左翼一路趨高陵(今縣)；主力直趨渭水便橋(長安城北)。其右翼於同月二十日抵武功，左翼廿四日抵高陵。太宗乃急遣尉遲敬德爲涇州道行軍總管渡渭阻擊突厥之左翼，二十六日大破之於涇陽(今縣)，擒其將俟斤阿史德烏沒啜，並斬首千餘級。但並不能阻頡利可汗主力大軍之南下。同月二十八日頡利與突

利遂直抵便橋上渭北之濱。

突厥之大軍已逼長安城下，卽遣心腹使者執失思力入見太宗，而提出恐嚇之口胳曰：「頡利與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時長安之兵不過數萬，徵發諸州兵又急切未能到達。且太宗以「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旣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之理由，遂一面備兵自守，一面驛使問策於李靖。靖建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而自請潛軍由靈州倍道南下，邀突厥歸路。太宗從之，遂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至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卷甲韜戈，啗以金帛」而約和。同月三十日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之兵始盡虜男女而退。是卽太宗與突厥締城下之盟的「渭水之恥」也。

李靖兵至豳州，邀突厥之歸路，旣以和約已成而罷。

註：本節第二段，兼採李樹桐教授「唐太宗渭水之恥本末考實」一文之論據，該文載於大陸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十二期。

第二節　唐外征準備及戰略

太宗遭受渭水之恥後，勵志圖强，訓將卒，造甲兵，崇節儉，用賢任能，數年之間，國家强盛。

渭水之恥後次月（武德九年九月），太宗引諸衞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訓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親臨試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

其將帥亦同時加以考選。數年之間，悉爲精銳。至於儲造甲兵，至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亦已充足，故房玄齡奏請閱府庫甲兵，謂已遠勝於隋世。

貞觀初，羣臣有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議：「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太宗從之，遂委任諸賢，求治强之道。蓋自隋末喪亂以來，國家元氣大喪，戶口大減，加以玄武門之變，人心浮動，故此時亟須講求者，爲國內之治安與深根固本之道，否則內亂必隨之而起也。於是揭櫫「以誠信御天下」及「爲政莫若至公」之方針。又鑑於隋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及其「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下諛上蔽」之失，乃廣開言路，剴切求諫。任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長孫無忌、溫彥博、戴冑、李綱、蕭瑀等諸賢，講求郅治之道，羣策羣力，以興國事。納諫如流，擢任新賢。又精選都督、刺史、縣令人物以治民，「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於是國家大治，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至於征討突厥之戰略，則以突厥强大，不輕與啓釁，必待其離亂之勢已成，乃從而離間以孤立之，然後始用兵征伐，以期一舉收功。如貞觀元年與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結婚。貞觀二年利用頡利與突利分裂，而結好於突利。同年又利用薛延陀酋長夷男叛頡利，而册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凡此，乃唐於軍事征討之前，陰謀以圖突厥頡利可汗之戰略也。（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第三節　戰略地理形勢

隋煬帝處東突厥啓民可汗於大利城（今綏遠清水河縣境），其後隋末中國喪亂，突厥强盛，由於其爲中國之患極深。因之，隋末唐初，中國僅能固守幽州（今河北大興縣）、太原、綏州（今綏德縣）、延州（今延安縣）、涇州（今涇川縣）、亘靈州（今靈武）、涼州（今武威縣）爲北方之國防線，以備東突厥。然亦由於東突厥之根據地，在陰山之南，故及其勢衰，唐國方興之時，李靖即能以數千騎兵逕襲而破亡之。蓋唐軍自朔州（今朔縣）出發，可一舉疾襲其根據地也。

薛延陀代東突厥興起，都於磧北鬱督軍山（今外蒙杭愛山偏東，約在今札克河上源處）。唐軍之進擊，常爲越狼山西北向，然後沿外蒙南境之古爾班察汗山，及古爾班博格多山北麓水草之地，以進襲鬱督軍山。當時鐵勒諸部多活動於今俄境貝加爾湖（Baikal）南方及外蒙地區，南徙則多至綏遠寧夏等地，唐軍擊薛延陀，則須遠越大磧，後方補給與連絡，遠較擊頡利可汗時爲艱難。回紇代薛延陀而興，亦都於鬱督軍山，情形似復如此。

唐征東突厥，在國防上最爲重要者，乃恢復陰山山脈之國防線，此一國防線不予收復，則中國無寧日。當時唐北方之陸路交通幹線，皆沿隋煬帝所開築者。概述於左：

河北道：自懷州（今河南沁陽縣）、相州（今安陽縣）、定州（今河北定縣），而至幽州（今北平）。

河東道：一自潞州（今山西長治縣，東接相州、南接懷州），至太原；一自同州（今陝西大荔縣），經絳州（今新絳）、汾州（今汾陽）至太原。然後由太原至代州（今代縣）。再自代州，一經蔚州（今察哈爾蔚縣）至今涿鹿縣；一經朔州（今朔縣）至今之歸綏。

關內道：自長安經延州（今延安縣）、夏州（今橫山縣西）。然後自夏州分歧，一經勝州（今東勝縣）至今歸

綏；一經豐州（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至今五原。

隴右道：一自長安經涇州（今涇川縣）、原州（今固原）至靈州（今靈武縣）。一自長安經岐州（今陝西寶鷄縣）、秦州（甘肅天水）、蘭州、鄯州（今青海樂都）至涼州（今甘肅武威縣）。

自涼州經沙州（今敦煌）通西域。

橫幹線連接各道者：東自營州（今熱河朝陽縣），經平州（今河北盧龍縣）、薊州（今縣）、幽州、今涿鹿、朔州、今歸綏、包頭、安北、至狼山都督府（今狼山附近）。又自今安北縣、經豐州、靈州至涼州。

以上各交通幹線，以長安、洛陽爲軸心，作輻射形向北方國防線構成交通網。

第四節　征東突厥之戰——二次征伐（參看附圖八——二九六）

一、突厥概況

突厥頡利可汗乃處羅可汗之弟，二人皆始畢可汗（啓民可汗子）之弟也。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始畢卒，子什鉢苾尚幼，弟處羅立。武德三年處羅卒，弟咄苾立，是爲頡利可汗。頡利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因屢入侵唐朝，其事已詳見前述。

什鉢苾突利小可汗乃頡利大可汗之姪。武德初年頡利將其由泥步設升爲突利可汗，建牙於幽州之北，東方之衆皆屬之。

突厥族類，性本淳厚，政令質略。貞觀初頡利可汗以渭水之役，驕恣失衆。又以得華人趙德言，才其人而委用

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是時頡利又委政諸胡，而疏遠宗族。胡人貪冒，多反覆，又號令無常，兵革歲動，於是突厥內部益形不安。時又遭天災、降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民皆凍餒。頡利因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頡利因而遂形孤弱。

突厥諸部中，除突厥本部族外，居於磧北（漠北）者有敕勒（鐵勒）十五部族：㈠薛延陀。㈡迴紇。㈢都播。㈣骨利幹。㈤多濫葛。㈥同羅。㈦僕固。㈧拔野古。㈨思結。㈩渾。(十一)斛薛。(十二)奚結。(十三)阿跌。(十四)契苾。(十五)白霫。（註一）。突厥强盛時，敕勒諸部分散，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而以薛延陀為最强。

隋時，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强，敕勒諸部皆臣附之。嗣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於是敕勒相率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眞莫賀可汗，居於貪于山北（又作貪汗山。今外蒙古土謝圖汗中旗，圖拉河之西，庫倫之南，肯特山之支阜）。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今外蒙古岱嶺察干山）。及射匱可汗（隋煬帝時，見前）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而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又名烏德鞬山。今外蒙古杭愛山東北麓塔米爾河發源處）者，南屬始畢可汗。及統葉護可汗（射匱子）勢衰（統葉護武德初年立，至貞觀初年勢衰。射匱都於龜茲北三彌山——今新疆伊犂河上游伊寧附近。統葉護徙於石國北千泉——今蘇俄巴爾喀什湖之南伊犂河下游伊犂斯克Ilisk附近），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於頡利可汗（舊鐵勒傳云：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夷男始附於頡利。）而此時之頡利又政衰，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復相帥叛之，於是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似今杭愛山南）大破之。欲谷設敗走，菩薩追至天山（今新疆鎮西縣），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註二）。頡利不

能制，因而益衰，國人離散。又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治今山西朔縣），揚言會獵，實乃以備唐。（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是時（貞觀元年十二月）出使突厥之鴻臚卿鄭元璹自突厥還長安，言於太宗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於是羣臣多勸太宗乘間征擊之。太宗以國家初定，府庫不充（至貞觀四年六月，給事中張玄素猶謂唐之財力不如隋世），「必待有罪（釁隙），然後討之。」但一面以書諭梁師都，師都不從，乃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就近圖之，蓋爲征突厥作準備也。時會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眞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武德八年出使西突厥）還長安，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知之，不欲唐與西突厥和親（突厥與西突厥爲仇，已見前卷），乃數遣兵入寇，又遣使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竟未成婚。（鄭元璹語見新唐書卷一百鄭元璹傳）

二、滅梁師都

適當此時期，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降唐，頡利可汗以突利可汗失衆而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擊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撻而釋之。突利由是怨恨，陰欲叛頡利。尋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且表請入朝長安，公然背叛頡利。頡利發兵討之。貞觀二年四月十一日突利遣使至長安求救，太宗召大臣謀之曰：「朕與頡利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太宗仍持前計，不輕興師，但令劉旻等數遣輕騎踐梁師都禾稼，多縱反間離師都君臣，師都之國因而漸虛，降虜者相屬。同月二十日，契丹酋長帥其部落降唐。頡利遣使至長安，請以師都

易契丹。太宗謂其使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是時梁師都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奔唐。由是師都上下益相猜疑。太宗遂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爲副，將兵助劉旻等進擊師都。（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劉旻等先據朔方東城（武德五年克東城，見前）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又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朔方治今陝西橫山縣西），突厥軍四面來攻，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復救。梁師都在城中食盡，是月二十六日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師都自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三月起兵朔方，至是始亡，歷時凡十二年之久，此爲隋末羣雄起兵者最後消滅之一人也。唐以其地爲夏州。

三、第一次征戰

作戰經過：貞觀二年九月十六日，突厥欲奪梁師都之地寇邊。唐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秦蒙恬所修長城，今五原，賀蘭山一帶之障塞），發民乘堡障以備之。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遂以前司農卿竇靜爲夏州都督，鎭撫新得之地。

正當此際會，薛延陀强盛，太宗乃乘而扶植之以攻突厥。是時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西突厥有五弩矢畢部，泥孰其一也），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

，連兵不息，俱遣使至唐請婚。太宗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因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蓋太宗原欲西連西突厥，東連突利，北連薛延陀以孤弱突厥頡利之勢者，故不欲西突厥內相攻戰也。

西突厥已內亂，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又是時頡利可汗北邊諸姓已多叛頡利而歸附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太宗方圖頡利，聞之，卽遣遊擊將軍喬師望，自間道齎册書，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夷男以得大唐之助，遂大喜遣使入貢，而建牙於大漠之北鬱督軍山下，於是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今克魯倫河），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固、霫諸部皆屬焉。

貞觀三年八月初八日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至長安入貢，太宗賜以寶刀及寶鞭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大喜。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婿禮。是時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頡利縱慾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註三）。塞北霜旱，餱粮乏絕四也。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於是太宗決策北征，是月十九日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以張公謹爲副，進討突厥。九月初九日頡利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二十一日又有拔野古、僕固、同羅、奚（霫）酋長並帥衆來降。（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先發入寇，分別攻河西各州，肅州（治今甘肅酒泉縣）刺史公孫武達，甘州（治今張掖縣）刺史成仁重等迎戰破之（時李大亮爲涼州都督守涼州—治今武威縣），擒突厥千餘人。同月二十三日，太宗乃部署五路大軍進擊：

㈠改命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出定襄（治今山西平魯縣西北）。

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出金河（今綏遠清水河縣）。

㈢任城王道宗出靈州道（今寧夏靈武縣）。

㈣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出營州（今熱河朝陽縣）。

㈤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今山西大同縣）。

以上五路共十餘萬，皆受李世勣節度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長安。靺鞨亦遣使入貢。同月二十四日突厥郁射設帥所部降。

貞觀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朔縣）出頡汗可汗不意，進軍至惡陽嶺（今和林格爾縣南）。頡利不虞靖軍猝至，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於是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靖因夜襲定襄（即大利城。今清水河縣境，突厥自啓民可汗以來都於此）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於長安（竇建德破宇文化及送蕭后於突厥，已見前述）。頡利僅以身遁，欲退屯於磧口（大磧之口。今固陽縣西北烏拉特中旗之東。）李世勣自雲中（今大同）追至白道（歸綏縣北接武川縣境），與頡利戰又大破之。頡利退屯鐵山（今固陽縣北）。（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

頡利敗退鐵山，收餘衆尙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太宗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太宗乃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但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

李靖軍至白道與世勣會師，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註四），道阻且遠，

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粮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惜！」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世勣繼之而進邀其歸路。二月初八日靖軍至陰山（今歸綏縣北三十里），遇突厥千餘帳，襲俘之以隨軍。是時頡利適已見唐使者唐儉，大喜，意自安。靖使匡道府折衝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進，去頡利牙帳一里許，忽然霧歇（似在黎明後霧爲陽光照射而散），望見其牙帳，虜乃覺之。定方疾馳襲擊之，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倉猝與隋義成公主狼狽散走，靖軍繼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虜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收拾餘衆萬餘人欲度磧（即大漠），李世勣已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似連前白道所虜者）。頡利乘千里馬奔依蘇尼失小河汗（蘇尼失者，啓民可汗之母弟。始畢可汗時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於靈州西北。頡利政亂，蘇尼失獨不攜貳。及突利可汗降唐。頡利乃以蘇尼失爲小可汗），將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此大同在綏遠烏拉特旗西北安北縣境）任城王道宗引兵自靈州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率數騎夜遁，匿於荒谷。蘇尼失懼，馳騎追獲之。三月十五日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將兵奄至蘇尼失營，遂俘頡利送於長安。蘇尼失亦舉衆降。於是漠南之地悉平，唐拓地自陰山至於大漠焉。（李靖語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

是役也，以李靖之功爲最，太宗封其爲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太宗因謂靖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渭水之役（新唐書載『渭水之恥』！」李世勣亦以功授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時高宗治爲晉王，遙領并州大都督）。

其餘將士皆有封賞。（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

戰後之措施：貞觀四年三月，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以其自便橋結盟以來，不復大爲入寇而赦之，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並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後賜姓李思摩）爲右武侯大將軍（思摩，頡利族人，武德初數使於唐。與頡利俱被擒）。又以突利可汗爲右衞大將軍北平郡王。於是四夷君長詣長安，請太宗爲天可汗，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可汗。

頡利可汗國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餘萬口。唐爲處理如許之降衆，乃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於是朝士多言：

「北狄自古爲中國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敎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下引諸人言俱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突厥、鐵勒（敕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置之河北（今河套北河之北地區），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

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

「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惟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呑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

夏州都督竇靜以爲：

「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見新唐書卷九十五竇靜傳）

中書令溫彥博以爲（往年被俘於突厥，此時已釋還）：

「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

祕書監魏徵以爲：

「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强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

溫彥博駁魏徵曰：

「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衞，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

太宗以頡利之國雖亡，薛延陀方興，北邊之患猶尚未已，乃用溫彥博之策，以處突厥降衆。其區處大要如左：

㈠東自幽州，西至靈州之東突厥故地，悉置州以統之。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治今熱河朝陽縣南。似在察哈爾張家口北，古北口外，綏遠集寧）。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即定襄、雲中都督府、北開州、北寧州、北撫州、北安州、豐州等，東自今歸綏西至靈武），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前者治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後者似在今山西大同縣附近）。

㈡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郡王北寧州都督、右衞大將軍。阿史那思摩（與頡利俱被擒）爲懷化郡王右武候大將軍、北開州都督，居河南（今綏遠伊克昭盟地）。以中郎將史善應（阿史那種）爲北撫州都督。右驍衞將軍康蘇爲北安州都督。以統頡利舊衆。又以史大奈（見前）爲豐州（治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此皆爲貞觀四年四—至六月之事）此乃太宗利用突厥降衆以爲北方國防之扞蔽，以拒鐵勒諸部之南侵。又選其勇銳以充將士，爲强兵之政策也。

㈢突厥既亡，營州都督（治今熱河朝陽縣）薛萬淑（萬均之兄）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

㈣貞觀四年七月，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今甘肅安西縣西北與新疆交界處）貯粮，以招慰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者（今新疆東境。此時西突厥有莫賀咄可汗之亂）。於是伊吾城主舉其屬七城降唐（隋時爲伊吾郡，隋亂降突厥。頡利既滅，同年九月降唐），以其地置西伊州（貞觀六年改伊州）。

(五)至貞觀十年正月（八年征吐谷渾詳次章），處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部落於靈州之北。社爾乃處羅可汗之子，以智略聞。處羅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及薛延陀反叛，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其事已見前述）。頡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及半，有衆十餘萬，遂自稱答布可汗。社爾乃謂其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遂舉衆東向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咥利失可汗立（其事詳見下征西突厥之戰），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乘而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縣地）。此時社爾僅有殘餘之衆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詣唐降。唐此時之決策，正欲扶植阿史那氏以代頡利，遂處其衆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爲左驍衛大將軍，尙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兵宿衛。

(六)貞觀十三年四月，中郎將結社率（突利之弟）以久不進秩怨望，遂擁突利之子賀邏鶻率四十餘人夜襲九成宮（時太宗幸於此宮），爲衛士所拒，及曉盜取馬二十餘匹渡渭，欲奔其部落，被追獲斬之，謫賀邏鶻於嶺表。太宗經此次事變後，乃決計將突厥在內地諸州安置者，皆令北渡河，還其舊部。遂於七月命李思摩（卽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北渡河統突厥諸部，欲以加强北方之扞蔽。但突厥咸憚薛延陀，不敢出塞。太宗乃遣使於薛延陀，說以更立突厥可汗之意，與薛延陀分磧南北統之。薛延陀奉詔，於是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十五年正月始渡河建牙於故定襄城——今綏遠和林格爾縣）。有衆十萬（三萬戶），兵四萬。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蘇尼失之子，妻以宗女）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爲右賢王。於是東突厥復國。翌年（是年滅高昌，詳次章）三月又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觀太宗以上諸措施，蓋爲謀鞏固北方東自營州西至伊州之國防線，以備薛延陀也。

四、第二次征戰

當頡利可汗敗亡時，餘衆奔薛延陀者，欲奉突厥同族之酋帥斛勃（突利部人，世爲突厥小可汗）爲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强，斛勃不敢當，帥其衆走依之。其爲人沈果有智數，故有說薛延陀者，以斛勃突厥貴種有勇略，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斛勃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斛勃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其地三垂斗絕，唯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卽今外蒙古科布多河谷），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之間，戰兵三萬，其西葛邏祿（西突厥，在今新疆北部），及北方結骨皆爲所幷。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唐擊敗薛延陀事在貞觀十五年至二十年，其事詳見下），車鼻勢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貢於唐，又請身自入朝（貞觀二十一年十一月）。唐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而車鼻好言推卻不至。

貞觀二十三年（西元六四九）正月，太宗以車鼻拒命，遣右驍衞郎將高偘潛發回紇、僕骨等部兵襲擊之。兵入其境，其下諸部落相繼歸降。其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泣諫其父附唐不聽，至此乃以拔悉密等部來降，以其地置新黎州（今綏遠西北部烏拉特旗境）以統其衆。十月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思辟、阿史那、綽、白登等五州（今綏遠包頭以東至集寧間地區），隸定襄都督府。置蘇農、阿德、執失、拔延（餘二州史失載）等六州（今綏遠伊克昭盟及寧夏東南地區），隸雲中都督府。

翌年（唐高宗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年。太宗於上年五月崩）六月，高偘擊突厥至阿息山（似今外蒙古察斯圖博格多峯東麓），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遂攜愛妾與數百騎遁走。偘帥精騎追至金山（似今阿爾泰山上托爾

布泊），擒之以歸，其衆皆降。九月，車鼻至長安，釋之，拜左武衞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似今綏遠烏拉特旗西北，狼山之西北）以統之，於是突厥盡爲封內之臣。高侃以是役之功，拜爲衞將軍。又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府（今山西大同縣附近）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今歸綏縣西）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蕚等八州（註五），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至是，東突厥之支黨盡亡。（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註一：通鑑地理今釋卷一百九十二載：「薛延陀（居）今（外蒙古）車臣部左翼後旗界。（卽外蒙古東部克魯倫河之南）。回紇（居）今車臣部界。似今庫倫附近。都播（居）今土謝圖部庫倫北。骨利幹（居）今阿爾泰軍台翁金河間。多濫葛（居）今車臣部左翼後旗及烏珠穆沁旗界。同羅（居）今貝（加）爾池（湖）界。僕固（居）今雅克山雅克嶺界。拔野古（居）今扎奈特杜爾伯特旗界。思結（居）今三音諸顏部。渾（居）今阿拉善額濟納界。斛薛（居）今呼倫諸爾北。奚結（居）今雅克薩城南。阿跌（居）未詳。契苾羽疑在塔爾巴哈台。白霫（居）鮮卑故地。今喜峯口外，敖罕奈曼喀爾喀左翼，喀喇沁蘇尼特科爾沁左翼等旗。」震按隋時鐵勒諸部已有越阿爾泰山西至今新疆地區者，其詳已見上卷。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貞觀元年註：「突厥號典兵者爲設，四設四部帥之典兵者也。」

註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貞觀三年載註：「拓設卽阿史那社爾，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欲谷設卽爲回紇所破者也。按舊唐書李大亮傳，頡利亡後，拓設諸種散在伊吾（今新疆省東部）」。

註四：仝上書載註：「新（唐）書回鶻傳有九姓，曰：藥羅葛、胡咄葛、啒羅勿、貊歌息紇、阿勿嘀、葛薩、

斛溫素、蘗勿葛、奚邪勿，此回紇後來強盛所服九姓。是時所謂九姓，卽拔野古、薛延陀、回紇之屬。」

註五：仝上書卷一九九永徽元年載註：「單于都護府所領見於史者，蘇農等四州，舍利等五州，及桑乾府所領郁射、藝失、卑失、叱略等四州。呼延府所領賀魯、葛邏、跌跌等三州，財十九州耳，其五州逸無所考。又有定襄，呼延二都督而無狼山都督，是廢置離合不可詳也。瀚海都護府領瀚海、金微、新黎、幽陵、龜林、堅昆六都督府，其一逸。仙蕚、浚稽、余吾、稽落、居延、寘顏、榆溪、渾河、煬龍凡八州。」

第五節　征薛延陀回紇之戰——二次征伐（參看附圖八—二九七）

一、第一次征伐

突厥頡利可汗既滅，塞隧空荒，薛延陀眞珠可汗遂率部衆稍東，保都尉犍山獨邏水之陰（今外蒙土拉河。畏唐之勢北徙也）。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今外蒙庫倫以北地區）皆服屬之。眞珠乃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統其地，號南北部，實則其嫡子拔灼統西方，庶長子曳莽統東方（另詳下）。貞觀七年（西元六三三）遣使入朝長安。

貞觀十二年（西元六三八），太宗以薛延陀強盛，恐後難制，乃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

實以分其勢也。

貞觀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太宗以阿史那思摩（李思摩）爲可汗時，思摩畏薛延陀之强，不敢渡河，太宗乃遣使賜薛延陀眞珠可汗璽書，有謂：「爾薛延陀受册在前（太宗拜封眞珠可汗見前），突厥在後。後者爲小，前在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鎭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阿史那思摩始渡河。（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思摩已渡河而北，眞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奔亡度磧，意甚惡之，乃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思摩。太宗又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眞珠可汗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爲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爲至尊誅之。」貞觀十五年，眞珠可汗聞唐太宗將東封泰山，遂舉兵南侵，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十一月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回紇、靺鞨、霫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今綏遠歸綏縣北），據善陽嶺（今山西朔縣）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今山西朔縣），遣使告急於唐。同月十六日，太宗乃部署五路大軍進討之：

(一)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兵、及奚霫、契丹壓薛延陀東境。

(二)兵部尚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薛萬徹爲副，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朔州。（世勣在并州十五年，是月拜兵部尚書。）

(三)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寧夏今縣）。

㈣右屯衞大將軍張士貴。兵一萬七千，爲慶州道（今甘肅慶陽縣）行軍總管，出雲中（見上雲中都督府）。

㈤涼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今甘肅武威）行軍總管，出張士貴之西。

諸將辭行時，太宗授以方略曰：「薛延陀負其强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燒薙草，彼粮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掎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薛延陀則一面出兵，一面遣使至長安請與突厥和親。

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此次將入寇，又大敎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擊。當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思摩時，思摩已退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濼（今歸綏西南代哈泊）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兵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今武川縣境之大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眞水（今四子部落旗塔爾河）。十二月十七日，世勣追及之。大度設勒兵還戰，陣亘十里。突厥兵先進擊，唐兵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遂與世勣兵（本部主力）遭遇。大度設兵復下馬戰，萬矢俱發，世勣馬多死。世勣亦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大度設衆潰；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攻捕其執馬者。大度設兵失馬，因而驚惶失措。唐兵縱擊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前面大度設將三萬騎，此處五萬餘，似合其後續隊伍），大度設脫身逃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其餘四路有無戰況，史無記載。似薛延陀此主力一路敗後，其餘亦不敢進犯矣。李世勣還軍定襄（定襄都督府見前），思結部居五台者（山西今縣。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

部落貧窮離散，張儉招撫安集之，遂居五台）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次月，薛延陀使者辭歸，太宗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見資治通鑑卷一九六唐紀十二）

二、第二次征伐

貞觀十六年九月，薛延陀眞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至長安請婚，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太宗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太宗從之，將以皇女新興公主妻之。

十七年閏六月，薛延陀眞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突利設至長安，設獻饌。太宗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註一）。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是時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婚」。太宗謂已許之，不可食言。何力又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姓剛戾，即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太宗從之。乃徵眞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書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眞珠不從。太宗遂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

薛延陀此次獻畜已多，又以原無庫廐，皆歛自諸部，往返萬里，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因至失期不至。於是太宗下詔絕其婚，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略曰：「薛延陀本一俟斤，立爲可汗。比者復

降鴻私，許其姻媾，西告吐番，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白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已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羣臣亦多言，國家既許其婚，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太宗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强，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幷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婿，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於是薛延陀數與突厥相攻焉。（見下）

十八年（是年征高麗，十九年九月還軍。詳見第七章）十一月，俟利苾可汗李思摩不能撫衆，其所部十萬，兵四萬，皆棄思摩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今綏遠伊克昭盟）。太宗許之。思摩既失衆，輕騎入朝，太宗復以爲右武衛將軍。而另遣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之衆，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上引太宗等言見通鑑唐記十三）

當太宗東征高麗時，曾謂薛延陀使者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亟來」。眞珠可汗不敢動，而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太宗不許。十九年八月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眞珠，啗以厚利，共同擊唐，眞珠仍不敢動。是年九月眞珠卒，二子果相爭鬥。初，眞珠以其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本族。唐亦皆以禮册命之。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眞珠卒

，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相圖，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

多彌可汗既立，以太宗東征未還，乃引兵寇河南（今綏遠伊克昭盟）。房玄齡遣左武侯中郎將田仁會與執失思力合兵迎擊之（太宗東征時，命玄齡留守長安，得以便宜從事）。十二月思力羸形僞退，誘之深入，至夏州之境（今陝北橫山榆林之北），然後整陣以待之。薛延陀大敗，思力等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俄而，多彌將復發兵寇夏州，於是唐大發北邊之兵以備之：

㈠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介、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鎭朔州（道宗從征高麗。是年九月太宗以久攻安市不克，罷東征之役，還軍擊薛延陀）。

㈡右衞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鎭勝州（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

㈢勝州都督宋君明與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鎭靈州。

㈣執失思力將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相策應。

薛延陀多彌可汗帥兵至塞下，知唐有備不敢進。時約在是年之末也。

翌年（貞觀二十年）正月，夏州都督喬師望與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遂進擊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走，於是其內部騷然矣。

多彌可汗新立，遭此兩次挫敗，加以其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國人不附，又以多所誅殺，故其部內人不自安。同年五月。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合兵擊之，多彌大敗。於是，唐乃乘其內亂

，大舉進討之。

六月十五日唐部署五路大軍，進擊薛延陀如左：

㈠江夏王道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瀚海安撫大使。

㈡右領衞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

㈢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從東征還）。

㈣代州都督薛萬徹將所部兵。

㈤營州都督張儉將所部兵（從東征還）。

以上五路大軍，分道向薛延陀進擊。又遣校尉宇文法至烏羅護靺鞨（約在今呼倫池南北地區），以擊薛延陀之東境。法帥靺鞨之兵，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其東境，擊破之。

江夏王道宗兵既度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將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頓首請入朝。

薛延陀國中聞唐兵來攻，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將奔阿史德時健部落（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於雲中，以阿史德時健爲長）。回紇攻而殺之，並其宗族殆盡，遂據有其地。其諸俟斤又互相攻擊，爭遣使至唐歸命。薛延陀餘衆西走者，尚七萬餘口，共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號，遣使奉表於唐，請居鬱督軍山（亦名烏德鞬山，今外蒙杭愛山東北麓塔米爾河發源處）之北。於是，唐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集之。但敕勒九姓酋長聞咄摩支來，皆恐懼。唐朝議恐其因此爲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太宗

並授世勣方針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同月二十九日，太宗下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其酋長梯眞達官帥衆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遂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薛延陀諸部至此盡滅。七月，咄摩支至長安，拜爲右武衛大將軍。

八月十一日，太宗至浮陽（今陝西涇陽縣），回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太宗大喜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於是太宗下詔自頌功德曰：「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引通鑑唐記十三）

九月，太宗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十二月，回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等酋長，皆來朝於長安。太宗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而五日一會焉。翌年（貞觀二十一年）正月，遂以回紇部爲瀚海府（薛延陀故都鬱督軍山），僕骨爲金微府（今外蒙西阿赤圖泊附近），多濫葛爲燕然府（瀚海府南方附近），拔野古爲幽陵府（今外蒙東

北部），同羅爲龜林府（今寧夏境），思結爲盧山府（同上），渾爲皐蘭州（在靈州之西今寧夏南部），斛薛爲高闕州（今綏遠狼山西北），奚結爲鷄鹿州（靈州西南今寧夏東南境），阿跌爲鷄田州（仝上），契苾爲榆溪州（今河套境），思結別部爲蹛林州（似在今寧夏南境間），白霫爲寘顏州（今綏遠烏拉特旗境）。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太宗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爲入朝便利，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路，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並請能屬文之人，使爲表疏。太宗皆許之。於是漠北悉平。四月乃置燕然都護府（治今綏遠臨河縣東南三十里），以統瀚海等六都督，皐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爲督護以鎮撫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於是結骨人聞之，亦來入朝。據通鑑載，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聞鐵勒諸部皆服事唐，貞觀二十二年（西元六四八）二月，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亦入朝於唐。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白種人）。太宗宴於天成殿。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太宗乃以結骨爲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爲右領衞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都護府焉。杜祐謂結骨在回紇（鬱督軍山）西北三千里，約當今外蒙西北蘇俄境阿巴查（Abazao）地區。三月又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今寧夏西北）。

八月，又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先是，於貞觀二十一年敕勒九姓皆服，並開參天可汗道之時，而回紇吐迷度方興，以其擊滅薛延陀顯赫之威名，遂自稱可汗，不奉唐之詔命。翌年（貞觀二十二年）乃有其兄子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襲殺吐迷度之舉。二人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婿（車鼻在長安爲唐左武衞將軍，見前），於是年十月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遂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但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

烏紇，許奏爲瀚海都督，烏紇信之，輕騎詣燕然府，禮臣竟執而殺之以聞。於是，太宗恐回紇部離散，乃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朝，太宗留之不遣，遂以吐迷度之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潤爲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習都督（處鬱督軍山）。於是磧北大定，唐之北方疆域遠達於貝加爾湖矣。唐自貞觀三年（西元六二九）十一月征突厥頡利可汗，至此已二十年之久，磧北乃告平定。

其後，至高宗龍朔元年（西元六六一）回紇與同羅、僕固寇邊，九姓復叛，唐命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鴻臚卿蕭嗣業、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等將兵討之，翌年三月，敗九姓之衆十餘萬於天山（似今外蒙南境古爾班察汗山），遂度大磧追北至仙蕚河（今外蒙北境色楞格河）不見虜，糧盡又值大雪，士卒飢凍死者將盡，僅餘八百人而還，唐復遣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往安輯之，其部衆始共執葉護及設，特勤等二百餘人授何力殺之，九姓叛亂乃復定。三年正月又遣鄭仁泰討叛者餘衆，悉平之。二月遂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治鬱督軍山，後改安北都護），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治今綏遠托克托縣），以磧爲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貞觀十四年十二月，唐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爲十部樂。」唐六典曰：「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宴樂伎，有景雲樂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陳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東突厥方面

東突厥自隋末喪亂而勃興之後，一躍而爲東亞洲大部份民族之霸主，當時中國黃河流域之起兵者，亦莫不臣服之。至於東突厥强大之原因，一爲隋煬帝之扶植，人畜漸滋蕃衍；二爲大業之末中國喪亂，中國北方人民避亂走投於突厥者甚衆；三爲中國喪亂。蓋中國在隋盛世之時，爲東亞之霸主，及隋喪亂，東突厥遂取霸主地位而代之。

至於東突厥維持霸業之作爲，亦大有深遠之眼界而不可輕視之者。茲舉其大者列述如左：

㈠**利用中國內亂，造成中國分裂局勢而控制之**：大業十三年隋國開始大亂，即分別扶持在中國北方之起兵者，故其後約十餘年中，中國黃河流域，莫不受其勢力之影響與支配。在此期間，由於唐據有長安後之四向發展，當時中國北方羣雄間之均勢，將被破壞，於是突厥遂自武德初年，即瀕瀕入寇，蓋謀打擊唐朝之新興勢力，以阻遏中國統一之局面形成也。

㈡**扶植隋煬帝孫楊政道**：自宇文化及爲竇建德所滅，建德虜獲隋煬帝之蕭后，及孫楊政道後，突厥即索取之，欲藉爲對中國之政治號召。其間且曾以楊政道爲隋王（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其去年隋恭帝侗爲王世充所弒），在北方發號施令，此乃突厥扶隋抑唐之政策，目的仍在阻遏中國之統一。

㈢**謀入統中國**：自武德初年起，在連年入寇中，梁師都曾勸其效魏孝文帝拓跋宏入主中國之故智。及唐朝玄武門之變後，梁師都又爲之畫策，遂有渭水之役。渭水既已大勝而還，遂有中國人趙德言爲政，「變更舊俗，政令煩

苛」，此乃頡利可汗欲改制「華化」，此實爲入統中國之步驟。但不幸遭逢天災，「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此眞天亡之也。

二、唐朝方面

唐太宗自經「渭水之恥」後，又鑑於隋末以來，中國喪亂，亟待治安之，乃用魏徵議「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之方針，勵精圖強，期雪國恥，加以其早有雄圖大志，聰明英武，遂有如左之諸重大措施。

㈠內政上：

(1)用人至公——太宗對人之鑑識力極高，知人善任。同時又命極具鑑識力之大臣房玄齡、封德彝、王珪等爲之選擢人才。且其用人皆出之以至公，不問出身惟才是用。又能捐棄恩怨，摒除好惡，選拔多方面之人才。如貞觀名臣中，除長孫無忌是親戚，房玄齡、杜如晦是秦府舊屬外，其他如魏徵、王珪、薛萬徹等，皆是建成舊屬，尉遲敬德是宋金剛屬將，李世勣、程知節是李密舊屬，戴胄、張公謹是王世充部下，岑文本是蕭銑部下，褚亮及子遂良原是薛舉部下，溫彥博原是羅藝部下，李靖且是父淵之仇人，封德彝、虞世南、裴矩皆是隋之降臣。太宗對此等人，或則捐棄前嫌，重加委任；或則棄短就長，因才施用。此蓋太宗能開誠心佈公道有以致之也。彼又能與人虛心相互切磋，如「時房玄齡、魏徵、李靖、溫彥博、戴胄與王珪同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鑑精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

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新唐書卷九十八王珪傳）

(2)虛懷納諫——太宗之聰明，在古代帝王中，實不多見。尤其對人性之鑑識，更顯其卓越。彼又鑑於隋煬帝之失，虛懷求諫，而從諫如流。如其與侍臣討論而問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矜驕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太宗乃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故彼極力求諫，常要求其侍臣，多進諫諍之言。其朝中最能直諫之臣為魏徵，常直陳太宗過失，徵因諫諍觸犯太宗之怒，欲尋事以「殺此田舍翁（魏徵）」，但事後悔之，容納如初。及魏徵卒，太宗嘆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徵殂逝，遂亡一鏡矣！」此外如馬周、王珪、褚遂良、張玄素等，亦以論諫而知名。

太宗嘗問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台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賊偏天下而不得聞。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太宗不僅其個人胸襟闊達，有求諫與從諫之雅量，而且在國家行政上亦提高諫官地位，樹立制度。如武德九年十二月，從封德彝之議，欲徵年未十八之壯丁為兵。太宗敕旨已出，魏徵時為諫議大夫，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於數四。太宗怒召而責之。徵因直陳陛下「每云以誠信御天下……今陛下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歷陳詔旨反覆之狀。太宗竟囘嗔作喜曰：「曏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

，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翌年，又命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以上皆見新唐書卷九十七魏徵傳）

(3)講論治道——太宗即位後，將其爲秦王時所設之「文學館」，改爲「弘文館」，選任虞世南等各以本職兼學士。每每在聽朝餘暇，將諸學士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討治道，或至夜分乃罷。因之貞觀君臣論治，傳爲千載美談。又命五品以上官吏，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及政事之得失。茲舉其論政數事於下：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治，有請重法以禁之者，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資治通鑑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胡三省註：「自是年八月甲子以後凡稱上者皆太宗也。」）

十二月，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賢，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太宗善之，即擢玄素爲侍御史。

貞觀元年，太宗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爲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見貞觀政要卷五）

翌年又與房玄齡、蕭瑀論隋政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衞士傳飧而食，雖性非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太宗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即重視延攬人才及分層負責之政。（見貞觀政要卷一）

(4)重視地方政治——上已言之，太宗選擇天下賢才廉吏，以理政治。彼又親選刺史，及遣使巡察四方，以黜陟地方官吏，省民疾苦。因此民皆安居樂業。

(5)崇尚節儉——太宗鑑於秦、隋奢侈而速亡，故於即位之初，前後出宮女三千餘人。如貞觀四年欲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諫之而止。翌年雖復修之，以將作大匠竇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遽命毀之，免璡之官。常謂公卿曰

：「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人怨叛者，病人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焉。

由於太宗以上諸內政上之重要措施，尤其開明至公之領導，因此羣臣上下，無不心悅誠服，羣策羣力，竭智盡忠，以圖報效。於是天下大治，「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時西南諸夷，不征而自服來朝者，前後不絕。

㈡**戰略戰術上**：

⑴北方國防——用最善於用兵之李靖、李世勣，鎮守北方重鎮靈州、并州、以圖突厥。

⑵離間分化及爭取盟國，以孤立包圍突厥，然後乘其弊而取之——如對東突厥，一面爭取突利小可汗及薛延陀，一面拉攏西突厥，迫使突厥陷於孤立，然後乘其天災飢饉人心叛離之時而襲取之。其後對薛延陀，亦復用分化之策。

⑶李靖、李世勣奇襲迂迴戰術之運用——李靖奇襲之術，仍用韓信襲齊之故智，李世勣又抄截突厥後方之生命線，故東突厥迅即陷於滅亡。

綜上所論，最足重視而深具教訓者有三：

一為「中國已安，四夷自服」之方針，此為爭奪國際霸權之最根本決策，亦即孫子「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之原理。況當唐初，承繼隋末大亂之後，國內所急需者，為整治內政與休養生息，以恢復國力，則此一方針，尤稱適切。

二為造機與乘機。造勢乘機，為千古成功之要訣；失勢失時則為千古敗亡之契機。古今英雄有此鑑識者勝，否則必敗。

三為唐太宗開明至公之領導。中國古代人君對於國家之領導，有兩種理論，一為「獨運權威」，一為「兼聽廣納」。但此二者在領導運用上，實不可偏缺。有剛愎自用而「獨運權威」以致敗亡者，隋煬帝是也，有「兼聽廣納」而「獨運權威」以强盛者，唐太宗是也。前者下情不得上通，羣下離心離德，是以敗亡；後者上下之情通達，羣下誠心悅服，羣策羣力以共赴國事，且由於向心力强，領導者之權威益固，是以國家日趨强盛。

第六章　唐初對外戰爭之二——征吐谷渾、高昌、龜茲及西突厥諸戰役

（附圖八——二九五、八——二九八、八——二九九、八——三〇〇）

一、征吐谷渾：

第一次征伐——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六月遣二路進擊，至十月破之，追至青海而還。

第二次征伐——同年十二月，遣五路大舉進擊，翌年閏四月至五月屢破之。吐谷渾遂服。

二、征高昌：貞觀十三年十二月遣兵進擊，翌年八月破滅之，以其地置西州、庭州。

三、征龜茲：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遣兵進擊，翌年九至十二月，屢破之，以其地置龜茲都督府。

四、征西突厥：

第一次征伐——貞觀十六年九月，安西都護郭孝恪擊破其進犯，降其處密之衆而還。俄而西突厥內亂，分裂爲二，其東部阿史那賀魯率處月等降唐。

第二次征伐——永徽二年（西元六五一），賀魯復統一西突厥，七月侵唐庭州。唐遣兵伐之，翌年正月破之，以其處月之地，置金滿州。

第三次征伐——永徽六年五月，唐遣兵進討賀魯。至顯慶元年（西元六五六）八至十二月，屢破之。旋唐軍改變戰法，無功而還。

第四次征伐——顯慶二年閏正月，唐復遣兵征伐，同年十二月進擊屢破之，翌年三月滅其國，以其地爲州縣。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八—二九五、八—三〇〇）

一、唐朝方面

自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唐擊滅東突厥頡利可汗後，至貞觀十六年（西元六四二）郭孝恪因西突厥寇伊州（今新疆哈密縣）而予以反攻，唐與西突厥之戰爭因之展開。茲將此十二年中唐朝方面之狀況，述其大要於下。

東突厥自隋末喪亂以後，卽代隋而爲東亞地區之霸主，唐今一旦將其消滅之，於是唐又開始取代東突厥霸主之地位。按唐自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相繼平定王世充、竇建德、蕭銑後，至貞觀四年中國復告統一已歷九年，其間經太宗勵精圖强四年，政治修明，兵制改革，（見第一章），國勢因之日趨强盛。自貞觀四年至十六年之十二年間，又相繼擊滅東突厥、薛延陀、吐谷渾、高昌、龜茲等國，國家聲威之顯赫，竟一躍而爲亘古所未有，太宗因被推爲東亞之霸主——天可汗。茲述其大勢於左：

㈠西南方面：自貞觀三年至六年間，有黨項羌（今青、川、康三省地區——註一），白蘭羌（四川理番縣），多彌羌（約在今西康金沙江以東地區），南蠻諸謝氏部落（今貴州德江、思南、石阡、遵化等地）等，皆相繼或歸附於唐，或入貢。唐以其地爲州縣。

貞觀三年，唐會州都督（今甘肅靖遠縣東北）鄭元璹諭黨項細封氏酋長步賴，舉部內附。步賴從之，入朝。以其地爲軌州（今四川松潘縣西北），授步賴爲刺史。其後，又有數酋長內附，以其地爲崌、奉、巖、遠四

州（今四川茂縣、理番、松潘等地），皆以其酋長爲刺史。

至貞觀五年十二月，黨項內附於唐者，前後已達三十萬口，相繼以其地置十六州，四十七縣。

貞觀六年，白蘭羌內附，其地左屬黨項，右與多彌羌接。同年役屬於吐番之多彌羌，亦遣使入貢於唐。

貞觀三年，南蠻別種東謝、南謝酋長，牂柯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貴州思南縣）蠻等，或入朝，或入貢，以其地爲應州、莊州、牂州（今思南、德江縣等地）。四年又置費州、夷州（今德江、石阡縣），九年置朗州（今遵義）。

貞觀八年，吐番遣使入貢。十二年請婚。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註二）。

(二)**西北方面**：貞觀四年，東突厥滅於唐之後，相繼歸附或入貢於唐者，有伊吾（今新疆哈密縣）、高昌（今吐魯番）、焉耆（新疆今縣）、于闐（今和闐縣）、龜茲（今庫車縣）、疏勒（今縣）、葱嶺（葉城以西，今哈拉、薩雷茲二湖間）、康國（今中亞細亞撒馬爾罕）、朱俱波（今新疆葉城縣）、波斯（今伊朗及阿富汗中西部，巴基斯坦等地）、天竺（今印度）。以上諸國，除天竺外，皆曾臣服於西突厥。

貞觀四年，伊吾城主入朝於唐，舉所屬七城內附。唐以其地爲西伊州。其地宜五穀、桑、麻、葡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漢武帝時與匈奴爭此地，以制西域。其地商胡雜居，人驍悍，有兵千人。隋時曾附於鐵勒，大業間內附，置伊吾郡，及隋末亂，改臣於東突厥。今唐復得其地，遂爲進圖西域之前進基地也。

同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於唐，唐禮賜甚厚。龜茲王蘇伐疊亦遣使入貢，西域十國且咸因文泰遣使入貢焉（高昌、焉耆、龜茲狀況見後）。

貞觀五年，康國求內附於唐。太宗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按康國君姓溫，本月支氏，始居祁連山北昭武城（西方學者，不同此說），爲突厥所破，乃西越葱嶺，支庶分王，曰：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等（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間），世稱昭武九姓。其地土沃宜禾，出善馬，兵强，隋時臣於西突厥，貞觀元年曾入貢於唐。此時太宗非不欲得之，特以相距遙遠，力尙未能制西突厥也。貞觀六年，于闐遣使入獻。于闐所居曰西山城，有兵四千。王姓尉遲氏，名屋密居繪室，本臣於突厥。俗機巧言迂。人喜歡歌舞，工紡績。大喜事祆神浮屠法。貌恭謹，相見皆跪。自漢武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國王傳以相授。九年又遣子入侍。

貞觀九年，疏勒遣使獻名馬於唐。疏勒國周五千里，多沙磧，少土壤。俗尙詭詐，人皆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加師城，有兵二千。

同年，葱嶺國遣使入朝於唐。葱嶺，俗號極疑，山環國境。人勁悍，貌言如于闐。後魏太延中，始通中國。玄宗開元年間，置葱嶺守捉於此。

貞觀十年，朱俱波遣使入貢於唐。其國原爲漢代之子合國，有兵二千人。

貞觀十二年，波斯遣使朝貢於唐。其國東與吐火羅國（都阿緩城——今阿富汗昆都斯城。東距葱嶺，西界波斯），與康國相接，北鄰西突厥，西南瀕海，西北拂林（東羅馬帝國）。人口數十萬，地夷漫，知耕種畜牧。隋末曾服屬西突厥，至是朝貢於唐。

貞觀十五年，天竺遣使致書於唐，太宗遣使者持節慰撫之。其國，即漢之身毒，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居葱嶺之南，幅圓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數百。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今泰國）、林邑（今越南順化以南）接。西天竺與罽賓（今喀什米爾）、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惰煬帝時，通西域諸國，獨天竺不至爲恨。翌年適使至中天竺（四天竺時臣服之），兩國遂相交通。（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諸國傳）

㈢**東北方面**：日本、靺鞨、室韋、新羅、高麗、契丹等國，在此期間亦曾遣使入貢於唐，其事另詳次章。

二、西突厥方面

西突厥疆域，「北并鐵勒（當時鐵勒諸部之分佈，東自貝加爾湖，西至裡海之北，皆曾爲其部落遊牧生息之地），西距波斯（今伊朗），南接罽賓（今克什米爾），（東自阿爾泰山，鄯善）悉屬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其詳見後）。」

今僅將西突厥與其西方鄰國之關係略述之。西突厥因地理上之關係，其與當時之東羅馬帝國（都君士坦丁堡）及波斯（都今德黑蘭附近）之關係，常較與唐之關係爲密切。在六世紀中葉，西突厥在烏滸河（今阿姆河）攻破嚈噠（今巴達克什境）後，即開始與波斯接境；同時其在裡海之北，又與東羅馬交通，遂與兩國逐漸發生直接貿易關係。當時中國絲絹貿易，爲亞洲重要商業之一。絲絹向西方輸出，必須經天山南北二路，經過西突厥所屬之康居（今錫爾河與阿姆河間），而達於波斯及羅馬。且絲絹之顧主，常爲波斯及羅馬人，而居間販賣者，則爲中亞之游牧

民族與印度洋之商船，波斯人同時又為東羅馬之絲絹掮客。

由於波斯壟斷此絲絹業之利益，遂與西突厥、東羅馬發生衝突。在周隋之際，西突厥曾支持鼓勵東羅馬，與波斯展開二十年之大戰。在隋開皇十七、十八年間，西突厥又因波斯之入侵貴霜（大月氏）等國，遣援兵三十萬渡烏滸河（今阿姆河）擊破波斯軍，至隋大業十年（西元六一四），波斯又入侵東羅馬，攻陷耶路撒冷，於是東羅馬再度與之展開七年大戰。最後西突厥亦加入戰團，出兵援助東羅馬。至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波都斯城發生變亂，國王庫薩和遇害，其子科瓦繼立，始與東羅馬議和。

但由於波斯與東羅馬之長期戰爭，結果兩敗俱傷，因之皆無法抵抗新興之大食（註三）。在貞觀十年（西元六三六）時，東羅馬敍利亞省為大食所侵佔。其後波斯王亦被大食所迫，棄國而走。此時唐已擊滅東突厥（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膨脹之國力，方興未艾，四向開拓。當唐勢力伸展至高昌、焉耆、龜茲（今新疆吐魯番、焉耆、庫車等縣）時，西突厥進援此等屬國之兵，屢遭挫敗。唐由是進而展開征伐西突厥之戰。

註一：唐書載：黨項，漢時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黨項始強。其地古稱析支，東距松州（松潘），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姓別為部，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皆大姓也。（黨項傳）

註二：唐書載：吐番（今西藏）在吐谷渾西南，史載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按：應為西羌族系，較為可靠），未嘗通中國。國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隋唐時漸強，兵數十萬。其當時之國王贊普弄讚有勇略，四鄰畏服。弄讚求唐公主，不許。貞觀十二年，吐番遂北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

禦，退遁於青海之北。又進破黨項、白蘭諸羌，帥二十餘萬之兵屯於松州西境。再遣使貢金帛於唐，求迎唐公主，且攻松州。太宗命侯君集等將兵擊之，弄讚引兵退，遣使謝罪，復求婚。太宗許之。十五年弄贊遣相祿東贊迎婚，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嫁之。同時，太宗又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祿東贊，拜右衞大將軍。（吐番傳）

註三：唐書載：大食在波斯之西。大業中糾合亡命，渡恆曷水，刼奪商旅，其衆漸盛，遂據波斯西境，自立為王。波斯、拂林各遣兵討之，皆為所敗。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於唐），其姓大食氏，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其國男兒色黑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云。（大食傳）

第二節　戰略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參看附圖八—二九八，八—二九九）

一、吐谷渾方面之地理形勢及雙方作戰方略

吐谷渾種族，大概分布於今青海省及新疆省南部之地，遊牧生息於柴達木盆地及其以北，與黃河上源，楚馬爾河上源等諸沼澤，祁連山、大通山諸山谷，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方諸水草豐美之地。而其國都則在青海西岸之伏俟城。由於吐谷渾之精華聚居於青海沿岸附近地區，與中國境界接壤，故涼州（今威武）、蘭州（今臯蘭）、岷州（今岷縣）、鄯州（今樂都）、廓州（今化隆——巴燕縣南）等地，常被寇患。

伏俟城：城在今青海西岸十五里，為吐谷渾之國都，亦卽唐征吐谷渾之主要目標。顧祖禹曰：「鎭（西寧），

河湟環帶，山峽紆迴（志云：西寧萬山環抱，三峽重圍，紅崖峙左，青海瀦右），扼束羌番，屹為襟要。漢武使霍去病破匈奴，因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馬援曰：破羌（今青海樂都縣）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先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隋煬帝為經略西域，乃親征吐谷渾，通西域之道賴之以寧。唐初為屏藩隴右，建雄鎮於鄯州，蓋地理形勢使然也。

主要道路：由於青海諸山脈之結構，使吐谷渾與隴右間之通道，主要者祇有河北河南二道。北道自蘭州經今樂都、西寧而西；南道自河州經今循化、貴德而西。唐數次對吐谷渾用兵，其主力軍亦循此二道以指向伏俟城。

作戰方略：㈠**唐朝方面**——唐為策隴右之地及河西通西域之道之安全，對吐谷渾之方略，或則和親以羈縻之，或則質其子以控制之；和親，質子無效，則以兵討之。至於作戰指導，主力軍恆自河南北兩道，趨伏俟城為作戰總目標；另自涼州（今威武）、鄯善（新疆今縣）、樓蘭（今羅布諾爾湖西岸）、且末（今尉犁、且末兩縣間）等地，各以一部兵力以行牽制攻擊。

㈡**吐谷渾方面**——中國隴西方面邊防脆弱時，或脅唐朝與之互市，或侵掠邊境以自資。當唐兵進擊時，則迎擊於青海以東之險要地區；敗則退守伏俟城；再敗則或北退於祁連山諸谷中，或南退於黃河上源地區之星宿海、黨項等地，或西退入大磧中（柴達木大磧）。待唐兵疲憊而退，又出而乘之，此蓋遊牧民族對中國作戰之一貫戰略。

二、高昌、龜茲地理形勢及雙方作戰方略

古西域之一的新疆，由於天山與塔里木大磧，遂形成三條主要交通道路：㈠中道出玉門關或由磧口（今哈密東

南），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今縣）、龜茲（今庫車）、疏勒（今疏附）至葱嶺。此中道又有二枝道，一由撥換城（今阿克蘇）西北逾拔達嶺至碎葉城（今巴爾喀什湖西南吹河上）。一由交河城（今吐魯番東），北逾天山至浮圖城（今迪化西），與北道合。(二)北道自伊州（今哈密），經浮圖城，月弓城、至碎葉城。(三)南道自陽關經樓蘭（羅布諾爾湖西即所謂磧道，隋末唐初已閉塞）、且末（今縣北）、于闐（今和闐），至疏勒與中道合。

唐西征軍必須越「沙磧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之沙磧，是爲唐行軍運輸最感困難者。當時在中道之國，爲高昌、焉耆、龜茲三國，此三國皆爲城郭居國服屬於西突厥。當唐初取得伊州時，則此三國常徘徊於唐與西突厥兩大之間。至於天山以北，則爲西突厥處月、處密及五咄陸諸部落遊息之地。

雙方戰略指導，唐利用伊州爲策源，進圖山南三國。而三國則常依西突厥爲援以拒唐。但三國因處兩大之間，其內部遂有親唐派與親西突厥派之分。是故唐之進征三國，實已構成唐與西突厥直接對三國之爭奪戰，亦即唐征西突厥之緒幕戰也。

三、西突厥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西突厥此時之領土，東起金山（今阿爾泰山），西至西海（今裡海），天山以南及樂殺水（今俄境錫爾河），烏滸水（今阿姆河）流域諸國，皆爲其屬國。但西突厥爲行國，三彌山（今新疆庫車北）、千泉（今俄境塔什干北）、雖合水（今新疆伊寧北）、鏃曷山（今塔城北）等地，皆爲其牙帳所在之地。則今額爾濟斯河、伊犁河、巴爾喀什湖、吹河、諸流域及湖泊間，正是西突厥遊牧精華之地。

西突厥之東西主要道路，一自碎葉城西行，經石國（今塔什干）、康國（撒馬爾罕）、波斯都城疾陵（今裡海南德黑蘭附近），直達西海（地中海）之濱。一出葱嶺西行，亦至康國，與上道合。此外枝道二：一自碎葉城西南行至葱嶺守捉（今新疆蒲犂）。一出葱嶺西南行，經大小勃律（今克什米爾）入天竺（今印度）。

至於作戰指導，唐朝方面可分爲三期：㈠唐於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九年（西元六三五年）相繼擊滅東突厥及吐谷渾之後，十四年（西元六四〇）遂開始西征高昌。蓋北方與河西走廊國際通道之威脅，皆已解除，乃開始展開對西域之征進也。㈡貞觀十八年及二十一年征焉耆（今縣）、龜茲（今庫車），以取得葱嶺、天山之國防線而爲進攻退守之屏障。㈢最後乃以高屋建瓴之勢，展開對西突厥長驅直入之遠征。

唐對西突厥之另一方略，或爲和親，或離間其內部的勢力，產生「以夷制夷」之策。

西突厥對唐作戰指導，初則利用天山以南諸國與處月、處密等部相機進擾唐邊。當唐軍進擊時，則於險要相機阻擊。不勝，則利用其遊牧之特性，在天山以西廣大地區，進行機動作戰。

第三節　征吐谷渾之戰（參看附圖八—二九八）

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三月，吐谷渾可汗伏允於一再拒太宗之命後，又遣兵寇蘭、廓二州（治今甘肅臯蘭，青海化隆縣南黃河北岸）。時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唐邊，又執唐使者，唐屢遣使諭之不悛。六月太宗乃遣二路軍征討之：

一、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青海）道行軍總管，沿黃河北岸進擊。

二、左驍衛將軍樊興為赤水（今貴德縣）道行軍總管，沿黃河南岸進擊。受段志玄節度。右二路軍，統邊兵及契苾、黨項之衆以進討。

十月初二日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其牧馬而遁。蓋吐谷渾於青海緣岸之地為其重要牧場也。吐谷渾已走，段志玄軍還至鄯州（今樂都縣），吐谷渾還軍追至城下，十一月十九日吐谷渾又轉兵北進寇唐之涼州（今武威縣）。太宗至此，決心大舉征討之。欲以李靖為將，但以靖年老而躊躇之間，靖聞之請行，於是太宗大悅，於十二月下詔，部署五路大舉進討：

一、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下列諸路軍。

㈠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出積石鎮（今甘肅臨夏縣西）。

㈡岷州（治今甘肅岷縣）都督赤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出赤水（今青海貴德縣東），與侯君集合勢。

㈢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行軍總管，出鄯善（今甘肅玉門關外。似為戰勝後之進據目標。下二路同）。

㈣利州（治今四川廣元縣）刺史高甑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出鹽澤（今新疆東南羅布諾爾湖）。

㈤涼州（治今甘肅武威）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行軍總管，出且末（今塔里木河南，大戈壁中）。

二、又發突厥、契苾之衆，（似）助各（北）路軍之兵勢。

以上數路軍，實際上仍沿黃河南北兩岸西進，其事實見下。

貞觀九年正月，黨項（據今青海、甘肅、西康間地區為國）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洮州（治今甘肅臨潭縣）羌亦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同月十九日高甑生軍北上途中，擊叛羌破之。

李靖統各路軍以吐谷渾國都伏俟城（靑海西岸十五里）爲進軍目標。閏四月，軍至鄯州，吐谷渾可汗伏允引軍西走，諸將議欲暫息，道宗請急追襲，李靖從之。道宗將偏師先進，兼行疾追，去大軍十日，追及伏允於庫山（在今西寧縣西，大約卽今湟源縣南之山），伏允據險殊死戰，初八日（李靖大軍已到達）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伏允表裏受敵，大潰而走。靖等急行進擊。由是伏允潰不成軍，「君臣相失，父子攜離，」而「斥候亦絕」。乃一次大崩潰也。

李靖此時，仍擬決計窮追深入，而諸將以爲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道宗亦曰：「柏海（似卽今達布遜湖）近河源，古來罕有至者，賊已西走，未知的處。今次之行，實資馬力，今馬瘦糧少，遠入爲難，未若且向鄯州待馬肥之後，更圖進取。」侯君集曰：「不然！曏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靖用君集之言，遂再決計追擊。（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吐谷渾傳）

此時李大亮自武威向西南進擊，亦已破吐谷渾別軍於濁渾山（今西寧縣西北），獲其名王二十人，雜畜五萬計，而與靖等會師。於是，靖分軍爲二道，向吐谷渾行鉗形追擊，自與薛萬均、萬徹、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由北道，侯君集與道宗由南路急追

同月二十三日，靖部將薛孤兒追破伏允於曼頭山（隋河源郡之山，似今靑海南岸日月山。近人王民信氏謂在靑海東北，依軍事眼光判斷，似在日月山爲宜），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再敗之於赤水源（曼頭山之西）。靖軍追擊至伏俟城時，伏允又棄其國都而走，並盡燒野草，使唐馬乏料，而退保大非川（今惠渠。王民信氏謂今

布喇河，見大陸雜誌十八卷七期，一般史家亦持此說）準備入磧（柴達木大磧），以避唐軍。至二十八日南路軍侯君集等擊破吐谷渾軍於牛心堆（今共和縣境。王民信氏謂在西寧縣西南），虜其將高昌王慕容孝儁，收雜畜數萬。

五月，吐谷渾國相天柱王自赤海（似即察喀湖）反攻。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為天柱王軍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鬥，從騎死者什六七。幸賴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及時赴救，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兄弟由是得免。別將執失思力，亦擊敗吐谷渾於居茹川（似察喀湖附近之川流）。於是李靖與侯君集會師大非川，進攻吐谷渾之防線，再大破之。追至破邏眞谷（似今興海縣西北），吐谷渾窮蹙，國人怨天柱王，大寧王順因衆心斬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此時李靖欲窮其西境追擊，以且末為最終之目標。旋聞伏允在突倫川（似布倫吉爾河），將奔于闐（今新疆和闐縣），乃再分軍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契苾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乃自選驍騎千餘直趨突倫川，萬均引兵從之。唐軍已入磧，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遂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俘伏允妻子，伏允僅以身免。又經十餘日，伏允之衆潰散稍盡，遂為其左右所殺。南路軍侯君集等追擊，自破邏眞谷歷時月餘，途經二千餘里，行至空虛之地，盛夏降霜，且多積雪，山中又有瘴氣，其地乏水草，將士飲冰，馬皆飲雪。越漢哭山，擊伏允（軍）於烏海（似扎陵湖），獲其名王梁屈葱，逾星宿海至於柏海。雖常遇虜，皆大克捷。軍還與李靖軍會於大非川，遂立順為可汗。奏至長安，太宗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趉故呂烏甘豆可汗。為防其國人不服，又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之聲援。時為五月之下旬也。（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吐谷渾傳）

大寧王順者，乃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他子為太子。及順歸，意常怏怏。

會李靖進討，大破之於大非川，順遂因衆心而殺其天柱王。但爲可汗後，其國人以順久質中國，衆皆不附，且竟爲其下所殺，其子燕王諾曷鉢立。但諾曷鉢年幼，大臣爭權，國中因而大亂。同年十二月，太宗乃詔兵部尙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翌年諾曷鉢遣子弟入質長安，遂以諾曷鉢爲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諾曷鉢朝長安，太宗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

第四節　征高昌之戰（參看附圖八—二九九）

一、高昌概況及征伐導因

高昌在今新疆吐魯蕃東，本漢車師前國地，名曰高昌壁，亦作高昌壘。其國有二十一城，王都高昌。其交河城（今吐魯蕃西）前王庭也。有兵萬人。土地良沃，穀麥歲再熟，產葡萄酒，宜五果。有文字，知書計，所置官亦採中國之號。其王麴伯雅，後魏時高昌王嘉之六世孫也。隋煬帝時入朝，拜左光祿大夫、車師太守、封弁國公，以戚屬宇文氏女爲華容公主妻之。唐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涼州李軌滅，麴伯雅遣使入貢。六年（西元六二三）伯雅卒，子文泰立，遣使告唐，高祖命使者臨弔。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十二月文泰入朝，太宗禮賜甚厚，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太宗遣文泰之臣厭坦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今借使中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於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太宗遂止厭坦紇干之行。

六年七月，焉耆（新疆今縣）國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道（南行羅布沙漠之東），隋末磧道閉塞，改道高昌（經哈密道）。至此突騎支請復開磧道，以便往來，唐許之。由是高昌恨焉耆，遣兵侵襲，大掠而去。至十三年文泰又遏阻西域朝貢於唐者。伊吾國（今新疆哈密縣）先臣於西突厥，既而屬唐，文泰又與西突厥共伐之。於是唐下書切責，並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議其事。文泰不遣阿史那矩，而遣其長史麴雍。唐乃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戰。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耶！」又遣使謂薛延陀曰：「既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薛延陀因遣使於唐，請發所部兵爲嚮導擊之。唐乃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與薛延陀謀進取之計。十一月，太宗猶冀文泰悔過，下璽書示以禍福，徵其入朝。文泰又稱疾拒之，蓋恃西突厥爲援也。於是唐征討之師興焉。（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高昌傳）

二、征伐經過

同年（貞觀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十二月，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交河行軍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爲副，將兵進擊。君集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而聽命。

貞觀十四年，高昌王麴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三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

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勢，坐收其斃。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此乃文泰拒唐之方略。但在同年八月，聞唐兵已臨磧口時（今哈密東南），竟憂懼不知所為，而發疾卒。子智盛立。

唐軍至柳谷（今鄯善縣北），詗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其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今吐魯番東北），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君集遂以中郎將辛獠兒為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迎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乃致書於侯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之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不出。君集命塡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以避之。君集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城中人為飛石所中，即唱言之。

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軍事同盟）。至此，西突厥可汗遣其葉護（突厥達官為大臣之首）屯可汗浮圖城（今迪化），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由是智盛窮蹙，八月初八日開門出降。焉耆王詣軍門謁侯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倂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三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九月以其地為西州，可汗浮圖城為庭州，各置屬縣。俄又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之疆域，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實已至貝加爾湖），皆為州縣。（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高昌傳）

十二月，侯君集虜智盛及其羣臣豪傑還抵長安，獻俘於觀德殿。將所得高昌樂工，付於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尋以智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

此役，侯君集以私取高昌珍寶，薛萬均以姦通高昌婦女，皆不賞。行軍總管趙元楷以諂於君集，左遷括州刺史（治今浙江麗水縣）。獨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待敕受賞，太宗以其廉慎，以高昌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第五節　征龜茲之戰（參看附圖八—二九九）

一、龜茲概況及征伐導因

龜茲東鄰焉耆，漢三十六國之一也。其王姓白氏。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為業。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學胡書及婆羅門書算計之事。尤重佛法。其王以錦蒙項，着錦袍，金寶帶，坐金獅子牀。有良馬、封牛、饒葡萄酒。富室至數百頃。高祖淵即位時，其王蘇伐勃駃曾遣使來朝。尋卒，子蘇伐疊代立，號時健莫賀俟利發。貞觀四年，遣使獻馬。太宗賜以璽書，撫慰甚厚，由是歲貢不絕。然臣於西突厥。貞觀十八年（西元六四四）前後，焉耆朝貢多闕，唐安西都護郭孝恪進討焉耆時，龜茲遣兵援焉耆。由是職貢頗闕。貞觀二十一年（西元六四七。時唐再征高麗），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於是招致唐之征伐。

二、作戰經過

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太宗怒龜茲失臣禮，遂於是月二十六日命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使持節崑丘（崑崙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副大總管；與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十餘萬進討之。又命鐵勒十三州，及（東）突厥、吐蕃、吐谷渾並連兵進擊。太宗遣兵時，並謂侍臣曰：「今崑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皆西突厥之別部。處於焉耆附近及其以北地區），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龜茲大將）、那利（龜茲相），每懷首鼠，必先

授首，弩（布）失畢（龜茲王）其次也！」由此觀之，龜茲反唐，皆由其將、相二人主謀。

翌年七月，西突厥相屈利啜，亦請帥所部從討龜茲。

九月初二日，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衆悉降。十月，社爾遂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爲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似今和靖縣西），去其都城伊邏盧（今庫車縣北）三百里。遂命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爲前鋒，右衞將軍曹繼叔次之，大軍繼之而進。至多褐城（似今和靖縣西），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大將羯獵顛帥衆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兵僞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會合。龜茲懼將却，繼叔乘之，龜茲軍大敗，逐北八十里。（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龜茲傳）

龜茲王布失畢既敗，退保都城。十一月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遂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與曹繼叔、韓威守之；命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大軍繼之。追擊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據撥換城（今阿克蘇縣東）。社爾進軍攻之四旬，至閏十二月初一日克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逃走。

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及其國兵萬餘，回襲郭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爲意。及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城，遂戰死於西門，於是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以衞軍資財物，與那利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此際乃自城西北隅進擊那利，經宿擊退之，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復定。後旬餘那利復引山北龜

茲萬餘人，反攻其都城。繼叔逆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那利單騎逃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

綜計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然後遣左衞郞將權祇甫往其境內諸城開示禍福。於是皆相率請降，共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唐之威德，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爲王，龜茲人大喜。

龜茲爲西域之一大國。其國已破，於是西域諸國震駭，西突厥、于闐（今和闐縣）、安國（昭武九姓國之一，今阿姆河北岸布哈爾境），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翌年（貞觀二十三年，西元六四九）正月，社爾凱旋至長安，太宗責讓布失畢、那利、羯獵顚，然後釋之，以布失畢爲左武衞中郞將。

至高宗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布失畢弟不能御其國，酋長爭立，互相攻擊。唐遂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歸撫其衆，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羯獵顚復依西突厥沙鉢羅可汗爲亂，抗拒布失畢。唐遣左屯衞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卒，胄擊羯獵顚大破之，擒羯獵顚及其黨盡行誅戮。乃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龜茲王兼都督。遂將安西都護府自交河城徙於龜茲都城，于闐、焉耆、疏勒、龜茲四鎭皆隸之。而以交河城改置西州都督府。

第六節　征西突厥之戰—四次征伐（參看附圖八—三〇〇）

一、西突厥概況

西突厥在隋大業七、八年間（西元六一一、六一二），煬帝曾用防制突厥之戰略專家裴矩之計，離間西突厥處

羅可汗與其叔父射匱（達頭可汗之孫。達頭史事已見上卷）之關係。處羅因此被射匱所襲破而投奔於隋，煬帝因分處羅之衆爲三，散於中國，並賜處羅號爲曷娑那可汗，使從討遼東。於是西突厥立射匱爲可汗，其事已詳上卷。

射匱可汗既立，勢力强大，拓地東至金山（今科布多阿爾泰山），西至海（今裏海），遂與北突厥（即東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今新疆庫車縣北）。射匱卒，子統葉護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併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今新疆西北至俄境巴勒哈什湖）。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今俄境吉爾吉思首邑塔什干北），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徵賦。

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統葉護可汗及高昌王麴伯雅各遣使入貢於唐。至武德八年統葉護又遣使請婚於唐。高祖淵因問計於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東突厥）方强，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頡利可汗强盛，屢侵唐朝，事見前章。東西突厥自阿波可汗以來，世爲仇敵，阿波可汗事，詳見上卷）。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淵從之，即遣高平王道立爲使至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大喜，翌年（貞觀元年）即遣使以馬五千匹及金寶帶爲聘禮以迎唐公主。東突厥頡利可汗聞之，恐唐與西突厥連合以制彼，乃一面遣兵侵唐，一面遣使告西突厥將遏截其迎婚（其時甘、新兩省間地區爲東突厥控制，西突厥至唐必經此等地區），西突厥之迎婚因而未果。（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十二月，西突厥內亂（東突厥亦於同年夏內亂，已見前章），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失畢部推擁泥熟（部帥）莫賀設（統兵官）爲可汗，泥熟不可。時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今俄境撒馬兒罕地），泥熟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

肆葉護可汗。遂與莫賀咄相攻，連戰不息，因俱遣使於唐請婚，皆欲借唐爲聲援，以贏得內戰也。唐此時首要之打擊目標爲東突厥乃不許其婚，並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後屬於西突厥者，皆叛之。

貞觀四年七月，太宗以東突厥已平定（同年二、三兩月李靖平定之），乃開始命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安撫西突厥種落之散在伊吾者，伊吾城主遂率所屬七城降唐。蓋爲圖西突厥作準備也。

未幾，肆葉護可汗因其係先可汗之子，爲衆所附，莫賀咄所部酋長多歸之。於是肆葉護進擊之，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爲泥孰設所殺。西突厥諸部乃共推肆葉護爲大可汗。但未及二年肆葉護亦敗，對外則於貞觀六年七月，擊薛延陀，反爲薛延陀所敗。對內則忌乙利可汗功大而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自疑；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而陰圖之，泥孰奔焉耆。於是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叛而進攻襲之。肆葉護敗，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莫賀設之子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

咄陸可汗遣使附於唐，唐遣使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貞觀八年咄陸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是年李靖大舉征吐谷渾平之。）

咥利失既立，遂重新整頓其諸部：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一曰處木昆律啜，二曰胡祿屋闕啜，三曰攝舍提敦啜，四曰突騎施賀邏施啜，五曰鼠尼施處半啜。此五啜居碎葉川（今俄境中亞細亞之吹河）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俟斤：一曰阿悉結闕俟斤，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拔塞幹暾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泥孰俟斤，五曰阿舒虛半俟斤。此五俟斤，居碎葉川以西。通謂之十姓。但至貞觀十二年，咥利失又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

擁立欲谷設為大可汗，而統吐屯為咥利失之黨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因復得故地。但其西部仍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於是西突厥復分裂為二。乙毗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今伊犂河）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貞觀十三年，咥利失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通謀。咥利失窮蹙，逃奔鏺汗（今俄境東哈薩克斯坦東少北即新疆承化縣北）而死。於是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建庭於雖合水（今新疆伊寧縣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焉耆、吐火羅（葱嶺以西大國今阿富汗及阿姆河一帶）、石（今俄境塔什干）、何（石國西）、康（石國西南）、史、穆（皆今阿姆河中游布哈爾東西地區）等國（皆在今鹹海東南）皆附之。咄陸建牙於鏃曷山（今新疆塔城縣北），謂之北庭，自厥越失（似在塔爾巴哈台山附近）、拔悉彌（今伊寧東）、火尋（今俄境哈薩克東南）、觸水昆（似在今唐努烏梁海南）、駁馬（俄羅斯西界）、結骨（今新蒙間科布多北）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為境。咄陸又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使居多邏斯水（今新疆庫額爾濟斯河上游）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時，南庭可汗曾遣其葉護將兵屯浮圖城以援高昌。及侯君集軍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今伊犂河中游），其葉護以城降。翌年（十五年），沙鉢羅葉護可汗以北受逼於咄陸，東受逼於唐，遂數遣使向唐入貢；是年七月，唐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而殺之，於是西突厥復歸於統一。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可汗，併其衆；又擊吐火羅（今葱嶺西阿姆河上游）滅之。遂自恃強大，拘唐使者，侵暴唐之邊境，於是引起唐之征伐焉。（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二、第一次征伐

作戰概況：貞觀十六年（西元六四二）九月，唐欲經營西域，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見前），鎮撫高昌，並圖龜茲，以經營遠西方之西域諸國。

是月，乙毗咄陸可汗竟遣兵寇伊州（今新疆哈密縣），郭孝恪將輕兵二千，自烏骨（似在哈密西北）邀擊破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在今新疆清河縣附近準噶爾盆地），圍天山（今焉耆北），郭孝恪又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似今綏來縣），降處密之衆而歸。

是時，咄陸又西擊康居（俄境塔什干西南），道過米國（治末息德城，今塔什干西南）破之，虜獲甚多，不分其下。其將泥熟啜輒奪取之。咄陸怒斬泥熟啜以徇，衆皆憤怨。泥熟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似今新疆伊寧縣北）。於是努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於唐，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唐乃遣使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所部進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咄陸擊破乙毗射匱，遣使招其故部落。其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奔吐火羅。乙毗射匱遣兵追之，咄陸部落亡散。乙毗射匱遂統西突厥而附於唐。阿史那賀魯亦帥所部處月等五姓之衆數千帳降唐，唐處之於庭州莫賀城（今迪化東阜康縣），拜賀魯爲左驍衞將軍。及唐討龜茲（見前），賀魯請爲鄉導，從數十騎入朝於長安，唐以爲崑丘道行軍總管而遣之。（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戰後概況：貞觀二十年六月，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於唐且請連婚。太宗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治今新疆庫車，和闐、疏勒，朱俱波有今英吉沙、蒲犂縣地，葱嶺國在朱俱波西），以爲聘禮。乙毗射匱不允，唐遂進兵取之。

震按：貞觀二十二年七月唐遣阿史那社爾討龜茲，龜茲敗，復引西突厥之兵來爭其都城（見前）。同年十二月又用阿史那賀魯爲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可爲明證。

三、第二次征伐

貞觀二十三年（西元六四九）二月，唐以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隸安西都護府。至高宗永徽二年（西元六五一）。阿史那賀魯以招集離散，廬帳漸盛，又聞太宗已崩，遂陰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治今迪化縣）。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奏之。高宗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撫慰。寶明說賀魯，令其長子咥運入宿衞，授右驍衞中郎將，尋復遣歸。咥運乃說其父擁衆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衆，建牙於雙河（今新疆伊寧西北）、千泉（見上），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乃以咥運爲莫賀咄葉護。

是時，焉耆王婆伽利卒，其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唐遂於四月加突騎支右武衞將軍遣還國。

七月，沙鉢羅可汗開始寇庭州，攻陷金滿城（今奇台縣）及蒲類縣（今迪化），殺略數千人。於是唐高宗大發兵征討之，其部署如左：

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今烏蘇縣西）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爲副，發秦、成、岐、雍四府兵三萬。

發燕然都護所屬回紇五萬騎。

十二月二十四日，處月朱邪孤注又殺招撫使單道惠，與突厥賀魯合兵以拒唐。

翌年（永徽三年）正月初五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似今蒙新交界之阿則博格多山），朱邪孤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虜其渠帥六十餘人。契苾何力亦擒處密渠帥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五年閏四月，以處月部地置金滿州（治今孚遠縣）。

四、第三次征伐

高宗永徽六年五月十四日，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今疏勒西南）行軍大總管，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蓋永徽四年乙毗咄陸可汗卒（於吐火羅），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眞珠葉護，又開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曾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眞珠葉護因數遣使詣唐，請兵進討，因有是役。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唐又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册封眞珠葉護爲可汗。禮臣至碎葉城（今俄境巴勒哈什湖南之托克馬克），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時眞珠葉護部落，又多爲沙鉢羅所倂，餘衆寡弱，不爲諸姓所附。禮臣因不能册封而還。

翌年（顯慶元年，西元六五六）八月初一日，程知節開始進擊沙鉢羅，首與歌邏、處月二部（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賀魯爲葉護時所統，見前。居今新疆北部至巴勒哈什湖間），戰於榆慕谷（今回疆

北）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咄陸五啜，處木昆律、突騎施，屬一啜）於咽城（同上）拔之，斬首三萬級。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今新疆伊寧境內），遇西突厥二萬騎相拒，總管蘇政海與戰，互有勝負。既而西突厥別部鼠尼施（咄陸五啜之一）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正歇馬隔一嶺，距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即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匹，其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上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下段見卷一百十一蘇烈傳）

至此，副大總管王文度竟忌定方之功，而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機動奇襲作戰），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爲此？自今當結方陣，置輜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爲之節制。遂不許深入。於是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陣，不勝疲頓無有鬥志，馬多瘦死。定方乃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必敗。懦怯如此，何功可立？且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軍至恆篤城（失考），有羣胡來降。文度又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爲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爲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而分其財，唯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宥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五、第四次征伐

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正月，分歌邏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府（今新疆北部額爾濟斯河流域與俄境齋桑泊烏隆古湖間，烏隆古湖之西）

閏正月二十一日，唐遂擢蘇定方為伊麗道（伊犁河地區）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通鑑註府治黃河北，陰山南七十里）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回紇婆閏等為副大總管，發唐回紇聯合軍，自北道再征沙鉢羅。

又遣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其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眞（西突厥點密可汗五世孫，世為莫賀咄葉護，太宗之世帥衆降唐）為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西突厥舊衆。

是年十二月，蘇定方自金山（阿爾泰山）之北進擊（即自齋桑泊進擊）處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降。定方發其千騎俱進。

時右領軍郎將薛仁貴獻議於高宗，「謂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伏。泥熟部（弩失畢五俟斤之一）素不伏賀魯（沙鉢羅可汗），為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熟妻子者，宜盡還之，並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為賊，而大唐德澤廣及也。」高宗從之，下詔定方。於是泥熟部皆喜，願効死力從擊沙鉢羅。

定方軍至曳咥河（今伊犁河）西將擊突騎施部，沙鉢羅帥胡祿屋闕啜，攝舍提暾啜，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等五弩失畢及五咄陸兵馬共十萬拒戰。定方將唐及回紇兵萬餘進擊。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矟外向，自將騎兵陣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兵，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其大首領都搭達官等二百餘人，獲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陸各向南道降於步眞。定方乃命蕭嗣業與回紇婆閏，將胡騎趨邪羅斯川（見圖三〇），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帥新附之衆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進，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定方得李靖用兵之

術）！」乃踢雪而進，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見圖二九九）與彌射、步眞會師，再追破之。去沙鉢羅所居（在金牙山，石國東北—今塔什干城東北）二百里，布陣長驅，徑襲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其子咥運，婿閻啜等，脫走奔石國，定方命蕭嗣業將兵追之。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卽閉門執之，送於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以沙鉢羅授之，於是西突厥悉定。綜計討西突厥自貞觀十六年（西元六四二）至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前後達十六年之久。（見新唐書卷一百十一蘇烈傳，薛仁貴傳）

三年，沙鉢羅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爲先帝（太宗）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高宗聞而憐之。沙鉢羅至長安，赦免其死。尋死，葬於頡利墓側焉。蘇定方以是役之功，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其子慶節爲武邑縣公。（見新唐書突厥傳。）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

蘇定方既平定西突厥，於是息兵。卽命西突厥諸部各歸所居地。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唐遂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濛池都護府居碎葉川西，崑陵都護府居碎葉川東），以阿史那彌射爲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統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眞爲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統五弩失畢部落。二都護府皆屬於安西大都護府。又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册命，仍命彌射、步眞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故於翌

年（顯慶三年）十一月，即分西突厥五咄陸部地（又稱左廂五箭）爲六都督府以統之，㈠以處木昆部爲匐延都督府（治今新疆西北額敏縣境），㈡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爲嗢鹿都督府（治伊犁河流域），㈢胡祿屋闕部爲鹽泊都督府（今新疆烏蘇縣及阿雅爾淖爾），㈣攝舍提暾部爲雙河都督府（今新疆西北博羅塔拉及額爾淖爾），㈤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娑都督府（今新疆珠勒都斯河流域），㈥突騎施阿利施部爲絜山都督府（今新疆伊寧西）。又將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至於波斯，皆爲唐所統治，茲分列於下。

隸屬於崑陵都護府者，除上述六都督府外，尚有十七都督府：㈠以葛邏祿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今新疆額爾齊斯河流域及齋桑泊與烏隆古湖之間），㈡葛邏祿熾俟部爲大漠州都督府（今烏隆古湖之西），㈢葛邏祿踏實部爲玄池州都督府（今塔爾巴哈台），㈣析大漠州爲金附州都督府（以上爲葛邏祿三部，自號三姓葉護），㈤輪台州都督府（或與庭州輪台縣同治），㈥以處月部爲金滿州都督府（今巴里坤湖東北三百里尼赤金山南），㈦憑洛州都督府（今迪化與奇台間），㈧以沙陀部爲沙陀州都督府（今也里坤湖東），㈨咽麪部爲咽麪州都督府（今伊斯色克庫爾湖附近），㈩鹽祿州都督府，(十一)哥係州都督府，(十二)孤舒州都督府，(十三)西鹽州都督府，(十四)東鹽州都督府，(十五)叱勒州都督府，(十六)迦瑟州都督府，(十七)答爛州都督府（以上八府之地，在今新疆準葛爾西北，至吹河間地區）。以上二十三都督府，皆在東自天山北路西至俄境吹河（楚河Chu R.）者。

隸屬於濛池都護府者，有西突厥五弩失畢部（又稱右廂五箭）五部：㈠阿悉結闕部，㈡哥舒闕部，㈢拔塞幹暾沙鉢部，㈣阿悉結泥熟部，㈤哥舒處半部（以上五部州府今地名待考）。以上五部爲在吹河以西，至裏海之北。

此外，直隸於安西大都護府之都督府，尚有兩大地區，茲列於左：

自今錫爾河至阿姆河以北者：㈠康居都督府，以康國內附置，今撒馬兒罕地。㈡大宛都督府，以石國內附置，今塔什干地。㈢南謐州，以米國內附置，在康居南百里。㈣佉沙州，以史國內附置，在米國南二百里，今夏宛城。㈤貴霜州，以何國內附置，今撒馬兒罕西之喀沙尼亞。㈥安息州，以安國內附置，治今阿姆河東岸河滥謐城。㈦木鹿州，以東安國內附置，在康國東四百里，今克魯內之地。㈧休循州，以拔汗那國內附置，今費爾干地。

在今阿姆河以南者：高宗龍朔元年（西元六六一）六月，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吐火羅、厭噠、罽賓、波斯等十六國內附，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各以其王國都爲都督府。㈠以吐火羅國都爲月氏都督府（治阿緩城，即玄奘所至之活國，今阿富汗昆都斯城Kunduz），領州二十五。㈡嚈噠國都爲大汗都督府（今巴達克什），領州十五。㈢訶達羅支國都爲條支都督府，西域記稱曹矩吒（似在今阿剌伯海爾東南布來達，領州九。㈣鮮蘇國都數瞞城爲天馬都督府（今巴里黑南山中一日程），領州二。㈤骨咄施國都斯沃沙城爲高附都督府（今庫拉伯東北），領州二。㈥罽賓國都爲脩鮮都督府（今巴基斯坦境內），領州十。㈦帆延國都羅爛城爲寫鳳都督府（今巴緬城），領州四。㈧石汗那國都艷城爲悅般州都督府（在今阿姆河南），領州二。㈨護時犍國都遏密城爲奇沙州都督府（在今阿姆河南），領州二。㈩怛沒國都怛沒城爲姑墨州都督府（在今阿姆河南），領州一。(十一)烏拉喝國都爲旅獒州都督府。(十二)多勒建國都爲崑墟州都督府。(十三)俱蜜國都爲至拔州都督府。(十四)護蜜多國都爲烏飛州都督府。(十五)久越得犍國都爲王庭州都督府。(十六)波斯國都爲波斯都督府。通鑑言置都督府八者，蓋謂月氏、大汗、條支、天馬、高附、脩鮮、寫鳳、波斯八都督府，餘悅般等八州都督府不預也。（新志所載領州七十二，其數亦與通鑑所引統紀不合。）於是唐對西域，直接統治達於葱嶺，羈縻統治西盡裏海矣。

唐征西突厥之役，雖已獲得澈底之勝利，但由於吐番之日趨强盛，未幾西域之擾亂仍在不斷興起。東北方面之高麗，自貞觀十八年開始東征，太宗之世三征不克，至此仍在不斷對東方用兵也。其詳以下各章。

第八節　申論

唐之西征，乃爲滅東突厥後之必然趨勢。蓋唐自滅東突厥後，國勢强盛，國威遠揚於漠北。且此時中國商業之發展，亦四向海外展開。隋時對西域之商業，以張掖爲中心，長安、洛陽爲總匯。唐時以武威爲中心，據嚴耕望氏在「中國歷史地理」唐代篇云：「涼州西控西域，北控回紇，南控吐番，爲自隴以西之軍政重鎭。而其時安西入西域道之交通又極發達，涼處要衝復爲回鶻、吐番貿易之所，故形成一大商業中心，元宵之夜，燈樹萬點，賽於長安，其盛可知，度其繁盛，恐僅次於荆、揚，而在幽、廣之上。」由此觀之，唐之經營西域，雖云遠揚國威，以服四夷，同時亦以開展商業爲主導也。

唐初經營西域之目標，以取得葱嶺爲國防線。而經營西域之步驟，則以武威、吐魯番、庫車、迪化爲基地而逐步推進之。貞觀初李大亮爲涼州都督，四年（西元六三〇）命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安撫西突厥部落散在伊吾者，此卽唐經營西域之先聲也。同年，伊吾歸來，唐以其地爲西伊州，於是唐經營西域又進一步。貞觀八年唐征吐谷渾，乃一面求隴右之安全，一面在廓清通西域道路上之障礙。至貞觀十四年滅高昌，置西州，幷置安西都護府，以涼州都督郭孝恪（孝恪於貞觀八年已爲此州都督）爲都護兼西州刺史，於是唐經營西域之基地，又推展至於西州。同時唐在天山之北已取得浮屠城，以其地爲庭州，庭州遂爲天山北路經營之基地。貞觀二十二年滅龜茲，又將西安

都護府移置之，葱嶺以東諸國莫不慴服。於是唐以葱嶺為國防線之目標，此時亦已完全達到目的矣。然後乃以安西、庭州為基地，向西突厥長驅直入之遠征。

唐「以夷制夷」之策略征伐西突厥，頗為成功。其顯著者，如利用乙毗射匱、賀魯、眞珠葉護等，使西突厥內部分裂，利用回紇、東突厥、契苾之兵與唐兵聯合進攻。且常用夷之大將以攻夷，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眞、回紇婆閏等，皆有大功。唐此種「以夷制夷」策略之成功，又應歸功於太宗運用「恩威並濟」之術達於極致所獲致。太宗在人事上向反對保守政策，而採用恢弘大度之發展政策。如玄武門事變後取得政權，即擢用魏徵、王珪等。及至東突厥既亡，又大量選用其大將，給以官號，結以恩義；而將其地置為州府，使自治之。高宗滅西突厥後，仍用太宗之遺策，是以能繼太宗之績業。

至於唐朝在戰略戰術上之成就，其最主要者，為選定要地建立作戰策源地，逐步推進，故能遠征達於中亞。在戰術上，由於西突厥乃一游牧民族，其人民軍隊均極為機動，為欲澈底打擊與征服此等民族，故軍事上必須「以機動對機動」而輔以「奇襲」。程知節征西突厥，初期用機動作戰，捷報頻傳，及用王文度方陣推進之策，遂告失敗可為明證。又觀蘇定方之用兵，頗能繼承李靖用兵之思想與精神，加以蘇定方具有大無畏勇毅之魄力與胆力，故常能以寡擊衆，長驅直進，行數百里遠距離之追擊戰。如在雙河之追擊戰，踢雪深二尺而進，日夜兼行，進襲賀魯之牙帳，無怪賀魯之迅速崩潰也。由此觀之，蘇定方之用兵，可謂神矣。

第七章　唐初對外戰爭之三——征高麗、百濟諸戰役

（附圖八——三〇一、八——三〇二）

第一次東征：貞觀十八年（西元六四四）七月開始，至九月攻安市不能克，還軍。
第二次東征：此次東征，分爲兩次進擾戰：㈠貞觀二十一年三月自陸路進軍，七月進至平壤西境而還。㈡二十二年正月，自水道進軍，四月進至義州及平壤北而還。
第三次東征：廿二年六月，準備大舉征高麗，大備水軍。翌年五月太宗崩，罷東征。
第四次東征：㈠進擾戰：永徽六年（西元六五五）五月，攻至海城而還。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六月，攻至海城；翌年十一月攻至撫順，而還。㈡五年八月大舉攻百濟，滅之而還。龍朔元年（六六一）正月，大舉東征。七月圍平壤。翌年二月不克而還。
第五次東征：乾封元年（西元六六六）六月，大舉東征。至總章元年（六六八）八月，進圍平壤，九月克之。高麗平。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八——三〇二）

8—2734

唐自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征服東突厥之後，一躍而爲東亞之共主，遂相繼向西、北、東、西南各方面，展開擴張之攻勢。貞觀八、九年征吐谷渾。十四年滅高昌。十八年滅焉耆；第一次征高麗。二十年滅薛延陀。二十一年再征高麗；滅龜茲。二十二年三征高麗。二十三年太宗崩。太子治立是爲高宗。永徽二年（西元六五一）征西突厥，連年征伐，至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蘇定方滅西突厥。五年唐轉兵東向，先征百濟，然後再征高麗，至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始平之。茲將唐東征直接有關之各國——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之概況，分述於後。

一、高　麗

高麗，亦名高句麗，乃出自扶餘之別種，都於平壤城（北韓國都）。國有五部（五族）：一曰內部，一名黃，即後漢桂婁部；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後漢絕奴部；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後漢順奴部；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後漢灌奴部；五曰五部，一名右部，即後漢消奴部。五部各有耨薩，乃其酋長之稱。至唐時，高麗大城置耨薩一，比唐之都督，小城置道使一，比唐之刺史。又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則置對盧者。或曰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對盧以下官總十一級，列置州縣六十餘，大城置耨薩，小城置道使。

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其國王高建武（前王高元之異母弟）遣使朝貢於唐。五年唐高祖以隋末戰士多陷其地，致書高麗，申輯睦聘好，各保疆域，請將隋末時因戰爭互相虜獲之對方兵民，互釋放還。於是中國悉放高麗人，高麗前後送還華人亦至「萬數」。七年遣使册封建武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九年，新羅、百濟遣使訟高麗，屢相侵掠，又閉其道路，阻遏入朝。唐因遣使和解之。建武奉表謝罪，請與新羅對唐使者會盟。貞觀四年（西元

六三〇），唐擊破東突厥頡利可汗後，建武遣使奉賀，並上封域圖。五年，唐遣使往收瘞隋時戰亡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於是，建武懼，舉國以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今遼北省昌圖縣境），西南至海千餘里以備唐。十四年遣其太子桓權朝唐，並貢方物，太宗優勞甚至。十六年其西部大人蓋蘇文攝職有犯，建武與諸大臣議欲誅之，事洩。蓋蘇文乃悉召部兵，云將校閱，並盛陳酒饌於城南，諸大臣皆臨視，蓋蘇文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焚倉庫，因馳入王宮殺建武，立建武弟大陽子藏為王，自立為莫離支，猶中國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職也，自是專其國政。

蓋蘇文姓錢氏（又云泉氏，音轉所致），鬚貌甚偉，形體魁傑，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高麗一雄偉之部酋。有子三人，長名男生，次男建、次男產，亦皆雄傑。蓋蘇文已專國政，隱然以東方盟主自任，有抗衡唐國之圖。

唐太宗聞建武死，為之舉哀，遣使持節弔祭，十七年册封高藏為遼東郡王、高麗王。又遣司農丞相里玄獎往說高麗，令勿攻新羅。蓋蘇文拒命，謂玄獎曰：「高麗新羅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高麗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玄獎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蓋蘇文不從。於是，太宗宣蓋蘇文之罪，舉兵伐之。（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二、百濟

百濟國，本亦扶餘之別種，其國原屬馬韓故地，即今韓國西南部之地，其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所置內官曰：內臣佐平，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庫藏事；內法佐平，掌禮儀事；衞士佐平，掌宿衞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馬事。又置六帶方，管十郡。其服飾類中國。書籍有五經、子、史、表疏皆依中國之法。武德

四年，其王扶餘璋遣使獻果及馬於唐。七年又遣大臣奉表朝貢。高祖李淵嘉其誠款，遣使册封爲帶方郡王、百濟王。自是歲遣使朝貢，高祖撫慰甚厚。因訟高麗閉其入貢之道，詔遣使往和解之。又與新羅世爲讎敵，數相侵伐。貞觀元年太宗乃致其王璽書命與新羅和解，略曰：「新羅王金眞平，朕之藩臣，王之鄰國。每聞遣師征討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對王姪信福及高麗新羅使人，具勑通和，咸許輯睦，王必須忘彼前怨，識朕本懷，共篤鄰情，卽停兵革！」璋因遣使奉表陳謝。然外雖順命，內實相仇如故。十一年遣使朝唐，獻鐵甲、雕斧、太宗優勞之，賜綵帛三千段及錦袍等。十五年璋卒，其子義慈遣使奉表告哀，太宗素服哭之，贈光祿大夫，賻物二百段，遣使册命義慈爲柱國，封帶方郡王、百濟王。十六年義慈興兵伐新羅，克四十餘城據守之，與高麗和親通好，謀欲取黨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路。新羅遣使告急於唐，請救。太宗遣使司農丞相里玄奬致書告諭兩蕃，示以禍福。及太宗親征高麗，百濟又乘虛襲破新羅十城，二十二年又破其十餘城。數年之中朝貢遂絕。永徽二年始又遣使朝唐。唐降璽書勸使與新羅和好，並謂新羅使金法敏奏稱：「高麗百濟唇齒相依，競舉兵戈，侵逼交至，大城重鎭並爲百濟所併，疆宇日蹙，威力並謝。乞詔百濟歸還所侵之城，若不奉詔，卽自興兵打取。但得故地，卽請交和。」又謂：「王若不從進止，朕已依法敏所請，任其與王決戰；亦令約束高麗，不許遠相救恤，高麗若不承命，卽命契丹諸蕃渡遼澤入抄掠。」六年，新羅王金春秋又表稱百濟與高麗，靺鞨侵其北界，已陷三十餘城，於是高宗乃命蘇定方征討之。

三、新　羅

新羅國本弁韓之苗裔，地處今韓國之東部，西接百濟，北鄰高麗，南北較狹長，有城邑村落。王之所居曰金城

，城周七八里，衞兵三千人，設獅子隊，文武百官凡十七等。其王金眞平，隋文帝時，授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武德四年遣使朝貢於唐，高祖親勞問並遣使報之，自此朝貢不絕。其風俗、刑法、衣服，與高麗百濟略同。國人多爲金、朴兩姓。高祖既聞海東三國舊結怨隙，遞相攻伐，以其俱爲藩附，務在和睦，乃問其使，爲怨所由。對曰「先是百濟往伐高麗，（高麗）詣新羅請救，新羅發兵大破百濟，因此爲怨，每相攻伐。新羅得百濟王殺之，怨由此始。」七年唐遣使册拜金眞平爲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貞觀五年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鬒髮美色，太宗使送還之。是歲眞平卒，無子，立其女善德爲王，宗室大臣乙祭總知國政。詔贈眞平左光祿大夫，賻物二百段。九年遣使持節册命善德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十七年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數十城，兩國連兵，意在滅臣社稷，謹遣陪臣歸命大國，乞偏師救助。」太宗遣相里玄獎賜璽書高麗，命與百濟戢兵。太宗將親伐高麗，詔新羅纂集士馬應接大軍。新羅遣大臣將兵五萬人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拔之。二十一年善德卒，立其妹貞德爲王，仍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貞德遣其弟國相伊贊于、金春秋及其子文正朝唐，授春秋爲特進，文正爲左武衞將軍。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晉祠碑及新撰晉書。永徽六年，貞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以聞。五年貞德卒，詔以春秋嗣立爲新羅王。六年百濟與高麗、靺鞨連兵侵其北境，攻陷三十餘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顯慶五年，唐遂命蘇定方將水陸兵十萬征討百濟，其事詳見下述。（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百濟、新羅傳）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與作戰方略（參看附圖八——三〇一、八——三〇二）

一、戰場地理形勢

唐代之高麗，其西北方面之國境，以遼水爲界與唐相鄰接。西方瀕海，與唐之萊州（今山東掖縣）遙遙相對。其東北爲靺鞨部。東瀕大海，南與新羅、百濟鄰境。高麗拒唐之險要地帶有三：

㈠**遼水區域**：貞觀五年（西元六三一），高麗王建武懼唐入侵，曾舉國自扶餘城（今遼北昌圖縣境）沿遼水東岸向西南至海「千餘里」築長城。遼水每至夏季，自今新民縣以下，常有汎濫。

高麗此時亦爲農業之城郭國家（居國），遼東平原，爲其重要之農業地。彼爲鞏固此一地帶築有甚多「依山爲城」之堅固城郭。如襄平城，亦曰遼東城（今遼陽縣北），爲遼東重鎭。其東南有白巖城（今遼陽縣東）。其北有後黃城（瀋陽縣南），又北有銀城（似在鐵嶺縣南）及扶餘城（似今昌圖縣境）。其東有橫山（今遼寧遼陽縣華表山）、磨米、麥谷等城（似在今撫順縣境），再東有高句麗城（今新賓縣北）。新城（一謂在瀋陽市北，一謂在海城縣西，似後者爲是。高句麗城，亦有新城），乃遼東城之另一重要城鎭。在遼東城東南又有一羣城鎭，卽南蘇城，木底城（今新賓縣西）。赤烽鎭（海城縣境），卑沙城（今復縣西北復縣故治）。

蓋牟城（今蓋平縣），爲遼東、新城南方之重鎭。其附近又有一羣城鎭，卽安市城（蓋平東北），建安城（蓋平南，丁謙氏謂卽今金縣），烏骨城（今本溪縣南之連山關）。

以上諸城，在遼水及其長城之東遼東沃壤平原上，亦卽在千山山脉西北山麓下，依山爲固之第一國防線也。

㈡**鴨綠江與千山山脈間區域**：有丸都城（今遼寧輯安縣）。此城乃高麗之故都城。杜佑通典載：城在丸都山下，沸流水之東。唐書地理志載：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今義州）得渤海（國）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丸都爲高麗在鴨綠江上游之重鎭，但唐對高麗用兵，由於軍隊

與運輸越千山山脉之困難，且爲求「水陸合勢」計，未嘗向此城進攻。其次，有石城（今鳳城縣附近，一云在今北韓安州縣西）大行城（鳳城縣西南），熊山城（鳳城縣西），扶餘城（岫巖縣西南一謂在平壤東北）。凡此，卽高麗之第二國防線也。第三國防線，則爲鴨綠水。此三條國防線不守，唐兵卽可直搗其都城平壤（今城）矣。

由以上列城之形勢觀之，自遼東進攻高麗都城——平壤，有三道：㈠自遼東城越千山山脉之連山關，經鳳城至咸興府（今義州），爲主要道路，亦高麗入貢之道。㈡自蓋牟卑沙城，經扶餘城（岫巖）至義州爲西道。㈢自玄菟（新賓）越千山山脉至丸都爲東道。此三道乃唐征高麗陸軍必經之道路也。

至於唐水軍攻高麗之海道亦有二：㈠自萊州（今山東掖縣）越過東北諸羣島如大謝島（今蓬萊縣東北三十里）烏湖島（似今南、北城隍島），渡烏湖海（似今渤海海峽），然後自今旅順、大連或東趨鴨綠江口而至平壤，或北趨遼河口策應陸軍作戰。㈡自成山（今山東榮成縣），橫渡黃海趨平壤、熊津江口（今錦江），以攻百濟。

二、雙方作戰方略

唐朝方面：高麗自蓋蘇文政變後，北連靺鞨，南連百濟、倭國，隱然有西抗唐朝，主盟東方之志。唐太宗自滅東突厥後，既有主盟全亞之圖，於是對蓋蘇文之拒命，遂興撻伐之師。

唐太宗征高麗之基地，亦如隋然，以幽州（今河北大興縣西南）、營州（今熱河朝陽縣）爲陸軍策源地，以萊州爲水軍策源地，又在烏湖島屯粮，以供東征軍之補給。同時，太宗鑑於隋征高麗之失敗，有以下之重要措施：

㈠在國內後方諸重要戰略要點，如首都長安，東都洛陽，定州（今河北定縣）等地作嚴密之部署與控制，以防後方之動亂。

㈠徵募天下驍勇之志願兵組成新軍，以免强徵致使地方騷動。
㈢水陸兩軍合勢，密切協同，故將軍之主力指向於安市（今遼寧蓋平縣東北）。
㈣採用大量釋俘，優俘政策，以瓦解高麗之軍心、人心。
㈤及久攻安市不下而退軍之後，知高麗善守城池，乃轉採分軍擾亂作戰，待其弊而取之。又大量造船於江淮擴充水軍，俾唐軍能直搗平壤而攻之。
㈥高宗仍繼承太宗之方略，繼續採擾亂作戰，及擴充水軍之政策，最後乃乘其內亂而擊滅之。
高麗方面：一仍過去敗隋之戰術，利用三條重疊縱深之國防線，及守城戰術與天候之利，以遲滯唐軍之入侵。待唐軍久頓兵堅城之下，粮盡、兵疲、天候（詳見上卷隋東征之戰章）又於唐軍不利時而反攻之。

第三節　第一次東征（參看附圖八——三〇一）

一、東征準備與部署

唐準備東征高麗，實早在貞觀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前後，已蓄此謀。貞觀十五年（去年滅高昌，西進政策在積極進行），唐遣兵部職方郎中（掌理地圖及四方職貢）陳大德使高麗，已入其境，所至城邑，即以綾綺贈遺其守者，因得遊覽之自由，儘量調查高麗之山川風俗。同時又訪隋末淪於高麗之中國人，隋人有問及故鄉之親戚存沒者，大德答以「皆無恙」，於是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

貞觀十八年（同年九月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滅焉耆）七月，太宗遂作東征之各項部署如左：

糧運部署：

㈠命將作大監閻立德等至洪、饒、江三州（今江西南昌、鄱陽、九江），造船四百艘，以運軍粮。

㈡太常卿韋挺爲饋運使，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河北諸州皆受節度，聽以便宜從事，以給陸路軍之需。太僕少卿蕭銳督運河南諸州粮入海，以供水軍之需。

北方國防上部署以備薛延陀：

㈠十一月命東突厥俟利苾可汗（阿史那思摩）南渡河，與勝州都督宋君明禦薛延陀於勝、夏二州（治今綏遠托克托縣西南黃河南岸，今陝西榆林西北二百里）。

㈡以右衞大將軍薛萬徹爲代州都督，鎮代州（今山西代縣）、太原。

㈢左武候將軍薛孤吳鎮靈州（今寧夏靈武縣）。

國內部署：

㈠十月，太宗赴東都洛陽，命僕射房玄齡留守京師長安，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以右衞大將軍工部尙書李大亮副之。

㈡鑑於隋楊玄感之亂，預定太子治駐節定州（今河北定縣）監國。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侍中劉洎，守中書令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

㈢貞觀十九年二月，太宗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留守。

建造攻城器械：

㈠貞觀十八年十一月，諸軍已大集幽州（今河北大興縣西南），太宗乃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蘿山（失考）。

㈡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太宗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

軍隊部署：

㈠貞觀十八年十一月，太宗在洛陽開始部署水陸兩軍。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禮部尚書江夏郡王李道宗副之，帥步騎及募士六萬及蘭（今蘭州）、河（今臨夏）二州降胡，出柳城（今遼寧義縣），趨遼東。

㈡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左領軍常何，瀘州（今四川瀘縣）都督左難當副之，帥總管張金樹及程名振等江、淮、嶺、峽之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治今山東省掖縣）出海趨平壤（高麗首都，韓國今縣）。

㈢又詔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進擊。（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太宗此次進軍部署之特點，在使水陸兩軍易於發揮統合戰力。蓋太宗至洛陽時，曾召已致仕之前宜州刺史鄭元璹，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而問計。元璹答以「遼東道遠，粮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故也。

二、作戰經過

貞觀十八年七月，太宗命閻立德等造船運粮時，卽於同月二十三日遣營州（治今熱河朝陽縣）都督兼護東夷校

尉（統羈縻府州三十餘）張儉等帥營、幽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行進擊遼東。儉等軍至遼西，因遼水汎漲（時正雨季），久未得渡。太宗以爲儉怯懦，召還之。十一月儉至洛陽（時太宗已自長安抵此），面陳利害，具陳遼東山川險易，水草美惡。太宗乃悅。仍命儉爲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奚、契丹）爲六軍前鋒。同時手詔諭天下，宣言高麗之罪，略謂：

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爲勞費（鑑隋煬之失）。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四曰以逸待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

貞觀十九年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至盧思台側（今天津東北寧河縣），淺塞不能進，械送洛陽，除名。以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官。（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二月，太宗帥六軍發洛陽，下詔發定州後，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日可殄。」太宗不聽。以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從征。同月，李世勣軍至幽州。

三月，太宗至定州，復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啖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百姓）故也。」太宗見士卒病者，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凡此，蓋以堅定諸臣及將士之心也。將發定州時，又謂皇太子曰：「今留汝鎭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

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太宗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司徒太子太師兼檢校侍中長孫無忌、中書令岑文本、攝侍中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又自定州沿途置烽，每數十里置一烽，達於遼東城。並與皇太子約，克遼東城時，舉烽以聞。

遼東城圍攻戰：同月，李世勣帥主力趨遼東城，李道宗、張儉等，分兩路向新城、建安、蓋牟城，以阻高麗赴援之師。世勣自柳城出發，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今遼熱間土默特旗，約在北鎮縣東北），而潛師北趨甬道（今遼中縣西北遼河西岸），出高麗不意。四月初一日，世勣自通定鎮（同前）渡遼水，（分兵）趨玄菟（今興京——新賓縣北。似係分兵，世勣實則向遼東城）。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初五日，李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今海城縣西。見通鑑地理今釋），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時擒獲高麗斥堠，稱莫離支將至遼東，太宗乃命張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莫離支未來，張儉所將胡兵，遂渡遼水，趨建安城（今蓋平縣南、丁謙氏謂海城西南），破高麗兵，斬數千級。

初六日，太宗誓師於幽州城南，大饗六軍以遣之。初十日岑文本以理軍中資粮器械簿書，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精神耗竭而暴卒。太宗召右庶子許敬宗代之。十五日，道宗已越新城趨攻蓋牟城（今蓋平縣），以阻遏高麗增援遼東。二十日，太宗至北平（今河北盧龍縣）。二十六日，道宗等攻破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粮十餘萬石。

是時，張亮副將程名振率舟師自東萊渡海亦已至，襲卑沙城（今復縣西北），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攻至五月初二日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尋又破其獨山陣，名振皆以少勝衆，稱爲名將焉。同時其所分遣之舟師總管丘孝忠等，亦耀兵於鴨綠水，以威脅高麗前線諸軍之側背，並阻其增援遼東。世

勣之軍至遼東城之下（治襄平今遼陽縣北七十里）。初三日，太宗至遼澤（今北鎭以東至遼中海城縣間），下詔曰：「頃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徧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義，誠爲先典。其今並收瘞之國內！」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始得進行。初五日，至澤東。初八日，高麗步騎四萬赴救遼東，至蓋牟城，道宗將四千騎迎擊之，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大軍）之至（與使命違悖）。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主旨在貫徹使命）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勁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敗。道宗收散卒登高望之，見高麗陣亂，卽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遂達成遏阻敵援軍之使命。初十日，太宗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屯軍於馬首山（今遼陽西南十五里），勞賜李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乂。太宗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塡塹，分其尤重者於馬上載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上見新唐書卷七十八江夏郡王李道宗傳，及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李世勣攻遼東城，用拋石車、撞車猛攻，晝夜不息者十二日。先是，高麗兵聞唐軍有拋石車，能飛三百觔石於一里之外，甚懼，乃於城上積木爲戰樓，以拒飛石。勣列車發石，以擊其城，所遇盡潰。又推撞車，撞其樓閣，無不傾倒。太宗親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是月十七日，南風急，太宗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焚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屋宇皆盡，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燒死者萬餘人，俘其戰士萬餘，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爲遼州。二十八日，進軍攻白巖城（遼陽東）。二十九日，右衞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高麗烏骨城（今本溪縣南連山關）遣兵萬餘援白巖，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邀擊之

。何力挺身陷陣，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萬徹弟）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之。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日暮而罷。

六月，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太宗攻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心腹請降，臨城投刀鉞爲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太宗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世勣見太宗受其降，率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蓋先是攻克遼東城時，白巖城主請降，既而中悔，太宗怒其反覆，乃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故世勣等有是請。太宗乃答允出庫物以代其賞，世勣等乃退。城降之日，得城中男女萬餘口，戰卒二千四百人。太宗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以白巖爲巖州，孫代音爲刺史。

太宗之優待俘虜政策，頗收成效。故原先由高麗所遣加尸城（平壤西南）兵七百人守蓋牟城而爲道宗所俘，至是皆請從軍自效。太宗撫慰之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於是，皆廩賜遣之。以蓋牟城爲蓋州。（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安市會戰：同月十一日，太宗帥大軍發遼東，二十日至安市城（蓋平東北七十里）北，即列營進兵攻之。二十一日，高麗北部耨薩（酋長。大城置耨薩，比唐之都督）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眞，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舊唐書薛仁貴傳載二十五萬救安市）。（實際爲五萬餘人，見後），於是展開首次大戰。

太宗聞延壽等將大軍赴救，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

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斷輜重）。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沮，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保存實力）。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太宗恐其低徊不進，命左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兵相謂曰：「易與耳！」競進追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於是，太宗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兵）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太宗遂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察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聯合軍佈陣，長四十里。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之衆，可以不戰而降」太宗不應。遣使紿延壽曰：「我以爾國强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太宗夜召文武計議進戰之策，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陣於西嶺；長孫無忌率牛進達等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主力隱伏布陣；太宗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敵營北高峯之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並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行營宮省之制，故亦有朝堂）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矣。」（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明（二十二日），延壽獨見李世勣布陣，勒兵欲戰。太宗望見無忌軍塵起，命鼓角並作，旗幟齊舉，於是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以唐主力軍出其不意而至，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陣已亂。方合戰，世勣使步卒長槍一萬衝擊

之，時有應募勇士薛仁貴（龍門人，薛安都六世孫、安都事見前卷），自恃驍勇，欲立奇功，異其服着白衣，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太宗卽擢拜仁貴爲游擊將軍。

延壽等已敗陣，猶依山自固，唐軍四面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東川橋樑，斷其歸路。二十三日，延壽惠眞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高麗傳載十五萬六千八百人），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太宗簡耨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被釋者舉雙手以頿頓地，歡呼之聲，聞於數里。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阬之。高麗聞敗，舉國大駭，後黃城（今瀋陽市南）、銀城（似今鐵嶺縣南），皆自拔遁去，遼東城以北數百里無復人烟。拜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眞爲司農卿。改所幸山曰駐驆山（今蓋平縣北）。刻石以記功。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載歸之。（上三節第三〇一頁載高麗「對盧」，據通鑑注：「比一品，總知國事。」）

是役之勝也，獲馬五萬匹（舊唐書高麗傳載三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其他器械稱是。此時蓋蘇文爲挽救頹勢，乃遣靺鞨說薛延陀眞珠可汗啗以厚利，使其攻唐。

安市攻城戰：當唐軍攻破白巖時，太宗曾謂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太宗從之。七月初五日，太宗移營安市城東嶺列長圍以攻城。又遣張亮率所部水軍趨建安，亮軍逼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掩至，軍中駭擾。亮素怯，據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迎擊破之。太宗遣張亮軍南下，似與其舟

師協同以阻高麗增援安市也。（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八月，斥候騎執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太宗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爲諜，宜速反命，爲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逕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太宗賜屨而遣之。蓋太宗在遼東用兵，極重視斥候之派遣，搜索嚴密，不爲塹壘，故竹離苦行間道，猶爲所獲，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

李世勣帥諸軍攻安市，擁延壽等降衆營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堅守不爲所動。且每見太宗旄麾，必乘城鼓譟以相拒。太宗怒甚，世勣請破城之日，男子盡誅。城中人聞之，人皆死戰。乃令道宗築土山於東南隅，以樹條苞壤爲土屯，積以爲山，其中間五道加木，被土於其上，不捨晝夜，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世勣攻其西面，令拋石車，撞車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道宗傷足，太宗親爲之針。道宗遣果毅都尉傅伏愛，將兵屯土山頂以備敵。山頹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百人從城缺出戰，奪據土山，塹而守之，積火縈盾以自固。太宗大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請罪，太宗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

唐此一猛烈之攻城戰，延續至九月不能克，高延壽、高惠眞獻策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國人破膽。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以張亮兵在卑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恟懼，併力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趨平壤，在此舉

矣。」太宗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親征之累），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攝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安全之策也。」太宗從之。蓋由於久頓兵於堅城之下，衆勞卒疲，勢將生變，乃有上項爭議也。（上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此時，高麗守城之兵，亦圖謀出襲唐軍。故唐諸軍猶急攻安市中，守城者於夜間，遣數百人縋城而下出襲。但唐兵早有備，擊破之，斬首數十級，高麗兵退還入城。

唐軍自七月初旬攻安市，至九月中旬不能下。此時薛延陀眞珠可汗已卒（九月初七日），其庶長子突利失小可汗曳莽（居東方統雜種），與嫡子肆葉護小可汗拔灼（居西方統薛延陀本部）相爭，曳莽被襲殺，拔灼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並即乘唐東征久而無功之際，引兵南寇中國之河南（今綏遠伊克昭盟）。蓋亦受蓋蘇文「啗以厚利」而擧兵也。

且此時，太宗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今遼寧一帶，六、七月爲雨季；八、九月至次年二、三月，爲寒凍冰雪期），士馬難以久留（唐乃利用雨季後，至封凍初期之三個月用兵），且糧食將盡（似已獲薛延陀入侵情報）。太宗由於上項諸困難因素，乃決計於九月十八日班師還國，以迎擊薛延陀。

太宗之退軍部署，命李世勣、李道宗將步騎四萬爲後殿，掩護大軍安全撤退。先遣遼、蓋、巖三州所俘虜之戶口七萬渡遼水，然後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太宗賜縑百匹與安市城主，以勵事君之節。二十日唐軍至遼東城，二十一日渡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塡道，水深處以車爲梁，太宗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十月初一日，太宗駐馬於蒲溝（似在北鎭縣東），然後命塡道諸軍渡渤錯水（通鑑載：蒲溝、渤錯水，皆在遼澤中）

。暴風雪，士卒沾濕多凍死者，勑燃火於道以待之。實一艱鉅之退軍也。

計本次東征之役，有遼東城、安市城兩大攻城戰役。史載唐軍斬首四萬餘級，唐戰士死者幾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依馬死數計之，人死者當不止幾千人）。太宗以此役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此次攻克之地，有：玄菟（今遼寧新賓）、橫山、磨米、麥谷（皆似在今瀋陽、新賓地區之間）、蓋牟、遼東、白巖、卑沙、銀山、後黃等十城，亦即取得今遼河以東至千山山脈西北之地也。（語見新唐書魏徵傳）

太宗自九月班師，十月入臨渝關（山海關），十一月至幽州，抵定州，並即轉兵西向趨幷州（今太原）發動對薛延陀之大舉征伐，其事已詳見本卷第五章。

貞觀二十年三月，自幷州還抵長安，問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太宗因顧問道宗，道宗具陳在駐蹕山時乘虛取平壤之言。太宗悵然曰：「當時怱怱，吾不憶也！」太宗不僅未用道宗之策，高延壽議乘勝取烏骨以趨平壤之策，亦不採用，此乃此次東征不能成功之兩個原因。按太宗亦一卓越之戰略家，所以未敢冒險乘危者，蓋以懸軍深入，受天候地形（遼澤難渡）之阻而不敢下此決心歟！抑國內顧慮尚多，若遼東戰敗，恐後方陷隋煬之覆轍歟?!（上引語見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唐紀十四）

第四節　第二次東征（參看附圖八—三〇二）

一、第一次進擾破壞戰

貞觀二十年五月，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蘇文）遣使獻二美女，遣還之。然自太宗東征無功而還，蓋蘇文遂

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太宗乃於同年十月下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二十一年二月，太宗將再舉兵東征，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次親征（高麗）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其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使彼疲與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太宗從之，於是，刱開始對高麗採長期擾亂與破壞之戰法。三月，太宗部署水陸兩軍如左：

㈠水軍：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候將軍李海岸副之，將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進。

㈡陸軍：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合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而進。

水陸兩路軍，皆選習水善戰者編配之。

李世勣軍既渡遼水，五月歷南蘇（今新賓縣境。通鑑地理今釋，以南蘇木底皆在今海城縣東南）等數城，高麗守城者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破壞戰）而還。牛進達等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七月攻石城（鴨綠江南）拔之。進至積利城下（今平壤西境），高麗兵萬餘出戰，李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而還。

二、第二次進擾破壞戰

貞觀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敕宋州刺史（治今河南商丘縣南）王波利等，發江南宣、潤、常、蘇、湖、杭、越

、台、婺、括、江、洪十二州（今宣城、鎮江、武進、吳縣、吳興、杭縣、紹興、臨海、金華、麗水、九江、南昌）工人造大船數百艘，以擴充水軍，備東征之用。

是年十二月（此時正發兵討龜茲），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來謝罪，太宗許之。

二十二年正月，新羅王金善德卒，唐以善德妹眞德爲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册命。同月二十五日，太宗又命右衞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衞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經大謝島（蓬萊縣東北三十里）、龜歆島（失考）、至烏湖島（蓬萊縣東北二百五十里，唐置戍於此），又三百里北渡烏湖海（今渤海海峽），進擊高麗。

三月，充容（九嬪之一）徐惠以太宗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乃上疏進諫。太宗雖嘉善其言，外征之策不變。四月（是時唐正發兵進擊西南蠻，以打通西洱——今雲南大理縣東、天竺——今印度之道。詳見次章）萬徹水軍入鴨綠水，進破其泊灼口（今義州附近），俘獲甚衆。同月十四日，烏湖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進擊，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似在平壤北）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於是，高麗困弊矣。

第五節　第三次東征

貞觀二十二年六月，薛萬徹軍還之後，太宗卽欲乘高麗困弊，議於明年發兵三十萬一舉滅之。議者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東征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

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太宗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强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沿江而下，自巫峽抵江、揚州，東出海趨萊州。又命陜州刺史孫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器械，貯於烏湖島，以備東伐。

時房玄齡病篤，謂其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略謂「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遂卒。（見新唐書卷九十六房玄齡傳）

八月，又命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九月，新羅奏爲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十二月，新羅相金春秋（眞德弟）及其子文王朝於長安，太宗以春秋爲特進，文王爲左武衞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太宗內出冬服賜之（是月破龜茲）。翌年春，太宗有疾，至五月而崩（時年五十三），遂罷東征之役。

第六節　第四次東征（參看附圖八—三〇二）

一、再行進擾破壞戰

高宗卽位，改元永徽。永徽二年（西元六五一），百濟遣使入貢，高宗戒之，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將

發兵伐之。

五年四月，新羅女王金眞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爲新羅王。

六年正月，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遣營州都督、東夷都護程名振，右衞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五月，名振等渡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渡貴端水（今海城南鞍山河）迎戰（貞觀二十二年閏三月，唐已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六月，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上年冬蘇定方將兵平定西突厥）將兵再擊高麗之赤烽鎭（似在今海城縣境），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兵三萬拒戰，名振遣仁貴將契丹兵迎擊於貴端城，又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翌年十一月，薛仁貴等進擊，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今遼陽縣之華表山），破之。

二、大舉征伐高麗及百濟

征百濟之戰：顯慶五年三月，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金春秋遣王族金仁問上表求援於唐，唐乃決策先下百濟，次屠高麗，然後滅新羅之戰略。

是月初十日，高宗命左武衞大將軍蘇定方（定方於顯慶二年平定西突厥，四年又平定疏勒、朱俱波、謁槃陀三國之叛）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金仁問副之，帥左驍衞將軍劉伯英等水陸軍十萬以伐百濟。以新羅王金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將其本國之兵與定方合勢，定於七月十日會師百濟。新羅王乃遣太子法敏，大將軍金庾信等，率兵五

萬與唐會師。又以青州刺史劉仁軌督海運糧餉以給軍。

八月，蘇定方引兵自成山（今山東榮城縣）渡海，百濟據熊津江口（方輿紀要云卽漢江，江爲高麗百濟分界處。李迺揚氏著韓國通史云白江卽熊津江。白江，今錦江似據丁謙氏書）相拒，定方進擊破之，百濟軍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趨其都城——俱拔城，亦曰固麻城（在今全州縣。韓國通史云在泗沘，與丁謙氏說合——今扶餘縣）。距其城二十餘里，百濟傾國迎戰，定方復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城郭，百濟王扶餘義慈及太子隆，逃於北境（韓國通史云走熊津城）。定方與新羅合兵於同月十二日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帥衆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降唐。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高宗詔以其地置熊津（百濟陪都。今公州）、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百濟傳）

唯此時百濟僧道琛，及故將王族福信，猶聚衆據周留城（韓國通史云在全州西，傅樂成氏著隋唐五代史云在扶安縣，丁謙氏云淸州府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倭亦欲乘機伸張其國勢，遣阿曇比羅夫率倭兵護送之。同時有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身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當蘇定方克百濟時，常之亦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刼掠，壯者多死。因此，常之懼，與其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據任存山（在今全州西），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與其別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定方不能克。此時，唐又有吐番之患，遂召定方還師。定

方此次之征百濟，實功敗垂成也。

定方還師時，留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俱拔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其餘衆，但文度渡海卒，唐使劉仁軌代之。十一月定方還抵長安獻俘，高宗受俘於則天門，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

十二月十六日遂大舉征高麗，進軍部署如左：

（一）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浿江道（今北韓義州）行軍大總管。

（二）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三）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

（四）蒲州刺史程名振爲鏤方道（今遼陽縣東）總管。

右四路軍分道進擊高麗。劉仁軌以上次征百濟時，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效。

翌年（龍朔元年，西元六六一）正月十九日，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皆勇士也，如隋之驍果），詣平壤、鏤方行營。二十二日以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壤行營。

三月，高宗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洛陽宮城西北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註　）。蓋高宗欲親征，以象用武之勢也。

百濟方面再展開戰鬥：自蘇定方還長安之後，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自周留城引兵進攻劉仁願於府城。唐即起用劉仁軌檢校帶方州（治今漢城西北）刺史，使將王文度之衆，發新羅兵，以救援仁願。仁軌御軍嚴整，轉鬥而前，所向皆下，約於是年三月，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及溺死者萬餘人，道琛乃釋仁

顧之圍，退保任存城（百濟西部任存山。在今南韓全州西）。新羅亦因糧盡引軍還。於是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霸岑將軍，復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則以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困頓於百濟之境。高宗復詔使新羅出兵，新羅王金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援仁軌等。但金欽兵至古泗（今四川縣），爲福信邀擊所敗，自葛嶺道（今四川縣晉州縣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但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其國之兵。至翌年（龍朔二年）七月，仁軌等於蘇定方圍攻平壤後再大破福信軍。

高麗方面作戰：當仁軌等在百濟正堅苦作戰之際，龍朔元年四月十六日，高宗調整部署如左：

(一)命兵部尚書任雅相爲浿江道行軍總管。

(二)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

(三)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

(四)白州刺史（治今廣西博白縣）龐孝泰統嶺南兵爲沃沮道（今遼寧新賓縣）總管。

以上四路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共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高宗又欲自將大軍繼之。皇后抗表諫阻乃止。

七月甲戌（按七月無甲戌，應爲八月甲戌——十一日）蘇定方破高麗於浿江（今大同江口），屢戰皆捷，遂圍平壤。

九月，契苾何力至鴨綠水，爲蓋蘇文之子男生所統之精兵數萬所阻不得渡，適值水上結冰，何力乃引兵乘冰渡水，鼓譟而進。高麗兵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時會鐵勒九姓叛唐寇邊，唐除命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等進討外，並卽召契苾何力爲

鐵勒道安撫大使，薦嗣業爲仙蕚道行軍總管，何力與嗣業因此奉詔班師。

翌年（龍朔二年）二月十四日，浿江道大總管任雅相卒於軍。同月十八日，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失考，或今安東之渾江），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是時，蘇定方圍平壤，久攻不下，又會大雪，遂解圍而還。（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百濟方面最後之戰：至龍朔二年七月，劉仁軌等猶堅持在百濟境內作戰不息，同月三十日，劉仁願與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其眞峴城（今韓國鎭岑縣），遂屯熊津城（今公州）。時奉到高宗敕書，謂「平壤回軍，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新羅王。去年金春秋卒，唐以其子法敏爲樂浪郡王新羅王）藉卿留鎭，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於是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安心，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爲擒虜；縱入新羅，亦爲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今懷德縣）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上地失考），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眞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薄城下，舉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開新羅運糧之路（海運之道）。仁願乃奏請益兵。高宗詔發

淄、青、萊、海等州之兵七千人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之以赴熊津。俄而百濟以福信專權，與其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十二月，高宗以方討高麗百濟，河北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翌年（龍朔三年）四月，高宗又置鷄林大都督府於新羅國，以金法敏爲大都督，蓋以加强對百濟之作戰也。八月、高宗以吐谷渾已爲吐番所破，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走依於涼州，吐番之兵逼臨涼、鄯二州，乃一面使蘇定方、鄭仁泰禦吐番，一面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乃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舡，遣司元太常伯（即戶部尚書）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民疾苦，黜陟官吏，蓋恐陷隋煬帝之覆轍也。（上見新唐書卷一百八劉仁軌傳，卷二百二十百濟傳）

百濟既遭福信之變，於是仁願、仁軌之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似在今韓國錦江入海之口）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今扶安縣）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願、仁師（此時孫仁師所率之七千兵亦已抵達）與新羅王金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百濟王義慈太子，見前）等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共趣周留城。九月初，仁軌等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亦赤。同月初八日，又破百濟餘衆，遂克周留城。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其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唯其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於是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而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曏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乃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於是百濟再定。（見新唐書卷一百八劉仁軌傳）

百濟已告全定，高宗乃詔劉仁軌將兵留鎮之，召孫仁師、劉仁願還。此役以劉仁軌之功，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爲之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

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屍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樑，補堤堰，復坡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人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蓋唐所以一再力征百濟者，圖以破壞高麗、百濟、倭國之聯盟，而脅高麗之後也。

註：資治通鑑卷二百，龍朔元年載註：「取一戎衣天下大定之義，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劉昫曰：『大定樂出自破陳樂。自破陳舞以下，皆雷大皷，雜以龜茲之樂，聲振百里，動蕩山谷。大定樂加金鉦，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杜佑曰：『大定樂歌云，八紘同軌樂。』」

第七節　第五次東征（參看附圖八—三〇二）

劉仁軌既平百濟，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翌年（麟德二年，西元六六五）七月，高宗又命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同盟於熊津城。是時高宗祠泰山，仁軌率新羅、百濟、耽羅（居新羅武州南島上，似卽今濟州島）、倭國使者浮海而西，參預泰山之祠。高麗此時已陷於孤立，亦不得不遣太子福男赴唐以侍祠。

乾封元年（西元六六六）五月，高麗莫離支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男生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知留後事。男生原與二弟不睦，各樹朋黨。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爲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兄弟專權，離間隨之）男生潛

遣所親還平壤伺之，二弟收執之，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乃自爲莫離支，發兵討男生。男生走保國內城（卽丸都城）死守，使其子獻誠赴唐求救。（見新唐書卷一百十泉男生傳）

唐得此千載難逢之機，遂卽於六月初七日作如左之進軍部署：

㈠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右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皆爲行軍總管)救男生。

㈡以高獻誠爲右武衛將軍，使爲鄉導。

㈢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爲運粮使。

水陸並進，以討高麗。

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於遼水之東。詔以男生爲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十二月十八日，唐爲求必勝，乃加强其東征軍，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司列少常伯郝處俊、龐同善、契苾何力皆副之。何力兼安撫大使如故。水陸諸軍總管及運粮使並受世勣處分。又命河北諸州租賦悉給遼東軍用。

翌年（乾封二年）九月世勣渡遼水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攻且守，城中夜出襲同善軍，薛仁貴赴救擊破之。久之，城中窘迫，數有降者。最後城人師夫仇等終於縛城主開門降。是月十四日遂克之。（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

世勣使契苾何力、龐同善、高侃等守新城，自引兵進擊一十六城（似新城東北、遼東等諸城），皆下之。於是，世勣帥諸軍向金山（今海城縣東），男建集高麗大軍拒戰，遂展開金山會戰。

世勣諸軍至金山，龐同善、高侃進擊，爲男建迎擊所破。男建乘勝追北，薛仁貴引兵側擊大破之，斬首五萬餘

級。（另路軍）拔其南蘇、木底、蒼巖三城（今新賓縣西境丁謙氏謂係丸都南面要隘），遂與男生會師。於是，世勣使郭待封將水軍，自別道趨平壤，以別將馮師本載粮仗以補給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爲敵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離析字畫，合之成文，以見其意）以與勣。勣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爲釋其義，勣乃更遣粮仗赴之。時萬頃作檄高麗文有曰：「不如守鴨綠之險。」男建報之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見新唐書二百一元萬頃傳）

同時，世勣又遣薛仁貴將兵三千爲先鋒，自陸道前進。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二月，仁貴攻扶餘城（似在岫巖縣東南丁謙氏云即卒本扶餘，今北韓成川縣），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之。扶餘川（似今哨子河）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降。男建復遣兵五萬救扶餘城，與李世勣軍遭遇於薛賀水（今遼寧亮子河或黃旗河，丁謙氏云即成川江），合戰，勣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今鳳城縣西南）拔之。於是諸軍出他道者，皆約於是年夏秋間與世勣會師，大軍遂向鴨綠柵推進（據此研判，丁謙氏上云各地點均誤）。高麗又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平壤西北，在今永柔縣境）。至是其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八月上旬圍平壤城，同月初九日卑列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坐征高麗逗遛（自百濟夾攻高麗），流姚州。世勣等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世勣軍門降，世勣以禮接之。但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於是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爲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焚其城四周。九月十二日男建自刺不死，被擒，高麗乃平。（仁貴語見新唐書卷一百十一薛仁貴傳）

綜計唐之征高麗，自貞觀十八年至總章元年，共歷二十五年之久，誠爲唐外征作戰最艱鉅之戰爭也。

十月李世勣凱旋長安。十二月高宗以高藏政之抗拒非出己意，赦之，以爲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以泉男產爲司宰少卿，僧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爲右衞大將軍。泉男建、扶餘豐以頑抗王師，分別流於黔州、嶺南。自李世勣以下諸將，皆有封賞。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右威衞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以鎭撫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爲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其國焉。

第八節　平定高麗新羅之餘亂（參看附圖八—三〇二）

總章二年（西元六六九），高麗之民多離叛。唐爲消弭民變，於同年四月，徙其民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師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今遼陽縣北）。但翌年（咸亨元年，西元六七〇）四月，高麗酋長劍牟岑又反，且迎立高藏外孫安舜爲主。唐乃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同年唐大將薛仁貴大敗於吐蕃，見次章）。此一情勢之發展，顯然現示：薛仁貴乃一武夫，純依强力控制，不知治術，因而其一經離開都護府，高麗新羅百濟立呈混亂情勢。

咸亨二年七月，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翌年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於白水山（今韓國全州西海中），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咸亨四年閏五月，唐所遣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靺鞨人，武力絕人，爲冢夷所服）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高麗南界，似在今韓國洛江中游之西），俘獲數千人，餘衆皆奔新羅

（新羅都今慶州）。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平壤西北），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唐嘉其功，封燕國夫人。

上元元年（西元六七四）正月，唐又遣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爲鷄林道大總管，衞尉卿李弼（世勣弟）、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增發大兵以討新羅。時新羅王金法敏，欲乘機盡行奪取百濟高麗故地，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遣兵守之。因此，高宗大怒，詔削法敏官爵，改立其弟仁問爲新羅王，使之歸國。時仁問在長安爲右驍金衞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

翌年二月，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似在今南韓慶山大邱北，丁謙氏云今積城縣），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及仁軌奉命還中國，唐以李謹行爲安東鎭撫大使，屯新羅買肖城（似在今陝川縣境）以經略之。又命扶餘隆鎭熊津城。謹行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謝罪。唐復法敏官爵，金仁問亦中道而還。

儀鳳元年（西元六七六）二月，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退回千山以北），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唐之此項措施，顯然由於用華人之統治政策，既告失敗，且已無法控制混亂之局勢，乃將都護府、都督府皆向遼東退縮也。翌年二月，又以工部尚書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民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歸安輯百濟餘衆。又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以百濟荒殘，乃命扶餘隆暫居高麗之境。但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遂召還之，徙邛州而死，並復散其民於河南、隴右諸州。其原留安東城附近之高麗舊城諸貧者，或則沒入新羅，或則散入靺鞨及突厥。扶餘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第九節　申論

唐征高麗之戰爭，前後達二十五年之久，乃一次雙方傾國力之大戰，當時爲全亞霸主之盛唐，幾爲此一小國之戰所拖垮，比之征東、西突厥之戰爭，其艱鉅之程度誠不知若干倍矣。考其原因，約有二大端：

一、**天候地形對軍事之影響**：高麗備唐之國防線，陸防最强，而海防薄弱。陸防三大國防線，一爲遼東，二爲千山山脉，三爲鴨綠江。此三防線中，最重要者則爲遼東之防線，亦卽其第一道國防線。此道防線，不僅在軍事上首居重要，且具有經濟國防之價值也。因高麗早受中國之影響，久已進入農業文明，成爲城郭之國家，而遼東則爲其農業經濟之首府。在軍事方面，此防線之天候地形，又予攻者之行動極爲不利。秋天爲雨季，遼河氾濫，成爲遼澤，縱橫數百里。唐勇敢善戰之陸軍，在此地區中，實無用武之地。冬季爲冰雪期，在冰天雪地之下，唐軍頓兵於堅城之下，亦居於不利地位。且在南北朝時代，高麗已吸取南朝利用江淮地區之守城戰法（南朝賴江淮城守防線，阻北方步騎南侵，造成南北朝對峙之局，其事已詳前卷），在其遼東國防線上，大大發揮其威力。隋東征軍事上之失敗在此，唐屢次東征無功亦在此。

高麗海防，據史所載，似無水軍，僅依近海地區之城郭以爲防守。高麗土地大半屬於海島，其無水軍，實爲其國防上最大之弱點。故自唐建立大量水軍，予彼以不斷侵擾，並摧毀其第一國防線遼東後，高麗拒唐之戰爭，實際上已難於支撐，蓋氏兄弟之分裂，不過促其速亡耳。

二、**國際形勢對軍事之影響**：唐朝之征高麗，第一次太宗親征曾受薛延陀之入侵而退軍，第二次東征將成又爲

吐蕃之入侵，使唐不得已召蘇定方解平壤之圍而還軍。後者雖屬國際演變之機會，而前者則爲高麗所設計。由此觀之，能適時利用國際形勢，操縱其演變者，常能以小抗大，以弱敵强。故利用國際形勢之巧拙，足以影響戰爭之成敗也。茲進而分析其雙方之得失於下。

一、唐朝方面之得失

全亞霸主之遠策：唐太宗之發動東征高麗，現代史家亦有譴責太宗爲「師出無名」，「窮兵黷武」者，震以爲此等史家似乎受舊腐儒思想或房玄齡臨卒時所上表之影響，同時又忽略中國民族生存發展之鬥爭歷史及當時政治形勢所致。秦始皇修長城，發兵備匈奴，及漢武帝征匈奴之數十年大戰，舊史家皆譴責爲「窮兵黷武」，但彼等完全不顧當時國家民族安危與異族之鬥爭形勢。戰國末年，匈奴勢力已極强大，始皇統一中國後，其南下威脅之勢力，甚爲嚴重，始皇爲鞏固北方國防計，乃大興工役，並使蒙恬鎭守北方，此純爲求國家安全之國防措施。及始皇死秦迅速崩潰，中國陷入數年之內亂，强大之匈奴又開始南侵，衝破長城，越陰山山脉，將桑乾河流域亘伊克昭盟之河南地，皆置於其游牧民族生息之地。此種情勢，凡稍知中國歷史與國防地理者，皆知其將危害中國國家及民族之生存。故漢高祖恢復統一之頃，卽遭「平城之圍」，其後經文、景二帝數十年之忍辱負重，一方面輸子女玉帛以緩和匈奴之入侵，一方面勵精圖强，充實北方國防，乃使中國國力漸趨强大。至武帝時，始能予匈奴以反攻（其事已詳見本史第四、六兩卷）。此種歷經四代，爲時數十年之兢兢業業以圖存，猶能謂爲「黷武窮兵」乎！

再觀西晉八王之亂以後，五胡交侵，家國淪亡，最後鮮卑入主中國，中國淪於分崩離析者二百餘年。及隋文公

父子再復統一，彼等當時主中國之政，稍一回憶此二百餘年之歷史，寧不驚心動魄乎?·及唐高祖父子起兵，中原起兵者皆莫不稱臣依賴於突厥，始能求得生存與發展，李淵亦不例外；及李淵統一大業逐漸告成之際，又曾遭突厥八度之大舉入侵，以阻撓其統一。淵父子身受此種痛苦，及突厥對中國生死存亡之威脅，又寧不驚心動魄熟視無覩乎?故依當時之國際形勢觀之，唐太宗之征突厥，正如秦皇漢武之征匈奴，爲國家民族之安危而用兵也。

誠然，太宗征服東突厥後，東亞當時之國際形勢，爲之丕變，換言之，太宗取代頡利可汗在東亞之霸權而成爲天可汗後，爲國家之久安計，已決策西北必須取得葱嶺、天山爲國防線，東北必須取得遼東爲國防線，此乃成爲唐大力以求實現之久安政策。此且可於以下二事見之：一滅高昌、龜茲後，太宗峻拒魏徵之諫，在此等地區派遣唐之大臣猛將直接統治之（在東西突厥之地，則皆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二克遼東後，太宗亦將其置於直接統治之下；至高宗滅高麗後，猶遣華人與其當地酋長雜治之（此亦與東西突厥之地所置都督刺史異）。此亦爲唐由東亞霸權之政治形勢，演進發展爲全亞霸權之政治形勢之根源。當時太宗爲貫徹其遠大方針之努力，亦可於二事見之：一當其將發洛陽東征時，由於薛延陀對突厥之壓迫，太宗乃將突厥置於河南地（今伊克昭盟）；但羣臣皆謂河南距首都長安不遠，將有後慮，太宗曰：「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及其至定州時，又謂諸大臣曰：「方隅（北方及西域）大定，惟此（高麗）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之餘力以取之。」凡此可見太宗謀國之遠慮。至於房玄齡臨終之言，實乃苟安一時之意圖；況當時高麗蓋蘇文野心勃勃，東結靺鞨，南連百濟，有在東亞邊緣成一小霸局之勢；而又屢侵附唐之新羅，以打擊天可汗之威望。故唐爲永久國防計，爲維護天可汗之領導威望計，其征高麗乃勢在必行，豈可以「出師無名」，「窮兵黷武」視之！研究歷史，而不究其當時之歷史背景及國際政治形勢，與其

形勢發展之癥結所在，勢必不能明瞭歷史之眞相。

征高麗宣言：太宗第一次宣言，以「蓋蘇文弒主虐民」爲進討目標，將其伐國之舉，縮小爲對一人之討伐，以孤立蓋蘇文。同時由於中國之人鑑於隋煬帝東征之慘敗，思之猶有餘慄，故一面宣言煬帝東征之失，一面闡明唐東征之必勝。及至定州時，又對諸大臣宣言，遼東乃中國之地，必須收復失地，同時揚言爲報中國子弟之仇，雪高麗君父之恥，以激勵自己之士氣，而爭取敵方之人心。

徵驍勇、勵士氣：太宗鑑於征高麗之兵不在多而在精，乃在各地徵募驍勇之士（襲隋徵驍果之政策），以加强出征軍之戰力。且應募者皆爲志願，如此可以一掃國人畏縮之心。而增高出征軍之士氣。

在恤士方面，太宗爲鼓勵士氣與戰志，亦費盡苦心。如自定州出發時，見士卒病者，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治療。大軍已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攻遼東城時，見士卒負土塡塹，太宗分其尤重者於馬上載之。攻白巖城，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攻安市城，道宗傷足，太宗親爲之鍼。

在賞罰方面，太宗用重賞重罰以勵士氣而儆軍心。如蓋牟城之戰，馬文擧以勇敢赴敵，由果毅都尉擢爲中郎將；行軍總管張君乂，則以臨陣退縮，處斬之。安市之戰，應募勇士薛仁貴以勇敢赴敵，因獲大勝，即超擢仁貴爲游擊將軍。同時在此一攻城之役中，果毅都尉傅伏愛以私離所部，致唐軍失利，立斬之；道宗亦幾致連坐處死。此外尙用擄掠勵士之法。依高麗人抵抗之程度爲準，除投降者外，其他許將士於戰勝後擄獲之。

進軍部署：唐初期之進軍部署，使水陸兩軍緊密協同。如大軍進攻遼東時，水軍主力進攻卑沙城，以策應陸軍作戰，一部至鴨綠水，以牽制高麗之援軍。使陸軍主力作戰容易進展。

戰略戰術：㈠太宗入敵境作戰，重視斥候網之部署，故雖深入作戰，其軍隊之處境，至爲安全，而無遭受奇襲之患。㈡偵察地形民情。太宗在準備東征時，即已遣人以使者身份，廣泛偵察敵境內之地形民情，貞觀十五年陳大德使高麗即其顯例。此外，張儉對遼東地形民情之偵悉，亦極爲周到。至於太宗本人之指揮作戰，向皆重視親自偵察地形，安市會戰亦不例外。㈢安市會戰戰法：首先偵察駐驛山及其附近之山川形勢，先選定伏兵之處，出入之所。次將主力隱伏，分遣一部斷敵人之後，一部佈陣誘敵；然後主力出敵人不意而猛擊之。太宗所以如此佈署，且信必操勝算者，以高延壽不知採用「上策」（太宗料敵所言者，亦即高麗對盧所獻之策）故也。㈣騷擾、破壞戰與水軍之大擴充。太宗於親征失敗之後，始知高麗之不易征服，乃改變戰略。一方面採用更迭騷擾、破壞戰，以疲弊高麗；一方面大量擴充水軍（至高宗之時，造船者已達三十六州之多），俾得自海道直搗平壤。高麗以海島之國而無水軍以爲海防，由是高麗始陷入困弊之境地。不僅此也，高宗亦賴水軍之强，始能於大舉進攻高麗之先，越海進攻其盟國—百濟，且直接與新羅協同作戰，逼使高麗陷於孤危而被南北夾攻；其間雖有倭國水軍爲百濟增援，唐水軍亦能一舉殲滅之。是故唐水軍之擴建，遂使唐軍在戰略上，轉趨於絕對之優勢。

佔領地政治措施及帶罪立功之效力：佔領地政治措施，即今日之戰地政務也。唐破百濟，由於劉仁軌之善於此項戰後之政治措施，遂能滅百濟。反之，破高麗後由於薛仁貴之不懂政治，卒使唐二十餘年之征戰，功虧一簣。由此觀之，佔領地政治措施之良否，乃決定戰爭最後成敗之關鍵。由此可以發現唐東征之將領中，獨具文武兼備之才具者，厥惟劉仁軌一人而已，因彼所率之軍，於與百濟困戰時，忽然蘇定方奉詔自平壤退軍，仁軌在困戰中後陷入孤危之境地。仁軌在此種之狀況下，不僅能生存奮戰，且能轉而取得澈底之勝利。究其此種致勝之由，乃孫子「深

入則專，不得已則鬥」原理之運用所獲致。又仁軌不先攻加林城，而攻周留城，此乃乘變之兵，宜先擊敵首腦而毀之之原則也。或曰：仁軌此一死中求生，敗中求勝之舉，乃由於其背後另有一種驅使力，即太宗使其帶罪立功是也。由於此一驅策力，遂使仁軌之智與勇發揚於最高度，而收全勝之功。

優俘釋俘政策之運用：太宗對高麗軍曾有宣言：「爾國强臣殺其主，故來問罪。」（示非為侵略出兵）且隋滅南朝之陳國，得力於釋俘政策之力甚大，歷史未久，遂有太宗優俘釋俘政策之運用。第一次運用，乃於破白巖城後開始，將所降獲之男女及戰卒萬餘人，悉予慰諭，賜食、賜帛、給糧仗，任其所往。第二次運用，乃於安市會戰勝利，將虜獲之大將以下諸酋長三千餘人，授以戎秩，士卒則皆縱之，使還平壤。此一政策之運用，雖因旋即班師，未見即效，但其後諸將東征時，高麗將士在其國家「降敵者死」之嚴刑下，猶相率而降者甚多，實乃太宗此優俘與釋俘政策之收效也。太宗在此種政策運用之餘，又建立另一項政策，即在安市會戰中所俘之靺鞨人三千餘，悉阬殺之。此項政策之主旨，在遏阻高麗盟國之來援，而孤立高麗之形勢也。

太宗親征之累：太宗之親征，不僅內憂甚殷，又招致薛延陀之入侵，逼使唐東征之軍不得不還師；及安市會戰獲勝後，李世勣不敢越安市攻建安，太宗不敢用道宗與高延壽之向敵後挺進戰略，皆惟慮親征之危險也。

對佔領地之移民政策：唐滅高麗百濟之策，曾用減削其人口為手段，以圖滅國之功。一為屠殺：百濟滅後，其地幾空。二為將其大量人口移殖於中國內地，此則直欲用人口移殖方法，將其少數民族，予以徹底之同化。

二、高麗方面之得失

高麗拒唐之進攻，乃以弱敵强，以小敵大，其唯一之憑藉，爲西邊之大海及三大國防線。同時利用唐遠征之困難，天候地形之利，及城堅池深與善守之戰術，以空間換取時間，待唐糧盡兵疲而反擊之。此爲高麗拒唐唯一有效之戰略。高延壽在安市不用其老對盧之策，是以大敗，被逼投降。

當高延壽等於安市戰敗降唐後，蓋蘇文爲挽救此一危局，乃遣使至薛延陀，啗以厚利，使之攻唐。蓋蘇文此一行動，足以逼使唐太宗不能善其後，而不得已班師。由此觀之，弱小者若能善用國際形勢之矛盾而利用之，常能與强大之國抗衡而不爲所屈。

內部不團結，必招致敗亡，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蓋蘇文卒後，三子爭權，演成自相殘殺，爲唐所乘，遂致滅亡。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此乃至理名言。

第八章　武后擅政及其對內對外諸戰役

（附圖八—三〇三、八—三〇四、八—三〇五、八—三〇六）

一、徐敬業起兵：敬業於光宅元年（西元六八四）九月起兵討武后，十一月敗沒。

二、唐宗室諸王起兵：垂拱四年（西元六八八）八月，李譔、李沖等起兵，僅七日敗沒。李貞起兵亦未及一月而亡。

三、契丹叛入寇：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契丹初叛，唐即討平之。萬歲通天元年（西元六九六）再叛，相繼陷河北諸州，翌年始平定之。

四、突厥叛入寇：調露元年（西元六七九）突厥二部先叛，三年討平之。永淳元年（西元六八二）突厥復起，默啜可汗繼之，勢遂强大。默啜奉唐伐周，武后曾忍辱謀和。終武后之世，突厥之禍患未已。

五、吐蕃入寇：自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吐蕃弄讚卒後，復頻頻入寇，直至武后聖曆二年間（西元六九九）吐蕃內亂後，西疆之患始稍告減少。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武后概況：武后并州文水人。父士彠，隋大業末爲鷹揚府隊正。唐高祖淵行軍於汾晉，每休止其家。及淵起兵

太原，士彠從入長安。至太宗時累遷至工部尚書、荆州都督，封應國公。貞觀十年文德皇后長孫氏（長孫晟女，無忌之妹）崩。十一年十月，太宗聞士彠女美，召入後宮立爲才人（註一），年方十四。母楊氏慟泣與別，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既見太宗，賜號武媚。二十三年太宗崩，武媚二十六歲，與嬪御皆爲比丘尼（舊傳及通鑑爲感業寺，或安業寺。近人李樹桐教授在大陸雜誌爲文，多方考證武媚未入寺爲尼，特註之）。

高宗爲太子時入侍太宗，曾見武媚而悅之。武媚既爲尼，太宗忌日，高宗至寺行香，見之而泣。時高宗王皇后（思政之孫女。思政，見武德時高祖淵遣東出略山東河南地）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及聞高宗行香見武氏事，遂陰令武氏蓄髮，納於後宮，欲以奪蕭淑妃之寵。武氏數多智計，兼涉文史，初入宮下辭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於高宗，未幾遂獲大幸。永徽五年（西元六五四）三月，立爲昭儀（時武氏年三十一），於是王皇后及蕭淑妃之寵皆衰。王皇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其母柳氏見內人尙宮亦無浮禮，故武昭儀得以伺后所薄者，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甚得宮人之心。高宗寵愛武昭儀特甚，欲於四妃之外，特置宸妃，因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之諫而止。武昭儀又譖王皇后殺其初生之女嬰，高宗對王皇后遂有廢立之意。大臣各欲因而攘權，對皇后廢立之事，遂分爲兩派。廢立派，首先有禮部尙書許敬宗勸太尉長孫無忌，無忌厲色折之。繼有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亦上表請廢立，高宗超拜爲中書侍郎。於是衞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共謀皇后廢立事。反對廢立者，以長孫無忌、右僕射褚遂良爲首（二人皆受太宗遺詔輔太子治，卽高宗、太宗第九子），侍中韓瑗、中書令柳奭（王皇后舅）、來濟等皆屬之。

永徽六年（西元六五五）八月，高宗召長孫無忌，司空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議皇后之廢立，李勣稱疾

不至，遂良力諫。他日李勣獨入見高宗，高宗問之，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之意遂決。同年十月廢王皇后為庶人，立武昭儀為皇后。囚王皇后、蕭淑妃於別室，武后尋且殺之。翌年又廢太子忠（高宗長子，後宮劉氏所生。永徽三年柳奭為王皇后謀，以忠母微賤，勸立忠為太子，使之親己），而立武后所生之代王弘（年方四歲）為太子。又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是後未及三年，長孫無忌、柳奭、韓瑗皆為許敬宗所誣被誅，籍沒其家（顯慶四年，西元六五九）。其他或貶或死。於是許敬宗、李義府相繼為中書令同三品、右相之職，而政歸武后矣。（李勣語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勣傳）

至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高宗怒武后專擅，動輒為所制，欲廢之。后知之，高宗歸罪於西台侍郎上官儀，殺儀以塞責。

上元元年（西元六七四）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翌年太子弘卒，立雍王賢為皇太子（武后次子）。弘仁孝謙謹，高宗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弘奏請數迕旨，由是失愛於天后。時義陽、宜城二公主以母蕭淑妃之故，幽於掖庭，年踰三十未嫁。弘見之驚惻，奏請出之，高宗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翊衞權毅、王遂古，太子弘旋亦薨，時人以天后酖之也。永隆元年（西元六八〇），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遂廢為庶人，尋且殺之，立英王顯（哲）為皇太子（武后第三子）。

弘道元年（西元六八三）十二月，高宗崩，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妃韋氏為皇后，尊天后為皇太后，遺詔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於是政事咸取決焉。

翌年（中宗嗣聖元年，太后光宅元年，西元六八四）二月，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中書令，中書令裴炎固

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於是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等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室，俄而遷於房州，又遷於均州（皆湖北今縣）。而立豫王旦（武后第四子，即睿宗）爲皇帝，妃劉氏爲皇后，但居別殿不得預聞政事。政事皆由武后自決。同年九月，改東都爲神都，易服色，官名，又立武氏七廟，諸武用事。於是遂有徐敬業起兵致討之事。及敬業已敗，殺唐宗室已盡，武后乃於天授元年（中宗嗣聖七年，西元六九〇），改唐國號曰周，自稱聖神皇帝，以皇帝且爲皇嗣，賜姓武氏。至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張柬之等舉兵，始推翻武氏，中宗復位，唐之國號乃恢復焉。（見新唐書卷一一七裴炎傳）

在武后執政期間，因內有政爭之傾軋，因引致外患頻仍。武后掌政初期，雖有李勣平定高麗之功（高宗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然因西有吐蕃之患，東有新羅突起，東西應敵，唐實已疲於奔命。其間且有北方之東突厥與契丹之相繼反叛入寇，二者且皆曾以奉唐討周爲名。武后被逼不得不召還中宗，以暫安內外騷動之情勢。東突厥自調露元年（西元六七九）反叛，未幾其新興之可汗默啜突起，其強盛之國勢與頡利可汗時侔，故其入侵中國不息，終武后之世未已。契丹爲患雖暫（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至神功元年，西元六九六至六九七），然由於新羅代高麗而興，周之安東都護府已內遷平州之境矣（今河北盧龍縣）。

至吐蕃之爲患，則幾與唐朝相始終，歷二百餘年和戰不息。武后之世，西突厥降於吐蕃，西域四鎭（今新疆天山以南之地）曾爲之喪失。

由於以上東北、北方、西北、西方外寇之侵擾，故有狄仁傑退守塞內之擬議焉。

註一：舊唐書列傳卷第一載：「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暖各一人爲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尙諸司，分典乘輿服御。」新唐書后妃列傳上第一載：「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暖、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尙，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參看附圖八—三〇三、八—三〇四、八—三〇五、八—三〇六）

徐敬業起兵：敬業起兵之戰，其地區在江淮間，此一地區之特性，河川沼澤較多，對軍事行動具有極重大之影響，故徐敬業曾利用河川防禦，以拒武后之軍。

至於徐敬業起兵之方略，祇有二策可循：一爲舉兵乘勢北上，以誘起唐宗室在中原起兵相應，進逼東都，一舉推翻武后之政權。一爲渡江據潤州（今鎭江）以爲根據地，先佔取江南形勢，然後相機北伐。徐敬業乃採後者。武后則乘敬業初起之際，舉大軍一舉迅速摧毀之，以免亂勢蔓延。此乃平叛亂者勢所必採之戰略也。

契丹入寇：契丹與奚兩民族，居今熱河與察哈爾地區，其入寇作戰之地區，一爲燕山之險隘，一爲河北平原。

前者自古爲華夷之限，爲中國東北方面國防之要區。後者爲一望無垠之平原，其間雖有易水，滹沱等水東西橫亘，但以面積過廣，防不勝防，故歷代未有利用此等河流以爲防禦者。故武后之防契丹，祇能利用幽州（今河北北平）、定州（今定縣）、瀛州（今河間）、冀州（今冀縣）、趙州（今趙縣）、魏州（今大名）、相州（今河南安陽）等重要州城之固守，以阻遏契丹之南下。

當契丹已叛，攻陷營州（今熱河朝陽縣）之際，武后遏制之戰略，卽先行以兵控制榆關（古臨渝關，今山海關）及燕山南麓之平州（今盧龍），檀州（今密雲）之線，而以幽州爲作戰支援之總樞。而契丹據有營州之後，亦卽以燕山山脉爲其戰略防線，守則據燕山諸要險，攻則越燕山長驅河北平原。故當其守黃麞谷、魔硤石谷（皆在今遷安縣東北）之時，曾兩度殲滅武后之大軍。當其越山南下之時，彼則以其遊牧民族之特性，軍無輜重之累，以侵掠爲資，故其軍行迅速，極機動奇襲之能事，遂導致其在河北平原上形成其摧枯拉朽之勢，彼又能以奉唐伐周爲政治號召，故彼雖以極少數之民族，卒能予武后政權極大之困擾。

突厥入寇：東突厥民族活動中心在今綏遠省地區。其入寇之戰場甚爲廣大，東自嬀州、檀州（今察哈爾懷來縣，河北密雲），西亘飛狐口（今察哈爾蔚縣南）、代、朔、勝、豐、夏、鹽、靈、原、會、涼等州（卽今山西代縣、朔縣、綏遠托克縣黃河南岸，五原縣南黃河南岸，陝西橫山縣西、寧夏鹽池縣、靈武縣、甘肅固原縣、靖遠縣北、武威縣）。此等地帶爲當時中國整個北方之國防線，已皆在其入侵之下也。

突厥在如此廣闊地區之入寇，在其入寇戰略上，一爲利用其遊牧之特性，其騎兵行動飄忽，進退自如，進則侵掠，退則遠颺，逼使中國陷於防不勝防之困擾。一爲時戰時和，以索取中國之資財。一爲以奉唐伐周爲政治號召，

以瓦解周人之抵抗意志。武后應付此一强大敵人之威脅，因內有攘奪政權之爭，故其戰略常陷於被動。突厥入寇，則舉兵以拒之，彼去則罷；彼請婚索資及降戶，則予之，以求國防之暫安；彼提出擁唐之號召，則召還廬陵王以應之。故武后之應付突厥，實已暴露其弱點無遺矣。

吐蕃入寇：吐蕃自驅逐吐谷渾奪去該地（今青海省）後，卽直接威脅中國涼、鄯等州。吐蕃入寇之主要地區，一自青海東進，謀奪隴右之地；一自祁連山脈東進，謀奪涼州，及控制中國通西域之道；一向茂，嶲二州，欲奪取蜀之沃壤地區。高宗，武后時代，由於吐蕃之入寇，不僅對西域廣大地區失去控制，且因西疆長期之患，影響其東對高麗、新羅，北對突厥之戰爭甚大。

第三節　武后擅政導致之內戰（參看附圖八—三〇三）

一、徐敬業起兵討武后之戰

起兵及作戰經過：武后光宅元年（中宗嗣聖元年，西元六八四）旣廢中宗哲，立睿宗旦，立武氏七廟，有實行篡奪之志。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治今四川眉山縣）英國公李敬業（世勣之孫），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等，皆因事坐貶，敬業貶柳州（廣西今縣）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栝蒼令（治今浙江麗水縣東南），賓王貶臨海丞（浙江今縣），求仁貶黟令（安徽今縣）盩厔尉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今江蘇江都縣）。各自以失職怨望，乃於九月二十九日起兵，以匡復廬陵王（中宗）爲號召。思溫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內史裴炎之甥）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

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下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赴任，云奉密旨，以高州（今廣東茂名東北）酋長馮子猷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授以甲，斬敬之於獄中。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之，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爲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師，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乃一面傳檄宣言武后之罪惡，一面商議進取之策。其檄文略謂：「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此一古今傳頌之討武后檄，即駱賓王之作也。又使人求得一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尚未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此時應檄起兵者，僅有楚州（治今江蘇淮安縣）司馬李崇福帥所部山陽、鹽城、安宜三縣(今淮安、鹽城、寶應)相應，而近在咫尺之盱眙則有劉行舉據縣相拒。敬業叔父潤州刺史（治今鎮江縣）思文亦先以其謀遣使間道上變於武后。於是敬業內部遂產生兩種不同之進兵意見。其一爲謀主之魏思溫主張迅速北進，其詞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其二爲薛仲璋主張先取金陵爲基地，藉大江天險爲屏障，然後北向以圖中原，其詞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潤(州)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爭之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粮，伸鋤

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終於用仲璋之策，一面遣將尉遲昭攻盱眙，敬猷將兵五千循江西上，略地和州（今和縣）；一面使唐之奇守江都，親將大軍渡江攻潤州。昭攻盱眙，爲行舉所拒却。敬業攻潤州，曲阿令（治今江蘇丹陽縣）尹元貞引兵救之，戰敗，爲敬業所擒，不屈而死。敬業攻潤州至十月十四日陷之，執刺史李思文及司馬劉延嗣。思溫以思文久守力屈而陷，請斬之，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劉延嗣被擒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皆囚於獄。（見新唐書卷九十三李敬業傳）

武后聞敬業舉兵反，劉行舉在盱眙拒戰，乃卽詔行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使之堅拒敬業。十月初六日，又遣左玉鈐衞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敬業。

此時武后爲鞏固其宮廷控制權，又用武承嗣武三思之言，誅戮唐宗室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及內史裴炎。蓋承嗣等以元嘉、靈夔屬尊位重（皆高祖淵子），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等皆無言，獨裴炎固爭，太后愈不悅。及敬業舉兵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遂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侍御史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卽中書舍人）李景諶又證炎必反，雖有羣臣爲炎諍之者，太后皆不聽。及敬業陷潤州，乃斬炎於洛陽都亭。在炎下獄時，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衞大將軍程務挺亦曾密表爲炎申理，務挺由是忤旨。務挺又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又有人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乃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

即軍中斬之，籍沒有家。太后又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亦徵下獄流崖州而死。此爲武后對敬業之變，一項根本翦除禍患之措施也。（見新唐書卷九十三裴炎傳）

敬業敗亡：敬業聞李孝逸將兵將至，乃自潤州回軍拒之，屯軍於高郵之下阿溪（今天長東北，即今石梁河），一面遣敬猷逼淮陰（今縣。敬猷前略和州不克還江都），一面遣別將韋超與尉遲昭屯都梁山（今盱眙縣西南五十里）。李孝逸軍至臨淮（今泗縣東南），偏將雷仁智（先鋒軍）與敬業軍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遣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前進。十月十四日，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但韋超仍率所部在都梁山據險拒守，不能克。十一月初四日，武后又增遣猛將左鷹揚（即左武衞）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以討敬業。於是諸將商議進攻之策。諸將皆曰：「韋超憑險自固，士無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揚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則請先擊徐敬猷，諸將又曰：「不如先擊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我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強，非計也」。孝逸兼從克揚元忠之計，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遂攻敬業。十一月十三日，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兵五

千以小舟渡溪先進擊，兵敗，孝祥戰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即左威衛）果毅成三朗爲敬業所擒。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旦夕。我死妻女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使諸軍繼續渡溪攻擊，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進計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孝逸從之，進擊，因風縱火。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憊顧望，陣不能整，懼火燒，遂大潰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甚衆。

敬業等輕騎奔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逃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十一月十八日，敬業至海陵界阻風（今江蘇泰縣），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降。唐之奇、魏思溫等皆被擒，揚、潤、楚三州悉平。計敬業起兵，歷時僅月餘即告敗滅。（新唐書魏元忠傳）

戰後武后之措施：武后經徐敬業之叛，乃於垂拱二年（嗣聖三年，西元六八六），下詔復政於睿宗，以平息反對者之心。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遂復臨朝稱制如故。又以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有平徐敬業大功聲望甚重，春官尚書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而左遷之爲施州（今湖北恩施縣）刺史。又鑄銅匭四，置於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寃，有寃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氣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又設置兩告密制度及酷刑，以除反側：一鑄銅爲匭，受天下密奏，大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由太后親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二獎掖酷吏畜養特務，以索元禮性殘忍，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周

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與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特務），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敎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大作刑具，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武后謀代唐，畏唐宗室之盛欲稍除之，因引起宗室之起兵。

二、唐宗室起兵之戰

宗室二次起兵失敗：武后既欲翦除宗室，以絳州刺史（治今山西新絳縣）韓王元嘉，靑州刺史（治今山東益都縣）霍王元軌，邢州刺史（治今河北邢台）魯王靈夔（以上高祖子），豫州刺史（治今河南汝南縣）越王貞（太宗子），及元嘉子通州刺史（治今四川達縣）黃公譔，元軌子金州刺史（治今陝西安康縣）江都王緒，虢王鳳（高祖子）子申州刺史（治今河南信陽南四十里）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治今山東聊城縣西北十五里）琅邪王沖等，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四年（嗣聖五年，西元六八八）七月，太后召宗室朝明堂（是年二月武后作明堂於乾元殿），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是年五月，武后自加號聖母神皇）欲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譔乃詐爲皇帝（睿宗）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是時范陽王藹遣使謂貞及沖曰：「

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遂往來相約，但約未定而貞先發。八月十七日，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愼（太宗子），令各起兵，共趨神都（卽東都洛陽，光宅元年武后改嗣聖爲光宅，易服色官名時，改東都爲神都），諸王倉卒不能應。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淸平道行軍大總管使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渡河取濟州（治今山東長淸縣），先擊武水（今山東聊城縣西南四十五里）。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治今河北大名縣東）求救。莘（今縣）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爲沖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其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十人在，沖還走博州，同月二十三日沖至城門爲守者所殺，凡起兵者皆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破千餘家。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妻太平公主），皆與沖通謀，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及沖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十一月事泄皆伏誅。（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唐紀二十）

越王貞聞沖起兵，亦舉兵於豫州倉卒應之，遣兵陷上蔡（河南今縣），蓋越王貞將起兵時，曾遣使告壽州刺史（今安徽壽縣）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高祖女）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文帝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爲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尙猶豫不發，欲何須邪？」此亦貞倉卒起兵之因。及貞聞沖敗，欲自鏁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遂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南縣丞裴守德等帥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鬭志，惟守德與

之同謀，貞以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又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

九月初一日，太后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內史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又命同平章事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將兵十萬（狄仁傑謂三十萬）進討越王貞。

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其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於是貞、規、守德及其妻等皆自殺。光輔縱兵暴掠，殺降者甚衆。太后使周興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將皆誅之，因狄仁傑之密奏，乃皆流於豐州。（通鑑唐紀二十）

武后誅滅唐宗室及異己臣僚：武后既平定琅邪王冲及越王貞之反叛，爲欲篡唐乃大誅唐宗室及異己諸臣僚：

(一)越王貞既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高公譔及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親黨皆誅。尋又誅殺東莞公融及成均助教高子貢。同年十二月，司徒靑州刺史霍王元軌又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及殿中監裴承先（寂之孫）皆戮於市。

(二)翌年（永昌元年西元六八九）四月，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太宗子惲之子），連州別駕鄱陽公諲（高祖子元慶之子）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嶲州。又因天官侍郎鄧玄挺之女爲諲妻，諲謀迎中宗於廬陵曾問計於玄挺，故並殺之。諸王謀起兵時，貝州刺史（治今河北清河縣）紀王愼雖不預謀，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行至蒲州而卒，其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皆相繼被誅，家徙嶺南。

(三)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眞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敬眞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眞多引海內知識之士，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

，坐死者甚衆。嗣明又誣內史張光輔，永昌元年八月，光輔與敬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俄而秋官尙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等並免死流嶺南。又殺地官尙書檢校納言魏玄同、夏官侍郎崔詧等，其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徒，亦被敬眞所引，就州誅之。周興等又誣右武衞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下獄縊死。又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高祖子元懿之子）等六人。俄而嗣滕王脩琦（高祖子元嬰之子）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㈣翌年（天授元年，嗣聖七年，西元六九〇）地官尙書同鳳閣鸞台三品韋方質以不曲事武承嗣、武三思，爲周與所構，流儋州，籍沒其家。俄而侯思止告恆州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高祖子）謀反，七月元名坐徙和州，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皆高宗子）謀反，徵詣在行，素節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八月，又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尙書左丞張行廉、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鞭殺故太子賢二子。於是唐之宗室殆盡矣，其幼弱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

武后誅除唐宗室及諸異己之臣僚已盡，乃於同年九月改國號曰周，自稱聖神皇帝，以睿宗爲嗣皇，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於神都，篡唐之事乃告完成。

綜觀武后篡唐，其根源實自高宗始。武后以其天「性明敏」「素多智計，兼涉文史」之才能，且以「美容止」之艷姿，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王皇后，后稱其美，遂奪王皇后、蕭淑妃之寵。又「屈身忍辱，奉順高宗」，故能篡奪后座。在其奪取后座之時，又相繼翦除身繫唐室安危之重臣長孫無忌及其他大臣不附己者，於是其宮廷之權勢益

重。及至顯慶年間（西元六六〇），高宗「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使武后決之，從此委以政事，權與帝侔，其後雖高宗欲有所爲，亦輒爲所制。故至麟德時（西元六六四），高宗雖惡武后專恣，竟亦不能動搖其毫末。至弘道元年（西元六八三）冬，高宗崩，遺詔「太子卽位（中宗），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太后進止。」由此觀之，高宗在位三十四年中，武后操縱帝權者歷二十四年之久，故其後廢中宗，立睿宗（皆武后子），廢立自如。獨擅朝政之時，雖有徐敬業之叛，不旋踵而亡，諸宗室繼謀匡復，亦不旋踵而滅，蓋其政權在握由來已久，而根深蒂固矣。隨後又直接部署與掌握羽林軍權，直接掌握特務、告密及酷吏。以斬除唐之宗室與大臣之異己者。同時輔以大量擢任新人及任用素有雅望之人才；對忠於己者有納諫諍之雅量；對儒、釋、道各教皆予獎掖等等措施以收人心，故最後雖改國號，亦無有能起而反抗者。綜計其篡奪政權，自光宅元年（嗣聖元年，西元六八四）至長安四年（嗣聖二十一年，西元七〇四），又達二十一年之久，誠爭奪政權之能手，亘古未有之女傑也。（見新唐書武后紀）

第四節　契丹背叛入寇河北之戰（參看附圖八—三〇四）

一、契丹與唐之關係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其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時自號曰契丹。其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餘里，東距高麗，西鄰奚，南爲營州，北靺鞨、室韋（卽在今熱河西遼河及其南北地區），阻冷陘山（今熱河奈曼旗西南）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事既詳前卷）。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臣於突厥爲俟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集，獵則各部自爲。與奚不

平，每鬥不利，輒遁保鮮卑山。風俗與突厥大抵略同。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遣使朝唐。貞觀二年酋長摩會降唐，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契丹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之，太宗不許。明年復入朝，太宗賜以鼓纛，由是有常貢。太宗伐高麗，悉發其酋長與奚首領從軍。太宗過營州，盡召其長窟哥及老人賜以繒采，以窟哥為左武衛將軍。至貞觀二十二年（西元六四八）大酋曲據又率部衆附唐，唐即以其地為玄州，以辱紇主曲據為刺史，隸營州都督府。俄而窟哥及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附，唐遂以契丹部為松漠府（隋討平高寶寧已置松漠都督府，今熱河圍場縣及內蒙古克什克騰地方），以窟哥為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氏。以其達稽部為峭落州，紇便部為彈汗州、獨活部為無逢州、芬問部為羽陵州、突便部為日（通鑑作白）連州、芮奚部為徒河州，墜斤部為萬丹州，伏部為匹黎、赤山二州，並松漠府為十州（通鑑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以奚部為饒樂府，以可度者為都督，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祁黎、洛瓌、太魯、渴野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而置東夷校尉於營州以統之。

至高宗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窟哥死，契丹與奚同叛，唐曾遣三總管之兵分別討平之，且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於東都。窟哥有二孫，一名枯草離，唐以為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一名盡忠為武衛大將軍，松漠都督。孫敖曹有孫名萬榮，為盡忠之妻兄，唐以為歸誠州刺史（歸誠州乃隋討平高寶寧所置）。

二、契丹奉唐伐周

武后時營州都督趙文翽剛愎，契丹飢不加賑給，又視其酋長如奴僕，李盡忠等因皆怨望。孫萬榮本以侍子入朝

，頗知中國情勢、地方險易，故挾亂不疑。二人皆居於營州城側，遂於課歲通天元年（卽嗣聖十三年，西元六九六。武后改唐國號曰周之第七年）五月十二日共舉兵反，攻陷營州，殺趙文翽。周乃遷營州治於東漁陽（今河北薊縣）。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萬榮爲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衆數萬號稱十萬。同月二十五日，武后乃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將兵討之。七月，又增遣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楡關道（今山海關）安撫大使，納言姚璹副之，以備契丹。同月，萬榮又攻檀州（今河北密雲縣），淸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却之。

八月，李盡忠等聞周大軍來討，乃連續採欺敵行動。先是盡忠等於破營州時，獲俘數百，囚於地牢，至是乃使守牢者紿之曰：「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卽降耳。」因縱之，飼以糠粥而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設伏於硤石谷（今遷安縣東北）以待周軍。俘至幽州（今北平），具言其狀。時仁師等諸軍適至，及聞歸俘言，爭欲先進。軍至黃麞谷（今遷安縣東北），盡忠等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於是仁師等三軍皆棄步卒，將騎兵急進，軍至硤石谷，契丹伏兵齊起橫擊，飛索縛玄遇、仁節生擒之，周將卒死者塡滿山谷，鮮有得脫者。（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唐紀二十一）

盡忠得周軍之印，又詐爲牒，令玄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遲）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敍動。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而進，不遑寢食以赴，士馬疲弊，契丹復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

周軍已敗，山東震駭。九月，武后遂制天下繫囚，及士庶家奴驍勇者，官償其值，發以充軍。又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地方軍），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爲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淸邊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契丹。時右拾

遣陳子昂爲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淸，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賤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是時龍山討擊副使許欽寂與契丹戰於崇州（似今遼寧義縣地），軍敗被擒。契丹將攻安東（今河北盧龍縣），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呼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契丹殺之。（新唐書陳子昂傳）

時突厥可汗默啜自請爲武后子，並爲其女求婚，請河西降戶爲條件，願率其部衆討契丹（其事詳見下）。武后許之，遂有默啜進擊契丹之事。

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默啜因乘間襲松漠，擄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軍勢復振，遣別將駱務整、何阿小爲前鋒，攻冀州（今河北冀縣）陷之，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今河間縣），河北震動。武后聞盡忠已卒，更遣夏官尚書王孝傑、羽林衞將軍蘇宏暉率兵十七萬討之。

翌年（神功元年，西元六九七）三月，淸邊道總管王孝傑等與武攸宜軍，分東西兩路進討，孝傑軍至東硤石谷（遷安縣東北）遇契丹，孝傑帥精兵爲前鋒，力戰，契丹兵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還兵逼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是時，武攸宜軍至漁陽（今密雲縣），聞孝傑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於是孫萬榮乃於柳城（營州）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及所獲器仗資財，而使其妹夫乙寃羽守之；又恐默啜襲其後乃遣使連突厥，然後自帥精銳乘勝寇幽州，陷城邑，剽掠吏民。並移檄於周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中宗）！」蓋萬榮以奉唐爲名以伐周，以收中國之人心，故河北人從之者甚衆。攸宜遣將擊之亦不能勝。

武后以征討契丹之軍一再敗沒，於同年四月十八日又增遣右金吾衞大將軍武懿宗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衞將軍何迦密將兵增援河北。五月初八日，又遣同平章事婁師德爲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衞將軍沙吒忠義爲前鋒總管，將兵二十萬再度增援。（以上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唐紀二十二）

孫萬榮於寇掠幽州後，兵鋒甚銳，復乘勝南下，殘瀛州屬縣，如入無人之境。六月。武懿宗軍至趙州（今河北趙縣），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有人言於懿宗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今河南安陽縣），委棄軍資器械甚衆，契丹遂屠趙州。（見新唐書卷二百六武懿宗傳）

當此之時，孫萬榮前所遣使五人連突厥者，三人先至黑沙（今山西右玉殺虎口外），語突厥可汗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袍，使爲嚮導，發兵襲契丹新城（即萬榮前所築，在柳城西北四百里者），圍攻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寃羽馳報於孫萬榮。時萬榮方與周兵相持，軍中聞之恟懼，衆皆潰敗，奚人叛之。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擒其將何阿小，降其別將李楷固、駱務整，收仗械如山積。萬榮委軍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攻之，遂大潰。萬榮帥數千騎左馳，前軍總管張九節設三伏伺而擊之，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今河北通縣潮白河東），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其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

契丹既平，武后乃使魏州（治今大名縣）刺史狄仁傑、武懿宗、婁師德分道安撫河北，以降將李楷固爲左玉鈐

衞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駱務整爲右武威衞將軍。楷固善用緪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陣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黃麞谷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緪擒。務整亦契丹驍勇絕倫之將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唐紀二十二）

第五節　東突厥復興、入寇與中宗復位（參看附圖八—三〇五）

一、初期叛唐

唐太宗平定東突厥事，既詳見本卷第五章。當時李靖擊破頡利可汗時，曾遷其羸破三百帳于雲中城（今綏遠托克托縣），以阿史德氏爲其長。至高宗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其衆稍盛，即建言願以（唐）諸王爲可汗遙領之。高宗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治今歸綏縣南），以宗室殷王旭輪爲單于都護遙領之，大磧以南各羈縻州皆隸之，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大磧以北各羈縻州皆隸之。

調露元年（西元六七九）十月，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酋長）率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唐乃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右領軍衞將軍花大智，及右千牛衞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士疲寒，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潰，被殺略者萬餘人。大智、景嘉收步卒且卻且戰，乃得退入單于都護府（通鑑地理今釋謂在平魯縣，似由於突厥背叛乃自歸綏縣南南遷）。嗣業坐減死流桂州，大智、景嘉免官。

突厥既勝，長驅入侵。同月初五日唐即遣左金吾衞將軍曹懷舜屯兵井陘（河北獲鹿縣西），右武衞將軍崔獻屯

8—2793

兵龍門（山西河津縣西），十一月二十七日再遣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衞大將軍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將兵十八萬，又命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幷受節制，總兵三十餘萬進討。又命回紇自漠北南向夾攻之。

裴行儉軍至朔州（今山西朔縣），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軍糧車三百乘，每軍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衞送之；又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突厥果來襲擊，羸兵棄車散走，突厥乃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突厥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突厥莫敢近。翌年三月，行儉軍至單于府北，至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促使移營。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於是進與突厥戰於黑山（今歸綏縣北），大破之，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匐亦爲其下所殺，送其首來降，突厥餘衆走保狼山（今綏遠歸綏縣東）。於是，高宗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今山西忻縣）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遂引軍還。七月，突厥餘衆復圍雲州（今山西大同縣），代州都督竇懷悊、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唐此時對突厥所以不能行澈底之進討者，以吐蕃與西突厥在安西（今新疆庫車）、河源（今青海東）爲患甚深，須分兵禦之之故也。（裴行儉語見新唐書卷一百八裴行儉傳）

突厥溫傅部以泥熟匐已死，乃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渡河立爲可汗，突厥諸部復響應。翌年（開耀元年，西元六八一）正月，遂進寇原、慶等州（今甘肅東部）。同月初五日唐即遣右衞將軍李知十等屯軍於涇、慶二州（

今甘肅涇川、慶陽）以備之。二十三日又命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以右武衞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爲副，將兵進討之。三月，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進擊，諜者紿言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在黑沙（今綏遠歸綏東北）飢甚，左右纔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之。懷舜等信之，留老弱於瓠盧泊（同上），帥輕銳倍道兼行，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會薛延陀部欲西詣伏念，過懷舜軍因請降，遂一併引之徐還。及至長城北始遇溫傅，小戰，殺傷相當，各引兵去。至橫水（今山西平魯縣北境）遇伏念（伏念留妻子輜重於牙帳，以輕騎襲懷義），於是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等四軍乃合爲四陣，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大擾，懷舜等棄軍走，遂大敗，死者甚衆。懷舜等收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爲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

閏七月，裴行儉軍於代州（山西今縣）之陘口（今雁門關），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突厥牙帳。按上文觀之，其牙帳當在今長城北），復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出今大同北進），程務挺自石地道（出今平魯縣北進），掩取之（分進合擊），伏念與曹懷舜已約和北去，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又多疾疫，乃更引兵北走，保細沙（通鑑地理今釋云：今朔州北口外，按當爲今長城殺虎口外）。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傅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此時行儉亦已許伏念降則不死。及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傅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烟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爲戒備，遣單于使前往迎勞之。少頃，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傅詣軍門請罪，行儉遂盡平突厥餘黨，虜伏念、溫傅還長安。獻俘之後，禮部尚書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

逼，又同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請殺之。遂斬伏念、溫傅及酋長五十四人於都市。行儉歎曰：「渾、濬爭功（晉武帝滅吳，事見上卷），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新唐書卷一百八裴行儉傳）

伏念既敗，頡利族人阿史那骨咄祿復嘯聚亡散，保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軍稍強，乃於翌年（永淳元年，西元六八二）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設咄，悉匐爲葉護。時有阿史德元珍者（世爲部酋），習知中國風俗，邊塞虛實，在單于都護府檢校降戶部落，坐事爲府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諭還諸部以贖罪。本立許之，因便投於骨咄祿與爲謀，骨咄祿甚喜，以爲阿波大達干令專統兵馬事。遂相繼展開全面南犯，首先寇單于府之北境，南下殺嵐州（今山西今縣北）刺史王德茂，乘勝入寇幷州，侵雲州（今大同）。翌年春（弘道元年，西元六八三），又相繼侵嬀州（今察省懷來縣）、定州（今河北定縣），攻單于都護府，擒殺司馬張行師。夏，攻蔚州（今山西靈丘縣）殺刺史李思儉，擒豐州都督崔智辯於朝那山（今五原縣南黃河北），於是唐整個北邊國防爲之震動，乃有棄豐州（今五原縣南黃河南）之議，欲遷其民於靈、夏二州（今靈武、橫山等地）。豐州司馬唐休璟諍之，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突厥入寇之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民於寧、慶二州（今甘肅東部），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後爲胡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云云，乃止。

是年十二月，唐高宗崩，中宗立，武后擅政。於是自武后光宅元年至永昌元年之六年間（中宗嗣聖元年至六年，西元六八四至六八九。嗣聖七年武后篡唐，改國號曰周），突厥相繼寇朔州（今山西朔縣）、代州（今代縣）、昌平（河北今縣）等地。武后亦相繼遣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

、右鷹揚大將軍李多祚（世爲靺鞨酋長，太宗以其有軍功入宿衞）、左威衞大將軍僧懷義（姓馮、武后寵之，度以爲僧）等，統大軍禦於昌平、代州、朔州、朔方（今陝西橫山縣西）、新平（今陝西邠縣）。

翌年（延載元年，嗣聖十一年，西元六九〇）正月，突厥可汗骨咄祿卒，其子幼，弟默啜篡立爲可汗。

默啜既立，即對中國大舉入寇，在三年之間（延載，天册萬歲，萬歲通天，即嗣聖十一、十二、十三年）連寇靈州、涼州，擒涼州都督許欽明而去。武后曾遣僧懷義、王孝傑等將大軍在代北、朔方等地拒之。默啜於虜去許欽明後，因其有事於契丹，乃暫採南和東攻政策，自請爲太后子，並爲其女求婚，悉歸河西降戶，帥其衆爲中國討契丹（契丹叛唐事見前節）。武后遂遣閻知微、田歸道二大使，册授默啜爲左衞大將軍遷善可汗。是年十月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默啜乃乘間襲松漠（事已詳前節），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武后因進拜其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神功元年（嗣聖十四年，西元六九七），默啜又連寇靈州、勝州，並遣使求索豐、勝、靈、夏、朔、代六州降戶（高宗咸亨年間，突厥有降者，皆處之於此六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又求索穀種、繒帛、農器、鐵等資財。武后初不許，但因契丹寇患甚深，及「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狄仁傑疏）內部不安原因，許默啜之請，歸六州降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鐵數萬斤，並許其婚。仁傑在同疏中又主張「立阿史那斛瑟羅（步眞子，時爲右玉鈐衞將軍。阿史那步眞，西突厥族，已見上）爲可汗，委之四鎭（龜茲、于闐、疏勒、焉耆），繼高氏絕國（高麗），使守安東。」以固中國本部塞內之地，而拒二虜（突厥、吐蕃）。武后恐失威望，不敢納。（新唐書卷一一五狄仁傑傳）

二、默啜奉唐伐周

聖曆元年（嗣聖十五年，西元六九八）六月，武后命淮陽王武延秀（承嗣子）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以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同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其隆重可知。鳳閣舍人張柬之諫以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不聽，且黜柬之為合州刺史。八月初一日武延秀至黑沙突厥南庭，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中宗睿宗），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使主唐民。發兵十萬騎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今河北薊縣，山西代縣，察哈爾懷來縣）。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突厥入侵之勢因而大振，連續進寇嬀、檀等州（今懷來縣河北密雲縣）於是默啜移書數周之罪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眞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由是諸州皆懼，發民修城以備之。武后並即發三路大軍：（突厥傳）

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

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

幽州都督張仁愿為天兵東道總管。三路共兵三十萬以拒之。

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為後援。並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

同月二十六日，默啜攻飛狐（今河北來源縣），至二十八日又攻陷定州（今定縣），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

入，焚廬舍，鄉聚爲空。九月，默啜使閻知微招諭趙州（今趙縣）不下，同月十一日默啜圍攻之，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城破，擒刺史高叡殺之，遂攻相州（今河南安陽縣），洛陽爲之震動。於是武后乃一面立廬陵王哲（中宗）爲皇太子（突厥契丹皆以擁唐爲名入寇。契丹於上年，詳見上節），一面命皇太子爲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納言狄仁傑爲副，將上所述四路軍以拒突厥。

出軍時，朝臣議，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以示立太子之命不易也。於是太子留京，命狄仁傑知元帥事，帥諸軍以拒突厥。

默啜聞周大舉出兵，卽自相州北去。還經趙、定等州時，將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乃縱閻知微還周，遂自五回道（經今五迴嶺）北還。所過人畜金帛子女盡剽有之，其所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

武后經此次嚴重之威脅後，乃下制於神都大屯軍馬，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二人領之。翌年又於河南北置武騎團（地方軍），以魏元忠檢校幷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撫定殘破之河北。又傑閻知微於天津橋（洛陽之南洛水上）之南，使百官共射之，旣乃咼其肉，剉其皮，夷其三族，疏親皆誅，以儆降敵者。

默啜旣還漠北，擁兵大抵與頡利可汗時侔（通鑑載四十萬），諸蕃悉往聽命，據地縱橫萬里，甚有經中國之志。又立其弟咄悉匐爲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爲右廂察（類匈奴之左右賢王），各主兵二萬餘人。以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主處木昆（西突厥部落居今俄境巴勒喀什湖之南）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拓西可汗。於是默啜之勢力，幾乎統有東西突厥之全部地域，稱盛一時矣。

三、周與東突厥之和戰

武后於前次遭受突厥大舉深入之後，乃一面自聖曆二年至景龍二年（西元六九九至七〇八）之十年間整備滄、瀛、幽、易、恆、定、平、嬀、檀、幷、朔方、靈武、蕭關等地之北方國防（今河北滄、河間、北平、易、正定、定、盧龍、察哈爾懷來、河北密雲、山西太原、陝西橫山縣西、寧夏今縣、陝西今關），一面委曲與突厥和親，以安邊境。茲述其事略如左：

㈠聖曆二年（西元六九九）二月，以同平章事魏元忠檢校幷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兵以待，以備突厥。

㈡久視元年（西元七〇〇）十月，轉任魏元忠爲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十二月突厥入寇，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㈢長安元年（西元七〇一，同年吐蕃寇涼州——今甘肅武威。吐蕃入寇見下節）五月，以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八月，突厥入寇，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睿宗）爲天兵道大元帥，率幷州長史武攸宜，夏州（今陝西橫山縣西）都督薛訥，與魏元忠迎擊之。兵未出而默啜已去。

㈣翌年正月，突厥大舉南侵，其西路入寇者寇鹽（今寧夏鹽池縣北）、夏二州，掠羊馬十萬。三月，其東路入寇者，破石嶺關（今山西陽曲縣北百二十里，北去忻縣四十里，爲幷、代、雲、朔要衝，勢甚險固），遂圍幷州。武后立遣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台大夫，持節爲山東防禦軍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恆、定、嬀、

檀、平等九州之軍，瀛州都督張仁亶統諸州及淸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掎角。四月，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嬀、檀防禦，仍與季昶連繫，以固河北及其以北之國防線，蓋恐突厥復自河北南侵也。又以相王爲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軍。但相王臺仍留京，第欲借用相王之聲名以退突厥耳（前次突厥曾藉奉唐爲名入寇）。七月至九月，突厥相繼陷代、忻二州（山西今縣）。

長安三年六月，默啜利用大兵壓境之勢，遣其臣莫賀干至周，請以女妻皇太子（中宗）之子，武后不得已許之。十一月，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汗爲使，獻馬千匹謝許婚，武后渥禮待之，宴其使於宿羽臺，太子與宴，以示突厥。長安四年（中宗嗣聖二十一年）八月，默啜始遣武延秀還周，蓋以其女既被許婚皇太子之子。

四、對西突厥之經營

高宗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蘇定方討擊阿史那賀魯時，左武衞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室點密可汗五代孫），左屯衞大將軍阿史那步眞，皆爲安撫大使，偕定方西討。賀魯平定後，唐册立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右衞大將軍，崑陵都護，統五咄陸部落（西突厥東部）。步眞（彌射族兄）爲繼往絕可汗，兼右衞大將軍，濛池都護，統五弩失畢部落（西突厥西部）。其事已詳見前述。

至龍朔二年（西元六六二），唐遣䲹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今新疆庫車），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彌射、步眞）率所部從征。由於步眞常欲并呑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內，遂信步眞之言而集軍吏謀曰：「彌射欲反，我輩卽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僞

8—2802

稱有勅，令海政齎物分賜彌射及諸首領，因誘至而盡殺之。於是彌射所部鼠尼施（原居今新疆伊犁河上流裕勒都斯youleduz流域）、拔塞幹（原屬弩失畢部）、弓月（今伊犁河中流）部皆叛亡，弓月且引吐蕃之衆來攻，海政軍還至疏勒南（今新疆蒲犂東北），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興昔亡（彌射）爲寃，各有離心。繼往絕（步眞）尋卒，十姓無主，部落多散失，乃有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餘衆附於吐蕃，旋且進寇庭州（今新疆迪化），刺史來濟死之。由於蘇海政之失計，唐遂失去西突厥之統屬，至堪惋惜。且是時唐正東征百濟、高麗，而西方則大食（今阿拉伯），吐蕃方強，唐遂陷入東西兩面作戰之困境。其事已詳見前章。（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唐紀十七）

至咸亨元年（西元六七〇），吐蕃又與于闐（今和闐縣）陷西域十八州，陷龜茲撥換城（今阿克蘇縣），於是唐被逼罷于闐、龜茲、焉耆（今縣）、疏勒（今縣）四鎭，天山南路之地盡失。翌年，吐谷渾之地（今青海省），又盡爲吐蕃所有，唐西方之國勢由是日蹙。

翌年，以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衞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今新疆額敏縣附近），安輯其衆，以羈縻之。

儀鳳三年（西元六七八），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以寇安西（今庫車縣）。唐欲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以爲「李敬玄已敗，劉審禮被擒，吐蕃方熾（是年九月洮河道與總管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戰於青海，大敗，副總管劉審禮被擒。見下節），不可更在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如遣還之，路出二蕃，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唐因遣行儉册送波斯王（波斯，今伊朗），且爲安撫大食（今阿拉伯）。都支、遮匐聞之，欲拒唐使者。調露元年（西元六七九）六月，行儉踰莫賀延磧（今哈密南玉門關北）至西州（今哈密西

五堡鎮），諸蕃郊迎，行儉揚言太熱，俟秋後而進，因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孰能從獵者？」四鎮子弟願從者萬餘人。行儉乃陰勒部伍，數日（自北道）倍道而進。襲都支擒之。行儉又簡精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使還言都支被擒狀，遮匐乃降。於是行險自碎葉城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副使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今俄境伊斯色克湖西北克托馬克鎮）。是時天山以南四鎮，則已爲吐蕃所據。（通鑑唐紀十八）

王方翼乃唐邊疆之名將，於永淳元年（西元六八二），十姓阿史那車薄啜叛，圍弓月城（今伊寧縣境）。方翼引軍戰於伊麗河（今伊犂河），破之。俄而三姓咽麪（居今艾比湖附近）兵十萬踵至，方翼次（退於）熱海（今伊斯色克湖Issyk Kul），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呼，殺七千人，無聞者，即遣騎各道襲咽麪兵，皆驚潰，擒其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西突厥從此益衰，而復入周之掌握焉。

垂拱元年（西元六八五），武后擢授彌射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阿史那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統五咄陸部落。以步眞子步利設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統五弩失畢部落。元慶累遷鎮國大將軍。時武后擅命，元慶率諸蕃長請賜睿宗氏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西元六九二至六九三），元慶坐謁皇嗣，爲來俊臣所誣，被誅，流其子獻于振州。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俀子爲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長壽元年王孝傑等擊破吐蕃，復龜茲等四鎮），大總管王孝傑擊破之。碎葉鎮守使韓思忠，亦破泥孰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祿（居伊犂河以北）等，因拔吐蕃泥孰沒斯城。聖曆二年（西元六九九）武后以斛瑟羅爲左衛大將軍兼平西大總管，令撫其國人。是時突騎施首領烏質勒兵强甚，斛瑟羅不敢歸，與其部人六七萬內遷，死於長安。武后

擢其子懷道爲右武衛將軍。

至長安三年（西元七〇三），元慶子阿史那獻襲父職爲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是時獻本蕃（似指五咄陸部落）已漸爲默啜及突騎施（原屬西突厥別部）首領烏質勒所侵并，亦不敢還國也。阿史那獻至玄宗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於長安。由此觀之武后末期，對西突厥之統屬權，已喪失殆盡矣。

由於默啜以奉唐爲名，屢次大舉入寇，翌年（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中宗遂得復位。

五、中宗復位及再整北方邊防

至神龍元年，經突厥可汗默啜以奉唐爲辭前後兩次大舉入寇之後，此時武后既衰老而疾甚。又幸賴狄仁傑隱然護唐於前，張柬之等興兵於後，武后之政遂告終焉。

武后自高宗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開始代掌皇權以後，至弘道元年（西元六八三）高宗崩，其間武后既代掌皇權者二十四年（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在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高宗已忿於爲武后所制，欲廢之而不可得，故至高宗崩後，武后以母后之尊，執政二十餘年之久，其炙手可熟之勢，對唐朝天下已極操縱自如之境地。故中宗卽位不兩月，而其廢立自如，九月卽改官名，易服色，更元號立武氏七廟，則武后倨然以皇帝自居矣。又六年（西元六八四年），遂改唐國號曰周，自稱聖神皇帝，立睿宗爲皇嗣，改姓武氏，唐之名號遂告中絕。至聖曆元年（西元六九八），武后竟欲立武承嗣武三思爲太子，謀易唐之皇統，幸外有契丹、突厥皆以奉唐爲名，大舉入寇之逼，內有同平章事（宰相）狄仁傑、鳳閣侍郎李昭德、鸞臺侍郎王方慶、內史王及善、及控鶴監供奉吉頊等之進言，乃

召中宗自房州（湖北今縣）還於神都，立爲皇太子。

至長安四年（嗣聖二十一年，西元七〇四）十二月，武后寢疾於長生院（洛陽宮寢殿，唐宮寢殿皆以此稱），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奉宸令（久視元年，嗣聖十七年改控鶴監爲奉宸府）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兄弟侍側。初張易之美姿容，製音律多所通曉，太平公主荐其弟昌宗侍禁中，昌宗進易之，武后悅之，累遷麟臺監，賜封國公。昌宗亦以美姿容爲太平公主所薦，累擢爲司僕卿，賜爵國公。兄弟貴盛，勢傾朝野，雖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是月，武后疾稍愈，同平章事崔玄暐奏言，皇太子（中宗）、相王（睿宗）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見武后疾篤，恐禍及己，乃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及牓其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武后皆不問。又有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武后雖命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終不罪昌宗。

翌年（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正月，武后疾甚，麟台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同平章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尚書）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等（皆狄仁傑所薦）謀誅之。

初柬之與荆州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上年十月），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敬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等，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至是，柬之謂右羽林衞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太宗）」。柬之曰：「今大

帝之子爲二竪（易之、昌宗）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柬之遂與定謀。（見新唐書卷一一〇李多祚傳與卷一二〇楊元琰傳）

是時，適靈武道安撫大使姚元崇自靈武還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皇太子（中宗）常自北門入候太后起居，彥範與敬暉進謁，密呈其策，太子許之。同月二十二日，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衞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軍五百餘人至玄武門（洛陽宮城北門）遣李多祚、李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廢，人神共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竪，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竪誠當夷滅，然上體（武后）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武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遂進至武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衞。武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武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高宗）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后見李湛，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父義府朋附武后惑高宗以取相位）」湛慚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天德！」於是並收易之兄弟張同休（官司禮少卿，坐贓貶岐山丞）、昌期（官汴州刺史）、昌儀（官尙方少監，坐贓貶博望丞）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於天津南。是日

袁恕己則從相王(卿睿宗)統南牙兵以備非常，並收易之黨同平章事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等下獄。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同月二十四日，武后傳位於太子，二十五日中宗即位。相王加安國相王之號，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鎭國太平公主。皇族先為周興、來俊臣等所枉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敍官爵。其他配沒者，亦咸令清雪。二十六日武后徙居上陽宮，以李湛留宿衞。二十七日中宗帥百官詣上陽宮，上武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二十九日以張柬之為夏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暐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其餘有功者皆有官賞。翌月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皆復永淳以前之舊。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幷州。貶韋承慶為高要尉，房融除名流高州，崔神慶流欽州。（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

同年十一月武后崩於上陽宮，享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綜計武后自高宗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十月掌政，至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正月政權被奪，掌握政權達四十五年之久。自天授元年（西元六九〇）九月建周國號，至神龍元年二月被廢，歷時亦達十四年半。

中宗既已復位，突厥並不因中宗復位而停止其入寇中國之行動，蓋其以前之擁唐口號，僅藉以為入寇之口實而已。故於神龍二年十二月，默啜入寇鳴沙（今寧夏中衞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迎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越月遂寇原、會等州（今甘肅固原、靖遠東北），進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因此免官。默啜一再掠奪隴右牧馬，蓋為打擊與破壞唐軍之潛力也。於是中宗下詔絕默啜和婚，購斬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衞大將軍。

景龍元年（西元七〇七）正月，中宗以突厥禍患甚深，乃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以為「

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中宗善其議。（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

同年五月，以右屯衞大將軍張仁愿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翌年（景龍二年）三月默啜以突騎施（部落居今新疆西北邊境伊犂河地區）與唐安西大都護郭元振連和，默啜乃悉衆西擊之。仁愿遂欲乘虛奪取漠南地。時唐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今綏遠烏拉山之西），突厥每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候河水冰合而後渡河。於是仁愿奏請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下入寇之路。但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中宗從之。仁愿乃於拂雲祠築中城，於其東西各距四百餘里津要處築東西二城（今包頭、臨河二縣境），六旬而成，遂拓地三百餘里，至於牛頭、朝那山之北（今包頭、固陽亘安北東北諸山之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衞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領遊兵以巡奕者），戍諸貞水爲邏衞（如今搜索警戒，約自今百靈廟以西至狼山西北之西蘭河間）。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至玄宗開元初，突厥遂衰。詳見次章。（見新唐書卷一一一張仁愿傳）

第六節　唐周與吐蕃之和戰（參看附圖八—三〇六）

一、高宗在位時與吐蕃之和戰

太宗時代唐與吐蕃之和戰，既詳見本卷第六章。高宗卽位之年（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其孫立爲贊普。高宗爲繼太宗時兩國之好，曾遣使弔之，故兩國和好如故。

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十月，吐蕃贊普請婚於唐。是年唐方滅西突厥，西至波斯之西域諸國，皆爲州府，唐之國威達於鼎盛，是時吐蕃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顯慶五年八月（是月唐大將蘇定方滅百濟。上年武后已誅長孫無忌等，皇權實際已入其掌握。皆已見前），祿東贊竟以吐谷渾附唐爲由，命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於是唐與吐蕃復進入戰爭狀態。

龍朔三年（西元六六三）五月，吐谷渾之臣素和貴獲罪，逃於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乃再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諾鉢偕弘化公主（唐以弘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見前）帥數千帳棄國奔依涼州（今甘肅武威），請命於唐欲徙居內地以避吐蕃。此時唐乃被逼召還蘇定方征高麗、百濟之軍（另使劉仁願等代之），以拒吐蕃，而開始陷入東西北三面作戰困境（龍朔二年召還蘇定方。顯慶五年契丹叛唐。龍朔元年回紇帥九姓犯邊，翌年討平之。龍朔二年龜茲亦叛，而突厥內亂，十姓無主，皆附於吐蕃，且進攻庭州）。此種結果，顯然由武后殺長孫無忌等之政變所招致也。蓋唐自太宗崩後，長孫無忌已成爲國家之砥柱。

當吐谷渾東走，涼、鄯（今青海樂都）等地危急之際，唐乃急遣涼州都督鄭仁泰（上年仁泰等平定回紇等九姓）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衞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六月，左武衞大將軍蘇定方抵達，遂卽以定方爲安集大使，節度諸軍以拒之。是時，祿東贊屯青海，畏蘇定方之聲威，乃遣使者論仲琮至唐，數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唐不許，遣使於吐蕃，以璽書責讓之。

麟德二年（西元六六五）正月，吐蕃復遣使於唐，請割吐谷渾赤水地（今青海東南境）供其畜牧，願與吐谷渾復和好。唐拒之。於是吐蕃大舉北進，聯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以奪取唐西域之龜茲等四鎮。至咸亨元年（西元六七〇，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年李勣滅高麗，翌年勣卒）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今新疆和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唐至此竟被逼棄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西域形勢大壞。唐之直屬西北疆界，亦竟自葱嶺退於高昌矣。於是唐乃自平壤召還安東都護薛仁貴，以擊吐蕃（蘇定方於乾封二年，西元六六七年已卒。自是高麗方面局勢大壞，新羅取高麗地位而代之，安東都護府自平壤遷還遼東城）。同月二十一日唐以右武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總管（邏娑川、吐蕃贊普牙所在，在今西藏拉薩），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眞、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擊吐蕃，並援送吐谷渾還於故地。八月，軍至大非川（今青海湟源縣附近之湟水，或謂布喀河），將趨烏海（似即青海，或青海西之察喀湖或都蘭丁謙氏云：跛布海），仁貴使郭待封將輜重，謂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輜重跟隨，將失事機；彼多瘴氣，不宜久留，破賊還軍，又煩轉運。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置於柵內。吾等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不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先進，擊吐蕃於河口（似在今共和縣境），大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馬萬餘頭。進至烏海，以待後軍。待封先與仁貴並列，恥居其下，遂不從仁貴之命，將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兵二十餘萬前來邀擊，待封悉棄輜重敗退据山，軍糧及輜重並爲吐蕃所掠；仁貴亦不救援，遂退軍大非川。吐蕃國相論欽陵（祿東贊之子。是時祿東贊已卒，欽陵代之）將兵四十餘萬追至擊之，唐軍復大敗，死傷略盡（殲滅）。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眞三人僅以身免。脫走，旋與欽陵約和而還。唐軍此次被殲後而與約和，其爲屈辱之和可以想見。（見新唐書卷一一〇薛仁貴傳）

祿東奔四子，欽陵、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略。此後欽陵居中，三弟將兵在外，遂霸西域。

唐軍此次大敗，唐命大司憲樂彥瑋，即於軍中按其敗狀，械送仁貴等三人至長安，皆處以免死除名。九月，復以左相姜恪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於是吐谷渾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以鄯州（今樂都縣）地狹請東徙。唐遂於咸亨三年（西元六七二）二月徙其種落於靈州（今寧夏靈武縣），以其部落置安樂州，以可汗諾曷鉢爲刺史，吐谷渾故地從此悉爲吐蕃所有。四年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於唐，高宗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高宗詰以呑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高宗厚賜而遣之，並遣都水使者黃仁素爲使報聘。唐終於失去赤水之地，從此吐蕃對唐隴西以西邊疆之威脅日亟矣。（新唐書吐蕃傳）

儀鳳元年（西元六七六）閏四月，吐蕃大舉侵鄯、廓、河、芳等州（今樂都，西寧南河北岸、臨夏、臨潭）。高宗急敕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今陝西略陽、甘肅成縣）兵以禦之。一面停封中嶽，一面以洛州牧周王顯（高宗子）爲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并州大都督相王輪（高宗子）爲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並未行）。八月，吐蕃攻疊州（今臨潭南百八十里）。翌年八月，又命右僕射劉仁軌，鎮洮河軍（仁軌前年破新羅還，進擢僕射）。儀鳳三年正月，仁軌薦中書令李敬玄以自代，言西邊鎮守，非敬玄不可（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爲敬玄所抑，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高宗遂以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孝逸（神通子）等發劍南、山南兵以增援進擊之。又遣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問布衣及仕宦，以增强軍之戰鬥力。由此觀之，唐此

時已傾全力以對抗吐蕃矣。

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今樂都縣南）。九月，李敬玄將兵十八萬，於吐蕃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劉審禮將前軍深入，頓於濠所，爲吐蕃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審禮遂爲吐蕃所虜。敬玄聞審禮戰沒，狼狽引軍還走，頓兵於承風嶺（今樂都縣西南，似卽今統盤山），阻泥溝以自固。吐蕃屯兵高崗以壓之。幸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百濟將，見前章），夜將敢死士五百襲吐蕃營，蕃兵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退去，敬玄乃得收餘衆還鄯州。高宗嘉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衞將軍，充河源軍副使。又命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使師德使於吐蕃請和。和議已成，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屯田以禦吐蕃。

唐經此次之敗，而吐蕃之患日亟，高宗以吐蕃爲憂，乃召諸大臣謀應付之策。諸臣議論紛紜，有請和親以息民者，有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者（唐歷年與四夷作戰，已陷貧弊之境），有欲亟發兵擊之者，議不能決。太學生魏元忠上書獻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士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世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唐此項制度之壞，已見劉仁軌在百濟之奏表）。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曏使早誅仁貴等，則

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史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强，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强，爲中國之利也。」元忠此書，宣露唐朝政之三大弱點：一爲人事制度不善，文武人才不良。二爲賞罰不行，將士失意。三爲馬政不舉，軍不精强。是以征戰多無功。（見新唐書卷一二二魏元忠傳）

調露元年（西元六七九）二月，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年方八歲立，論欽陵復擅政，遣使至唐告喪。高宗一面遣使者至吐蕃會葬，一面命吏部尚書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爲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時波斯王卒，其子質長安，因遣行儉送還立之，途至西州（今吐魯番），因襲取阿史那都支，復焉者，築碎葉城以拒吐蕃。翌年（永隆元年）七月，吐蕃逶侵河源（今貴德縣），左武衛將軍河源軍副使黑齒常之擊却之，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守備漸固。是時吐蕃在南方又以生羌爲鄉導侵攻安戎城（今四川松潘縣西南。此城扼吐蕃通蠻之路）據之。由是西洱（今雲南大理縣地區）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今後藏阿里部）黨項及諸羌之地，於是其國境東接涼、鄯、松、茂（今縣）嶲（今西昌）等州，南鄰天竺，北陷龜茲、疏勒等四鎭，西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見新唐書卷一一六吐蕃傳）

開耀元年（西元六八一）五月，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粮畜而還。翌年（永淳元年）秋，吐蕃論欽陵寇柘、松、冀等州（今康定、松潘、茂縣北），唐命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衞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十月，吐蕃在河源方面又進攻唐之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從此，吐

8—2814

蕃畏唐二邊將黑齒常之、婁師德之智勇，數年不敢入寇。

然此時唐政漸衰，內有武后政變，外有東西突厥之叛（東突厥於調露元年，西元六七九叛），吐蕃之患日亟。

二、武后與吐蕃之和戰（參看附圖八—三〇六）

武后垂拱四年（西元六八八。是年八月唐宗室起兵。光宅元年西元六八四徐敬業起兵）十二月，武后欲發梁、鳳、巴、蜑等州之兵（今南鄭、鳳縣、巴中），自雅州（今西康雅安西）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而進擊吐蕃。正字陳子昂諫以生羌未嘗爲患，無故挑之，必引吐蕃入寇。且吐蕃愛蜀富饒，欲之既久，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開隘道，適足爲患。武后雖從子昂之議，但翌年五月仍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帥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副都護唐休景等擊吐蕃，謀恢復對西突厥地區之控制權。七月，待價軍至寅識迦河（今新疆伊寧界）與吐蕃遇，待價既無將領之才，一經合戰，狼狽失據，遂致大敗，加以士卒凍餒，死亡甚衆，乃引軍還。待價除名流繡州（今廣西桂平縣西南），斬閻溫古。休璟因能收餘衆，撫安西土，武后遂以休璟爲西州都督，以圖後舉。武后此舉，蓋欲立威於國外以鎮內難也（徐敬業及唐宗室起兵見前）。

天授三年（西元六九二。武后於天授元年已改唐國號曰周）九月，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武后乃命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武威軍總管，率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及休璟進擊柯敎，蓋孝傑前與劉審禮同被俘於吐蕃，頗知吐蕃虛實也。十月大破吐蕃，遂復取四鎮，並再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長壽三年（西元六九四），吐蕃首領敦論贊刃連合西突厥僞可汗阿史那俀子各三萬餘南侵，王孝傑與戰於冷泉

及大嶺（今甘肅臨潭縣西口外），破之。翌年三月，吐蕃論欽陵、贊婆等再入侵臨洮，王孝傑、婁師德與戰於素羅汗山（臨潭西口外），大敗。孝傑免爲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是時，東突厥又寇涼州（今甘肅武威縣）殺都督；契丹亦叛（皆以奉唐伐周爲名），陷冀州（今河北冀縣），攻瀛州（今河間縣），圍安東都護府（今河北盧龍縣），河北震動。於是，吐蕃於戰勝之後，遣使請和，逼唐罷安西四鎭戍兵，割西突厥十姓之地，以爲和平條件。武后遣右武衞胄曹參軍郭元振爲使，與之談和。元振歸獻二策：㈠請吐蕃歸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爲交換條件，以拖延之。㈡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和。若唐常發和親使，欽陵不從，則彼國人怨欽陵日深，今後彼雖欲大擧入寇亦難；且此計可爲離間之漸。武后此時困於東（契丹）、北（東突厥）、西（吐蕃）三面受外敵之侵擾，乃從元振之議。（見新唐書卷一二二郭震傳）

聖曆二年（西元六九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既長，惡論欽陵久專兵柄，乃於二月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遂殺其親黨二千餘人，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擧兵拒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弟贊婆（屯兵青海方面）於同年四月帥所部千餘人降唐，武后遣郭元振迎之，以爲特進，歸德王，使仍將其衆守洪源谷（今甘肅古浪縣）。欽陵子弓仁亦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降，拜左玉鈐衞將軍，酒泉郡公。又命婁師德爲天兵軍副大總管隴右諸軍大使，以懷撫吐蕃降者。

翌年七月，吐蕃將麴莽布支將兵寇涼州攻昌松（今古浪縣），蓋爲討贊婆也。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爲將，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爲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陣，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是爲唐與吐蕃作戰以來，

一次最眞實之勝利也。（見新唐書卷一一一唐休璟傳）

長安二年（西元七〇二）九月，吐蕃贊普遣使求和。十月贊普又將萬餘人攻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翌年四月，贊普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求婚於周。時會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往擊之，又卒於軍中。於是其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宿贊爲贊普，年方七歲。自此周西邊之患大減。越二年，張柬之等起兵，武后政權亦告終。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武后掌政之術

徐敬業雖敗，但其後二年（垂拱二年，西元六八六），武后仍不得不以歸政於睿宗爲名，以安內攘外。及突厥可汗默啜大舉入寇，中原震盪之時，一則許割單于都護府之地（塞外漠南）及六州降戶於突厥，並獻穀種、繒、器、鐵等諸財物以求和（神功元年，西元六九七）。二則復廬陵王爲皇太子（聖曆元年，西元六九八），使統帥全軍以拒突厥。三則一再使相王（睿宗）統帥全軍以拒突厥（長安元年及二年，西元七〇一、七〇二），仍欲藉唐之聲名以服外寇。四則忍辱許默啜之女，以妻皇太子之子（長安三年，西元七〇三），武延秀始得歸還。由此觀之，自太宗以來所創煊赫遠播之國威，至此一落千丈。此蓋由武后擅政，欲易唐祚，內既不安，外患乃生，所導致者。

武后之掌政，雖云始於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實則隱然操縱控制高宗，已始於皇后廢立之前（永徽六年，

西元六五五年廢王皇后，立武后）。此事可於以下二事見之。㈠王皇后被廢之當年，於蕭淑妃並囚於別院。高宗猶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高宗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即遣人斷去二人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又斬之。㈡顯慶四年（西元六五九）武后欲誅長孫無忌，使許敬宗譖長孫無忌謀反。高宗驚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高宗爲太子，乃長孫無忌之力。見前）敬宗勸高宗誅無忌，高宗又曰：「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但未三月無忌與柳奭、韓瑗皆被誅殺，「自是政歸中宮矣。」由此觀之，所謂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上初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之歷史記載，實大有問題。由是可知高宗嗣位僅六年，其皇權既轉移於武后之手。高宗在位三十四年，二十八年中爲傀儡皇帝而已。故高宗崩（弘道元年，西元六八三）後，武后對於中宗、睿宗即能廢立自如。且睿宗雖立，仍被「居於別殿」而不得預聞政事。從此，武后隨即改元，易服色，變官名，立武氏七廟。又過六年，武后遂廢唐國號（天授元年，西元六九〇）而建國曰周。亦由此可知，武后實際掌握皇權，自永徽六年爲皇后始至神龍元年（西元六五五至七〇五）爲張柬之所推翻止，共歷五十一年之久。武后崩時，年八十二。（見新唐書卷七十六王皇后傳，卷一〇五長孫無忌傳，卷四武后紀）

唐朝所以遭逢此大政變之原由，一言以蔽之，乃由於高宗之庸懦，與武后素多智謀與其英明强毅過人也。若自政制探索之，則由於宰相權力分散所致。茲再進而探討武后攫奪皇權之術，歸納之，約有如左數端：

㈠**武后之操縱宮廷權力，自有其深遠之背景**：武氏年十四入宮爲才人，至太宗崩時已二十六歲。至高宗立爲昭儀時三十一歲，翌年即爲皇后。彼初入宮既有一種不凡之抱負，且素挾智謀，通文史，及美容止之姿，太宗在位時

已爲高宗之意中人，則其在後宮十餘年中，以善於拉攏宮人之手腕，又逢庸懦之高宗，及御下無恩之王皇后，因之宮人皆早已入其掌握而供其驅使。故高宗、王皇后等動靜，彼輒先知。及至爲昭儀進而爭奪后座時，又外結大臣爲之輔翼，尤其妙用者，彼爭取國家元勳之李勣以對抗長孫無忌，故其潛勢力之盛，雖身兼國家元勳之皇舅長孫無忌，亦無力遏阻。是以長孫無忌被貶殺之後，「自是政歸中宮矣」。（見新唐書卷四武后紀）

㈡**利用特務與酷吏之恐怖統治以翦除異己**：武后爲實現其篡唐之野心，必先翦除唐宗室及異己之大臣，故初則大開告密之門，親理其事（告密者即得召見、擢拔），繼則用「謀反」之大辟，使酷吏周興、來俊臣誅除務盡。是以最後無有敢反抗者。

㈢**拔擢人才輔政。作適度之納諫以收士心及人心**：武后自誅長孫無忌等後，乃悉心拔擢人才，如先後重用劉仁軌，狄仁傑、姚元崇、魏元忠、宋璟、張柬之等。其納諫之事，如武后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慢醜不恥，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武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且優予贈遺之。又如武后在禁中飲宴，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鸞臺侍郎同平章事韋安石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武后以其言直，勞勉之。諸如此類者甚多。可知其頗有納直言之雅量。凡是此等舉措，乃求鞏固政權與收買士心之行動也。（見新唐書卷一一五朱敬則傳，卷一二二韋安石傳）

㈣**誅酷吏周興來俊臣等以收人望**：武后既已篡唐，乃相繼貶誅酷吏周興、來俊臣等。蓋自垂拱以下，武后以彼等爲爪牙，先後誅唐宗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及刺史郎將以下甚衆。彼等爲天下人所怨，故武后誅之，以收人心。

二、內外戰役之檢討

對內之戰：在本章第二節已言之，徐敬業之起兵有二策可循：一爲渡江南取潤州，以江南爲根據地，然後北征；一爲迅速乘武后之不備，疾取徐州，指向鄭、汴，以逼東都，搖撼武后之根本。前策，在一般用兵原則觀之，誠屬至當，但在承平時期起兵發動變亂之舉而採用此策，則非所宜。蓋唐朝統一已久，人民樂業，皆無思亂之心；且時間早在高宗崩後之第一年，武后雖廢中宗而立豫王旦。但二人皆爲武后所生，故時人有「廢昏立明」之論；事勢既已如此，敬業欲舉江南之小，以敵天下之大，其無成功之望，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於後策，欲以彈丸之地，寡少烏合之衆，而欲進取洛陽，固亦極難成功者。但觀其後未及三年，唐宗室諸王皆謀起兵一事觀之，則後策顯較前策爲佳（似仍嫌時機過早）。蓋造亂必須乘不安之人心以造成時勢，則唐室諸王或將乘時以應之，如此即足以搖動兩京（東京、西京），釀成巨變之大勢。敬業不採後策而用前策，雖能利用軍事上至當之戰術—河川防禦，以阻遏武后之大軍而獲緒戰之勝，却仍無補其必滅之命運也。

唐宗室諸王謀起兵，則皆因事出倉卒而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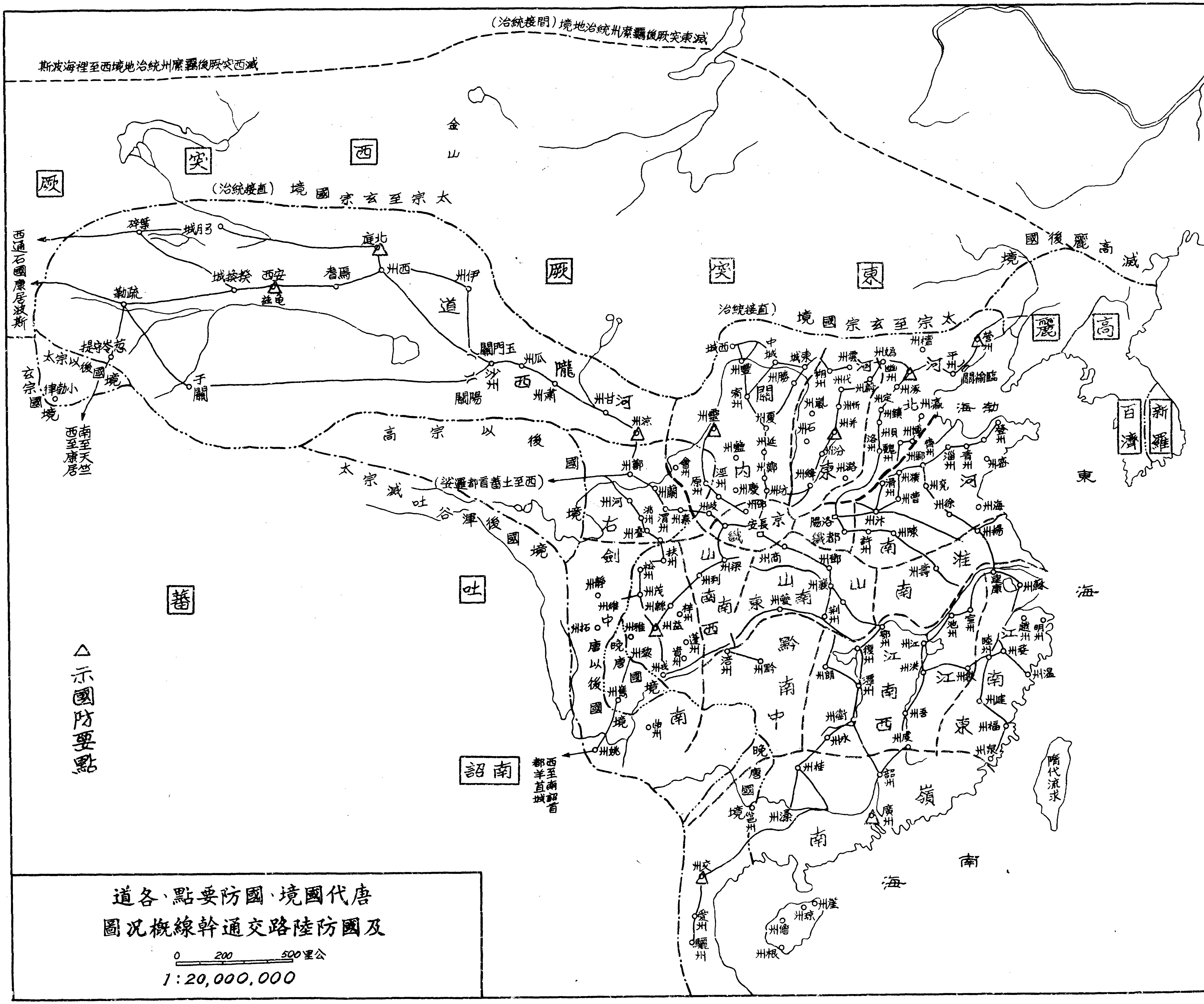
至於武后對以上叛亂之措施，亦頗能顯現其不凡之身手。在軍事上，皆用霹靂之手段，一舉平定之。此乃指導平亂不易之原則，而武后能之，所以能迅速平定也。在政治上，武后故作歸政睿宗之姿態，以釋羣疑，此不失爲其當時必要之舉。在佈置控制之手段上，一面大開告密之門，一面盡量加大酷吏獨斷之權力，形成嚴密之恐怖統治，以阻遏與壓抑謀叛者之活動。唐宗室諸王所以皆倉卒行動者，與武后此種恐怖統治之情勢有關，蓋恐時久事洩也。

對外之戰：當時國際環境之發展，極不利於武后內謀「革命」之篡奪。在營州方面由於都督趙文翽非才，不能善撫契丹等族，致引起勢如燎原之叛亂，河北遭其荼毒殊甚，國勢由之萎縮至臨渝關以西，燕山山脉以南。其間雖幸賴突厥與契丹之矛盾，默啜一再襲契丹之後，得以迅速消滅之，但營州、契丹之地，皆已爲突厥所掠奪。並由於與契丹之戰，大軍一再全軍覆沒於硤石谷，異族臨相州，有直逼東都之勢，周之軍事弱點，至此暴露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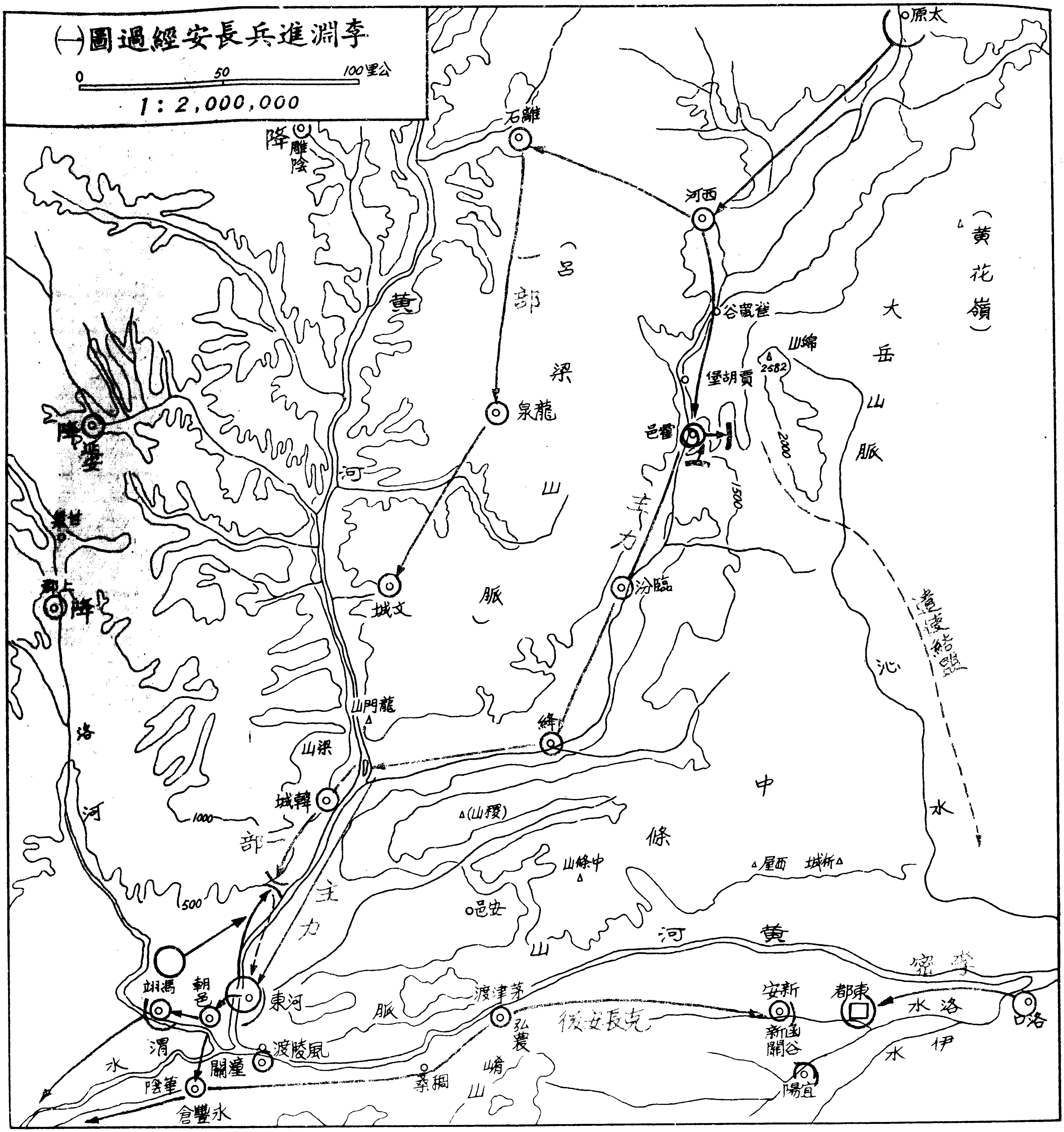
至於北方之突厥，西方之吐蕃，此時此二民族皆强盛一時（三面受敵兵家大忌）。突厥且曾以奉唐伐周爲政治號召，大舉入寇，又一再掠奪隴右之牧馬，逼使武后在政治、軍事上皆受嚴重之打擊，而被逼放棄單于都護府之地，立唐後（廬陵王爲皇太子）以緩和此一强敵之入寇。因之，護唐派之勢力，得以潛滋暗長，加重武后內政上之困擾，終於不得已在聖曆二年（西元六九九）慮皇太子（中宗）、相王（睿宗）、太平公主（武后女）與諸武不相容，使之共誓於明堂，銘之鐵券，以和解內部之鬥爭。吐蕃則因據吐谷渾之故地（今青海東部），時常入寇隴右、涼州等地，西爭西突厥及西域四鎮之控制權，周之大軍常遭挫敗。國勢亦因而萎縮。且此二强大敵人爲患之勢歛，終武后之世而不稍戢，遂有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張柬之等復唐之成功。此爲武后之「革命」內政，受國際嚴重影響之結果也。由此觀之，國內不安，則强敵伺隙，武后與吐蕃皆不能逃出此鐵則也。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八册　附圖

附圖八一一二八二至八一一三〇六（按逆序裝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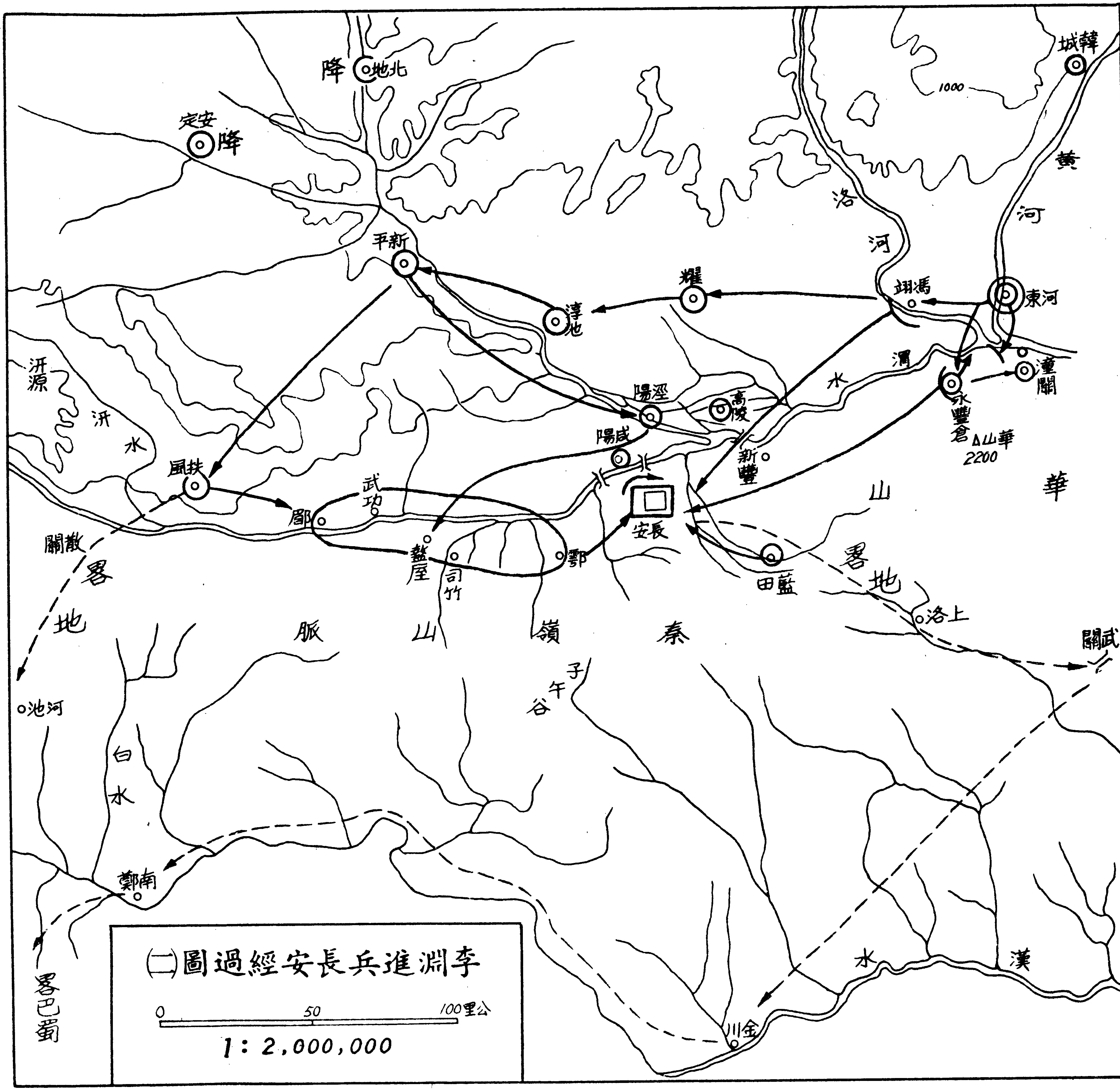


唐代國境、國防要點、各道
及國防陸路交通幹線概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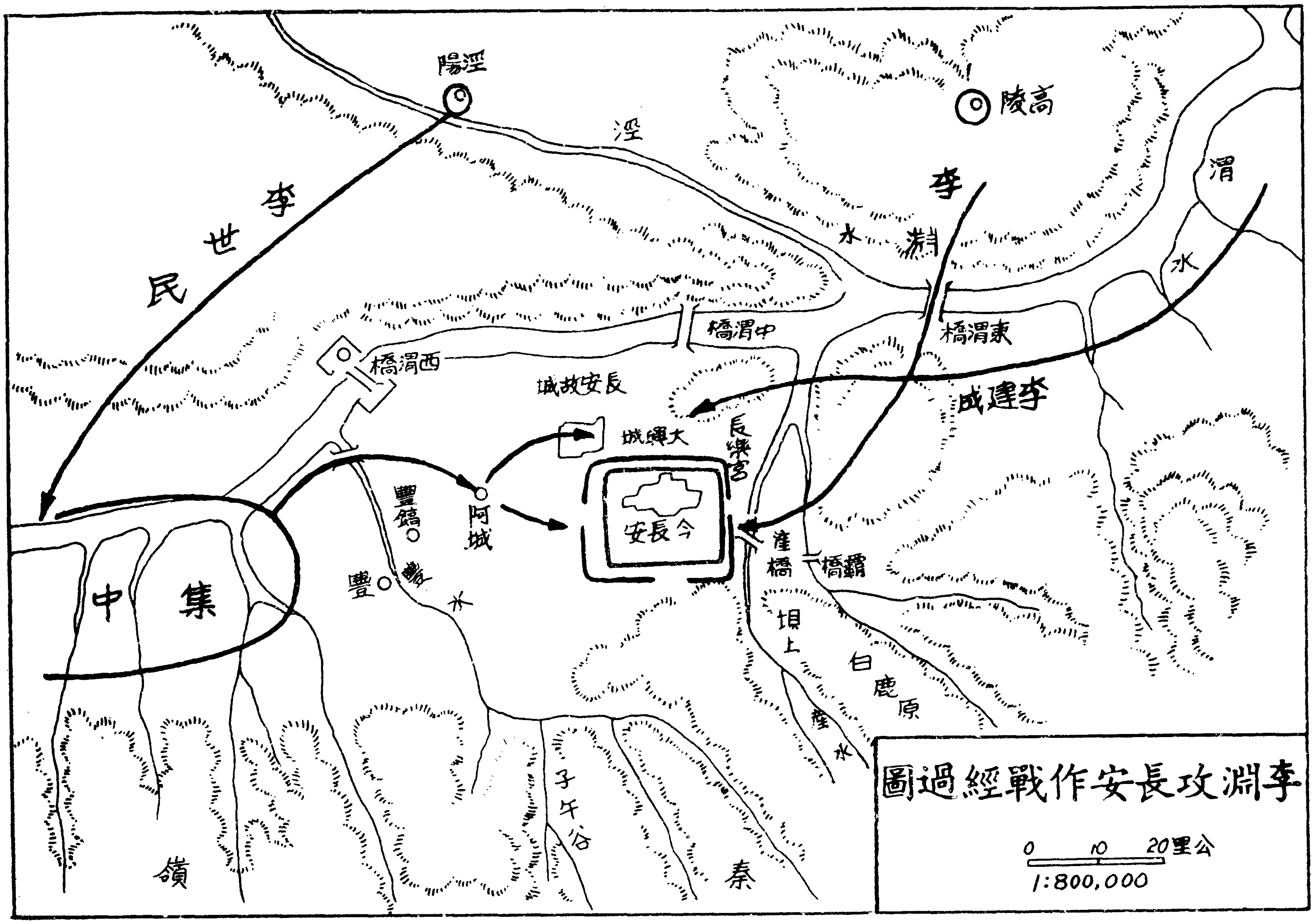
李淵進兵長安經過圖(一)
0 50 100公里
1:2,000,000
太原
西河
離石
雀鼠谷
賈胡堡
霍邑
綿山
2582
2000
1500
臨汾
龍泉
文城
絳
龍門山
梁山
韓城
(稷山)
中條山
西屋
析城
安邑
河東
朝邑
馮翊
潼關
風陵渡
華陰
永豐倉
茅津渡
弘農
稠桑
崤山
新安
新函谷關
東都
洛口
宜陽
黃河
汾水
洛河
渭水
洛水
伊水
呂梁山脈
太岳山脈
中條山脈
(黃花嶺)
一部(呂
主力
二部
李密
遣使結盟
克長安後
降
離石
上郡
甘泉
1000
500

附圖八—二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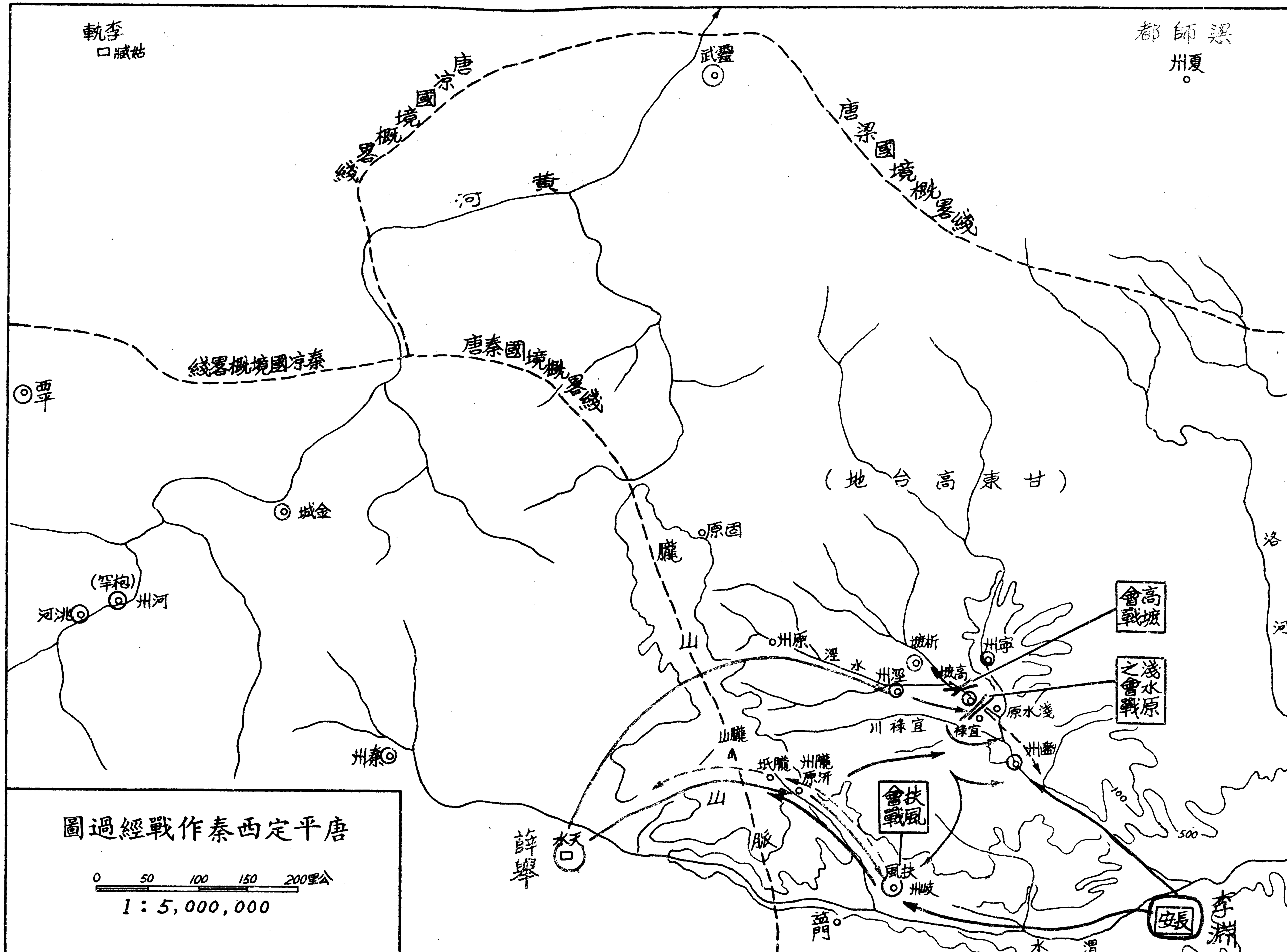


李淵進兵長安經過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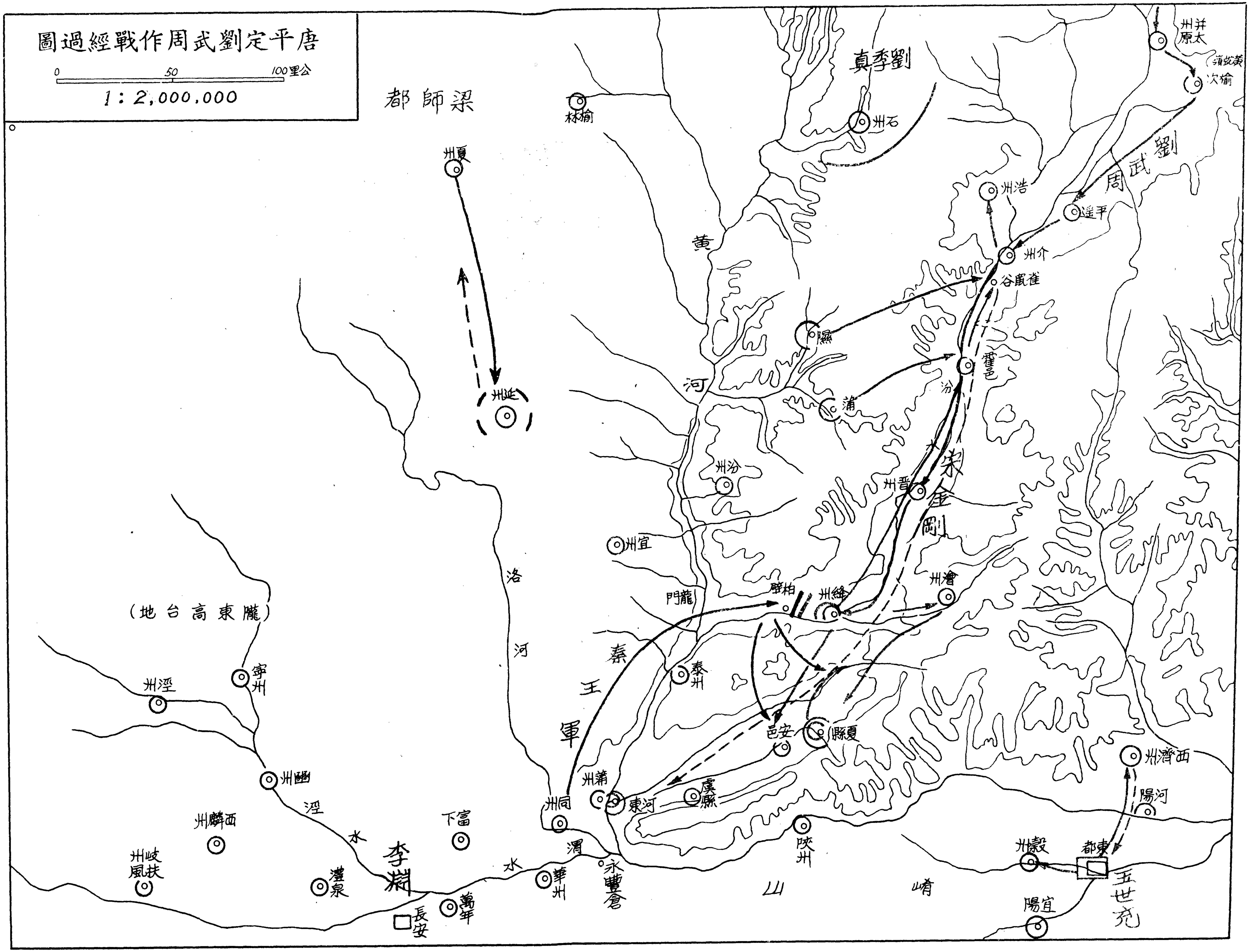
附圖八—二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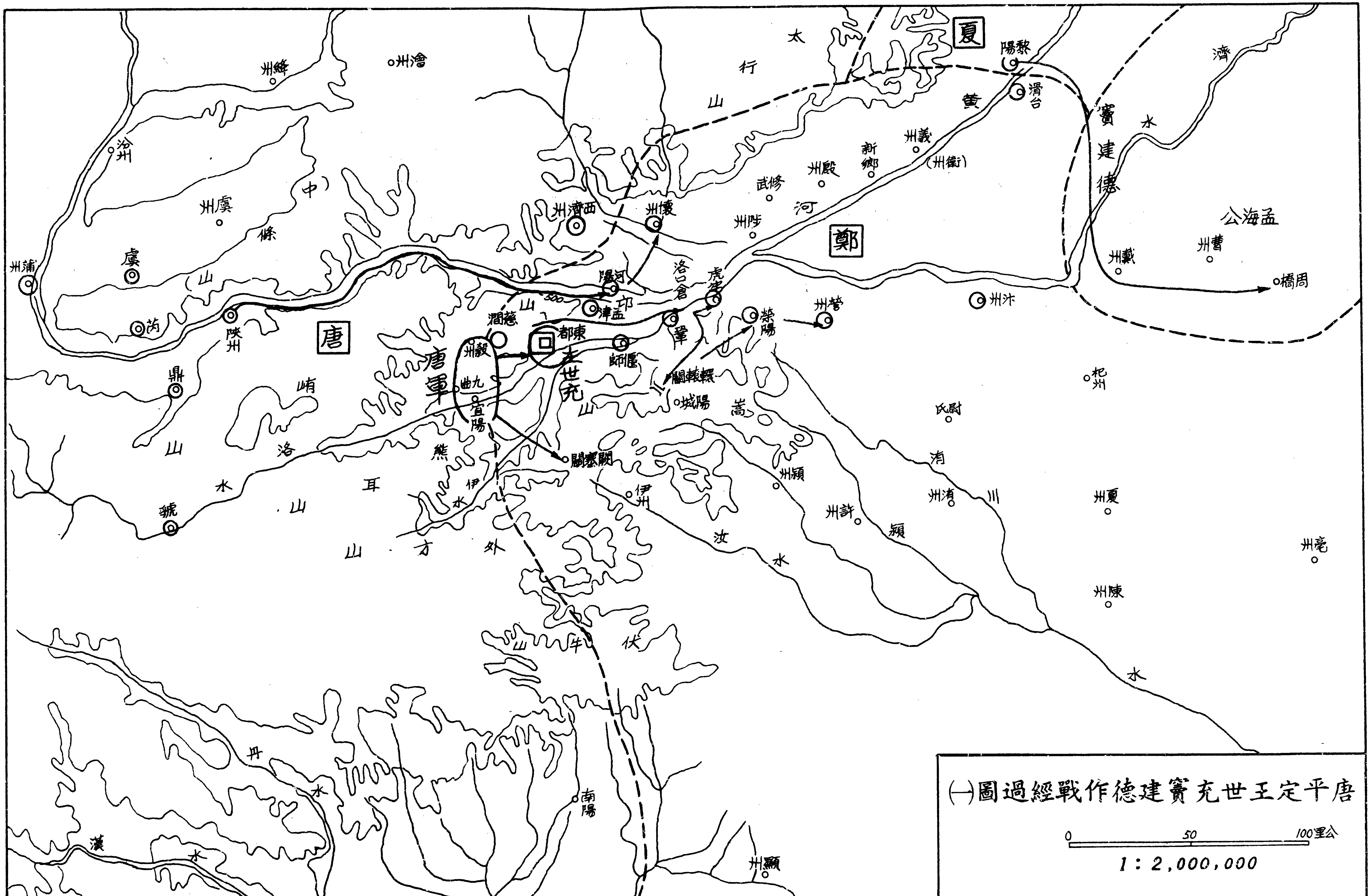


李淵攻長安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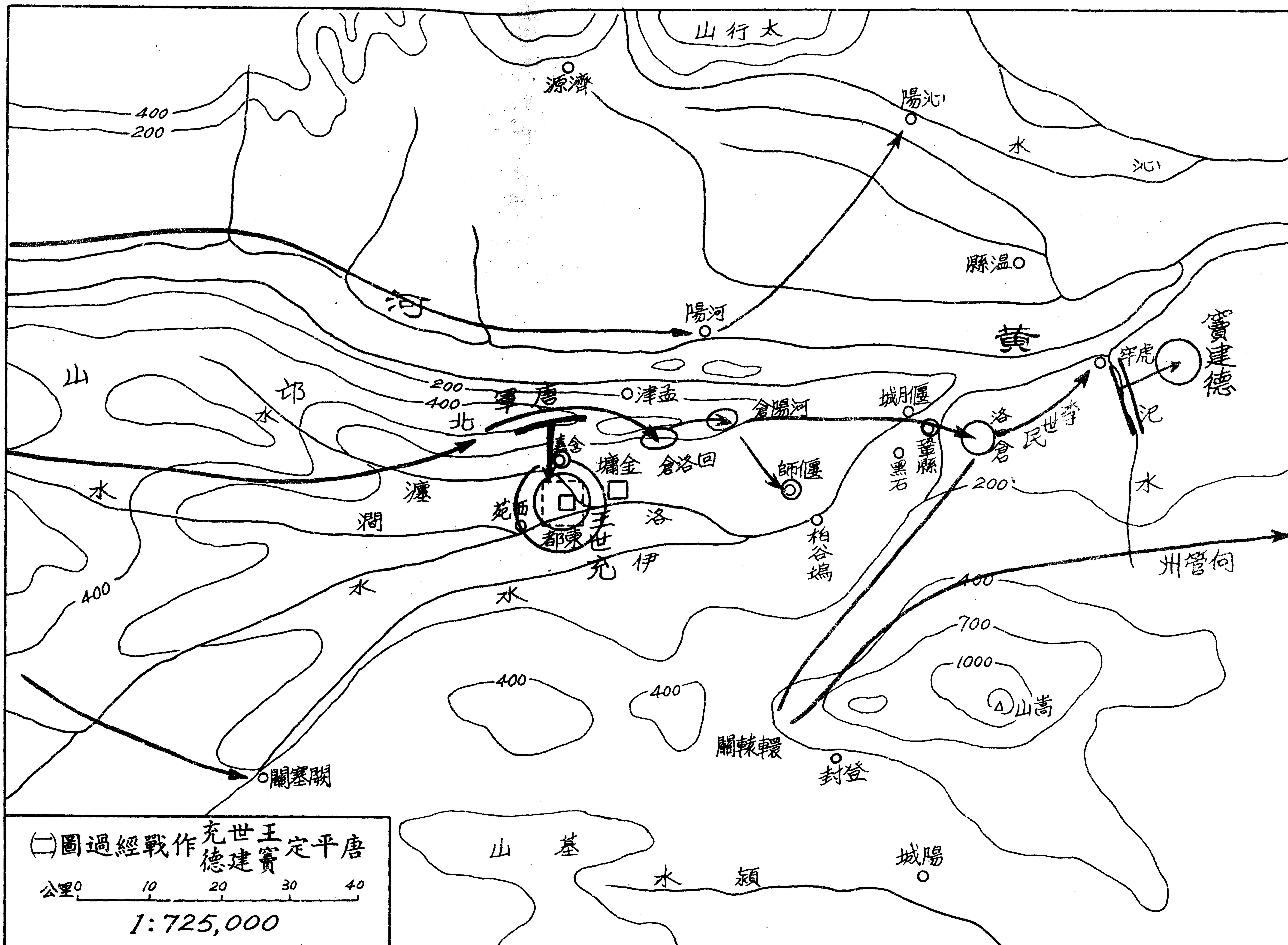
唐平定西秦作戰經過圖
0 50 100 150 200公里
1:5,000,000
李軌
姑臧口
梁師都
夏州
靈武
唐涼國境概略線
唐梁國境概略線
黃河
秦涼國境概略線
唐秦國境概略線
金城
(甘東高台地)
固原
隴
山
脈
(枹罕)
河州
洮河
秦州
原州
涇水
涇州
析墌
高墌
宁州
高墌會戰
淺水原之會戰
淺水原
宜祿川
宜祿
豳州
洛河
隴山
隴坻
隴州
汧源
扶風會戰
扶風
岐州
薛舉
益門
長安
李淵
渭水
100
500


唐平定劉武周作戰經過圖
0 50 100公里
1:2,000,000
梁師都
榆林
劉季真
石州
太原并州
榆次
劉武周
平遙
浩州
介州
雀鼠谷
隰州
霍邑
汾
蒲
汾州
宋金剛
晉州
宜州
龍門
柏壁
絳州
澮州
秦王軍
泰州
安邑
夏縣
西濟州
河陽
夏州
延州
洛河
黃河
隴東高台地
寧州
涇州
豳州
涇水
西麟州
扶風岐州
醴泉
富平
李淵
渭水
長安
萬年
華州
永豐倉
同州
蒲州
河東
陝州
崤山
穀州
東都
王世充
宜陽



唐平定王世充竇建德作戰經過圖㈠

附圖八—二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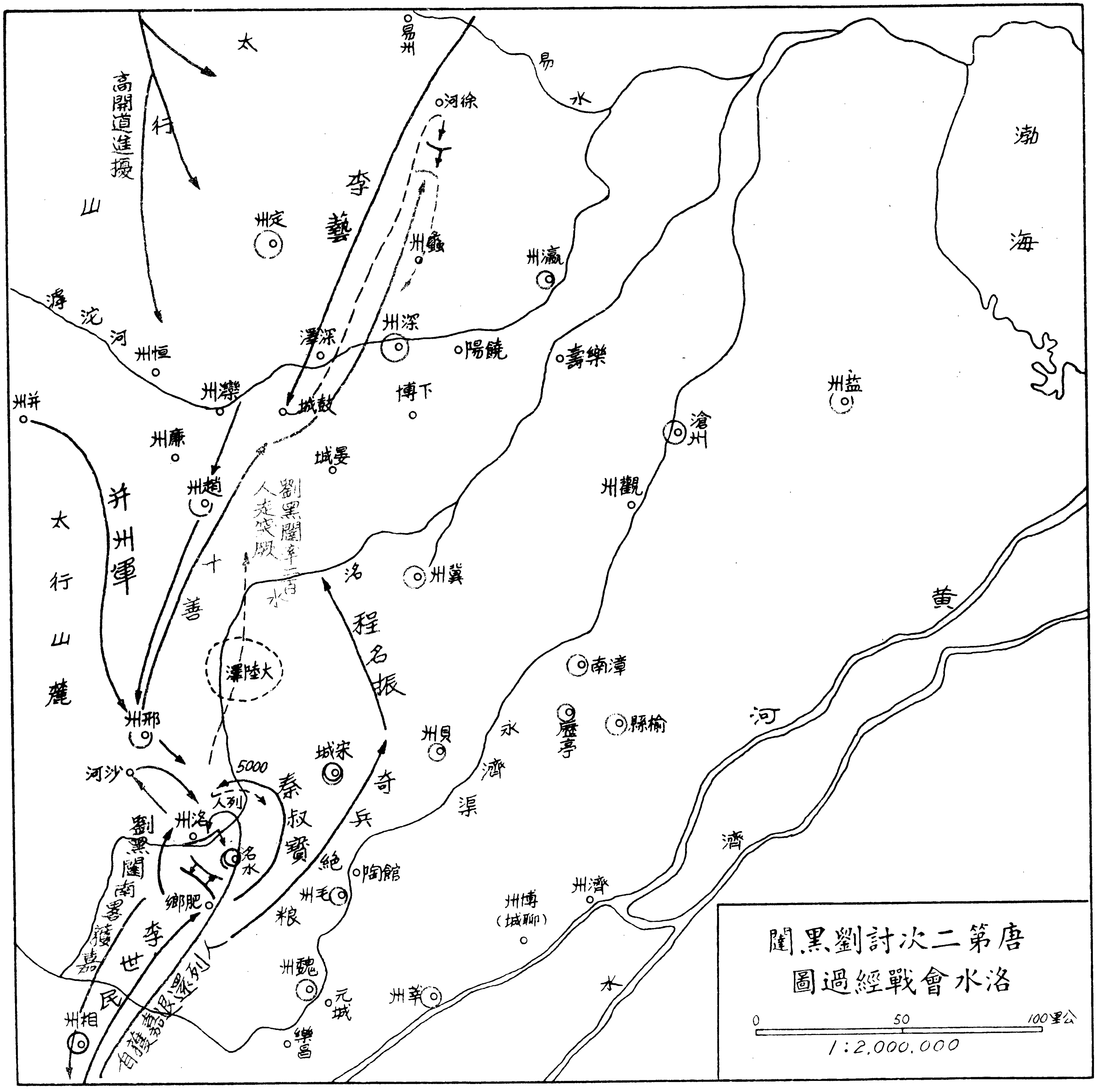
唐平定王世充竇建德作戰經過圖(二)

附圖八—二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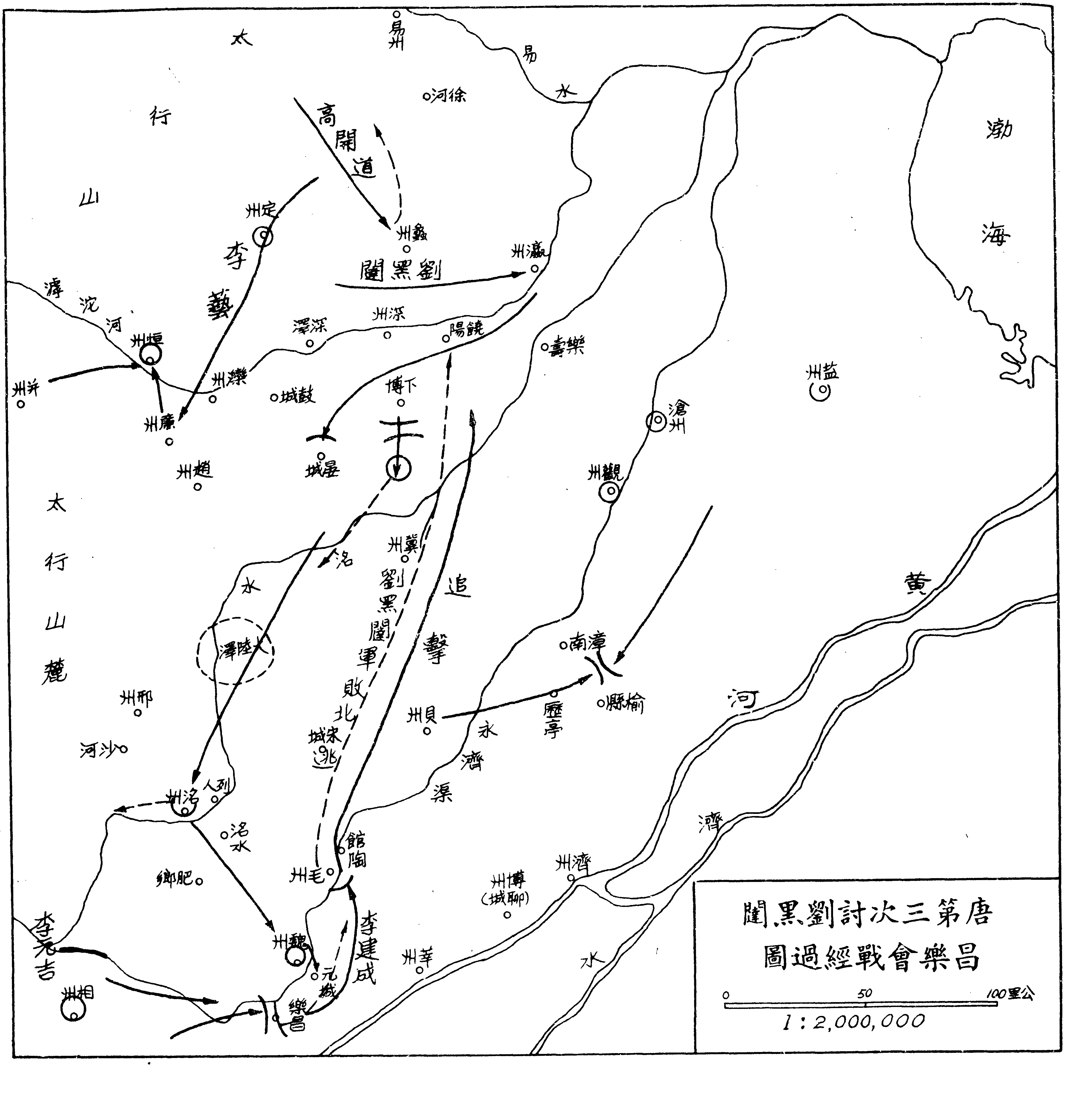


唐第一次討劉黑闥
饒陽會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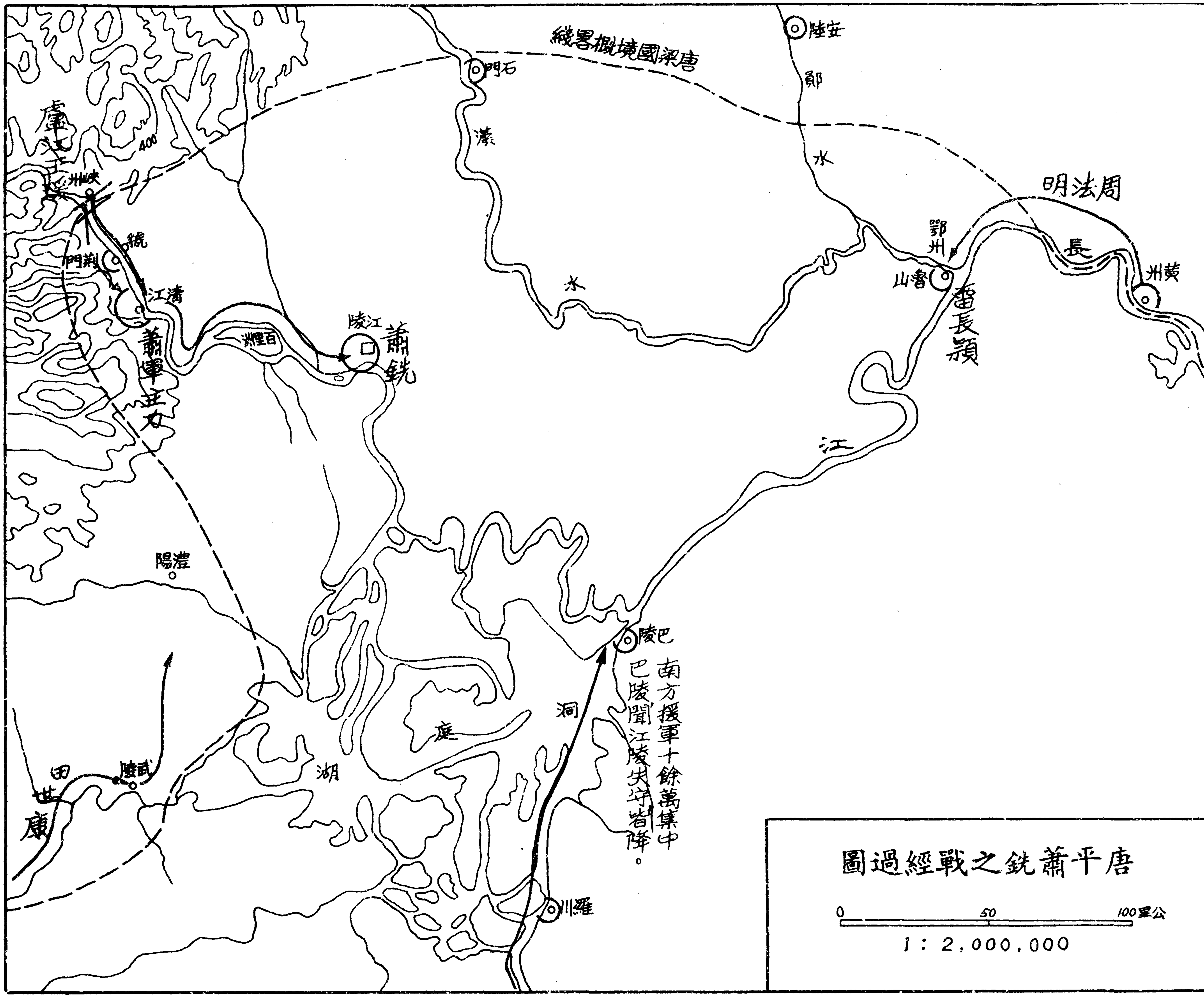
附圖八—二九一



唐第二次討劉黑闥
洛水會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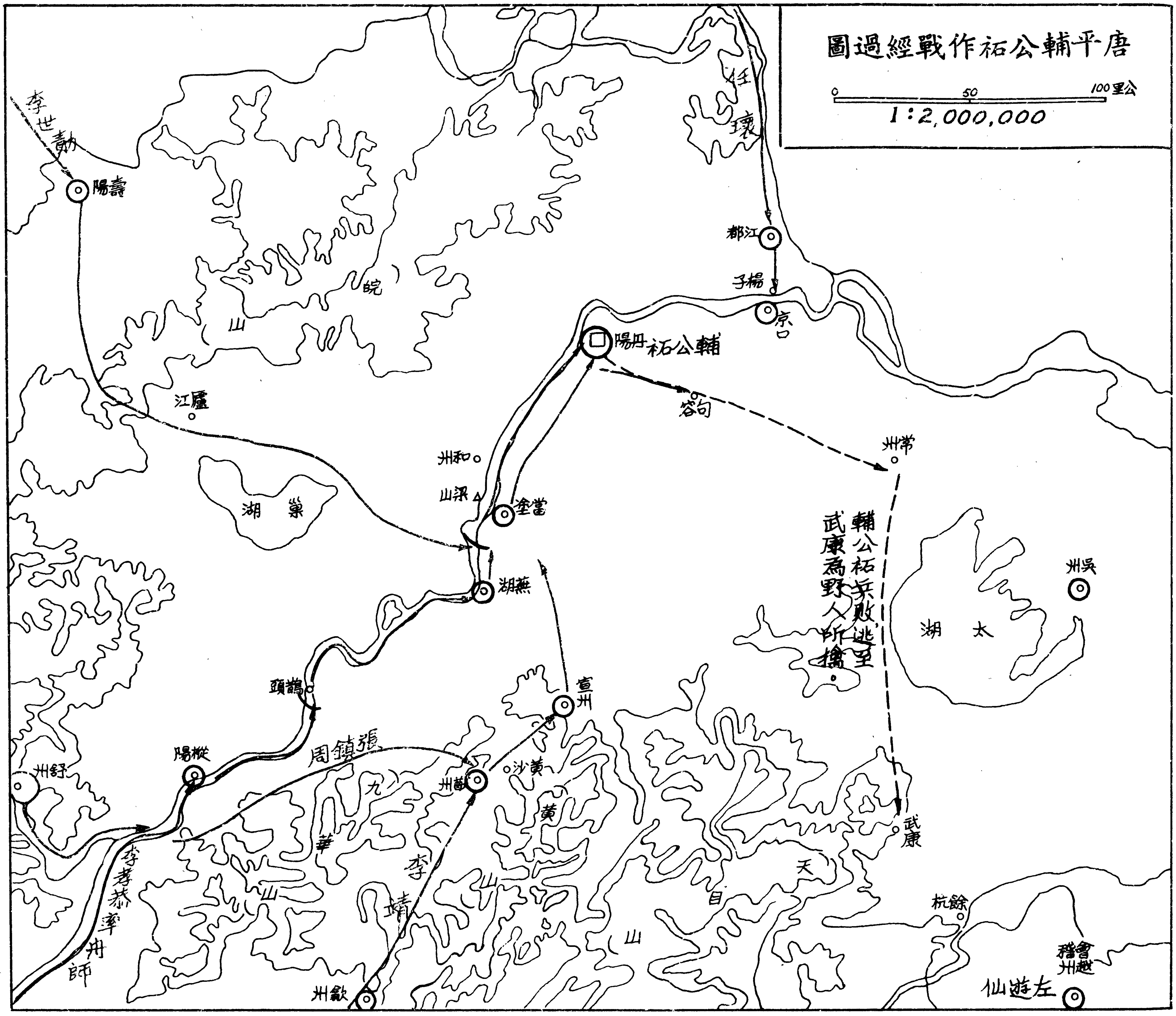
唐第三次討劉黑闥
昌樂會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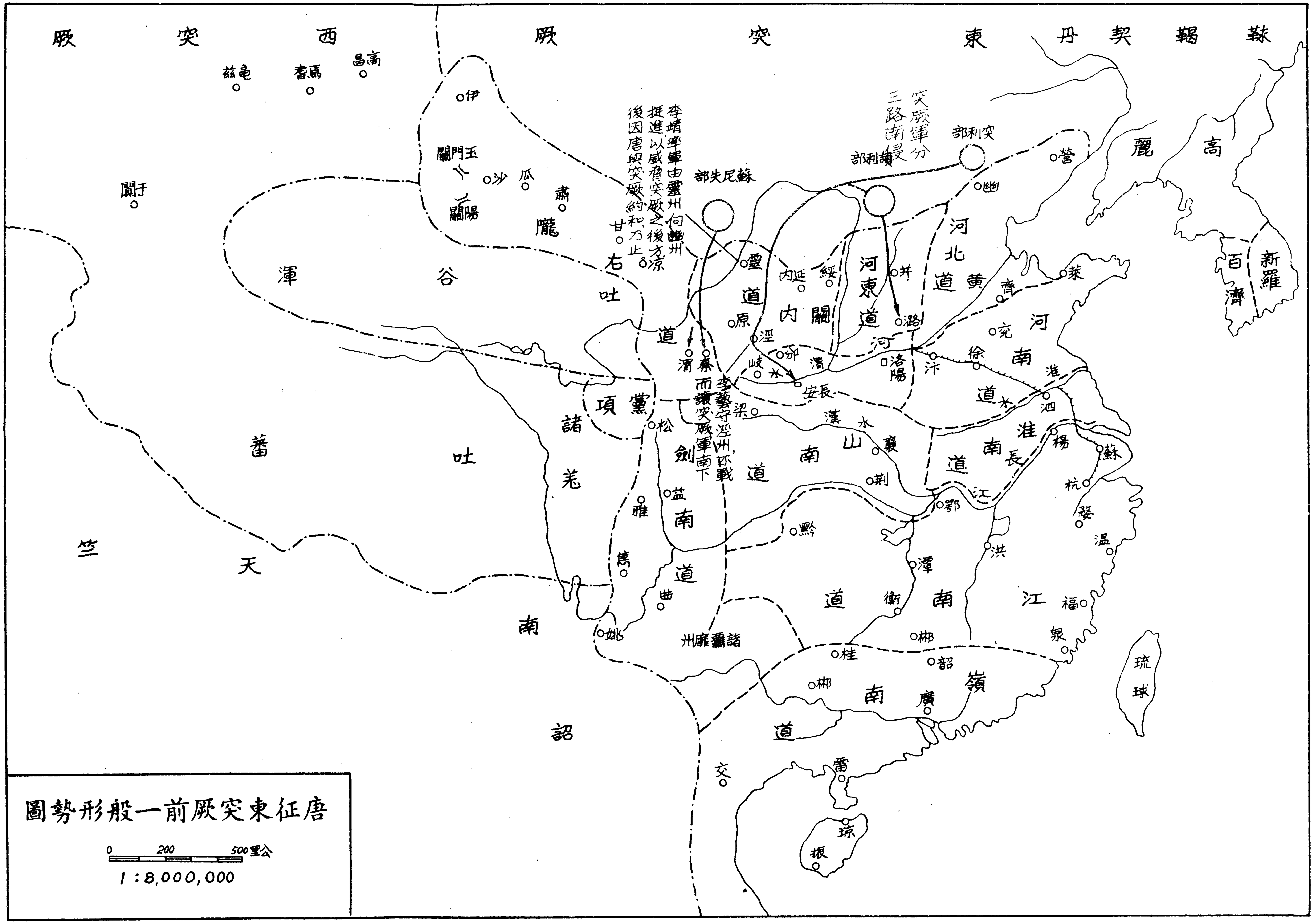


唐平蕭銑之戰經過圖
唐梁國境概略線
石門
安陸
溳水
鄖水
周法明
鄂州
魯山
雷長潁
長江
黃州
江陵
蕭銑
百里洲
清江
荊門
峽州
澧陽
巴陵
南方援軍十餘萬集中巴陵聞江陵失守皆降。
洞庭湖
武陵
田世康
羅川
0 50 100公里
1：2,000,000


附圖八—二九三

附圖八—二九四


唐平輔公祏作戰經過圖
0 50 100公里
1:2,000,000
李世勣
壽陽
任瓌
江都
揚子
京口
丹陽
輔公祏
句容
常州
廬江
和州
梁山
當塗
巢湖
蕪湖
鵲頭
樅陽
舒州
張鎮周
黃沙
宣州
李孝恭率舟師
李靖
歙州
皖山
九華山
黃山
天目山
太湖
吳州
武康
餘杭
越州會稽
左遊仙
輔公祏兵敗逃至武康為野人所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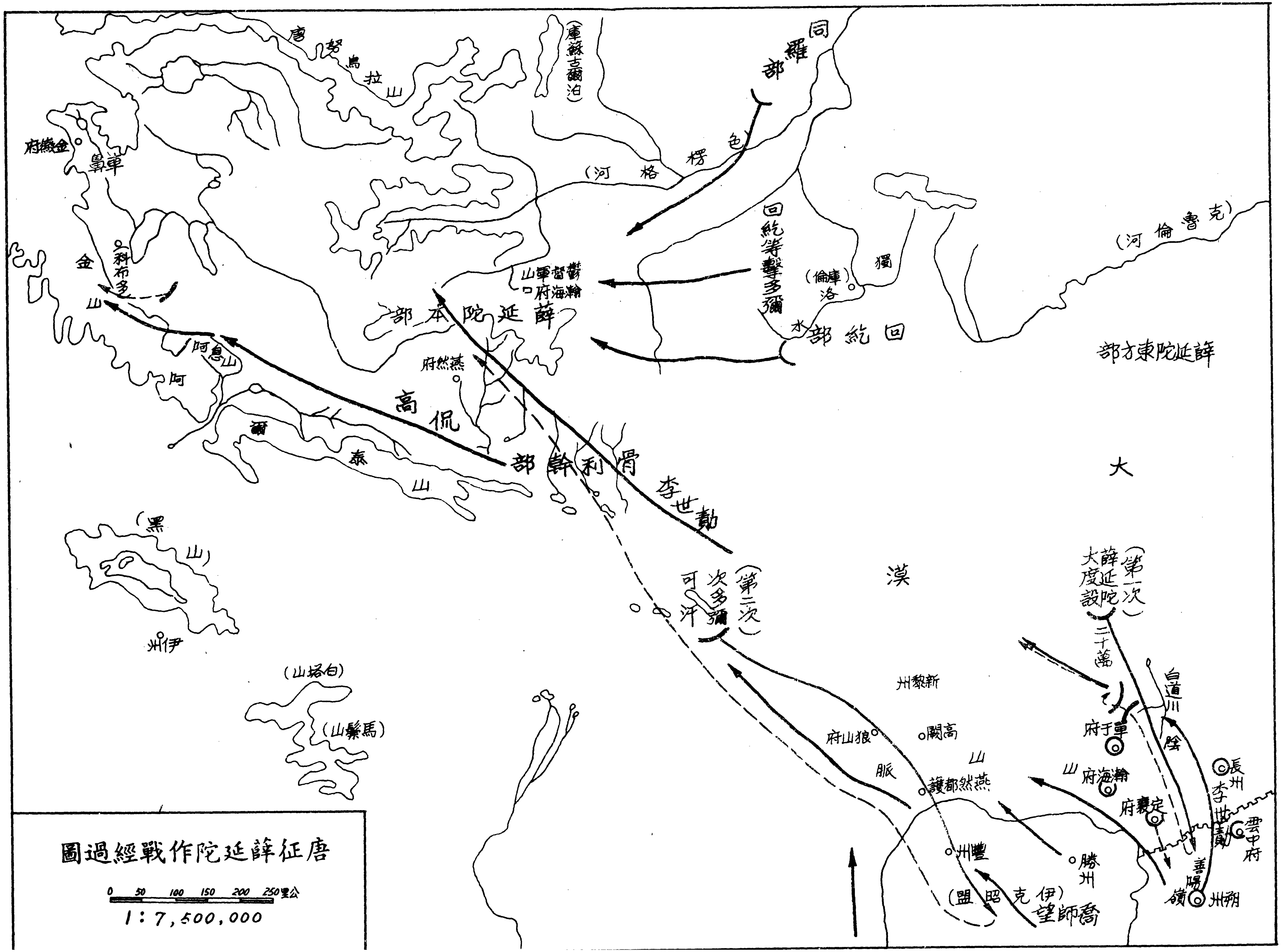
唐征東突厥前一般形勢圖



敕勒十五部族
大漠
什鉢苾突利小可汗部
營州
薛萬徹
磧
陰山
鐵山
白道
頡利大可汗
五原
大同
豐州
勝州
(和林格爾)
定襄(大利城)
雲中
李靖
李世勣
桑乾河
幽州
燕山山脈
太行山脈
恒山
朔州
馬邑
句注山脈
雲中山脈
定州
并州
黃河
(賀蘭山)
靈州
任城王道宗
梁師都
朔方
夏州
綏州
0 100 200公里
1 : 4,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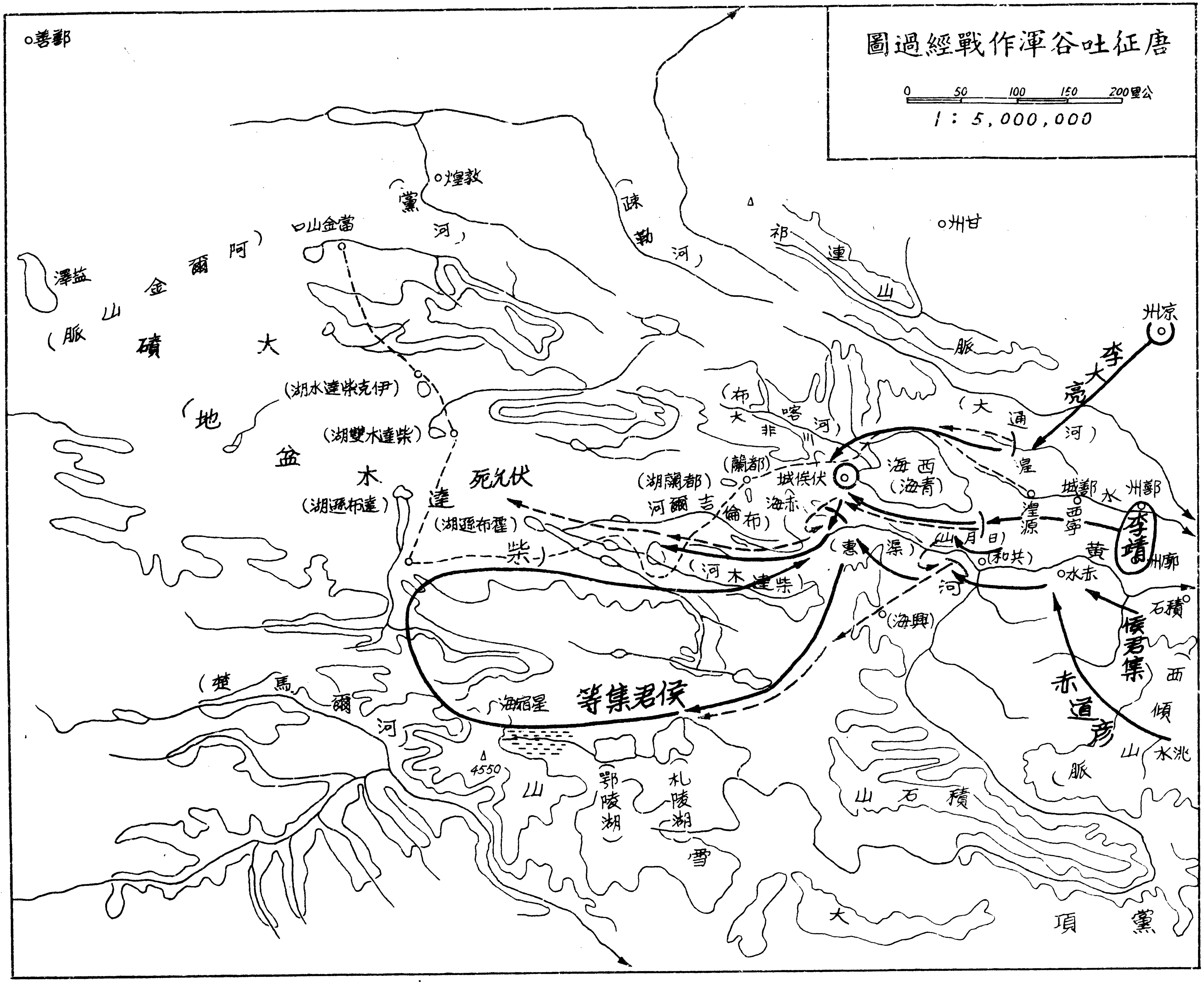
唐滅東突厥作戰經過圖

附圖八—二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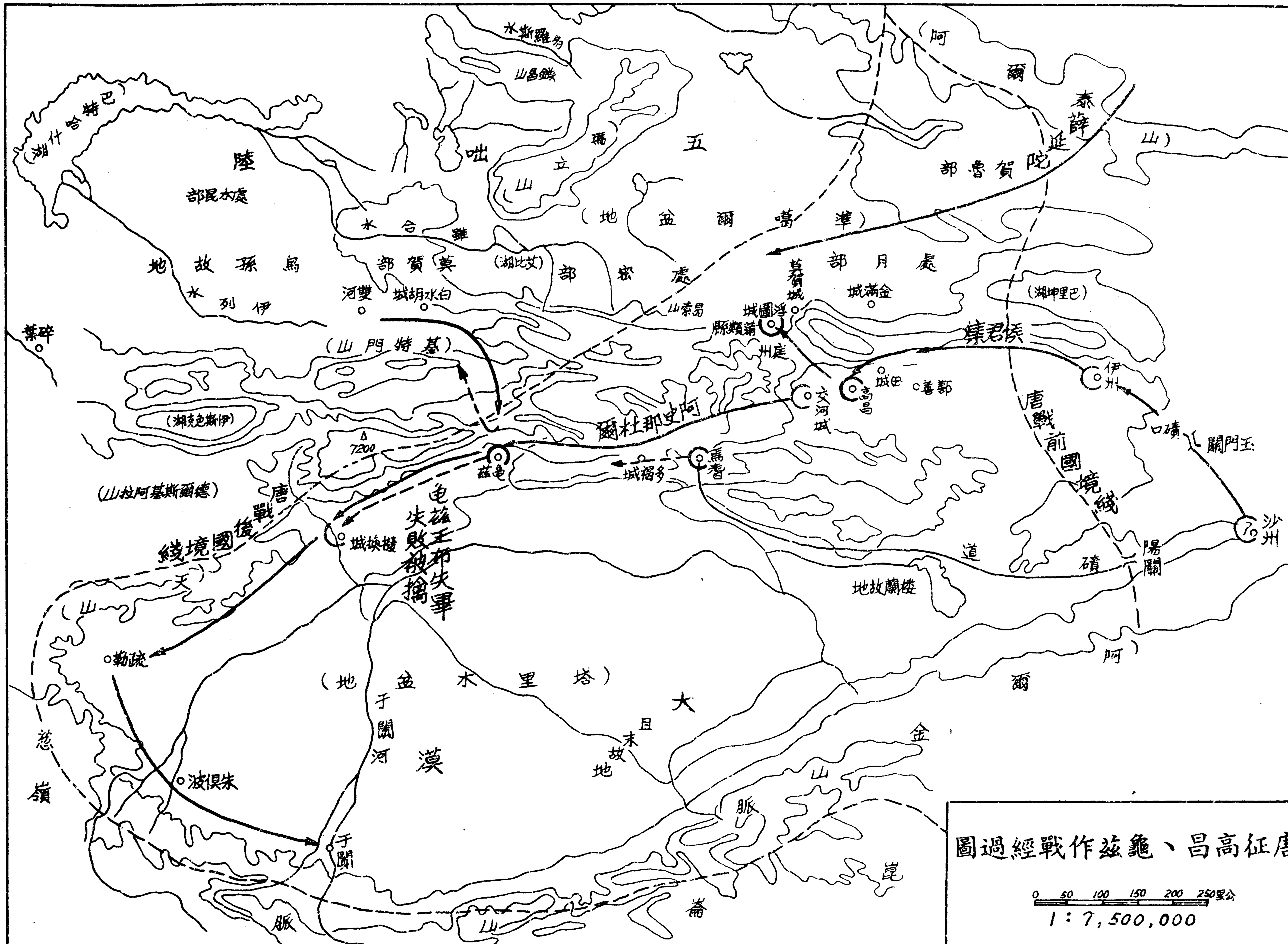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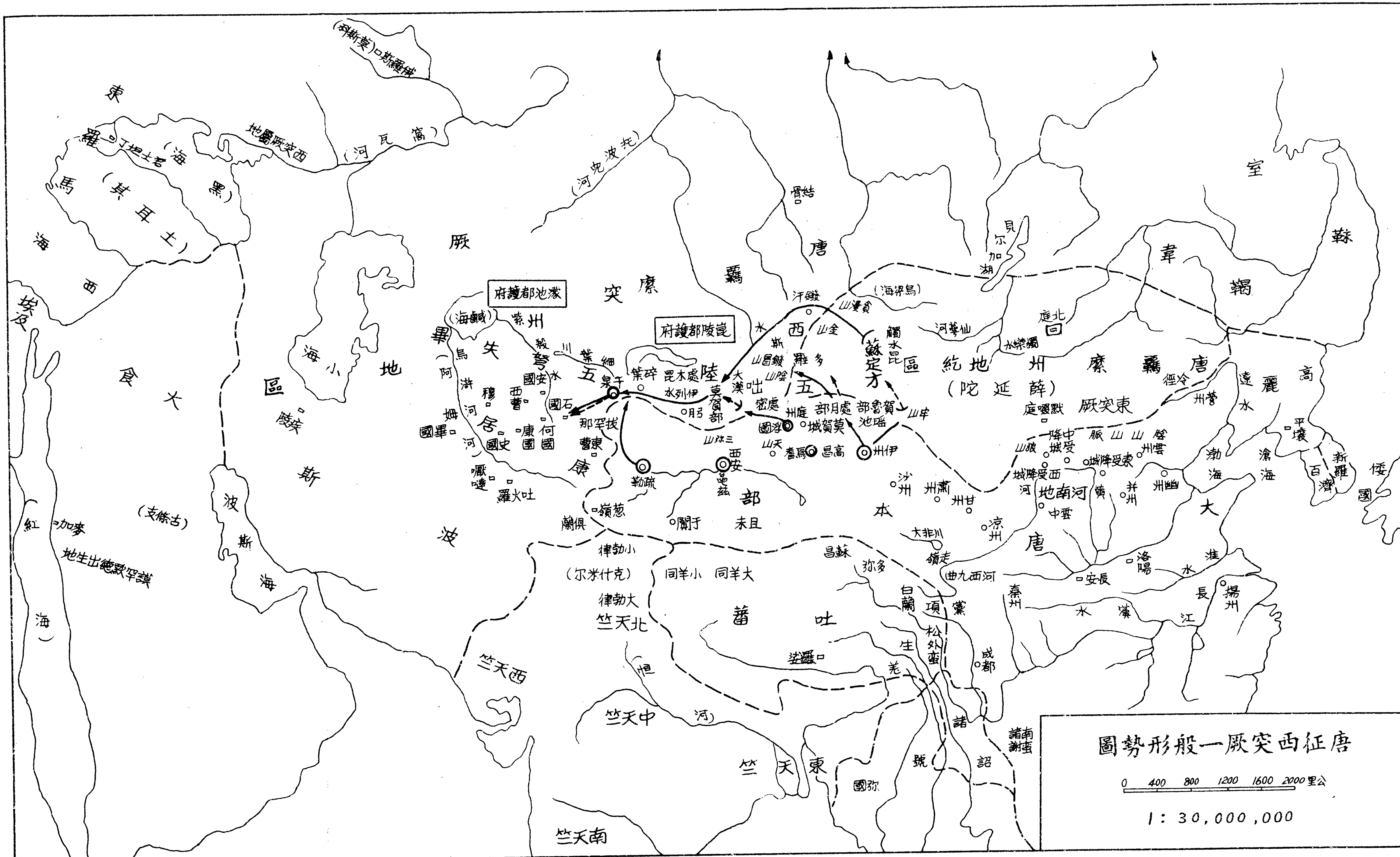
唐征薛延陀作戰經過圖
0 50 100 150 200 250 公里
1:7,500,000
薛延陀本部
薛延陀東方部
回紇部
回紇等擊多彌
同羅部
骨利幹部
李世勣
高侃
燕然府
燕然都護府
翰海府
狼山府
雲中府
朔州
勝州
豐州
長州
定襄府
大漠

唐征吐谷渾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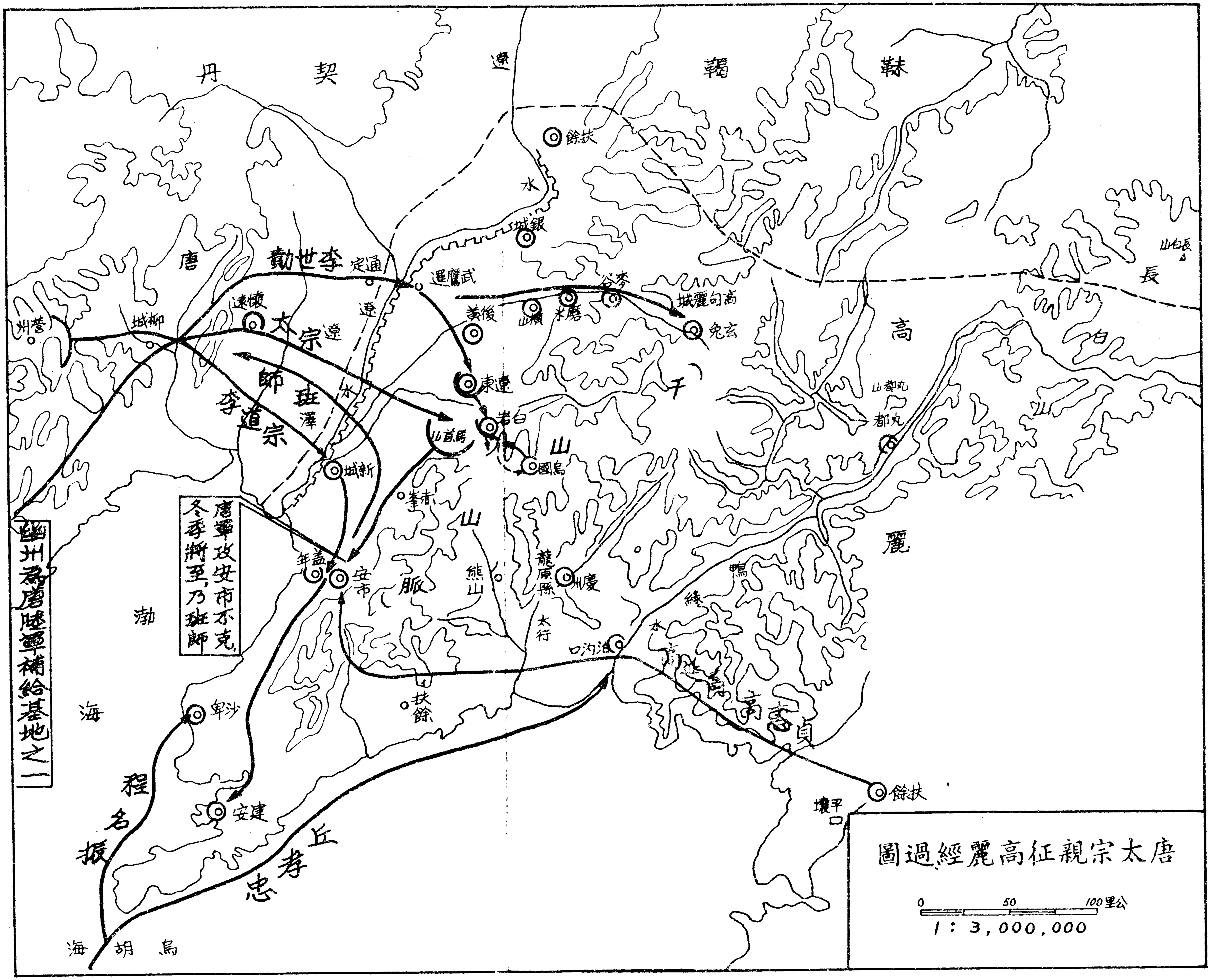

0 50 100 150 200公里
1:5,000,000
鄯善
敦煌
黨河
疏勒河
祁連山脈
甘州
涼州
當金山口
阿爾金山脈
鹽澤
大磧
柴達木盆地
伊克柴達木湖
柴達木雙湖
達布遜湖
霍布遜湖
伏允死
柴達木河
布喀河
大非川
都蘭
都蘭湖
伏俟城
西海(青海)
赤海
大通河
湟水
鄯州
西寧
湟源
日月山
共和
赤水
黃河
廓州
積石
惠渠
興海
李大亮
李靖
侯君集
侯君集等
星宿海
楚馬爾河
4550
鄂陵湖
札陵湖
積石山
西傾山脈
洮水
黨項

附圖八—二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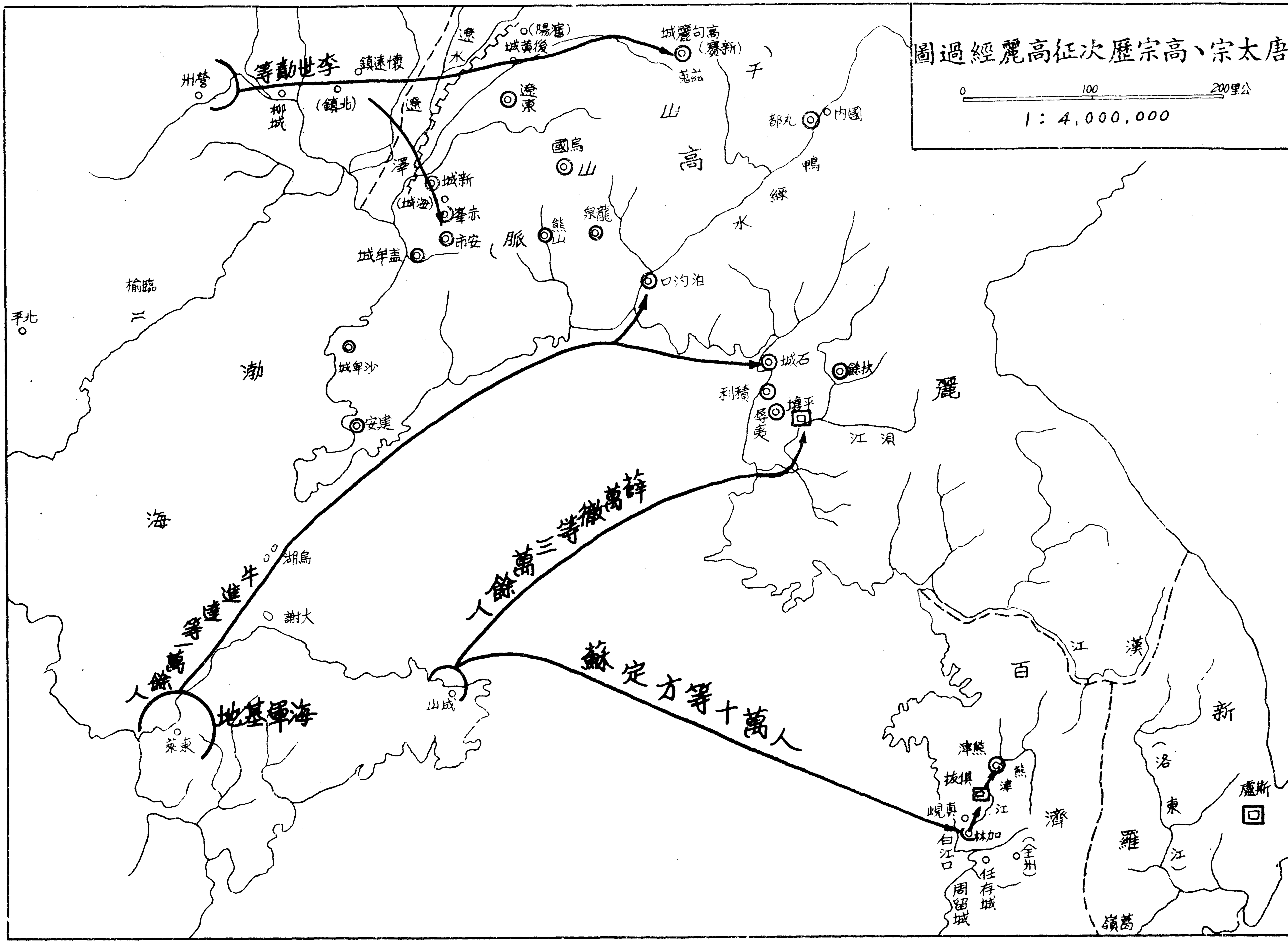

唐征高昌、龜茲作戰經過圖
0 50 100 150 200 250公里
1:7,500,000
(巴爾喀什湖)
處木昆部
烏孫故地
伊列水
雙河
白水胡城
莫賀部
處密部
(準噶爾盆地)
處月部
金滿城
(巴里坤湖)
薛延陀部
浮圖城
蒲類縣
庭州
侯君集
伊州
高昌
田城
鄯善
交河城
阿史那杜爾
焉耆
多褐城
龜茲
撥換城
龜茲王布失畢失敗被擒
唐戰後國境線
唐戰前國境線
碎葉
(伊塞克湖)
(天山)
疏勒
朱俱波
于闐
于闐河
(塔里木盆地)
大漠
且末故地
樓蘭故地
沙州
陽關
玉門關
葱嶺
崑崙山脈
阿爾金山脈


唐征西突厥一般形勢圖
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公里
1 : 30,000,000
濛池都護府
崑陵都護府
唐羈縻州地區
紇
薛延陀
東突厥
西突厥
五咄陸
五弩失畢
大食
波斯
吐蕃
唐本部
大唐
北天竺
西天竺
中天竺
東天竺
南天竺
室韋
靺鞨
高麗
百濟
新羅
倭國
渤海
黃海
長安
洛陽
揚州
成都
涼州
肅州
甘州
沙州
伊州
高昌
疏勒
安西
于闐
且末
焉耆
龜茲
碎葉
千泉
石國
安國
康國
史國
何國
南詔
黑海
裏海
波斯灣
紅海
小勃律
大勃律
小羊同
大羊同
白蘭
黨項
松外蠻
東羅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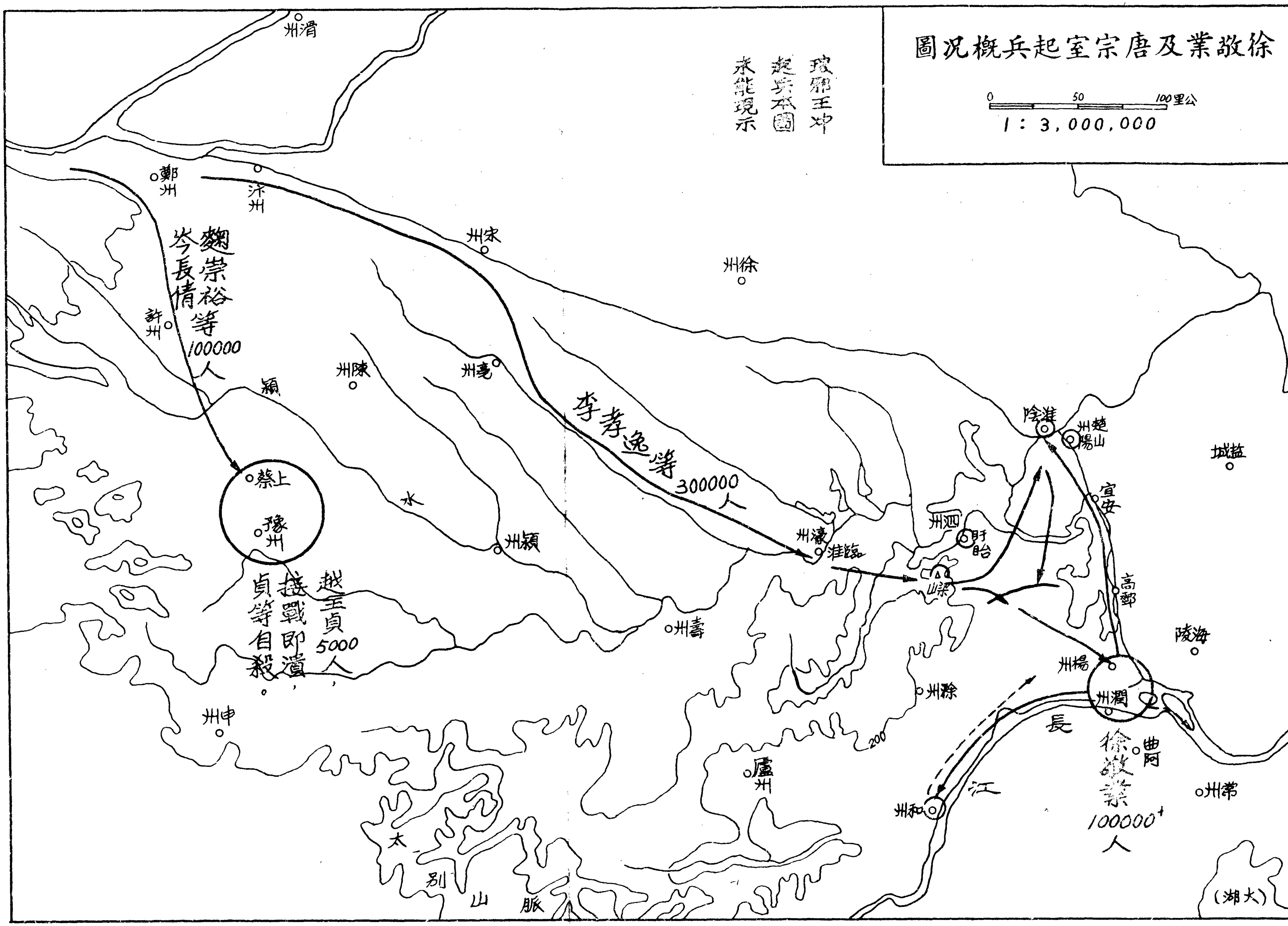
附圖八—三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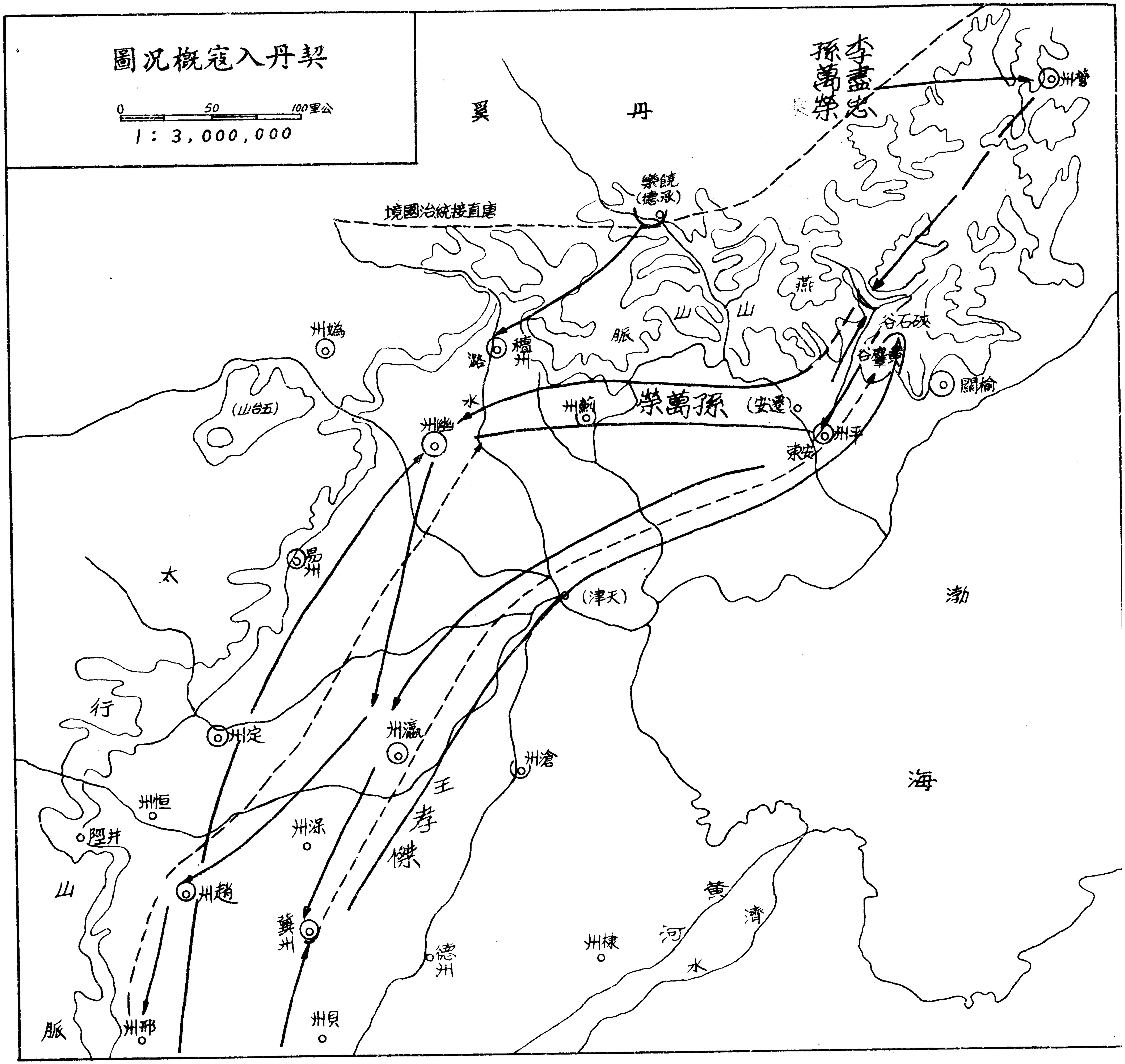


唐太宗親征高麗經過圖


唐太宗、高宗歷次征高麗經過圖
0 100 200公里
1：4,000,000
李世勣等
營州
柳城
懷遠鎮
(北鎮)
遼水
遼澤
後黃城
(富陽)
高句麗城
(新賓)
蒼茲
遼東
烏國山
新城
(海城)
赤峯
安市
蓋牟城
熊山
龍泉
泊汋口
丸都
國內
鴨綠水
高麗
石城
扶餘
積利
平壤
東暑
浿江
沙卑城
建安
臨榆
北平
渤海
烏胡
大謝
牛進達等一萬餘人
海軍基地
東萊
成山
薛萬徹等三萬餘人
蘇定方等十萬人
熊津
熊津江
俱拔
真峴
加林
白江口
周留城
任存城
(全州)
百濟
漢江
新羅
洛東江
新盧
萬嶺


附圖八—三〇二

徐敬業及唐宗室起兵概況圖
0 50 100公里
1:3,000,000
瑯邪王沖起兵本圖未能現示
魏崇裕、岑長倩等 100000人
李孝逸等 300000人
越王貞 5000人，接戰即潰，貞等自殺。
徐敬業 100000+人
滑州
鄭州
汴州
宋州
徐州
許州
陳州
亳州
上蔡
豫州
潁州
潁水
濠州
臨淮
泗州
盱眙
淮陰
山陽
楚州
高郵
海陵
揚州
潤州
曲阿
常州
和州
滁州
壽州
廬州
申州
長江
太別山脈


0 50 100公里
1：3,000,000
奚
丹
李盡忠
孫萬榮
營州
唐直接統治國境
饒樂
(承德)
燕
山
山
脈
硤石谷
檀州
潞
水
媯州
(五台山)
幽州
薊州
孫萬榮
(遷安)
平州
安東
榆關
易州
太
行
山
脈
(天津)
渤
海
定州
瀛州
滄州
王
孝
傑
恒州
井陘
深州
趙州
冀州
德州
棣州
黃
河
濟
水
貝州
邢州

契丹入寇概況圖

附圖八—三〇五


武后時代突厥入侵概況圖
0 50 100里
1:3,000,000
右相察
左相察
黃河
長城
清夷軍
靜塞軍
裴行儉
單于大都護府
豐州
雲州
代州
太原
定州
趙州
滄州
甘州
涼州
靈州
夏州
鹽州
綏州
會州
鄯州
延州
檀州
嬀州
平昌
恒州
易州
蔚州
朔州
忻州
汾州
石州
隰州
邢州
蘭州
靈州
吐蕃



唐高宗、武后時代吐蕃入寇概況圖

附圖八一三〇六

內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八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8